武俠世界

開謝花（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凉玉・著

世界上有很多至毒的事物外表都是極美好的。「四大名捕」故事之「開謝花」寫的不只是極美麗的花，極美艷的女子，更深入描寫其本質與內心。上回「四大名捕」故事之「大陣仗」裏，逃脫了一個罪魁禍首吳鐵翼，引出了這個更加曲折離奇的驚險故事，名捕追命和冷血第一次攜手破案，其中「神劍」蕭亮與「大夢」方覺曉兩個異人，更創武俠人物的新貌，引人入勝，嘆爲觀止……



$4.00

第24年
52
革新號

編者話 溫涼玉在很久以前寫過一部四大名捕故事⌊大陣仗⌉，餘波未了，緣因是當時走脫了一個罪魁禍首吳鐵翼，今期他再度爲本刊撰寫另一新篇⌊開謝花⌉，以便賡述由吳鐵翼所引起了更加曲折離奇的驚險故事。⌊開謝花⌉寫的不只是極美麗的花，又是一個極美麗的女子，而且更深入描寫她本質與內心的感受，撼人肺腑，賺人熱淚。而名捕⌊追命⌉和⌊冷血⌉，第一次携手辦案，居功至偉，⌊神劍⌉蕭亮與⌊大夢⌉方覺曉這兩個異人，更創造了武俠人物的新貌，活然紙上。本故事場面熱鬧，引人入勝，敬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本刊已邁進２５年出版第１期，二十四年來多蒙各地讀者支持愛護，鼎力捧場，深表致謝。我們除了繼續不斷搜羅新作，發掘新秀，貢獻佳作外，還會迎合各位興趣所需，更進一步盡量滿足讀者要求，達到盡善盡美的階段，多謝繼續捧場。

＊＊　　＊＊　　＊＊

巨型小說下期刊出⌊殺手之王⌉，是龍乘風作品，也是雪刀浪子故事最佳的一部，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5.12.
第24年
第52期
（總號123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花謝開

溫涼玉・文
可　飛・圖

風雨中的怪客

「轟隆」一聲，一道蒼白的閃電，劃破了綿密勁急的雨幕，乍亮了起來。照得藥舖上的橫匾「人和堂」三個字，一齊亮了一亮。

就在這時，雨中的男子正好抬頭，對匾牌看了一眼，黑雲層裏的電光，透過雨障，也在他臉上映亮了一下。

這是一個落拓漢子，下腮長滿了密集粗黑的鬍碴子，眉宇間有一種深心的寂寥感覺，可是他一雙眼睛，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年青的，充滿笑意和善意的，還有那種教美麗少女怦然動心的多情深情。

那漢子在閃電的一刹那，抬頭疾看了街角藥舖的招牌一眼，這一刹那的神情，却是深思的。

只見他嘴唇微微噏動了三下，像把那藥材舖的名字，默念了一遍似的，然後他低頭疾行入藥舖。

就在他快靠近藥舖階前屋簷之時，鼻際已可以嗅到一種強烈的煎藥香味，他可以看到密簾雨後藥店裏的人。

一共是四個人。

在密密麻麻、一個方格又一個方格，方格上嵌有斑剝小巧的銅鎖環扣的藥櫃前，是穿葛布長衫的老掌櫃。

坐在方櫃枱側，一面搗杵椿藥一面打着呵欠的是布履草鞋的藥舖伙計。

在一方小几前瞑目煎藥，不時輕咳幾聲，在懷裏掏出一白絹巾揩拭嘴邊的是大夫，而在他身邊操刀切藥材的是衣洗得月白，有幾個補釘的藥僮。

一切都很正常。自這家藥舖開張以來，一直是這四個人維持。穿葛布長衫的老闆開藥舖，請來一個懶夥計煉藥，一個大夫替人診視即時配藥，還有一個小厮帮些薪火煮熬的活計。

藥舖沒有不妥，這四人也很正當，不妥的是將要來這藥舖的人。

漢子似乎微微喟息了半聲，正要舉步往藥舖裏走去，忽然，有三個人簑衣雨笠，疾自街角行近，雨笠壓得雖低，但掩不住欲透笠而射的厲目，簑衣裏一律玄青勁裝，魚皮密扣，海碗口粗的拳頭，拳眼上長滿了厚繭，拳背上賁佈了青筋。

三人步調一致，一到藥舖之前，一個人往內走到櫃枱前，沉聲說：「白蒺藜、黑芝蔴、女貞子、沙苑子各五錢。」

掌櫃笑道：「敢情府上有人患了惡瘡麽？不如多加三錢枸杞子、赤芍白芍，覆盆子和川芎，以水煎服，滋肝補腎，必見神効。」那人低沉地應了一聲，另外兩人，一個已走到煎藥處烤火，另一個則在階前坐了下來，似是避雨。

大漢一看，知道三人一前一後一中鋒，已把藥舖三大活路堵死，略一躊躇，掌櫃見有人在門外淋雨，便揚聲叫道：「那位過路的大爺，不買藥不打緊，進來焙火躲雨吧，省得涼着了感冒傷風。」

漢子應了一聲，那階前的簑衣雨笠人迅速的抬頭，兩道冷電也似的眼光，望了他一眼，只望了他一眼，便又笠垂額眉，不再看他。

漢子正待往藥舖行去，忽聽一陣叮噹清响，街口處轉出一頂轎子，抬轎的兩個人一沉一伏，走得極快，足履上濺起老高的水花，片刻便到了藥舖前。

轎旁的一位丫鬟打扮的女子，吩咐一聲，轎子便擇階前較乾處放了下來，漢子看見那丫鬟着水綠色的衣衫，皓腕纖手上戴着一金一翠玉的鐲子，翻動着叮然清响，很是好聽。

只見丫鬟「霍」地撐起了傘，在綿亘哀愁的雨中着來，那丫鬟十五、六歲年紀，但是生得秀麗清甜，嘴角浮着淺淺的笑意，一張瓜子臉芙蓉也似的，教苦愁的人看了如飲冰糖，哀傷的人看了開心起來，孤獨的人看了好像有了乖巧柔順的女兒。

此時漢子却着見轎子裏面，有一抹緋紅色的衣袖，伸了一角出來，丫鬟一手撐着傘，一手掀開繡着仙雲掩遮神蝠翩翔的轎帘。

轎裏先緩緩遞出一隻粉紅色的繡鞋，那動作是那麽幽雅輕柔，使得疾雨也變成雨粉似的，柔和了起來，接着，簾裏又伸出了一隻手，搭在轎前。

那隻手纖巧秀氣，五隻修長的指甲，塗着淡淡的鳳仙花汁，這手的主人敢情是嬌慵無力，所以要搭着轎前的橫木，才能走出來，單止這輕柔的動作，使得藥舖裏的每一個人，都生起了上前去扶她出來的感覺。

只聽轎裏的人說：「小去，到了麽？」這聲音清脆堅定，帶三分英氣，像一口絢麗奪目的寶劍冲着澗溪一洗，更是金英紛墜，映日生輝。這聲音可以勾勒出成熟女子而帶嬌憨的輪廓來。

丫鬟腮邊曳着淺淺的笑容：「小姐，到了。」

這時「人和堂」藥舖的老闆叫了起來，興高采烈的迎將過去：「啊！是離離姑娘來了，離離姑娘又來了，離離姑娘眞是風雨無阻……阿又，七十，還不快奉茶出來！」

煎藥僮子應了一聲，到後堂倒茶去了，伙計也勤快地用毛帚子在已經磨得烏亮的老舊紫檀木椅上揩來揩去。

漢子却和剛從轎子裏俯身出來，鑽到青衫丫鬟小去撐起的油紙傘下的女子，打了一個照面。

陰霾雨氛中，傘影下一張芙蓉般姣好的臉，纖巧的身腰，緋色盤雲羅衫襯紫黛褶裙，腰間束着黑緞鑲着滾金圍腰的扣子，纖腰堪一握，女子嬌慵無力的依在青衣婢身邊，眉宇間又有一種嬌氣和驕氣，混

和一起，使得她艷，使得她美麗，像紅燭在暗房裏一放，照亮而柔和，並不逼人，但吸引人。

女子也彷彿瞥見漢子，低低跟小去說了一句什麽話似的，兩人衣裙嬝動，步履不濺水花地進入了藥舖。

漢子呆得一呆，抓了腰畔的葫蘆，骨碌碌了喝了幾口酒，然後大步走入藥舖。

藥舖老闆這時正在躬誠招待那叫「離離」的小姐，看情形不但是大客戶，也是老主顧，她桌上正端上一杯清茶，幾片帶綠意的茶葉，浮在茶面，茶盃烟氣嬝嬝幾抹，更顯得外面寒，裏面暖。

漢子一進藥舖，伙計懶洋洋的問：「客官有什麽指敎？」

「借地方躲雨。」

「客人來躲雨，還是客人，阿又，快拿櫈子給人客坐。」老闆在忙中不忘如此吩咐。

漢子在竹櫈上坐了下來，煎藥的文士只望了他一眼，就揭開藥蓋子，一股強烈帶凉澀的藥味撲到鼻端，文士喃喃地向僮子說：「好藥。」

僮子面無表情，就像陰澀的天氣一般懶閑，隨口應道：「藥快好了。」

漢子又開門葫塞，喝了一大口酒，辛烈烈的酒暖和了胃，身上的濕衣近着爐火一烘，微微透出水氣來。灶裏的火燒在溢瀉出來的藥泡子上，發出吱吱的聲音。

灶火映在女子側頰，酡紅如一朵晚開的玫瑰。

女子却始終沒有再回頭望漢子一眼。

就在這雨下得寂寞，爐火燒得單調、藥味濃郁四週，令人心頭生起了一種江湖上哀凉的感受之際，一陣快馬蹄聲，像密集長戈戮地，飛捲而來，驚破了一切的寂寥。

來了！

漢子把葫蘆重繫腰間，一雙眼睛，特別明亮。

馬蹄軋然而止，隨着一聲長鳴。

三個玄青密扣簑衣雨笠的人，不約而同，在裏、中、外三個方面，一起震了一震。

藥舖收捲兩邊的貝串珠簾，簌地盪起，一人大步踏入，鐵臉正氣，眉清神矍，五綹長髯齊胸而止，面帶笑意，却似乎執令旗揮動千軍的威儀。

那人一入藥舖，脫下藏青色大襖褂袍，笑着道：「余老闆，令箇兒藥可辦來了未？」

藥舖老闆慌忙走出藥櫃，打躬作揖地一疊聲道：「吳大爺，要您親自蒞駕，眞不好意思，我原本已遣夥計送去，適逢這場雨……」

那人截道：「不要緊，藥趕用，我來拿也一樣。」

余老闆忙道：「不一樣的……這，這太不好意思了。」

那人笑道：「余老闆，你是開藥局的，要是人人都要勞您的大駕把藥送去，那你這藥局不如改爲送貨行！我來買藥你把上好藥材拿出來，便兩無虧欠了。」

忽聽一個聲音陰森森，冷沉地道：「吳大人，你跟我們，可絕非兩無虧欠。」

說話的是在藥櫃前的竹笠低垂的人，一雙厲電也似的眼神像笠影下兩道寒芒。

那鐵面長鬚人雙眉一蹙，背後又有一個聲音陰惻惻地道：「是你欠我們，欠我們命，欠我們錢！」

鐵面長鬚人目亮如星，笑道：「玄老大？放老三？」

適才發話的在藥爐畔焙火的竹笠雨簑客緩緩舉起一隻手，按在雨笠沿上道：「吳鐵翼吳大人，你還沒忘記咱哥兒倆。」

被稱爲「吳鐵翼吳大人」的鐵面長鬚人依然笑態可掬道：「沒忘記，也不敢忘記。」

「哦？」

「玄老大和放老三二位，曾爲吳某屢建殊功，捨身護戰，吳某怎敢相忘？」

「是麽？」第一個發言的簑衣客伸手入簑衣內，沉沉地道：「難得吳大人還沒忘記我們這些無名小卒。」

另外一個簑衣客也托笠逼近，變成一個從正面、一個從側面緩緩行向吳鐵翼。

「只怕吳大人不是記着小人的好處，而是生怕小人來向吳大人討分好處罷？」

吳鐵翼似毫無所覺，只說：「放老三，你胡說些什麽？」

「我胡說？」放老三仰天打了個哈哈，猝然轉爲激烈而悽厲的語調。

「我們爲你吳大人効死命，洗刦了『富貴之家』，造成了八門慘禍，毒殺郭捕頭，奪權習家莊，爲的就是你的承諾，事成之後，唐門得權，你縱控實力，我們得銀子，就是爲了這點，唐失驚唐大總管的命才斷送在『習家莊』的！」

「但是你唆使我們在『飛來橋』前橋林中，跟四大名捕冷血鐵手火拚血鬥，自己却捲走財寶，遠走高飛！」玄老大恨聲接道。

「但你意想不到，唐鐵蕭唐先生死了，俞鎭瀾俞二老爺也定了，可是我們五十人中，還會剩下了我們。」

「我們天涯海角，都要追到你，索回那筆錢，償回犧牲了的兄弟們的命！」

吳鐵翼眉一揚，鬢也跟着揚，豪笑道：「哦？殺了我，怎麽取回金錢珠寶？」

玄老大怒道：「說出藏寶處，可饒你不死！」

「我想問你一句話。」吳鐵翼忽爾反問。

玄老大一怔咆哮道：「有屁快放！」

吳鐵翼笑道：「放？別忘了你的兄弟才姓放！」

放老三厲吼一聲，「錚」地自笠沿裏抽出一方日月輪來，玄老大忙以手制止，咬牙切齒地道：「你要問什麽？」

吳鐵翼笑嘻嘻地道：「你心裏是不是在盤算，你先不仁，我才不義，誘說出金錢所在，才一劍殺了，是也不是？」

玄老大也接捺不住，刷地自簑衣內拔出一柄藍湛湛的緬劍，劍尖似藍蛇千顫，指向吳鐵翼，厲聲道：「姓吳的，你說是好死，不說是慘死，我刺你一百劍叫你九十九劍斷了氣就不是人！」

吳鐵翼忽然嘆了一口氣。

玄老大冷笑道：「你怕了？」

吳鐵翼道：「可惜。」

玄老大一楞：「什麽？」

「可惜冷血不知爲什麽把你們饒了不

殺。」吳鐵翼臉帶惋惜之色：「而你們最後還是來把命送掉。」

吳鐵翼是不知道冷血爲何要把這兩個狙擊手放走，他們是「化血飛身卅八狙擊手」，跟「單衣十二劍」，力敵冷血，而其時唐鐵簫纏戰鐵手！後來冷血盡誅單衣十二劍，格斃三十八狙擊手中之三十五人而刀盡，藉語言驚退其餘三人，方免於難，這是吳鐵翼趁混戰中逃逸而不知內情。（這段大決戰及八門慘禍、習家莊巨變、富貴之家刦難，詳見「四大名捕」故事之「碎夢刀」、「大陣仗」二文。）

此際玄老大一聽，想起數十兄弟爲此人枉送性命於冷血劍下，怒火中燒，大喝一聲：「我砍你的狗頭浸燒酒！」

那抖動的劍尖，驟然幻化成百點寒芒，好像有七八十把劍一齊刺向吳鐵翼的臉門。

吳鐵翼長髯掠起，袍影飄逸，退向堂內。

忽又一道白芒幻起，亮若白日，夾着嗚嗚地急風，直飛切向吳鐵翼的後項大動脈。

放老三也出了手。

吳鐵翼神色優雅，側走之勢倏止，就像一個宰相在書房裏看完了一頁書再翻至另一頁一般雍容；自然，足翹蹄沉，腳踏七星，已向藥舖門口倒掠了出去。

只可惜看來他不知道門外還有一人。

門檻上還有一個簑衣人。

簑衣人已從小腿內側拔出寒七，舖裏的兩個簑衣人，也揮舞日月輪和緬劍，追殺出去！

風、雷、雨、電

錚的一聲，寒芒乍現，門外簑衣人已經出手。

這一下兵刃之聲後，一切聲響陡然寂止，這是這場伏擊的最後一下兵器的聲音，然後便是漫漫寂寥的雨叩屋簷之聲。

過了半响，只聽吳鐵翼淡淡地道：「對不起，既然肅老八也躲在這兒，三個人都齊了，敎我沒有再放了你們的理由。」

「砰」地一响，放老三手捂胸膛，倒在石檻上，直往石階下滾去，把每一塊灰白的石階染了一道淡淡的血河，又敎雨水迅即冲去。

肅老八喉間發出一陣格格聲响，他想說話，但血液不斷的自他喉頭的一個血洞裏翻湧出來，使他只能仇恨惡毒的盯着吳鐵翼，身子挨着木柱，滑踣着地，在灰褐的木柱上拖下一道血痕。

吳鐵翼手上拎着一把劍——緬劍。

這緬劍正是從玄老大手上奪來的。

他在掠出門口的刹那，奪了玄老大手上的劍，刺中玄老大的小腹，再刺入放老三心口，然後又刺穿肅老八的咽喉。

所以玄老大沒有立即死去。

小腹不似心口和喉嚨那麽重要，而且，吳鐵翼在他手上奪劍然後再刺倒他，遠比刺殺其他二人困難。

玄老大痛苦地哀號道：「吳鐵翼……老匹夫，你殺……殺得掉我們……可是我們已通知了方……方覺曉……」

吳鐵翼本來一直是微笑着的。

可是他一聽到方覺曉，臉色立即像上了弦的鐵弓，而神情像給人迎面打了一記重拳。

他閃電般揉身揪住玄老大的衣襟，眼中閃着豺狼負隅困戰時的寒芒，厲聲疾問：「是『大夢方覺曉』的方覺曉？」

玄老大嘴裏不斷的溢着血，在血聲與血腥中吞吐出最後一句話：「便……是……大夢……方覺曉……」話至此便咽了氣，吳鐵翼猶手執住他衣領，臉色鐵灰。

吳鐵翼緩緩放鬆了緊執的手，讓玄老大的屍體砰然仆倒，定了一會兒神，一跺足，喃喃地說道：「方覺曉！方覺曉！大夢方覺曉！叫他給曉得了，可就痲煩十倍百倍了！」

忽聽一個聲音笑道：「人說『大夢』方覺曉，凡是有不平事，他都喜歡插手，不依常規行事，但照常理做事：殺不義人，管不義事，取不義財，留不義名。惹上他的人，比樵夫在深山裏踩到老虎尾巴還頭大呢。」說話的是那腰繫葫蘆的漢子。

吳鐵翼的臉色變了變。

但臉色一變不過是刹那的功夫，他臉色又回復一片鎭靜和祥。

「惹上大夢方覺曉，我以爲已經夠頭痛了，沒想到四大名捕的追命三爺也在這裏，看來我是倒楣倒到家門口了。」

漢子亮着眼睛笑道：「我比方覺曉還難惹麽？」

吳鐵翼也微笑道：「大夢方覺曉至少還有些臭規矩碍了他自己。」

追命笑道：「哦！」

吳鐵翼道：「方覺曉殺人的時候，只要對方能够在他的攻擊下直至他把『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十二個字說完而不敗，就會網開一面，饒他一命，當是一場夢，重新洗心革面做人。」

追命道：「可惜以方覺曉的武功，甚少人能在他說完這十二個字仍不倒。」

吳鐵翼笑道：「他說話並不太慢。」

追命說道：「他的『大夢神功』也很快。」

吳鐵翼道：「我的武功也不慢。」

追命道：「他的出手更不慢。」

吳鐵翼呵呵笑道：「可惜你的追踪術更快，給你釘梢上的人，甩也甩不掉。」

追命笑着道：「也許，就像龜聑咬着人一樣。」

吳鐵翼看着滂沱大雨，忽道：「聽說行雷閃電的時候，龜聑就會鬆口。」

追命笑着直脖子灌了一口酒，舐舐沾酒的唇，道：「就算鬆了口，也不縮回手脚。」

吳鐵翼肅然道：「我倒忘了，追命只是以腿術聞名天下的。」

追命淡淡笑道：「所以如果論一張口，我騙人就騙不過吳大人。」

吳鐵翼道：「追命兄，如果我現刻就帶你去藏寶之所在分三成給你，包敎你今生今世吃花不完，你是不是可以信我？」

追命搖頭：「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我不答應你。」

吳鐵翼雙目望定追命道：「追命兄，當捕快的，無論怎麽當紅，還是得刀口上舐血過日子，連官兒都不算，你眼着光領功不作事的烏紗玉帶大小官兒逐步遞陞，

你還在衙房裏受陰寒，在街角受風冷，就毫不動心嗎？」

追命冷冷地道：「吳大人，你別說服我了，你追求的是名利權位，我不是。」

吳鐵翼笑道：「你比我還會騙人。」

追命淡淡地道：「你別奇怪我不爲利誘所動，我也是人，何嘗不貪圖逸樂？但是就是因爲看到多少人貪圖自己的利益，而使到蒼生塗炭的時候，自己的快樂又從何而來？故此，打擊用卑鄙手段獲取私利的人，才是我的快樂。」

他笑笑又道：「抓你，就是我的快樂；你試圖用利來使我放棄快樂，那是件怎麼可能的事？」

吳鐵翼沉吟了一陣，嘆道：「看來，你非抓我不可了？」

追命搖搖頭。

吳鐵翼喜形於色：「難道還可以商量不成？」

追命道：「非也。我不一定要生擒你歸案，因爲你犯事太重，上頭已有命令，如果拒捕，殺了也不足惜。」

吳鐵翼臉色一沉。外面一記閃電，照得瞬間通街亮白，雨絲像一條條粗蛛絲，織滿了悽冷的街頭。

吳鐵翼皮笑肉不笑的說：「追命兄，不給點情面麼？」

追命道：「辦案的人太講情面，所以才給無辜百姓衆多辛苦。」

吳鐵翼冷笑道：「辦案子的不講人情面子，只怕難告終老。」

追命道：「就算講情面，也要看人。」他冷沉的看着吳鐵翼：「你已惡貫滿盈，剛剛還手刃三個曾爲你効命的部下，實罪無可逭。」

吳鐵翼忽仰天長笑，震起五綹長髯：「這世間一向小人當道，豺狼稱心，你要伏魔，今晚不要給我這魔伏了你才好！」

他全身突然鼓脹了起來，像一面吃飽了風的帆，全身的衣衫都鼓滿了氣，手上的劍也發出一陣嗡嗡的輕响。

追命靜靜的看着，以一種肅穆的神情道：「人說知州事吳鐵翼吳大人文武雙全，最強的武功叫做『劉借荊』，取『劉備借荊州』之意，以他的武功兵器借力打力反挫對方，適才玄、放、肅三人便在一招間死於自己兵器之下。」

他頓了一頓，才接下去道：「我倒要看看吳大人怎麼借我這一雙長在我自己身上的脚！」

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山雨欲來一般的厲嘯聲已到了巓峯，倏然之間，背後有急風襲到！

吳鐵翼是在他身前。

追命面對吳鐵翼施展「劉備借荊州」神功之際，正全神以待。

背後偷襲却速逾電閃！

「霍霍」二聲，左右二腿脚踝處，已被兩件長衫捲住，「鏜鏜」兩聲，一支鐵鑿一柄銅槌，同時敲在他左膝右脛上。

「啪啪」地連响，銅槌鐵鑿，同時被震得往上盪，幾欲脫手飛去，長衫倒捲，想扯倒追命，但却發出一陣裂帛的撕聲。

追命腰馬分毫未動。

這剎那吳鐵翼手中短劍，已然出手。

藍光一閃，如飛星墜流，直刺追命面門。

追命大喝一聲，張口噴出一柱酒泉，冲開劍鋒。

吳鐵翼一刺不中，眼前人影交錯，原來煎藥的白衣文士一揚手，藥盅裏墨般稠濃的藥汁，濺射向追命臉門！

追命猛地一個鐵板橋，後腦觸地，腰間葫蘆猝然飛盪而中，「砰！」地打在文士胸膛！

文士胸口如遭金剛搗重擊，捂胸悶哼，屈曲如蚓，抽退丈外。

藥汁猛然打空，便降洒下去！

追命鐵橋貼地，長袍下擺掩遮臉門，有三數滴藥汁濺及，發出吱吱聲响，掠起臭臭灰烟，生起辛辣刺鼻的焦味。

那在背後以兩截長衫捲住追命雙腿的藥舖掌櫃和用槌鑿敲鑽追命雙脚的夥計，生怕給藥汁濺及，忙抽身疾退。

他們一退，追命一個鯉魚打挺，旱地拔葱，抽掠而起。

半空忽掠起星掣電閃般的金光，直射追命！

追命半空出脚，踢在金光上，金光「噗」地往上冲，破頂而出，良久才聽「噗噗噗噗」地連响五聲，屋頂上露出五截金色劍身，敢情是給追命一脚踢上半空，裂開五截，才落到屋頂，破頂而嵌。

射出這一道金光的是煎藥小僮。

追命在半空一脚撐在樑上。

「格勒勒」一根木樑，直落了下來，吳鐵翼自後飛來的一劍，「篤」地刺入樑中。

吳鐵翼即刻棄劍，飛退。

劍本來就不是他的，他不必爲了抽劍冒險。

追命却靠這一阻之勢，借力撲到煎藥僮子身前。

這下疾若星飛，小僮應變無及，追命橫空一脚飛來，小僮只好沉臂一格，「砰」地一聲，小僮破壁而出，飛落雨中。

追命猛吸一口氣，身形疾向下沉，但脚未落地，已遭兩面大旗捲住。

那掌櫃已棄破裂的長衫，換了兩面大旗，反捲迎襲，又纏住追命雙腿。

這剎那間伙計揮舞利鑿鐵鎚，又向他鑽骨穿心的撲來，這次不釘他雙腿，却鑿向他的左右太陽穴！

但追命這時的身形，忽然化成一顆彈丸般射去！

這下令那夥計始料未及！

藥舖掌櫃更意料不到。

他本全力拉扯追命雙腿，想把他雙脚牽制住，他適才以長衫捲扯追命下盤，追命不但紋風不動，反而扯裂布帛，已知追命下盤根基之穩，故全力以控縱，不料一扯之下，追命如弦發矢飛，反彈了回來！

追命半空出腿，電射星飛間，夥計無及閃躲，強以鑿鎚一架，「崩」地一聲，倒飛店內，破灶碎炭，沾得一身是火，痛得在地上殺豬般叫嚎！

追命餘勢未盡，直向掌櫃射倒！

掌櫃魂飛魄散，「呱」地一聲，身上長袍倏地倒捲，裹住了自身，追命一脚踢去，只覺脚心被一股大力吸住，兩人「砰」一破牆而出，落入雨中！

追命一到外面，在地上一個翻滾，霍

然立起，掌櫃揭開長袍，咯了一口血，大雨把血在他長衫上染了一朶大紅玫瑰花似的。就在這時吳鐵翼猛喝一聲：「你？」

只見櫃台上乍起一道金虹，瞬即如彩虹際天，裏面裹着那女子纖巧婉細的身子，一面旋轉一面閃着萬朶金星，雲褶捲着舞姿一般的劍花，在雨中向吳鐵翼捲去！

還夾着一聲清叱：「還我爹命來！」

吳鐵翼一面閃躲，身上長衫，又澎湃激盪起來。

追命知吳鐵翼適才運「劉備借荊州」神功撲擊自己未竟，二度壓下，而今那姑娘惹他，一定難逃他全力出手，正欲趕援，只見藥舖破壁裏，步出文士與夥計，雨地上，小僮與掌櫃也緩緩站起。

四人又包圍了他。

他掉頭一看，雨霧漫漫中仍有一纖巧身影，夾着金光漠漠，如神龍舒捲，圍着吳鐵翼如鐵風帆中夭矯飛舞，心知那姑娘武功着實不俗，才較放了心。

那四人走出雨地，把他四面包圍住。

掌櫃胸前染了一大灘潑墨般的血。

夥計身上被燒灼多數，甚是狼狽。

小僮額角撞破，雙手顫抖，顯然跌得不輕。

文士手捂胸際，眉宇間似仍在強忍痛楚。

四人偷施暗襲，趁追命聚精會神與吳鐵翼對決前暗算，但一招之下，四人俱傷，而且都傷得不輕。

追命望着他們，緩緩說道：「風、雷、雨、電？」

四人都沉着臉，沒有說話。

追命的眼神亮了亮，朝夥計手上的武器道：「你便是『五雷轟頂』於七十了罷？可惜那兩記沒轟掉我一對脚。」

夥計悶哼一聲：「下次我你頭。」

追命却向掌櫃笑道：「好個『大旗捲風』！想閣下當必是余求病了，在下一脚，恐怕還算稱了閣下求病之願罷？」

掌櫃冷笑道：「小恙而已，你却將病入膏肓。」

追命轉而向小僮道：「小兄弟應當是姓唐的罷？唐門『紫電穿雲』唐又的暗器，我今日是見識過了。」

小僮冷哼道：「還有得你見識的。」

追命最後向文士嘆道：「不過，還是『雨打荷花』文震旦文先生的藥汁取命，令我歎爲觀止。」

文士沉哼一聲，沒有回答。

追命道：「聽聞吳大人手下有『風、雷、雨、電』四大將，沒想到吳鐵翼沉淪魔障，四位不惜喬裝打扮，仍舊依隨。」

藥店老闆打扮的「大旗捲風」余求病道：「能跟吳大人走，是我們的福氣。」

追命即道：「他見利忘義，殺棄舊部，難保一日他對你們莫不如是。」

文士喬扮的「雨打荷花」文震旦冷冷笑道：「我們又怎麼相同？單衣十二劍和卅八狙擊手不過是在吳大人身在高位時才趨炎附勢之輩，早該死了，我們是吳大人當年闖蕩江湖的手足兄弟，福共享，難同當，當然不一樣！」

追命反問：「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他殺得單衣十二劍，就殺得卅八狙擊手，你們……」

小僮裝扮的「紫電穿雲」唐又怒叱道：「你少來挑撥離間！」

追命神目如劍，盯着他道：「怎麼每件大案，總有你們唐門的人在？」

喬裝夥計的「五雷轟頂」於七十怒道：「妄想套問誘供！」

追命一字一句地道：「你們要阻擋我抓吳鐵翼之前要先想清楚。」

他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們四個人，合起來仍不是我的敵手。」

四人互望一眼，在大雨中擺出架式，寧可玉碎，不作瓦全，一拚同歸於盡的架式。追命心裏暗歎了一口氣，吳鐵翼當眞有服人之能，只惜白白斷送了這許多江湖好漢！

就在這時，耳際傳來一聲驚叱。

那以貼身金劍旋舞的女子，忽被一股大力震飛，吳鐵翼如怒鷹掠起，飛攖而至，只見米綫一般的雨中，一道靈巧的緋影金光，恰如飛星過渡，電閃穿雲，但尾隨一股旋風黑影，危機頃刻。

追命大喝一聲雙脚一頓，斜冲而起，接住女子退勢，那女子退力已竭，哀呼半聲，倒入他懷裏，而青衣婢女及兩名轎夫，拔出武器，在雨中斜截撲來的吳鐵翼！

離離

追命扶住懷裏的女子，那女子敢情是與吳鐵翼一番激戰，眞力爲吳鐵翼「劉備借荊州」神功借勢所挫，元氣大傷，倒在追命懷裏一時無法掙起。

追命只覺一陣如蘭似麝的香味，襲入鼻端，那女子軟若無骨，因爲雨透濕了兩人衣襟，貼肌的衣飾一觸之下，追命只覺所觸處一陣炙熱，心神一蕩，但身子往後一縮。

他往後一縮的當兒，雙手已扶住了那女子，那女子星眸半開，她嫣紅的衣衫濕黏在美麗的胴軀上，胸脯急促起伏着。

追命闖蕩江湖，縱橫四方，歷刧閱人，不可勝數，但從來未曾見過一個女子，可以嬌弱到這樣，可以艷麗到這樣，又可以倦慵到這樣的。

以致雨打在她身上也令人生起一種落瓣的悽楚感覺。

追命稍微定了一定神，三聲驚呼，只見兩名轎夫和青衣小婢，一齊被震散開來，飛跌入雨中泥地上。

再看時吳鐵翼已不見。

雨中傳來吳鐵翼的狂笑：「追命，你別白費心機了，就算大夢方覺曉來，我也有神劍蕭亮擋着，別忘了，大夢方覺曉的尅星就是神劍蕭亮，而且，冷血和鐵手都拿不住我，你也休想逮得住我！」

聲音猶在街角响起，追命却知吳鐵翼已去遠。

他頓也不頓，返身向「風、雷、雨、電」四人掠去。

只要能捉住這四人，或許還能逼出吳鐵翼的去向，這是追命在這瞬間的想法。

離離姑娘力衰而退，追命破圍護住，轎夫和小去上前夾擊旋被震飛，都是兔起鶻落，眨眼功夫的事兒，吳鐵翼已消失不見，文震旦、于七十、唐又，余求病四人，也已退入藥舖之中。

藥舖後一定有退路！

追命雙腿一彈，全力縱起掠向藥舖。

決不能讓他們退入藥舖。

就在他縱起之際，「雷」于七十與「風」余求病已一個翻身，沒入地上，就在追命撲入藥局之時，唐又和文震旦向牆壁左右，齊齊一拍。

只見藥舖兩壁數百十格藥櫃，一起凸抽出來，一時弓弩之聲連响不絕，抽屜裏的「藥材」，密似激雨一般向追命飛射了過來。

追命長吸一口氣，猝然急昇，破瓦而出，到了屋頂。

「藥材」打空，全落到雨地上。

在「藥材」迸射的刹那，追命必須要決定一件事，他本可以憑一雙旋風也似、百毒不侵的神腿直闖入暗器陣內，留住斷後的「電」唐又和「雨」文震旦，但是他懷裏還有一個人。

就算他避得過這雨點般的暗器，她也不會避得過去。

所以他只有先行退避。

不過他也情知這一退避之下，這「風、雨、雷、電」四人，是再也抓不住了。

事實果然。

文震旦和唐又也在暗器密雨中消失了，地下有甬道，直通街口，待追命鑽入時，甬道早無四人踪影。

× × ×

追命心中微歎一口氣，自屋頂上落了下來，這時藥舖早已破爛得不成樣子，但雨勢也漸漸停了。

街角黝黯，倒是藥舖的燈影下照出一片氤氳濕霧水氣。

懷裏的女子似微恢復了知覺，驀然一驚，雙手同他身上一撐，藉力而起，往前奔出三四步，便又一陣昏眩，兩頰也現出一種令人目爲之奪的緋紅之色。

追命長吸一口氣，道：「姑娘……」

那女子靜了下來，沒有回頭，良久以一種輕微的聲音問：「吳鐵翼……」

追命道：「給他溜了。」

那女子幽幽道：「你……救了我？」

追命一時不知怎麽回答，這是他走遍天下大江大湖以來，第一次被一個女子問了一個簡單至極的問題而不知如何作答。

女子沒聽他回答，便說：「是我碍了你，才沒把吳鐵翼擒住……」

追命舐了舐乾唇，忙道：「不是……」又覺不妥，改道：「反正凶徒遲早有授首的一日。」

女子默默道：「還是我阻撓了你。」

追命望着女子背後黑髮腰身，腰細可握，絕代娉婷，覺得外面風細雨斜，女子如弱花不堪風雨，怎會來到此地？

便問：「姑娘……」

「我叫離離。」

「離離姑娘……」

「叫我離離……」

「離離……」追命頓了一頓，覺得也應自報姓名：「我叫崔略商……」

「我知道，你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名捕『追命』。」

說着，女子回過了身來，嫣然一笑，福了半禮。

這一笑，把燭光如豆的藥舖，添上清光如畫般的色彩，只見離離淺笑輕顰，星眼流波，皓齒排玉，朱唇欵啓，玉腮含春，有一種嬌慵的隨便，越發明艷綽約，儀態萬方。

追命看着她，一時忘了要說什麽。

離離看他有些發痴的模樣，不覺玉頰飛紅，以纖指掩唇笑道：「你……你叫我做什麽呀？」

追命一怔，仍未回過神來：「我，我沒叫妳呀！」

離離終於忍不住又笑了一笑。

追命這才是省起，暗罵了自己一聲：眞騃！「我，我是想問離離姑……怎麽會來了此處？要殺吳鐵翼？」

一旦言語演釋推究參詳起來，追命的思路立時變得清晰多了。「妳武功這麽好，使的是不是『蝶衣劍法』，爲誰人所傳？跟吳鐵翼有何仇恨？」

離離抿嘴一笑，髮上佩釵，叮噹一响：「果不愧爲神捕。我使的是『蝶衣劍法』，係『蟬翼劍派』創始人方蘭君所傳，家父是朝廷清官，爲吳鐵翼、俞鎭瀾等誣奏，而遭冤獄，瘐死牢中，我恨不得把吳鐵翼千刀萬剮以雪父仇！」

追命道：「哦，原來是這樣的。」隨復又說：「方蘭君所創『蟬蝶二衣劍在意先』劍法，在姑娘手中，可似天仙一樣。」

離離玉頰微微一紅：「家師使的時候，才是眞美哩。」

這時，兩名轎夫和青衣女婢小去，已相扶步入，顯然都挨了不輕的內創。「姑娘……」

離離截道：「別說了，你們已盡力，給他逃了，不是你們的錯。」

又向追命道：「她是我貼身丫鬟小去，這二位可是決陣取戰沙場名將，呼延五十和呼年也，都是以前爹爹的老部屬。」

追命拱手道：「原來是呼延、呼二位前輩！」

呼延五十，豹頭環眼，很是威武，道：「三爺，萬萬不敢，前輩二字，可折煞呼延……」

呼年也則狸鼻闊口，呵呵笑道：「不敢，不敢，神捕追命崔三爺的名頭，早已如雷貫耳。」

小去却說：「這次給吳鐵翼溜丟了，不知要上那兒去找？」

離離略一沉吟，秀眉輕蹙，追命看着不忍心，便說：「走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總是有追查之處。」

離離眼神一亮，似笑非笑的道：「曾聞追命追踪之術，天下無雙，不知如何可以追拿吳鐵翼？」

追命道：「吳鐵翼至少留下兩個綫索，和一個去處。」

離離訝然道：「怎麽說？」

追命道：「第一，吳鐵翼留下了一句話，說是以神劍蕭亮制大夢方覺曉，神劍蕭亮此人劍法出神入化，人也古怪透頂，介於正邪之間，只要找到『神劍』，就可以找到『大夢』，而『大夢方覺曉』這人，追踪術絕對在我之上，他要追躡吳鐵翼，吳鐵翼就有翼也飛不掉。」

追命笑笑又道：「還有，吳鐵翼最近常到各地較大藥局收購一些特別的藥材，

、他買這些大量的藥材作甚！我們不知道，他既要到藥店，便是一個較易控制的去處——我便是因此而在此處守株待兔的，沒料他似早料敵機先，整個『人和堂』的人，都換成了他的部下！」

離離臉上露出深思的表情。這時穿在她身上的濕衣，也快乾了，只有一小部份的衣衫未曾乾透，貼在肌膚上，越發顯得她消瘦。

但在她沉思之際，有一股動人的艷色，是追命所見過任何女子所沒有的。

「此外，便是他的去處……離離姑娘可曾聽過『大蚊里』的故事？」

離離沒料追命忽來這一問，小去却乖巧的搶答了。

「是大蚊里嗎？……我們都聽說過了，傳聞那兒的蚊子會咬死人的，有個過路的秀才，在那裏被蚊子叮了一口，回到省城便發狂了，咬嚙着家人，而且唾液有毒，一家人全部死光了……嗚哇，當眞好慘啊——」

小去越說越同情，幾乎要哭出來，追命忙道：「後來，大蚊里的村民全搬遷了，那本來是靠近濟南城的一個小村落，三面環山，地理環境特殊……既然發生了這種事，吳鐵翼又出現在附近，說不定會有些關聯？」

離離微微咬着紅唇，抬頭看了追命一眼，眼眸裏有敬佩之色，在她抬頭時又發現追命正好深深地望着她，那動人的眼神令她忙垂首看自己的裙裾足尖。

追命終於問：「姑娘，可是要去？」

離離一直抿着唇，此時又忍不住燦然一笑。追命見她圓卵般的玉腮一展，心中也有些尷尬，但又移不開視綫，知道失禮，也怕她瞧破，心裏一情急，便說：「那我先走一步了。」一手拱，腳步却寸步未移。

離離乍聽追命這樣說，心裏一陣悵然，輕輕問道：「三爺先去那裏？」

追命不知爲什麽，也很想告訴她自己何往，便答：「我先赴濟南城。」

呼延五十問道：「三爺是覺得吳鐵翼多在濟南了？」

追命道：「他還要買藥，濟南城有的是上等好藥材！而且……」

他望同街上一片迷雨，道：「濟南城的藥材大王，全捏在一人手裏，他是王孫公子，也是城裏巨富，而且，這個人，自稱有五十四個師父，神劍蕭亮，也是他知交——」

呼年也一震道：「三爺是說——」

追命望着雨轉爲霧彌漫的街上，頷首一字一句地道：「正是他。濟南趙公子，五十四個師父的趙燕俠。」

衆人都靜了下來。

雨在簷前，淅瀝淅瀝的，滴在階上。石板地上，鋪了一地藥材，夾雜着精光閃亮的暗器。

追命忽然想起如果有一個家……他馬上不想下去。江湖上的浪子，時常在跋涉江湖的風塵歲月裏，忽然生起家的溫暖、家的念頭。追命這刻的感覺，却非常深刻，也異常熟稔。

可是他說：「諸位後會有期。」

返身大步往微雨中走去。

剛才那風捲殘雲的暴雨已去，只剩下鵝毛羽絲般的微雨，像一貼貼冰涼的小手溫柔的往沒有衣服遮掩的臉上頸裏鑽，像一個淘氣的孩子在磨坊裏把麵粉撒得一天地都是，然後仰着臉待它飄飄落下來。

追命走到簷前，忽聽離離叫他：「三爺！」

追命立即止步，回首。

離離遞來一把傘，說：「我有轎子，你用傘。」

追命默然接過了傘，離離又幽幽的說：「江湖風險多，三爺要保重。」

追命也不知自己有沒有說謝謝，接過了傘，走到階下，撐開了傘，他一面大步走着，一面聽雨的細脚叩响傘面的聲音。他一啓步心裏就強烈的懷念離離，可是他依然沒回頭，沒再回首的就走出了長街。

化蝶

濟南是大城，大城裏五花八門，各樣各式的玩樂都有，自然要比小村莊市集繁華百倍千倍。

今天城裏最隆重的一個節目是：趙公子來到城南「化蝶樓」看鶴舞。

所謂「化蝶樓」，其實是最高尚的青樓，裏面大部份女子，都是賣藝不賣笑，獻色不獻身的，這是高級的銷金窟，也是附庸風雅的勝地。

別的不說，單止「化蝶樓」聞名的一場「化蝶舞」，活色生香，溫柔美麗女子，多如花間彩蝶，偏又諸多禁例，只能觀賞不能碰觸，更招惹了不少狂蜂浪蝶，一擲千金，看了一次又一次，百看而不厭。

這日「化蝶樓」來了一對白鶴，長頸細眼，紅喙碧目，翩翩躚躚，舞之不去，徘徊松石之間，蔚爲奇觀。

這件事，驚動了城南趙燕俠。趙燕俠便帶着他五十四個師父，去看鶴舞。

醉翁之意不在酒，趙公子之意也不在鶴，而是在舞。

「化蝶舞」。

× × ×

其實趙公子之意亦不在「舞」，而是在「蝶」。

——聽說來了一隻艷蝶，有絕代的容顏，把衆多佳麗比落了顏色。

所以趙燕俠一定要去看看，他這種想法和做法，跟大部份的公子哥兒有錢沒處花、有時間沒處去沒什麽兩樣。

故此那兩隻鶴舞不舞，跟他毫不相干；當他看到那兩隻齡鶴又高又細竹竿似的長藺的腿，想起綠珠紅杏渾圓勻美的一對腿子，眞恨不得遣人一箭射死兩隻鶴。

但他不會這樣做。

他笑着看鶴舞，看完了還作了一首詩，題在牆上，人人呼擁觀賞，讚美不絕。

「好詩，好詩！」

「眞是驚世駭俗，驚才羨艷！」

「趙公子文武雙全，不由得我不從心裏寫個服字。」

趙燕俠微笑着，呷着醇酒。他知道這些人看詩不用眼，而是用嘴巴。他也只要知道人人都說趙公子是爲「鶴舞」而來就夠了。

這時他聽到一陣絲竹清越的音韻，眼

神像醮了酒意般地亮了起來，他知道他所期待的「蝶舞」快來了。

他瞇着的眼睛，品酩着酒，自己對自己說：濟南趙公子，要看蝴蝶之舞了。

不料蝶未翩翩而出，倒來了一個人。

這人方臉大耳，長髯寬袍，一面正氣，臉帶微笑，却不是吳鐵翼是誰？

他只好起身。

他身邊五十四個奇形怪狀，有的束髮露膊、有的胸肌賁張、有的猿臂蜂腰，有的形神疲頓的師父們，也慌忙站起。

「化蝶樓」的小管事大管事老鴇姆嬤，全都起座恭迎。

一個「化蝶樓」小厮打扮的年輕人，却在此時，忍不住「哈啾！哈啾！」地打了兩個大噴嚏。

×　×　×

這個噴嚏，可把「化蝶樓」幾個文的武的管事、龜奴、老鴇的一顆心，幾乎沒從口腔裏噴了出去。

一個小龜奴沒頭沒腦就給小厮幾個巴掌子，打得他後腦勺子卜卜地响，一面罵道：「死東西，死東西，趙公子在，吳大人來，你也敢打噴嚏……」

話未說完，一個老龜奴拍地也給他腦袋瓜子一記巴掌：「吳大人剛剛來到，你死呀死呀死個什麽……」

小龜奴張開口，本來想說：「你現在不也說了三個死字，比我還多！」但摸着後腦短髮還熱呼呼的痛着，便沒敢作聲。

却在這時，有人打了個呵欠。

這個呵欠暖洋洋的，慢呼呼的，在座諸人，包括張公子李公子陳公子還有趙公子本身，都從來沒有見人打過那麽長又那麽懶洋洋的一個呵欠。

打呵欠的人彷彿已睡了五百年，微微睜開了眼睛，睡犀一般望了一望，眼皮子又像千斤鉛重般的閤了下去，看他樣子，彷彿還要再睡五百年。

龜奴却不敢打他。在這種場合裏，能叫龜奴們不敢發作的人只有一種。

客人。

×　×　×

這懶洋洋的公子好歹也是個客人。

來觀「化蝶」一舞的，至少要化十五兩銀子，當然，在趙公子的出手而言，十五兩銀子只是賞給龜奴的一點小零頭，但能化得起十五兩銀子觀一場舞的，在「化蝶樓」的大龜奴小龜奴而言，則是寧可冋去得罪自己老子也不去開罪他。

所以這懶公子打了個呵欠，照睡不誤，沒有人敢去賞他耳括子。

吳鐵翼的到來，即將翩翩的蝶舞，在他而言，不如一場春夢。

但吳鐵翼是地方大官，他刮財殺人的事，迄今尚未正式揭露，所以在座的公子才子，都趨向極盡阿諛諂媚之能事，唯望能引起吳鐵翼對他們稍加注意，成爲日後平步青雲的好掖力。

吳鐵翼微笑着，一一點頭示意，却走近趙公子身前，兩人哈哈一笑，抱作一團，各自在對方背上，用力拍了拍，表示親暱。

「趙公子！」

「吳大人！」

這時傾羨之聲浮着諛媚之詞四起：「趙公子和吳大人，一文一武，風流倜儻，眞是再也找不出第三個人了！」「胡說，吳大人也文采風流，趙公子武藝超羣，豈止一文一武而已？」「是啊，簡直是文武雙全，富貴一身，還是國家棟樑呢！」「了不起！」「太好了，太好了。」

在大家簇擁奉承之際，一個稍帶落拓神情但目朗若星的漢子，悄悄地從懷裏掏出一葫蘆酒，骨嘟嘟的喝了幾口，用他新買綢綢袍子揩了揩濕唇，再把酒壺揣回袖裏去。

衆人在忙着媚諛之中，都沒有注意到漢子這個動作。

也沒有注意到吳鐵翼在趙燕俠耳邊低說了一聲：「我的情形不大方便露面太久，還是先去罷？」

趙燕俠依舊保持溫文的微笑，却低低說了一句：「看完舞後再走未遲，在這裏誰也動不了你，以後誰也不知道你在那裏，你放心好了。」

吳鐵翼沒有再說。

絲竹韻樂奏起，八音齊鳴，蕭韶娛耳，先而細吹細打，轉而黃鐘大呂，龍吟虎嘯猶如鈞天廣樂，至此韻律忽然一柔，一場絕世之舞，便開始了。

衆人紛紛就座。

那漢子却已在這片刻間越過十七、八個人，自斜裏方向，離吳鐵翼不及十一尺之距離。

他準備只要再靠近三尺，他就要出手。這次，無論如何，都不能再敎他逃脫的了。

他心裏暗忖：這次要是再給他逃脫，那末，就再也不易找着他的行踪了！所以他準備挨到了近處，出手萬無一失之際，才猝然出手，手到擒來！

由於舞娘的姿彩翩然，人人都擠擁爭看，夾在人潮中，他是很容易逐漸地逼近目標的！

他心中一直告誡自己：小心！謹愼！鎭定！追命啊追命，這次你可不能讓這老狐狸再溜掉了！

所以他實在地向目的趨近，臉上神情似還是陶醉在歌舞之中。

就在他又逼近了四尺，正欲動手之際，音樂聲大作，似鸞鳳和鳴，鏗鏘娛耳，有說不出旖旎甜柔，靡靡之意，一個纖巧的身影如蝶之翩翩，旋舞而來。

這女子美目流轉，玉頰生春，柔若無骨，但艷冶盡壓羣芳，她舞起來的時候，一盈步一扭肢腰，令人不油然生起向前要扶她的衝動，却是她隨風柳絮般又盈巧地穩住了身子，旋舞起來，只見她一面轉着，身上的絮帶，裙褶，衣袂都飄了起來，舞到疾處，好像一朶花蕾越綻越盛，人兒雙頰也像天上的霞一般，有一種英姿颯爽的嬌美。

直了眼看忘了形的公子哥兒，直至旋舞漸止，緩如輕雲出岫之時，才如雷地喝起采來。

采聲方起，那女子又旋舞起來，開始旋時環珮丁冬，煞是好聽，舞到淋漓時，像地心穿了一個洞冒出了烟霞，天仙在霧紗冰紈中曼妙旋出一般。舞到極處，猝然，化作一道彩光奪目，直射吳鐵翼！

這一場「化蝶」之舞，化蝶之時，就

是一場刺殺！

×　×　×

那女子隨着音樂一旦出現，追命就怔住，完全怔住。

因爲那女子就是離離。

離離來了這裏。

離離爲什麽會來了「化蝶樓」？

離離當然不可能是「化蝶樓」裏的風塵女子，她來這裏，無疑是要等人。

等一個人。

一個殺父仇人！

而現在吳鐵翼來了！

吳鐵翼來了，那麽，離離就一定會動手！

最佳的動手時候，無疑就是這一場「化蝶舞」盡致之時。

追命一想到這點的時候，離離就已經出手了！

追命甚至來不及搶先動手，也趕不及預先喝止——離離已化作一道精厲的劍光，直取吳鐵翼的心口。

吳鐵翼顯然也意料不到，他是在雨中見過離離，但在舞中的離離，比那晚在雨中的離離，一個像陽光下的玫瑰一個像雨裏的芙蓉，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衆人來不及一聲驚呼，金虹破空一弓，已近吳鐵翼心房！

×　×　×

眼看精虹就要射入吳鐵翼胸際，人羣倏然乍起一道白光，後發而先至，「格」地一聲，一道金虹，射入屋頂，彩衣倒曳，落在丈外。

離離落地，臉色煞白，手上金劍，只剩一截。

在吳鐵翼身前站了一個人。

那個原來看去傻頭獃腦的小厮。

現在看來那小厮已完全不一樣，站在那兒，神情有一種極端的落實，像一片白羽，高潔而冷漠。

他手上有劍。

只剩一尺七寸般長的斷劍。

追命的瞳孔收縮：他知道這人是誰。

這個因打了個噴嚏就給人括了兩記耳光的小厮，就是「神劍」蕭亮。

蕭亮手上拿的雖是一柄折劍，但這柄折劍却是曾力挫九大名劍的「折劍」，就算是一把破銅爛鐵，能力敗九大名劍，也足以成爲傳說中的神兵利器，何況蕭亮手上的一把折劍，是「折劍門」中最名動江湖的一把，所以，也有人稱蕭亮手上的斷劍爲「折劍先師」。

蕭亮的劍法是不是那麽高？追命不知道，但他目睹蕭亮一劍擊落了離離。

他虎地跳出去，護在離離身前。

他躍將出去的同時，吳鐵翼與趙燕俠已有警覺，既然有一個狙擊者，難保沒有第二個暗算的人！

追命一撲將出來，吳鐵翼和趙燕俠對望一眼，冲天而起，破瓦而出！

追命想追，但他不能留下離離一個人在這裏，他要保護離離！

只是他若要衞護離離，吳鐵翼就一定逃得掉！

在這電光火石間，追命轉念千百，趙燕俠的五十四個師父，至少有三十二個向他包抄過來！

神劍蕭亮一抬頭，目光向着他。

追命只覺雙目抵受厲光，如交擊了一劍似的！

就在這時，一人大步跨出來，擱在他身前。

這人本來是跟一個纖秀背影一齊越衆而出的，但他一出現，就推開了同伴，跟那夥伴低聲疾說了一句：「妳去！這裏由我來！」

這句話只有追命聽到。

他見着這個人的背影，就幾乎大叫出聲，聽到這人的聲音，就越發肯定了，所以他叫了出來：「四師弟！」

這人虎背熊腰，隆準豐額，秀眉虎目，回頭笑喚了一聲：「三師兄，是我！」

只聽他道：「我是練劍的，蕭亮交給我！」

追命略一遲疑，他又說：「追踪我不如你，由你負責！」

追命雙眉一皺再舒，疾道：「請護離離！」再也不多說一句，自吳鐵翼、趙燕俠的衝破之屋頂破洞中，疾冲了出去！

十幾個趙燕俠的師父，也怒叱着跟將出去，要把追命留下；留在「化蝶樓」的年青人却是很放心，因爲他知道，他的三師兄的輕功，除了大師兄，誰也追他不上，截他不着，只要他能在此地穩住神劍蕭亮。

雖然他知道此地只有他一個人，孤軍作戰；可是他不怕。

他一點兒也不怕。

因爲他是冷血。

「四大名捕」中的冷血。

神劍蕭亮

其實冷血會在此時此地出現，說起來一點也不偶然，因爲在冷血和鐵手辦了「大陣仗」一案後，鐵手和小珍準備去查看河上漁火及岸上篝火對打暗號的異事，而冷血和習玫紅，却對「大蚊里」蚊子咬得人喪心病狂的事甚有興趣。

所以冷血相偕習玫紅，來到大蚊里。

在大蚊里，早已搬遷一空，遍地荒涼，冷血什麽也查不到。

冷血和習玫紅男女有別，在大蚊里過宿不大方便，所以便到最靠近大蚊里的濟南來了。來到了濟南，習三小姐想到的古怪花樣可多的是，弄得冷血這戇男子很多時候都啼笑皆非，其中一項，便是習玫紅從未上過青樓妓院，她一定要「見識見識」青樓究竟是什麽東西。

冷血當然不想讓習玫紅去。

可是却給習玫紅數落了一頓。

「爲什麽男人能去，女人就不能去？我偏要去瞧瞧，你不陪我去我自己去！」

結果冷血只有陪她去了。

「化蝶樓」是冷血選的，因爲「化蝶樓」畢竟是比較高級一些，雖然也是容汚納穢的所在，但比起有些一進去比屠宰場劏豬剜油皮還噁心的地方總是好多了。

習玫紅不相信，她還懷疑。

她還懷疑冷血怎麽會知道那末多這些東西，所以她推論出來，冷血一定到過那些地方，而且一定常常去。

這使她一路上跟冷血賭着氣不講話。

冷血當然沒有她的辦法，也不知跟她如何解釋是好；其實這種事，凡男人都知道，女人知道的也不少，不過習三小姐既然不知道，要解釋也解釋不了。

其實習玫紅並非完全不知曉。

她也隱隱約約，知道了那麽一點，那是下流地方，有教養的人不去之所在。她娘生前就不會去過那些地方，但她時常酗酒的爹爹去過了，這還是有一次在她年紀小的時候，聽娘罵得凶虎虎把花盆向爹爹丟甩過去的時候，忽然爆出來的話。

她很想聽下去，可是爹和娘發現她在，訕訕然的放下了要扔的花盆，過來哄她出去。待她出得了門房，門裏乒另邦冷的甩碎聲才告响起。

習玫紅心裏就想：爹也去那些地方，爹是壞蛋，爹爹既然是壞蛋，娘也去給爹看嘛！要不，就不公平。而且，娘不是常對她說，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嗎？既然出嫁從夫，爹去，媽就更該去了。

所以，冷血去過，她也一定要去。

而且，她立定心意，冷血做什麽，她就做什麽，比比看誰壞。

故此，她隨冷血來到了「化蝶樓」。

她看也沒什麽，只是一大羣男子在看人跳舞，她雖不會跳舞，在莊裏第一次學舞蹈就打破了三個花瓶六隻古董和三十粒鷄蛋，以及扯破了一條心愛的裙子，所以爹爹絕望地搖頭改教她習武，她還是很清楚地知道，女孩子跳舞不是件壞事。

那麽，爲什麽娘叫這些所在做「壞地方」呢？

就在這時，她看到冷血眼裏發着光。

她開始以爲冷血在看她，所以有點羞澀的低了頭，望自己還穿不大習慣的布鞋。後來才發現冷血不是望向她。

難道是望那些跳舞的女子？

習玫紅正無名火起，她稍稍知道這裏爲何是「壞地方」？可是，她又發現冷血不是望向那些女子。

冷血望的是男子。

原來是吳鐵翼！

所以習玫紅追出去的時候，她已恍然大悟：原來青樓妓院之所以是個「壞地方」，因爲有壞人在那兒，而且是壞男子！

× × ×

習敵紅現在想些什麽和怎麽想，冷血是當然一下知道，他爲安全計，先遣走習玫紅去逼吳鐵翼，又替追命斷後，他自己要獨力面對這眼前的大敵：神劍蕭亮！

他問蕭亮：「我不明白。」

蕭亮微微笑着，眉宇間有一股淡淡的倦意：「在你的劍或我的劍染紅之前，不明白的都可以問。」

冷血就問道：「以你在武林的盛名，可在江湖上大展拳脚，爲何要替吳鐵翼賣命？」

蕭亮道：「我沒有替吳鐵翼賣命。」

冷血眼光閃亮着：「哦？」

蕭亮接道：「我是替趙燕俠賣命，他叫我保護吳鐵翼我只好留着他的狗命。」

冷血不解：「難道趙燕俠就値得你去爲他拚命？」

蕭亮忽然說：「你的劍法很好，我知道。」

冷血不明白他爲何忽然說：「你的劍法很好，我知道。」

冷血不明白他爲何忽然會換了話題，但答道：「其實我沒有劍法。」

蕭亮肅然道：「我知道。你只有四十九劍，劍劍皆在取人性命，所以是劍，不是劍法。但在我眼中，用劍取人性命的方法，就是劍法。」

冷血頷首道：「所以，我注重劍，你着重的是劍法。」

蕭亮却道：「我也不很注重劍法，我比較重視劍意和劍勢。」

冷血重覆了一句：「劍意和劍勢？」

「是。」蕭亮凝視着手上折劍，日光映着劍光的森寒：「我劍勢如果取勝，就能令對方敗；我劍意要是發揮，就能使對手死。」

冷血冷冷地道：「我還未敗，也還未死。」

蕭亮却說下去：「人人都知道你劍使得好，却不知劍是要經過日以繼夜的苦練，才能禦劍的，否則，只能被劍所禦，成爲劍奴。」

這個道理冷血自然明白，每天的苦練，血和汗，加起來可以盈滿澆菜園的大缸。清晨像虫豸都未曾叫之前就練劍，直練得劍刺下了蠅翼而不傷其毫；到了半夜，夢中乍醒，陡然出劍，爲的是考驗自己猝遭暗算時發劍是不是仍一樣快準狠！

所以冷血很同意蕭亮這句話。

「我們都不是一生下來就會武功的；」蕭亮補充道：「在武功未練成之前，有很多死去的機會……」

冷血截道：「練成後更多。」

「但畢竟練成了。」蕭亮的笑意有一股譏諷的況味，「我未練成之前，忍餓受寒，若不是趙燕俠接濟，我早就死了。」

冷血望定他，歎了一口氣，道：「你就是爲了這點而帮他？」

蕭亮笑了，笑容更寂寞：「這還不够成爲理由嗎？」他看着手中折劍，垂目凝注，好一會才接道：「那時，還有我那患病的老母……」

話言一頓，反問冷血：「你知道一個未成名而身陷劣境但有志氣做人做不到的事的青年，在一事無成退無死所身負囹圄時受到人雪中送炭接濟時的感激嗎？」

冷血無言，他想起諸葛先生。

蕭亮的笑容有說不出的苦澀，他一面看着折劍，一面笑：「所以說，如果你要帮一個人，就應該趁他落難的時候，虎落平陽被犬欺，一個人困苦的時候，任何一點關懷都勝過成功後千次錦上添花，是不是？」

冷血仍然想着諸葛先生，諸葛先生雖在他們孤苦無告時收留了他們且將一身絕藝相傳，但除了公事，諸葛先生絕少要求過他們爲他做些什麽。

蕭亮最後一笑道：「我們還是交手罷，如果你還是要抓吳鐵翼，而趙公子還是要留他一條命的話。」

冷血長歎道：「可是這件事，由始至終，本都跟你無關的呀！」

蕭亮淡淡地道：「兩個國家的君主要開戰，死的還不盡是些無辜的軍民麽？自古以來，都是這樣。」

冷血着實佩服追命，因爲追命除了一

雙神腿，一口燒酒和追踪術冠絕天下外，他的一張口，每次能在危難中把敵人誘得倒戈相向，跟二師兄鐵手能把敵人勸服化戾氣爲平和的口才，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他可不行，他現在就勸不服蕭亮。

只聽蕭亮道：「你出手吧，不然的話，別人還說，什麽武林高手，交手前必嚕哩嚕唆的一大番口水，也不知是用劍刺還是用牙齒咬的！」

冷血想笑，可是笑不出。

這時旁邊的圍觀者叫囂起來了。

「宰了他！」

「他媽的這小子擾人清興！」

「怎麽啦？不敢動手是不是？害怕了吧！」

「殺！給我狠狠地殺！光說話怎行，誰贏了我賞錢！」

這些人大半是公子哥兒，過慣了富豪的生活，有家底照住，平時也殺了一兩個人過了殺人癮，殺人對他們來說，是教血液加速的刺激玩意。

何況他們知道這個青年人就是冷血，神捕冷血。

他們只知趨炎附勢，見神劍蕭亮出手救吳鐵翼，以爲蕭亮必定能贏，就算那持折劍的人勝不了，趙公子還有三十多個師父留在這裏，打不死他也壓死他了。

所以這干「敗家仔」更加得意忘形，甚至以一賠十豪賭起來，打賭蕭亮和冷血的勝負。

那三十幾個趙燕俠的師父，只遠遠的圍着，並不作聲，他們的任務是不能給冷血活着，但最好不必他們親自來動手。

他們也想看這一戰，雖然他們也不知道那神情堅忍猿背蜂腰的青年劍手是誰！

離離臉色蒼白，依柱而靠，小去、呼延五十和呼年也都不在她的身邊。

蕭亮却在此時忽道：「我們不在這裏打。」

冷血本來揚起了劍，聽到這句話，劍尖垂地，道：「哦？」

蕭亮道：「因爲我們不是鷄，也不是馬，更不是狗在互相咬噬，我們不給任何人押賭注。」

他冷冷地加了一句：「他們不配。」

六七個豪門公子和近身家丁一聽之下，勃然大怒，紛紛指罵：「嘿！敢拐着彎兒罵起大爺來了！」「這小子敢情是活不耐煩了！」「去你的！」

驀然劍光一閃。

人都止了聲。

那幾個出口惡罵的人，也沒看到什麽，同時都只見劍光一閃，耀目生花，頭上一陣辣熱，伸手一摸，刮沙沙的很不自在，彼此一望，差些兒沒叫出來。

原來額頂却光了一大片，帽子方巾，飄冉落地。

蕭亮折劍一劃，毫毛簌簌而落。

那些貴介公子，可都沒人敢再作聲。

這時有兩個人說話了。

一個臉大如盆，凹鼻掀天的老者吆喝道：「呔！姓蕭的！你敢窩裏反不成！好好敵人不殺，倒反過來算什麽玩意！」

另一個是大眼深陷，黃髮闊口的挽髻道人，罵道：「呸！趙公子命你殺人，不是要你賴着聊天的！」

這兩人都是趙燕俠的兩名師父。能够做趙燕俠的師父，手上當然有點眞功夫！

在他們說話之時，他們已有了準備，說龍都留心提防，不僅他們如是，其他三十個在場的「師父」，也是同樣，大家同在一處討飯吃，總要顧全彼此的飯碗。

沒料蕭亮只是淡淡的問冷血道：「我們出去找個沒人的地方再打。」

冷血道：「不能！」

蕭亮道：「爲什麽？」

冷血道：「剛才三師兄託我照顧那位姑娘；我跟你出去交手就不能顧及她。」

蕭亮笑道：「那你跟她一道來。」

冷血也笑了：「那你不怕我二對一攻襲你？」

蕭笑哈哈笑道：「我怕麽？冷血是這種人麽？」

冷血大笑道：「好！能與你一戰，痛快，痛快！」

圍觀的人驀聽那人是神捕冷血，都爲之大愕。冷血和蕭亮排衆人而出，忽爾兩下疾逾閃電的光芒一繞，那兩名老師父慌忙後退，只覺臉上一凉，却並無異狀，心道好險，幸而自己退得快。却聽蕭亮道：「我與冷兄決一死戰，除那位姑娘外，誰跟來，誰就是與我爲敵。」說着刷地收了劍，大步行出「化蝶樓」。

冷血也收了劍。適才的兩道劍光，一道是他發的，另一道發自蕭亮。他很清楚蕭亮的劍法，也很明白此行之凶險。

他向離離示意，離離隨在他身後，跟了出去。

直至三人消失之後，「化蝶樓」才從鴉雀無聲中回轉到像一壺賚沸了的開水。那兩個黃髮闊口和凹鼻仰天的師父正想爲自己能及時避過劍光的事誇耀一番之際，忽覺眼前似洒了一陣黑雨，在衆人訕笑聲中，始知二人的四道眉毛，都給人剃掉了，迄今才飄落下來。

可是，兩道劍光，怎能够剃掉四道眉毛？

這樣的劍法，教他們想也想不出來。

× × ×

但此際的蕭亮與冷血，不單要想得出對方的劍法，而且還要破對方的劍法。

如果冷血的劍不是無鞘劍，蕭亮還有一個辦法可破去他的劍法。

那就是在冷血未出劍前先刺殺他。

只是冷血的劍是無鞘的，也就是說，根本不用拔劍出鞘，而且，蕭亮也不願意在一個劍手未拔劍前下殺手。

那樣等於汚辱了自己的劍。

冷血也有個辦法可破掉蕭亮的劍法。

蕭亮曾出手三次，一次擊退離離，一次嚇阻那干跟地痞流氓沒什麽兩樣的公子少爺們，一次則是給趙燕俠其中兩個師父小小「教訓」。

三次冷血都瞧得很清楚。

所以他肯定蕭亮的劍只有一個破法。

避開他的攻擊欺上前去，與之拚命。

可是冷血也立即否決了自己的決策。

第一，他不想要蕭亮的性命。

第二，就算他想要蕭亮的命，也未必躲得過他的攻擊。

第三，如果蕭亮所用的不是一柄折劍

，那自己的方法，或許還有望奏效。

但蕭亮用的是一把折劍。

已折的劍可作短兵器用，冷血衝上去拚命，却正好是對方劍法的發揮，這樣子的拚命，很容易便會拚掉自己的一條命。

冷血從來沒有遇過一個拿劍的敵人，像蕭亮一般無懈可擊；正好蕭亮也是這般想法。可惜他們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誰的劍鋒染上了對方的血，誰便可以活着回去。

蕭亮還說是爲了報趙燕俠之恩而與冷血決鬥，但冷血呢？他又爲了什麽？

如果說是爲了正義，那末，正義又何嘗爲他做了什麽？如果說是爲了江湖，那麽，江湖又何嘗給過他些什麽？

或許，有些人活着、挫折、煎熬、打擊、汚衊，都不能使他改變初衷，也不能使他有負初衷。

蕭亮驀然站住。

柔和平靜的青色山巒，在平野外優然的起伏着，遠處有炊烟淡淡，眼前一片菜花，在平野間點綴着鮮黃與嫩綠。

黃和綠，那麽鮮亮的顏色，襯和着喜蝶翩翩其間，洋溢着人間多少烟火炊食的人情物意，疇野寂寂，菜花間有一顆枯木，枯木上生長個一株綠似楊柳生氣勃勃的嫩樹。

冷血深深吸一口氣，那黃綠鮮亮得像在沁涼空氣裏加添了顏彩的喜氣。

——好美的平野！

——好美的菜花！

蕭亮緩緩回身：「我們就在這裏決生死罷。」

決戰於黃花綠葉之上

這個平野菜園、綠葉黃花，花莖細細高挑，嬌嫩清秀，使得四周的風都清甜了起來。

微風大概是自遠山那個方向吹來的。

那些山巒山勢輪廓，柔和的起伏着，透過一點點的陽光照在泥土上散發的水霧中，山竟是淡淡的，那或許是因爲太遠之故。

陽光像一層金紗，輕柔的洒在花上。

遠處農寮邊有個傴僂的農人在揮鋤。

看到了這麽美麗的地方，離離不禁要羨呼，但是她隨即想到，兩個驚世駭俗的劍手，要在此地作一塲生死鬥。

一陣和風吹來，小黃花搖呀擺的，像給人吱膈得笑起來，磨擦着莖上的小片綠葉，發出輕微的聲音。

微風裏還夾雜着農人鐵鋤落地的聲音，還有一隻田鼠，正從地洞上悄悄探出頭來，眼珠既骨溜溜轉了一轉，又折了個彎鑽了回去，尾巴還露出一小截在土洞外。

和風也吹動了蕭亮和冷血的衣襟。

就像田疇的微風拂動菜花一般自然，冷血拔出了劍。

× × ×

冷血的劍一亮出來，神劍蕭亮就往後退去。

冷血像一頭豺子，全身每一寸肌肉都燃燒着鬥志，他像鐵矢一般彈了出去，可是蕭亮却像凌波仙子，憑虛御風，像風不經意吹落了一片落瓣，他飄上了本來齊胸高低密集散佈的菜花頂上。

但一片花瓣都沒有踩落。

他像一片輕綃，飄過花上，有時只在細細花莖上輕輕一沾。

冷血挺劍逼進，上身如破弦之矢，下盤却如履薄冰，同樣不踏折一枝花莖。

神劍蕭亮退。

冷血急進。

兩人一進一退，已到了那棵枯木嫩枝前。

蕭亮已退無可退，忽劍光亮了一亮。

冷血低叱了一聲：「着！」劍陡地遞刺出去。

蕭亮的身形，忽似嬌柔的黃花遭風吹時跟隣近的別莖花葉絞在一起，但一彈就鬆開了，重新伸展嬌笑招手一般，蕭亮已到冷血的背後，就像菜花隨風解了圍一樣輕巧自如。

冷血劍刺空。

原來蕭亮所在，成了枯樹。

冷血的劍正要刺入枯樹之際，驀然劍尖借力，在枯樹頭上點了一點。

這一點之力，使他的劍陡地反震，向後倒飛出去。

而他也倏地鬆手，再握時，握住了劍尖。

劍鍔已倒撞在背後的人的身上。

背後的人是蕭亮。

劍鍔就抵在蕭亮的胸口上。

蕭亮原已貼近冷血背後，但冷血向前的劍尖刺擊忽借力轉成自後倒擊，如果不是劍鍔，早已刺入蕭亮胸膛。

就算是劍鍔，冷血如果發力，蕭亮不死也得重傷。

× × ×

蕭亮笑了。

和風吹來，花莖就像展開千百朵笑容曳手招搖。

他說：「好劍法！你四十九劍裏沒定這一招。」說罷他迎風打了兩個哈啾，嘴裏哼了一首歌，飄然而去。

冷血不知道那是一首什麽歌，但那歌調就像這平野一般親切，但又有幾分江湖人落魄的哀涼。

他緩緩收了劍。

這時候，風稍微勁了一點，「格勒」一聲，背後那一株嫩樹，折倒下來。

冷血返身，看出折口處齊平，是一劍削斷。

他低首把劍插回腰帶，束了束腰帶，迎着風低聲說了一句話：「神劍蕭亮，但願你快樂。」

他望向一覽無盡的菜花平野，那是多少農人的辛勤工作，汗水洒在泥土上的成長。只有辛勞者才有收穫，他練劍的路途上也一樣。

所不同的只是，他練劍、殺人、除奸，農人耕耘、成長、收穫；但也有例外的，像他遇着蕭亮，不是他不殺蕭亮，而是蕭亮不殺他。

在他的劍尖藉力倒刺蕭亮之前，蕭亮已出劍。

劍越過他，劈倒了枯樹裏的綠樹。

劍劈小樹，殺意已盡，蕭亮沒有殺冷血。

他本來就不想殺冷血。

他只想唱一首歌，享受在微風裏打噴嚏的快樂，踏步離開這美麗的田疇。

冷血知道這些，他爲這蕭然一劍但仍爲無形情義所牽的年輕人痛惜，願他快樂；但就連離離，也沒能看出這一戰勝負如何。

最莫名其妙的是那農夫。

他在耕作的時候，忽然聽到樹折的聲音，看到一個男子，冷然御風般自花上踏去；又看到一對天仙化人似的男女，在菜花上飄了出去。

他用染泥的袖子抹去沾在眼皮上的汗滴，心想：今年菜花開得太盛了，敢情開出了神仙來了。

× × ×

當冷血與蕭亮在「化蝶樓」對峙之際，吳鐵翼和趙燕俠已破瓦而出，在櫛比鱗次的屋簷上飛掠縱伏，不一會，到了街角最後一進屋子簷前，趙燕俠比手示意，兩人往靜蕩蕩的巷子飛降下去。

趙燕俠飄然落地，胡哨一聲。

吳鐵翼疾道：「我都說過，我已出事，不宜再露面。」

趙燕俠回道：「却不知那些鬼捕頭會快到這個地步的。」

兩人才對了一句話，一棟大宅子的木門猝然打開，隨着馬嘶之聲一部馬車奔了出來。

馬車在兩人所立足處驟停了下來，只停一下，即刻又聽皮鞭捲擊之聲，馬車疾駛而去！

馬車駛向那裏，不得而知。

但趙燕俠和吳鐵翼並沒有上馬車。

就在馬車停頓的片刻，兩人已藉馬車遮擋掠入大宅。

二人一進宅裏，門立即關上。

宅院看去並不闊大，但又深又長，吳鐵翼和趙燕俠掠過了一道又一道的長巷，每到一個轉折處，必先有人搶先開了門。

開到最後一道門，人聲喧囂，原來外面就是鬧市。

而隔壁是瓷房，正在把二十口大瓷缸，運到城北去。

二十口大缸分開五部驢車運載，其中一部，走到落鳳崗的岔道上彎了進去，接上一個送殯的行列。

缸裏的人就一個躺在棺材裏一個變成了孝子，蜿蜒走到十字坡，只見叱喝清道，大旗飄揚，一家寫着「申」字鏢局的鏢車隊恰恰經過。

吳鐵翼和趙燕俠變成睡在鏢車裏四十八口大箱子的其中兩個，一直走到白犀潭附近，一部封篷馬車疾馳而來。

馬車沒有停，但吳鐵翼和趙燕俠已掠入馬車之中。

吳鐵翼入了馬車，只見這馬車偌大寬敞，而且溫香撲鼻，几陳山珍海味，至此吳鐵翼才向趙燕俠歎道：「原來公子有了這等準備，我服了你了。」

趙燕俠哈哈笑道：「我有五十四個師父，其中兩三個，別的本領沒有，奇門遁甲，逃亡接送的法子，倒是一流。」

兩人相視而笑。

他們萬未料到，這句話還有第三者聽到。

不止還有第三者，而且還有第四者。

第三者是伏在車底，緊緊扣住車轅，耳朵貼在車底的鐵皮上。

這人當然就是追命。

至於第四者，自然就是習玫紅。

不過當然習玫紅是給追命捂住嘴「挾」了過來的，要不然，習玫紅到現在可能還是在苦追那第一部馬車，一直追到洛陽去。

而這部馬車是往大蚊里駛去的。

× × ×

車子在山谷裏停了下來，已經過了八個哨卡，不過誰也沒有來檢查這部車。

因爲馬車裏載的就是趙燕俠，趙燕俠就是這一干人的主子。

誰也不敢來檢查自己主人的車子，就算是爲了安全，但誰也不會那麽笨爲了主人的安全而先令自己極度不安全。

車子一停，馬上微微一沉，又向上一騰，兩個人已下了馬車，追命目送二人步履遠去。

兩人蜷在馬車底下灰塵撲得一頭一臉，但却在此際吸到一股甜香，鼻子裏都十分受用，忍不住多吸幾口。

習玫紅這一吸，吸進了一些砂塵，想要打噴嚏，剛張開了口，追命在她肩上一拍，一股潛力倒衝，把她要打的噴嚏逼了回去。

習玫紅想打噴嚏沒有打成，氣得瞪了他一眼，覺得一路上人家坐馬車好舒服，而她鑽車底扮哭喪的好難受，她平時可是在家出門也坐轎子的，正想埋怨幾句，又給追命噤聲，要不是看在他是冷血三師兄的份上，她早就甩頭不理他了。

這時她只覺冷血的師兄們裏，要算這酒鬼最討人厭。

她心裏覺得委屈，人還沒走遠，便雙手一鬆，想墜下地來爬出去活動筋絡，誰知背心給人一手托住，並不往下墜，她可是女兒家，一時粉腮通紅，要不是臉上沾滿了塵，決瞞不過人。

她當即想罵：「幹什麽啊你——」誰知這句還沒罵出來，就給人家用手指放唇邊「噓」了一聲。

她兀自爲打不出噴嚏，落不到地，又說不出話而生悶氣。

直至吳、趙二人遠去，馬車又動了，追命才低低疾道：「現在！」

手一鬆，落到地去。

習玫紅不及應變，「砰」地背脊撞地，雖不及天高，泥土也很軟沃，並不怎麽痛，但也把她氣得想賴着不動，追命見勢不妙，馬車一駛開去兩人豈不原形畢露，便扯着習玫紅，滾到一座小丘之後。

習玫紅一到土丘，一掌拍開了他的手，叱道：「想死啦你——」「啪」地一聲，追命一呆，忙縮了手。

習玫紅還想罵下去，追命又「噓」了一聲，習玫紅只得把話都吞了回去，很不痛快。

追命探首出土崗，探着有沒被有人發現，誰知頭才一伸出去，脖子像哽住了似的，縮不回來。

習玫紅自然好奇，也伸長玉脖子，在追命背上探出去，一看，「嘩——」的半聲，另外半聲，是給追命捂住了口才沒叫下去。

要不是這時吳鐵翼和趙燕俠離二人藏身處極遠，而且山嵐勁急的話，兩人早就給人發現了。

隔了老半晌，追命責備似的看着習玫紅，心裏正在想：怎麽四師弟弄來了這麽一個難纏的女子？細看去這女子鳳目娥眉，沒有沾着泥塵之處雪也似的白，文士帽沿近耳處垂了幾綹烏髮，竟是異常秀麗，又玉雪可愛，追命一怔，覺得男女有別，忙放了手。

豈知追命的手才一鬆開，習玫紅鳳眼圓睜，還是把未完的驚嘆叫下去：「好美啊——」

追命急得臉肌抽搐。「求求妳，小姑娘，不要叫好不好？」

習玫紅因看到生平未見之美景，也忘了跟他計較，忽想起自己明明是女扮男裝，還跟他在車底擠在一起，可不能洩露了身份讓他恥笑，忙正色瞪住追命道：「什麽姑娘，我是江湖上聞名的大俠！」

忽想起追命用那隻泥手捂過自己的口，忙用袖子的揩拭，一面罵道：「死手！臭手！衰手！……」

追命近乎哀求地道：「是了是了，小大俠，最多下次我捂妳的口時先洗手，這裏是龍潭虎穴，妳不要吵好不好？」

「還有下一次？」習玫紅忙掩住自己的嘴，湊過去低聲道：「下次告訴我，我自己捂好了。」

追命忙不迭點頭：「好，好，不過這裏是險地，小姑娘……大大俠最好還是不要叫的好。」

習玫紅聞言一笑，齒如編貝：「你怕了麽？嘿，不怕，有我在……」

追命只覺自己的頭有栲栳般大，忙道：「是，是，是，不過……」

誰知習玫紅以手指豎在唇邊，噓了一聲，這次把追命未完的話截下，她覺得報了仇佔回了上風，又興高采烈的用肘支在追命背部上挺過去探頭偷看谷口的情景。

她雖然已是第二次再看，但幾乎又想叫出聲音來。

實在太美了。

× × ×

幽谷裏山嵐勁急，隱帶摩空之音。

山谷裏淡淡烟嵐，隨風飄浮，這谷地裏一片平壤，便是給五六座上豐下銳嵯峨峻巘的山勢所合抱，十分幽僻。

這千畝大的平地裏，却是一陣令人觸目驚心的花海！

那片是金燦的顏色，葉子却是翠綠，高如葵花，花似通蓼，葉往左右撐開，葉茴上細莖却呈一條條金色小蛇一般，又薄如蟬翼，難得的是花朵大小相同，葉子長短近似，連枝幹高低亦整齊有致，分排井布，層次井然。這千百朵金花每朵映日生輝，發出一種令人猶疑在世的絢麗色彩。

而這黃金麗褥，襯着翠玉般的綠葉，風吹來時如千頃金波湧起，粼粼波光令人驚天地間造物神奇，但風靜時空山寂寂，如碧紋無垠，金花點點，如畫中千里金蓮，令人襟懷大暢！

習玫紅從未見過這種花，她也從未見過有那麽多花！

而且這些花都是一模一樣，高低大小完全不差。

她不知道這些花叫做什麽名字，但在驚羨的她，畢竟也浮起一個疑問：

吳鐵翼和趙燕俠，老遠跑來難道就為了種花賞花？

霸王花

吳鐵翼與趙燕俠的對話，隨山嵐飄送過來，隱約可以聽聞得到。

趙說：「你叫我培植的花，全培植好了，你看怎樣？」

吳說：「太好了，比我想像中還要好，要不是公子的人手實力，有誰可以培植到如此規模宏大！」

趙說：「這霸王花已種好了，藥也可以提煉了，現在下一步之需，要看吳大人的了。」

吳說：「這個當然。不過，一切還需公子大力支持才能進行。」

趙大俠笑道：「這事情本就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我押了注，本下得大，不能輸的，人手我有的是，至於賭注，則要吳大人替我加碼了。」

吳也笑道：「我們要是賭贏了這一局，贏的不只是錢財富貴，普天之下，都是我們的了。」

追命聽到此處，震了一震。

從趙燕俠和吳鐵翼的對話中，追命知道幾件事：一，吳鐵翼和趙燕俠合作，種了這些花：二，吳鐵翼要利用趙燕俠的人手，而趙燕俠要利用吳鐵翼那批不義之財。三，這些花是趙燕俠吳鐵翼索取天下的必備之物：四，這些花叫做「霸王花」。

可是這些花怎麽可能「奪取天下」？

正在追命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習玫紅又叫了起來，聲音充滿了清脆喜悅：「你看，你看，好美，好——」

追命雖然不忍使這清甜悅耳的聲音止住，但他還是陡翻手腕，不過，習玫紅也及時意識到不妥，想起追命的泥手，忙自動住了口，只伸了伸舌頭。

好險，差些便給他捂着！

原來習玫紅一直都在看花，完全沒聽到那番對話。

這時夕陽西下，晚照餘霞，映得四外清明，這幽谷上空倦鳥飛還，四處峯巒插雲，峭壁參天，山環水抱，巖壑幽奇，最美的是遠處一處飛瀑，霞蔚雲蒸，隱隱冒出烟氣，竟是雪玉無聲的，敢情是高山上的冰至此融化成瀑，所以特別輕近。

只見殘霞映在花上，一片金海，加上蟬鳴知了，鳥聲啁啾，令人意遠神怡。

却在這時，那朵朵金花，猶似小童手臂一般，花瓣俱往內捲收了回去，由於花向蕾裏收的過程相當的快，肉眼居然可以親見這些花一齊收成了蕾，又像一同凋謝了一般。這花開時美得不可逼視，一齊盛放，燦爛至極，謝時却同時凋收，彷彿可以聽到殘花泣淚之聲。

幸而趙燕俠與吳鐵翼也為這情景所迷，沒有留意有其他聲音。

習玫紅是因這美景而失聲叫起來的。

習玫紅心中暗怨：眞倒霉！怎麽跟一個這麽沒有情趣的人在一個仙境也似的地方，要是冷血在就好了。想到冷血，心裏甜滋滋的，既忘了身處險境之中，也渾忘了冷血平時也給她埋怨千百次不懂情趣。

習玫紅想到那些花，就為那些花可憐，才開了一下子，怎麽就要謝了呀……那些人叫它做「霸王花」，它那有霸王氣焰啊，應該叫做——

「對，開謝花！」她像發現了什麽似的，肯定地喃喃的說。

「就叫開謝花！」

追命莫名其妙。

× × ×

趙燕俠和吳鐵翼還在說話。

趙燕俠的聲音在晚風裏聽來有幾分詭異的得意：「吳大人，你看，這花依時候開，依時候謝，培植完全成功。」

吳鐵翼也發出一聲讚嘆：「好，好，實在是出乎意料的好……只不知它的功効，趙公子有無驗過？」

趙燕俠道：「絕無問題。它的花汁，絕對可以使人喪失神志，只要一滴花汁，就可以使飲用一口井水的所有人中毒……而只要搽上用霸王花翠葉熬成的汁，塗在身上，自然有一股香味，中毒的人就會迷迷痴痴，全聽有香味者的指令吩咐，叫他上刀山下油鍋，也不會抗命……」

吳鐵翼大笑起來，一面問：「那麽花莖和花根……」

趙燕俠道：「老樣子，花莖毒死人，花根是解藥。」

吳鐵翼道：「看來余求病所研究出來的藥方果然神妙……也幸有趙公子在天竺求得了霸王花種籽。」

趙燕俠道：「不過這花種也難以再獲……這些花易凋難長，這兒已是我們七年心血。」

吳鐵翼笑嘆道：「要不然，我好好的大官不做，儘做些打家刧舍，傷天害理的事作什麽？……可笑的是唐門還想利用我謀奪江湖大權，我好好的刀柄不拿，跟他搶刀鋒幹什麽來着？哈……」

趙燕俠也笑道：「其實花收割後，熬成各種藥汁，那時候，吳大人只要控制得了食水溪流，就連蜀中唐門，也不是一樣的甕中鼈！」

兩人都不約而同，笑了起來，但是兩人又同時生起了一個念頭：要是對方也正在準備把熬出來的毒汁先控制自己，那就糟了。兩人又為不期然地猜出對方也正是那末想着而有些不自然起來。

兩人都把視綫轉投別處。

吳鐵翼道：「煎藥的副藥，我也收購了不少，應該夠用了。」

趙燕俠接道：「煉藥窟也掘成了，煉花煉葉，熬根煎莖的石窟，都在不同地方，有十幾個，大概暫時算是充足。」

吳鐵翼游目看去，只見山壁上確有一個個人工掘成的石窟，約有丈來高低，張臂兒闊，總共有十餘個，看去相當幽深，

只聽趙燕俠問道：「却不知吳大人的金銀珠寶，何時才到？要知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少了這樣東西，在藥未煉就前，是行不得的。」

「何況，」趙燕俠繼續道：「我們煉藥的器皿，仍然未夠……」

吳鐵翼却打斷反問：「公子叫人來掘這些土洞，培植這些奇花，所費必鉅，但如今掘洞植花的人何去？」

趙燕俠目光閃動：「吳大人說呢？」

吳鐵翼長吟道：「有道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趙燕俠笑道：「所以我已把他們給藏了，」一指指地下，「烹了。」用手在頸項作一拭狀。

吳鐵翼哈哈笑道：「正合我意，趙公子做事，絕不拖泥帶水，爽快爽快。」

趙燕俠的手也搭摟在吳鐵翼肩膊，笑道：「大家都一樣，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要成大事，不能拘泥小節。」

追命一一聽在耳裏，已明白了大致情形七八分，看來他目前的任務，不只是要緝拿吳鐵翼歸案，而且還要摧毀這些毒花及煉藥的器具，還要把趙燕俠一併拿下。

可是趙燕俠的武功如何，他雖未能測出，但與之朋惡比匪的吳鐵翼，已相當難惹，一身「劉備借荊州」功力，十分陰損毒辣，而趙燕俠的五十四個師父及吳鐵翼手下「風雷雨電」加起來更聲勢浩大，以自己一人之力，决挑不起。

他心中盤算之際，忽聽身邊的小女孩罵道：「死了！要死了！」

追命吃了一驚，只見習玫紅皺着兩道秀眉，不住伸手往後頸抓搔，只聽她罵道：「死蚊子、臭蚊子、敢來咬我……」

追命猛想起離這裏大概不過十數里之遙就是大蚊里，而大蚊里曾出現過駭人聽聞的大蚊咬得人瘋狂的故事，心頭一慌，忙道：「別抓，別抓，讓我看看。」

習玫紅癢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急得跺足，微扒開了衣領，指着後頸一直說道：「這裏，這裏，那死蚊子一口叮在我這裏……」

追命湊首過去，只見後頸沾了點泥塵，便呵一口氣吹去，塵埃拂去，玉肌上有一個小腫塊，紅彤彤的，襯在玉頸上，很是鮮明；追命一看顏色，便知道沒毒，頓放下心頭大石，低聲笑道：「沒事的，是蚊子咬了一口罷了……」忽然住了聲。

追命忽爾停聲，不是為了什麽，而是這時餘霞晚照，映在習玫紅的後頸上，那後頸的肌膚欺霜勝雪，近髮尾疏處還生有一顆小黑痣，剔透可愛，而頸尾幾綹髮絲微卷，隨晚風一送，微微揚了起來，並自衣襟裏發出一種處子的芬香，饒是見過世面澄神過慮頗有定力的追命，也難免一陣心蕩神搖。

但他畢竟潛神內照，返光內瑩，立即心性明定，向後仰了一仰。在他仰了一仰的時候，習玫紅却天眞漫爛，全不知在男子心中起了什麽激盪，猶自怨道：「當然是蚊子叮的，死蚊子……要是蛇咬的，那還得了——」

說着，驀然止住。

習玫紅一直待在習家莊，甚少出來闖蕩，雖頗有豪情，但什麽純眞未泯，她在家裏，凡有什麽委屈，必與家人撒嬌傾吐，縱是踩死一隻蛤蟆，也要難過老半天，如果給毛虫沾了一下，更向她大哥習笑風二哥習秋崖嗲一會才甘心，而今遇着追命，當定冷血的三師兄也是自己人，便向他撒嬌起來，渾不知男女之防。

追命心裏不禁暗下歎息：四師弟血氣方剛，這小姑娘未免有些心放形散，二人久聚一起，只怕免不了……

他却不知習玫紅為何忽然住了嘴。

習玫紅停了聲，是忽然聽到蚊子的低聲嗚嗚飛鳴，她决定不動聲色，俟蚊子落定，要再吸她的血時，才一掌拍下，報一口之仇──誰叫你吸我的血？

追命的注意力又集中回趙燕俠和吳鐵翼的對話中，兩人的對話，恰好談到大蚊里的事件。

吳鐵翼道：「聽說這些附近的大蚊里，曾發生了一連串的毒蚊事件，不知是不是公子的妙計安排？」

趙燕俠道：「大蚊里的村民，離這兒較近，而此地是巍然獨峙的世外之地，十分適合種植霸王花，捨此之外恐再難覓這樣完美的所在，偏是那些農夫獵戶，有時瞎摸到此處來，我不略施小計，把他們唬走，只怕日後多事。」

吳鐵翼道：「鄉野草民，自然篤信神鬼之說，這場奇異瘟疫不愁他們不走。」

趙燕俠道：「正是，我把霸王花蕾的毒液，給蚊子吸了，放出去，咬了幾個人，全村人立刻都搬得一乾二淨了。」

吳鐵翼道：「這兒蚊子如許之多，你不怕那有毒的蚊子反咬了自己人麼？」

趙燕俠道：「那有毒的蚊子是我們強使蚊子吸取毒液的，平時，牠們雖喜棲止在霸王花葉下，但却不會吸取毒液。」

吳鐵翼道：「哦？蚊子吸了毒液，反而不死，倒是人……」

趙燕俠道：「這花就有那末怪。」

吳鐵翼道：「奇怪的倒是蚊子，竟可抗拒如此厲毒。」

趙燕俠說：「這倒不稀奇，譬如人看不到的東西，狗可以看到；人感覺不到的預兆，蟻螻可以預知；毒蛇有劇毒，牠把毒藏在身上一點事也沒有，黃蜂有尖刺，却不會刺到自己，像這些花也有劇毒，但開得如此美艷，旁人見了若不詳察究裏又怎知曉？」

吳鐵翼說：「那麼那三隻蚊子……」

趙燕俠笑道：「吳大人怕牠們咬了自己？」

吳鐵翼道：「倒要防範。」

趙燕俠大笑道：「天下那麼大，誰知道三隻小小的蚊子，飛到大蚊里後，又會飛到那裏？何况蚊子有多少天的壽命？天下人那麼多，吳大人空担心些什麼？」

吳鐵翼尷尬地笑笑，却誰也沒料到，這時，乍响起「啪」地一聲清響。

這一聲清响，不是什麼聲音，而是習玫紅終於等到了那隻蚊子，嗡嗡嗚嗚的，盤旋又盤旋，飛翔又飛翔，終於而最後，在她的手背上落定。

習玫紅就一巴掌打下去。

「拍」地一响，習玫紅心裏正喜得叫了出來：哈！這次你還不死？

她却萬未料到，這一下，「死」的不是蚊子，而是她自己。

巴掌一响，不單追命怔住，而吳鐵翼及趙燕俠，也一齊有所警覺！

大夢方覺曉

吳鐵翼倏地一聲大喝：「誰？」

追命在習玫紅耳邊疾道：「妳快走，我斷後！」

吳鐵翼、趙燕俠還有五十四個師父及「風雷雨電」一千手下，自己恐不是敵手！不管如何，先讓這小姑娘逃生，才算對得起四師弟冷血！

誰知道習玫紅柳眉倒豎，杏目圓睜道：「我不走！」

追命急道：「小姑娘，妳去，搬救兵來這裏救我。」

習玫紅仍是搖頭：「那你去搬援兵，你來救我。」

這時吳鐵翼又厲聲喝道：「朋友若不出來，我只好動手相請了！」

追命轉念如電射星飛：「冷血在化蝶樓跟神劍蕭亮搏戰可能遇險，只有妳才可以有能力救他，而且救了他再帶他來此地救我，妳就一連救了兩條人命，好不？」

習玫紅聽得高興起來，想到每次都是冷血出鋒頭，這可給她威風一次了，便道：「好！」

追命迅道：「好還不快去？」

伸手一推，把習玫紅推向斜裏竄出去，習玫紅十分機伶，趁着天色昏暗，借地勢土崗起伏掠去。

但習玫紅一動，吳鐵翼已怒嘯攫來！

追命正欲挺身而出，使吳鐵翼轉移目標，俾使習玫紅得隙衝出。

不料頭頂一個聲音懶洋洋地道：「吳老，你儘管天上飛的時候，有沒有想到，摔下來，是怎麼一個樣子？」

吳鐵翼一聽，人像被一口鑿子釘入了地裏，立時僵住，動也不動，雙目直勾勾地看着土崗之上。

土崗之下的追命也正仰頸子往上望。

一輪皎潔明月正昇空。

× × ×

只見一條人影，緩慢地，懶洋洋的，不慌不忙伸了個懶腰，打了個長長的呵欠，正是那在化蝶樓打呵欠的公子。

在暮色中吳鐵翼兩隻深邃的眼珠像兩點碧火，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方，覺，曉？」

土崗上的人又打了個呵欠：「人生不如一夢啊。吳老，你夢見我，財寶就要飛了，是惡夢啊。我夢見你，錢財就塞到手心了，是好夢啊。究竟是你夢見我？還是我夢見你呢？」

吳鐵翼的長髯，無風自動，顯然是極力竭抑着自己內心中的憤怒。「方覺曉，你是怎麼來的？」

追命聽得心裏一動，他想知道答案。

誰知方覺曉說：「我做了一個夢，夢醒時，人就在此荒山，對此良辰，賞此奇花，沐此皎月，見到你這樣的惡人了。」

吳鐵翼連長衫也鼓卜了起來：「你放屁！」

方覺曉說：「夢中無這一句。」

吳鐵翼怒道：「去你的春秋大夢！」

方覺曉嘆道：「對，對！孺子可教，春秋戰國，都不過是一場南柯夢。」

吳鐵翼恨聲叱道：「今日我教你活着做夢來，死了歸土去！」

方覺曉悠然道：「是耶？非耶？化成蝴蝶！夢醒了無痕，更無去來。」

吳鐵翼氣歪了下巴：「你……」

趙燕俠忽道：「方公子……」

方覺曉道：「吾非公子公子非吾。」

趙燕俠改口道：「方俠士……」

方覺曉截道：「夢裏人無分善惡，何能行俠？」

趙燕俠也不生氣：「方先生……」

方覺曉仍打岔道：「先生先死，方生方死，何分彼此。」

趙燕俠微微一笑，毫不氣餒：「大夢方覺曉……」

方覺曉這才稽首：「正合我脾胃，人省了稱呼，多作些夢，最好。」

趙燕俠笑道：「方覺曉做夢，何以做到了敝處？」

方覺曉道：「我的夢是在你們車篷頂上做的。」

追命聽了心中一震。他挾持習玫紅躲在車底下匿進來，却沒料到還有一個方覺曉在車篷上混了進來，而且一直在自己藏身的土崗之上，自己一直沒有發現，且不論方覺曉有沒有發現他，這份功力都可算非同凡响。

趙燕俠笑道：「方大俠做夢，可是做對了地方了？」

方覺曉笑問：「哦？」

趙燕俠微微笑道：「我們的舉世功業，正萬求不得大夢方覺曉的臂助，若蒙相允，咱們視天王為供奉，如獲神助。」

方覺曉搖頭擺腦，居然在月光下踱着方步，反覆思哦。

追命却聽得手心一緊，握緊了拳頭。

如果方覺曉肯加入這干邪魔歪道，吳鐵翼加趙燕俠加上方覺曉還有神劍蕭亮，這樣子的陣容，就算「四大名捕」一起出手，也未必挑得了！

方覺曉笑了：「大夢方覺曉。」

趙燕俠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只能以不解的神情望着他。

方覺曉搖頭擺腦地說：「我已經是大夢方覺曉了，你們又以夢來誘我，其實成敗利鈍，不過都是一場大夢，我既有夢，你們的夢，我敬謝不敏。」

吳鐵翼怒笑道：「方覺曉，你這是好夢不做做惡夢！」

方覺曉悠然歎道：「誰教江湖人中相傳，吳鐵翼遇上了方覺曉便等於命裏逢着了尅星，這噩夢敢情是你前世欠我的。」

吳鐵翼也不答話，只叱喝一聲：「風、雨、雷、電！」

只見暗暗青穹中人影倏現，霹靂勒勒一陣連响，隱有殷殷雷電，夾空劈來，追命眼快，瞥見四人各在土崗之上，居高臨下，準備撲擊方覺曉。

這四人就是日前所見的唐又、于七十、文震旦、余求病四大高手！

追命知這四人决不易鬥，想揚聲警告方覺曉，却聽方覺曉道：「你知道江湖人為什麼傳我『管不義事，刦不義財，殺不義人，留不義名』麼？」

他彷彿完全不覺察四人的存在：「我既平不義之事，取不義之財，誅不義之人，又為何留的不義之名？」

方覺曉倒是自問自答：「那是因為我殺人的方式，太過令人深惡痛絕。」

他笑笑又道：「我是用對方武功極纖微的懈隙之處，加以利用而殺之，江湖上人人危懼，怕我有日也用這種有無相循，虛實相應，由靜生動，以動減靜的技倆來對付他們的絕藝，所以都說我不學無術，雕虫小技，打勝了是僥倖，落得個不義之名。」

他笑着反問：「你說，江湖人好不好玩？」他問這一句的時候，眼光有意無意，瞟向追命。

追命不禁苦笑。

武林中人氣量狹仄，跟文人可以併齊，遠超乎一般人想像，當然也有氣態豁達者，但就一般而言，爭權奪利，逞強好勝，明爭暗鬥，好名貪慾，以致武林常起血腥風暴，文林亦不免黨同伐異，手段之毒難以想像。大夢方覺曉有才無權，又孑立不羣，人畏他武功深不可測，又知他獨來獨往，縱行俠仗義於世，不免視之為邪魔外道，加諸於不義之名，方免其坐大了。

這是江湖人的悲哀。

方覺曉神情洒脫，孤傲自潔，但他問了這句話，即是說他仍不能超塵夢中，仍是介懷於這句話。

但是江湖上的流言蜚語，若是介耿於心，又有何安寧之日？

就連「四大名捕」，不一樣被一些人惡意中傷為朝廷爪牙，宦官走狗之輩？追命罵對此，只能充作不聞，否則就掛冠忿然而去了。

但聞方覺曉又道：「所以我出手，狠出了名，最好，不要逼我動手，否則，一場大夢，醒時十里荒塚自悽寒了。」

趙燕俠道：「方覺曉，本來你可以走的，可惜你却來了這裏！」

方覺曉淡淡地道：「來了這裏，就算你不殺我，也怕秘密外洩，是不是？」

趙燕俠有些歉意的笑了笑：「你想不死，只有一法。」

方覺曉笑道：「為你所用？你不怕我謀叛作反？」

趙燕俠道：「飲下花汁就不怕了。」

方覺曉道：「那我豈不等於行屍走肉，還是死了好了。」

趙燕俠長嘆道：「你既求死，只好死了。」

他的話才說完，迎空下了一陣驟雨！

這時天色已暗，暮色四合，一點殘霞，血一般的墮在碧綠的崖前，映得那無聲滾湧的雪瀑隱透紅光，陰涼深寒。

那一陣密雨，像一盆水般却只向方覺曉一人潑落。

那不是雨。

那是暗器。

文震旦的暗器。

× × ×

方覺曉本來還在談着笑着，忽然之間，身形幌動，已脫下兩隻布鞋，揚幌一圈，數十點密雨似的銀光，全收入了布鞋之內。

但唐又已經出手。

他一揚手，火星滾滾，烈焰飛揚，火龍似的捲向方覺曉。

方覺曉身形一幌，已沒入花叢之中。花海平垠，恍似碧波無紋。

吳鐵翼春雷似的喝了一聲：「別燒了花──」

唐又自然吃了一驚，但「雷火」已發了出去，收不回來，只怕焚及花海，急忙向余求病求救，「大旗捲風」余求病忙用

「都天烈火旗」一罩，把火焰盡滅。

余求病正撲滅火焰之際，「颼」地一聲，一人冲天而起。

余求病是「風、雷、雨、電」中的風，輕功最高，而且正居高臨下，但正在他彎身滅火之際，不意白影一閃，破空而起，猶在自己之上。

余求病大驚，大旗急捲，只見方覺曉猶似夜鳥般在月光下飛翔起來，冰飛雪舞般地捲入了大旗所發的罡颷怒號之中。

于七十見余求病有危，也和身撲來，雷電鎚鑿，一起向方覺曉背後劈到！

只聽一陣摧斷散裂之聲，雷鳴風怒，軋然而絕，于七十的鎚鑿，打入了余求病身體之內，幾乎將余求病身軀炸得血肉橫飛！

而余求病的大旗，却不知怎地，纏勒上了于七十的頸子，于七十裂目伸舌，足有半尺來長，臉色紫脹，扎手扎脚落了下來，僵在地上，已然氣絕。

才一個照面，方覺曉已斃「風」余求病，「雷」于七十兩人！

同時間，唐又的暗器已發了出去。

方覺曉居高臨下，利弊懸殊，拑制余求病，又引動余求病與于七十互刺而歿，但他力已盡餘勢已衰，唐又的暗器，正打在他背上。

這風吹電逝的光景，文震旦也搶身撲至，倏然之間，臉上忽給人打了一把暗器，這暗器正是他腰間鏢囊中的毒砂。

在星飛電掣的瞬間，敵人已在他鏢囊掏出了毒砂殺掉了他。

唐又也同一剎那，發現暗器所中，只是彷彿幻影，而自己胸腔，也突然像被一口沾滿了千百把利刃的釘板拍入一般，原來自己所發的暗器，全在龍飛電掣瞬息之間，被方覺曉以袖一挽，引得倒飛了回來，射了個滿膛滿腹。

唐又和文震旦倒下去的時候，離于七十及余求病之死，不到彈指功夫。

吳鐵翼座下四大高手，一齊斃命。

「風、雷、雨、電」要動手的時候，追命正想出去助方覺曉一臂之力，可是，他現在已打消了主意。

連吳鐵翼也改變了念頭。

原來在余求病、文震旦、于七十、唐又出手圍攻的時候，吳鐵翼正想趁隙偷施暗襲。

但他現在也看得出來，不但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也來不及了。

只聞方覺曉拍了拍手，又打了個呵欠，漫聲道：「我看，趙公子的五十四個師父，也不必出來冒這趟渾水了罷？」

× × ×

一陣稀落掌聲傳來。

「好功夫！」

拍掌的人居然是趙燕俠。

「剛才方兄所表演的就是江湖上只聞名了五百年，却不見有人會使的『顚倒乾坤五行移轉大法』了？」

方覺曉微微笑道：「名字長死了，就叫『大夢神功』不好嗎？」

趙燕俠笑道：「好個『大夢神功』，跟吳大人的『劉備借荊州』的『借力神功』，可有異曲同工之妙！」

方覺曉不以爲然：「曲是異曲，我的洪正，他的萎靡。」

吳鐵翼眼見方覺曉武功着實非同小可，不怒反笑：「方兄和我，不如合作，正好如虎添翼，各得其利！」

方覺曉道：「奇怪？」

吳鐵翼問：「方兄有何納悶之處？」

方覺曉道：「我不知何時與你稱兄道弟來着？」

吳鐵翼臉色一沉，強自壓制，趙燕俠却道：「閣下却不知道一件事。」

方覺曉也不相詢，微微笑着看他。

他知道趙燕俠既然問得出口，就一定會說下去。

趙燕俠果然說了下去：「閣下不知道『顚倒乾坤五行移轉大法』最忌的是『大須彌正反九宮仙陣』。」

方覺曉微微一震，臉上却不動聲色：「這正如『大夢神功』怕醒一樣。」

他笑了笑又道：「可惜，你所說的那種陣法，迄今已無一人能使。」

趙燕俠笑說：「非也。」

這回輪到方覺曉忍不住要問：「難道說……」

趙燕俠截道：「天下確無一人能催動這『大須彌正反九宮仙陣』，但却有五十四人能同時合力施展。」

方覺曉一哂道：「閣下的五十四位師父？」

趙燕俠一笑道：「在下的五十四位師尊，武功雖然不濟，但奇門雜學，無有精博，方公子不可小覷了。」

說罷，趙燕俠拍了拍手掌。

五十四個人，魚貫而出，各依方位站好。

追命一見，心中一陣憂急，看來趙燕俠五十四個師父皆已返回，化蝶樓事件已休，却不知冷血如何了？

方覺曉臉色較爲凝重，道：「這陣既已擺下，我只好破陣了。」

趙燕俠道：「方公子自管請便。」

趙燕俠揚手之際，五十四人立即發動陣勢，這陣勢其實不離「生死幻滅晦明之門兩儀四象」的生尅變化，竅妙玄奧，但是走易變位之際，五十四人互爲奧援，等於是一個人，倏忽間有了五十四雙手臂，五十四對眼睛，而且還身處五十四人的功力，這就如同風雷殺伐，山崩海嘯，有颷輪電轉之巨力。

方覺曉善施借力打力，着力化力，但五十四人颷輪電轉消長不休之力，却非他一人所能化解！

破陣

五十四人所旋動之「大須彌正反九宮大陣」將方覺曉困住。

方覺曉在陣中只覺耳鳴心怖，頭昏腦眩，陣內塵霾障目，騰挪捲舞，如處身洪濤萬里，無可落脚之處，每發出去的功力被此東彼西，此南彼北的虛實相生，有無相應的九宮反尅五行牽制，無法發揮，一時如孤軍危域，田横絕島，俱受束縛，又如強仇壓境，矢盡糧空，以致退無死所。

方覺曉的「大夢神功」，實則「顚倒乾坤五行移轉大法」演釋而來的，搏弄陰陽生尅五行，倒轉八卦，將發力者還於其

身，但五十四人所催發之「大須彌正反九宮大陣」，亦是參天象地，應物比事，暗合易理，借力反挫，方覺曉的功力所可渲洩，以一人力敵五十四，實非易事。

他陷入陣中，只見刀光劍影，一陣亂閃，稍一不愼，即爲所傷，但又無法脫身，聞衣袂之聲就在近處，但上天入地，橫衝直撞，俱被擋回。

只要被困在陣中的人稍一焦燥，即羣相雜呈，乘機潛襲，心裏頭只要一想到要不好，此心相即爲對方所用，千慮百念，隨相而生，直熬得人走火入魔爲止！

方覺曉的「大夢神功」，還只是借人之外力尅制對方，但五十四人之陣乃質定形虛，借對方象由心生，境隨念滅的現諸恐怖，瞬思電變來痛擊對方，諸如恐怖焦急，遠近富貴，賤憂樂苦厄鬼怪神仙佛，七情六慾，恐怖焦急，無量雜想，稍一着相，便不戰自敗，死在陣中。

方覺曉神明朗澈，心靈湛定，但也只能固守，而無反攻之力。

就在這時，「砰」地一聲，五十四人所捲起如石障圍壓，陰雲鬼怪的大陣中，驀然有了一道缺口。

缺口一破，隨着一聲悲喊，一人撲倒地上；方覺曉拔出對方腰間的劍，劈倒了他，又旋身搶了一把銀戟，刺穿了另一人的陣喉。

陣既破，局面大變。

方覺曉像一陣風似的飛起，一列花梗，倒了下去，三個高手，齊腰斬斷，六件軀體落地之際，一個人要掏出雷火彈，手臂被反扨，竟把雷火彈倒吞入口，在他腹內爆炸開來。

另外兩名高手的大環刀與大扑刀，一起砍回自己的頸子上。

當倒下去的敵人，數到十二，方覺曉才停了手，負手於後，走出陣中，月光下，他出水芙蓉般清奇秀氣，但倦意更濃。

「大須彌正反九宮大陣」已破。

剩下的四十二人，絕對無法也無力再組此陣。

但方覺曉內心裏清清楚楚地知道，要不是五十四人其中一人忽然仆倒，這陣他絕對破不了。

他明白這人的仆倒是因爲土崗後的追命。

除了他自己瞭解，追命心知之外，其實還有一人知曉。

這是五十四人中的一名「師父」，長得一雙黃眼，生在額上，鼻聳朝天，一張大濶口，樣貌甚是古怪。

其實他不只模樣古怪，武功也古怪得很，所以他心裏一清二楚，自己是給人絆倒的。

可是他却不敢聲張。

因爲這大陣被攻破，全因自己一仆之故，在行施陣法時，誰也來不及理會誰，只顧全力以赴，若他自己不提，無人會知是他闖的禍，如果他自供出來，這一陣之敗，可全攬在他的身上了。

他也是江湖人。

江湖人懂得如何「獨善其身」。

何況在趙公子麾下，好聽的是當個「師父」，但要面對那麽多「同行」，競爭之大，壓力之重，也是奇鉅，這位「師父」還不會傻到自絕門戶。

故此他也不提。

所以在陣勢發動狂飆捲施之際，誰也不曾留意那條伸出來又收回去的一條腿。

也沒有發現追命就在那裏。

× × ×

方覺曉的倦意愈來愈盛，他對吳鐵翼說：「該我們了？」又轉首向趙燕俠道：「你走吧，我不殺你。」

趙燕俠似未料到方覺曉能破「大須彌陣」，一時怔住，說不出話。

吳鐵翼見勢不妙，忙道：「趙公子，對付這等妖賊，不必顧及江湖道義，我們合力把他鋤去。」

方覺曉淡淡地道：「何須多言，你們早已五十四敵一，何必惺惺作態呢！」

吳鐵翼怒叱：「你少賣狂！——」

方覺曉却已吟道：「世——事——」

吳鐵翼一震，倏然出手！

他再也無法延挨即刻出手之故，是因爲他聽傳聞中方覺曉的習性。

——方覺曉「殺不義人」之前的習性是：通常給對方一個機會，把「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一十二個字吟完，若對方逃得了，或在方覺曉吟罷二句尚未被擊倒，就可以不殺。

也就是說，方覺曉一旦吟起這兩句詩，就是把對方當作頭號大敵，而且已準備動手了。

先下手爲強。

後下手遭殃！

吳鐵翼既不能逃，一旦逃遁，就算成功，這「霸王花」的計劃豈不霸業圖空。

他只有戰。

他一動手，全身衣衫，像狂飆怒捲般地但無聲息的湧捲過去，只要對方一生抗力，他便以「劉備借荊州」的怪功倒移過去，反挫對方，把對方格斃當堂！

追命望去，只見暮夜的空間，月色下，沒有發出一絲聲音，影子纏着影子，飛躍對着飛躍，肉體追擊着肉體，一切都靜悄悄的，反令人不寒而慄。

但是，方覺曉却像忽然變成了一具沒有生命的肉體。

吳鐵翼的武功，可謂極高，他的「劉備借荊州」神功，如水銀瀉地，無孔而不入，但面對一個不帶一絲殺氣，靜若湖水的人，不但毫無懈障，連一絲氣魄氣勢都無。

吳鐵翼武功再高，至此也毫無用途。

而他的「劉備借荊州」神功已然運氣，並且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但對方無懈可襲，又無力可借。

對方就像一棵樹，一塊巨石，更像一片飄浮的羽毛。

他想借對方的鬥志，但對方似根本無意要贏，這種不以打敗敵人爲勝而又不以被敵人打敗爲贏的氣態，使吳鐵翼面對潰敗。

如果把力道發出來，迎虛而擊，萬一被對方以實反乘，必死無疑。

對方淡若飄鴻的肉體中，虛無定向「只漫吟下去：「——一——場——大——夢——」

吳鐵翼本來巴不得對方趕快把「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吟完，因爲愈

快吟完，自己就至少可保不死。

——方覺曉以吟十二字殺人，若二句吟完人不死，當不再殺，以方覺曉聞名，決不致反悔罷！

但方覺曉才吟了第一句，吳鐵翼已覺不支。

他既不敢把巨力發出去，罡風亢自在身上各處穴道流竄，十分辛苦，也唯有把身上所蘊之巨勁偷偷化去。

却沒料他，心念才動，正要化去內力，方覺曉已然反守為攻，易客為主，轉虛為實，發動了攻勢。

那時他才唸到第二句第一個字：

「人——」

「生」字未出，吳鐵翼已仰天噴出一口血箭，倒飛三丈，噗地坐跌地上！

× × ×

月光下，方覺曉冷冷地望着吳鐵翼，說道：「還有五個字，可由你來說，你說得怎麼快都好，因為——」

他淡淡一笑，繼續道：「這可能是你的最後一句話了。」

追命目覩方覺曉飛龍夭矯般擊殺「風、雷、雨、電」四大高手，知他身懷絕技，雖曾助他破「大須彌陣」見他銀流飛瀉一瞥而逝地搏殺十二敵手，已心中欽佩，及此眼看他在七個字間擊敗吳鐵翼，其中兩個字還是先說出口才動手的，心裏稱奇欣羡，已知其人功力不是自己所能及。

吳鐵翼喘息急促了起來，道：「我……我的寶藏，你還未知，你……你不能殺我……！」

方覺曉搖首道：「我要殺你，是因為聽聞你舊部說起你的劣跡，着實令人齒冷，至於那財寶，有沒有却是一場浮雲夢，我不稀罕，所以，我沒有什麼不能殺你的理由！」

吳鐵翼返首向趙燕俠哀告道：「趙公子——」

方覺曉對趙燕俠冷冷地道：「趁我還未對你動殺機，你滾吧！」

趙燕俠望了望地上的吳鐵翼，悠悠地道：「難怪江湖上傳聞，方覺曉是吳鐵翼的尅星，而今一見，方知傳言非妄。」

他笑了笑又道：「吳大人的『劉備借荊州』神功，刁鑽古怪，氣態沉雄，但遇上大夢方兄的『大夢神功』，一一化解於無形，不由得我不佩服。」

他歎了一聲又說：「本來，方兄留我不殺，有心保存，我也該知道走了，只可惜……」

他雙眉一振接道：「江湖上又傳有：大夢方覺曉的尅星是神劍蕭亮……而神劍蕭亮，偏偏又在此際及時趕到，使我就算想走，也不忍錯過這一場精采格鬥。」

大夢方覺曉臉上陡地塗了一層白霜。

月色皎潔，花海靜眠。

大夢方覺曉飄然轉身，就看見一個神情落寞的青年。

方覺曉眼眸裏蒙上一層特殊的感情。

「你來了。」

神劍蕭亮來了。

× × ×

蕭亮一來，還未說話，先打了一個噴嚏。

方覺曉却長長地打了一個呵欠。

蕭亮稍一稽首，道：「師兄。」

方覺曉也喚了一聲：「師弟。」

蕭亮道：「師兄的老毛病，好像還未痊癒？」

方覺曉笑道：「大概天下間病者最不想治好的病，就是懶病，我一天打三百多個呵欠，等於是享受，這病還是不要去掉的好！」

語音一頓，反問蕭亮：「師弟的鼻病，好像也沒好全？」

蕭亮笑了一笑，道：「人生裏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沒有鼻病，又焉知沒有其他疾病纏身？有了鼻病，倒是可以提省自己身子健朗的好處。何況，一天打它百來個噴嚏，讓氣通一通，實在是好事。」

說着，又打了一個噴嚏，掏出雪白的巾帕，揩抹了鼻子一下。

方覺曉笑了，有說不出的倦慵之意。

「咱倆師兄弟的毛病，只怕都改不了。」

蕭亮也笑了，笑意裏有說不盡的寂寞。「所以師父說過，哈啾對呵欠，難免一場戰，看來，眞是無可避免了。」

方覺曉道：「我們師兄弟，入門，學藝都不同時，只見過三次面，這是第四次，沒想到第四次見面就……」

蕭亮道：「你學了師父的『大夢』，我學了師父的『神劍』，只怕這一戰，早已註定。」

方覺曉搖首道：「我還是不明白。」

蕭亮道：「你不明白什麼？」

方覺曉道：「你跟趙燕俠、吳鐵翼，絕非一路，何苦要為他們而戰。」

蕭亮長嘆了一聲，語音寂寞無奈。「我不是為他們而戰，我實是為自己的承諾、報恩，不再受人羈制。」

方覺曉道：「哦。」

追命也在留神聆聽，他乍見神劍蕭亮出現之際，便聯想到冷血可能在「化蝶樓」出事了，否則，神劍蕭亮又焉能好端端的出現此處？蕭亮在武林中，形踪飄忽，行事詭奇，但一向行事，雖嫌過火，但光明磊落，嫉惡如仇，何致甘為趙燕俠等所用？

只聽蕭亮道：「你因質稟聰奇，被恩師收錄為徒，但你家底豐厚，除了閑懶，就是習武，可以不顧及其他。」

他嘴角下拗，現出了一個微帶悽涼的微笑：「而我呢？」

方覺曉悠悠嘆道：「我知道師弟家境不好……不過，我當時連師弟你也沒見過，又如何得知此事？」

蕭亮道：「這事與人無尤，師兄不必歉疚。只是我藝成之前，貧無立錐之地，家慈飢寒，全仗趙公子之父大力接濟，才令我母渡過飢貧，及至我練成劍法……」

方覺曉失聲道：「是趙一之？」

趙一之就是趙燕俠的父親，以修橋整路，多行善事名揚於世。

蕭亮點頭。

方覺曉沉吟後毅然道：「我不殺趙燕俠，你不必跟我動手。」

蕭亮搖頭。「沒有用，趙大善人不要我回報，只要我答應為他的孩子，出手三次。」

他無奈又帶譏誚地一笑道：「也許，趙大善人是看出他的兒子多行不義，將來

必有刦難臨頭，想借我這柄仰仗他的善心才能練成的劍來替他後嫡化解這一刦。」

方覺曉道：「所以，化蝶樓上，你替他敵住冷血。」

蕭亮道：「那是第一次。」

方覺曉道：「那麼跟我這一場，是第二次了？」

蕭亮搖搖頭，又點了點頭：「也是第三次。」

方覺曉微詫道：「怎麼說？」

蕭亮目露厲芒，向趙燕俠報去：「我說過的話，決不食言，為他出手三次，我當履行，不過其中若有朋友兄弟在，則一同出手當二次算計，這一次，亦即是我最後為他們出手的一次。」

他回頭凝視着方覺曉：「不管你殺了我，還是我殺了你，我自當全力施為，不過不管死的是你是我，餘下一人，都可殺了他替對方報仇！」

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毫無迴圜餘地，聽得連趙燕俠都為之一震。

方覺曉唉了一聲，道：「蕭師弟，大丈夫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自當如此，但這樣作法，不是害人誤己，徒結怨仇，於己不利麼？」

蕭亮慘笑道：「我又不能不履行諾言，丈夫在世，理應惜言如金，既已答允，就算悖犯天條亦在所不惜，練劍的人本就要摒除佛魔，只要在修劍道上障碍，不管天地君親師，兄弟妻兒友，一概盡除。」

方覺曉只冷冷地待他說完之後才反問一句：「要成劍道，需要六親不認，無私無慾也無情，方得成道，問題是：縱能成道，這樣的斷絕情緣，你做不做得到？」

蕭亮沉聲道：「你我師出同門，這一戰，便是離經叛道。」

方覺曉道：「若眞能義無反顧、無死所、無所畏來修劍道，你又何必重然諾一至於斯？」

蕭亮無言，良久，才目瞳烱烱，向趙燕俠厲視道：「要化解這一場災刦，只有在他。」

方覺曉向趙燕俠望去。

趙燕俠悠哉遊哉的負手而立，幽然道：「久聞前代大俠『大夢神劍』顧夕朝武功出神入化，而今他的兩位嫡傳徒弟要一決雌雄，這樣的對決，縱拚上一死，也非看不可。」他這樣說來，彷彿蕭亮與方覺曉之戰，與他全無關係似的，他只是為觀戰而來一般。

但這一句話，無疑是堅持要蕭亮與方覺曉一戰不可。

蕭亮長吸了一口氣，向趙燕俠一字一句地道：「趙燕俠，這一戰之後，若我沒死，下一戰就是你。」

方覺曉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瞇着精光烱烱的小眼睛向趙燕俠道：「若活下來的是我，我也要殺你。」

趙燕俠却毫不在意地笑道：「是啊，不過，神劍蕭亮和大夢方覺曉，却難免先要決一生死不可。」

他說完了這句話，場面都靜了下來。場中彷彿只剩下了方覺曉蕭亮兩人。

大夢神劍

花靜如海，冰輪皎空。

方覺曉與蕭亮遙向對應，彼此身上，不帶一絲殺氣。

蕭亮苦笑道：「我不能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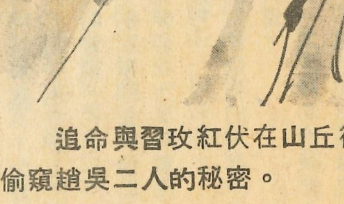
方覺曉明白，神劍蕭亮的劍在於決勝負，若不能勝就只有輸，每勝一次，劍氣更冒，劍鋒每飲一滴敵人血，劍芒更盛！

但只要敗一次便永無勝機，就像個永遠只有前進而無法後退的戰神，敗等於死。何況蕭亮劍是折劍，一柄折劍仍當劍使，是表示了不能再折的決心。

可是方覺曉也不能敗！

世事本是一場大夢，成敗本不應放在心上，但是方覺曉却知道，他可以兼持這種不以勝為勝敗為輸的態度去對付任何挑戰，却不能用這種方法來應付神劍蕭亮。

因為神劍蕭亮的劍法是「以威壓敵，以勢勝之」。



追命與習玫紅伏在山丘後，偷窺趙吳二人的秘密。

這種方法是取自兵法上：「威，臨節不變。」而這又以「不動制敵，謂之威；旣動制敵，謂之勢。威以靜具千變，勢以動應萬化。」

最可怕的是蕭亮的劍法，在巔微毫末之間，生出電掣星飛的變化，在靜之威中生動之勢，而動勢遽轉而爲靜，憑虛搏敵，無有不應。

方覺曉的「大夢神功」是借對方之法而反挫，但面對蕭亮若仍持無可不可之態度，則不及自靜以觀變，相機處置蕭亮的由威勢動靜中所生之攻擊。

除非方覺曉一反常態，先以必勝之心，運「大夢神功」，罩住對方，一觸即發，反攻回去，才有勝望。

否則必敗無疑。

所以方覺曉也微微一嘆：「我也不能敗。」

蕭亮當然明白。

兩個只能勝，不能敗的同門決戰，結果往往是一方勝，一方敗，或兩敗俱傷。

只可惜他們都沒有別一條可選之路。

× × ×

方覺曉誅殺「風、雷、雨、電」四大高手，再破「大須彌障」殺十二人，挫敗吳鐵翼，他都沒有亮出武器。

此刻他終於亮出了兵器。

他的兵器原來是一面鏡子。

寬一尺，高三尺，厚約半寸的一面玻璃大鏡。

他這項武器，輕若水晶，也不知是什麽製的，自懷中取出時只不過一個方盒大小，打開來却很長大，光可鑑人，鬚眉纖毫，無不畢見。

晶鏡在月光下螢螢浮亮。

衆人連追命在內，都不知他此刻取出面鏡子有何用途，只曉得方覺曉適在難中，仍不肯用這面鏡子，此際方才使用，必是殺手鐧。

只見蕭亮劍眉一豎，雙目炯炯，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昊天鏡？！」

× × ×

方覺曉微嗤一聲，似對自己自嘲：「昊天鏡，師父所傳，師父所授，師父所贈，沒想到……」

蕭亮又打了一個噴嚏。

他這個噴嚏一打，那時髮披於肩，厲瞳若電，威稜四射，緩緩提起了折劍，說道：「沒想到……昊天鏡有一天對上了神折劍！」

這是決鬥前的最後一句話。

隨後蕭亮的心胸被鬥志的燒痛，但他尚未出手，發現方覺曉有着同樣的殺氣，如山湧來。

當兩人氣勢盛極又完全一樣時，就像兩把劍尖相抵，因而發出灼熱的火花，蕭亮發現自己的殺氣愈大，對方的殺氣也反迫了過來，他只有渺乾坤看一粟，縮萬類看方咫，只酌斟眼前一步，只專注手下一劍。

由於他並不一味猛進，反而定靜待機，風拂過，對方人影一閃。

是對方先沉不住氣？

蕭亮已無暇多想，光霞萬道的劍芒，發出了飈飛電馳的一刺！

他這一劍，果然命中。

只聽一聲清脆的碎裂之聲，晶鏡四裂，碎片迸濺，他刺中的是他自己的影子。

這刹那間，他所有的殺氣銳氣，全發了出去，刺在虛無的自己之中。

方覺曉已滑到了他的背後。

他雖無法把蕭亮一劍反擊回去，他已用「昊天鏡」幻起「大夢神功」，將蕭亮的「神折劍」消弭於無形。

此刻他要做的是先封住蕭亮的穴道，然後搏殺，再解蕭亮穴道。

他以「昊天鏡」及「大夢神功」破蕭亮一劍，已十分吃力，却沒料在這電掣星飛的刹那之間，一股巨力，斜裏湧至！

這時他的掌已貼到蕭亮背心「背心穴」上，他本來只想以潛力暫封蕭亮穴道，那股怪勁一到，如巽地風雷，方覺曉應變奇速，身如浮沙薄雪，毫不着力，只要對方一掌擊空，立刻將對方擊虛之力堵住反擊，挫傷對方！

却不料對方掌力從衝濤裂浪般的功力，驟然反諸空虛，變成以虛擊虛，反得其實，說時遲，那時快，「砰」地擊中方覺曉！

這一擊之力，足以使山石崩裂，樹折木斷，颷輪電旋間擊在方覺曉身上，方覺曉一時不備，只覺渾身血脈飛激怒湧，一股大力，透過體內，在掌心直傳出去。

這一下，不啻是等於在蕭亮背心要害上一記重擊。

蕭亮本在半招之間，誤我爲敵，而被方覺曉所敗。

但他萬未料到方覺曉會重創他。

方覺曉全神御虛擊敗蕭亮，但一失神間爲敵所趁，不但身受內傷，也被神劍蕭亮擊得重創。

蕭亮踣地。

方覺曉也倒下。

出手偷襲的人拍拍手掌，像拍掉一些塵埃，笑着說：「神劍蕭亮，劍法如神，名不虛傳；大夢方覺曉，迎虛挫敵，更是令人欽服……只惜，危機相間何啻一髮之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方兄蕭兄，都沒想到會爲在下所乘吧。」趙燕俠非常快樂，非常安詳地說。

× × ×

趙燕俠的出手，疾如電捲濤飛，連在暗處觀戰的追命也來不及出手阻擋。

驚人的是：趙燕俠這一出手間所顯示的武功，絕對在吳鐵翼之上。

蕭亮倒在地上，吐了一口血，又吐了一口血，已經吐了七八口血了，可是他覺得體內血脈激盪，彷彿還有無數口血要吐，他已失去再作戰的能力，向方覺曉喘息道：「師兄……這次……咱們……可是鷸蚌之爭了……」

方覺曉也肺腑皆傷，一面吐血一面說話：「是我累了你……我不打你那一掌……又怎會給這小人……這小人用『移山換岳』的功力……引接到你身上去……」

蕭亮慘笑道：「若不是我……你……你也無須打這一場……冤枉戰……」

趙燕俠笑道：「你們也不必你推我讓了，我也不殺你們……待花熬成藥後，你們服了，便聽我遺喚，自是難能可貴的強助！」

方覺曉變色，面如白灰：「你還是殺了我們吧……」

蕭亮怒道：「我們寧死……也不爲賊子所用……」

趙燕俠輕笑了一聲：「求死麽？只怕沒那麽容易。」

吳鐵翼走近一步，從他眼中已有懼色裏可以知道，他也從不知曉趙燕俠的武功是如此之高，「移山換岳」的功力自一個數十年來巳消聲匿跡的怪傑趙哀傷使過力敗六大派掌門外，從未聞有能用過，而趙燕俠適才偷襲方覺曉那一下，確是這種不世奇功。

「趙公子，夜長夢多，還是早日除根的好！」吳鐵翼因吃過方覺曉大虧，恨不得立刻將之剷除方才干休。

趙燕俠道：「我這一掌打下去，只怕有人不肯。」

吳鐵翼奇道：「誰？」

趙燕俠微笑道：「土崗下的朋友。」

只聽他揚聲道：「土崗下的朋友，請出來吧，否則……」

他說着的時候，雙掌早已蓄「移山換岳」之力，只要對方一有異動，立刻發動，決不讓方覺曉與蕭亮被人救走。

但他斷未料到話口未完，巨勁來自背後的花海之中，一左一右，快如電逝，游龍夭矯，事出倉卒，趙燕俠怪叫一聲，御虛飄行，滑飛三丈，躲過一擊！

吳鐵翼驚覺已遲，只好硬接一擊！

倉皇間他不及運「劉備借荊州」神功，只好全力一格，「嘞」地一聲，左手腕臼爲大力震脫，右手筋脈全麻，却藉勢倒飛，落于丈外。

追命雙腿飛擊，連退二人，即疾落了下來，守護蕭亮、方覺曉二人。

趙燕俠乍然遇襲，失了拑制二人的有利地位，他和方覺曉都沒有料到本來躲在土崗下的追命，不知何時，巳移到霸王花海之中匿伏，以致差點令趙燕俠也着了道兒。

吳鐵翼怒叱道：「你怎麽來的？還有多少人？」

吳鐵翼乍見追命，怕的是追命巳糾集官兵前來圍剿，追命本來也想延挨時間，等習玫紅率冷血等趕至方才動手，但此時爲了救護蕭亮及方覺曉，也理會不得那麽多了。

趙燕俠冷笑道：「就他一個人。」

追命因爲情知會有人來，便故意道：「趙公子好耳力。」

趙燕俠道：「閣下就是名捕追命？」

追命笑着道：「這次倒要趙公子饒命的。」

趙燕俠微微笑道：「我們本就沒有殺你之意。」

追命也笑着以眼睛向地上兩人一橫：「公子所饒之命，不是我，而是大夢、神劍二位。」

趙燕俠長嘆一聲，語音蕭索：「這又何必呢？」他頓了頓，又說：「你的要求，反而要我殺三個不可了。」

追命問：「沒有別的方法麽？」

趙燕俠反問：「追命三爺倒是說說還有什麽方法？」說着望定追命。「譬如邀你加入我們，你會答應嗎？」

追命搖首：「不會。」

趙燕俠笑了：「就算是會，也沒有用，因爲，我怕你使拖刀之計，虛與委蛇，那時，我又成爲三爺所破的名案中一名就法者了。」

追命想了想，笑道：「看來，是眞的沒有別的法子了。」

趙燕俠長了長身，把伸入袖子裏的手，抽了出來，淡淡道：「那麽，請了。」

這時月移中天，猶似一盤明鏡，清輝如畫，灑在花海上，宛如新沐，趙燕俠隨隨便便站在那裏，出奇的眉目奇朗，也特別神采奕奕，彷彿冰輪乍湧，銀輪四射的明月，使他動了詩興，正在尋章問句一般。但追命却知道，這是一個前所未遇，莫測高深的大敵。

他一面全神備戰，另一方面也想儘可能延挨時間，希望冷血等人能率衆趕至。

五十四位傅師的趙燕俠

正在追命苦等救兵之際，習玫紅才剛剛從「化蝶樓」找到冷血。

她能夠找到冷血，實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從那種「霸王花」的山谷中潛逃至大蚊里，可以說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

那段路途全是荒山峻嶺，懸崖峭壁，習玫紅一面要躲過山頭哨崗的發現，這條山路本就曲折迷玄，又漸從日落至近黑，習玫紅最怕的是蚊子，偏偏這裏蚊子又特別多，每叮她一口，她就拍一下，一時間「必必啪啪」的响，沒給守哨的戍卒發現，也算是她的幸運像鬢簪上的明珠一般跟隨。

蚊子越來越多，左叮一口，右叮一口，叮到後來，習玫紅臉上，手上，浮起好多小腫塊，紅通通的不消，習玫紅想起這些叮她的蚊子說不定其中一隻有毒，心裏就更怕。

可是她最怕的不是蚊子，而是鬼。

荒山寂寂，明月當空，份外清冷，狼嗥邊闌——不是鬼出現的最好時節麽？

習玫紅心裏不知慌忽忽約罵了幾回追命，早知道，她就留守山谷，對付敵人，由得追命來遇鬼好了。

她這一慌惶，就迷了路。

不過，要不是她迷了路，只怕她一輩子難以跑出這山谷。因爲習三小姐向來迷迷糊糊，不會認路，她曾在習家莊大花園也迷失過，只是她不給找到她回去吃晚飯的老奶媽說出去罷了。

追命要是知道，一定不會讓她一個人回去「化蝶樓」，因爲能摸回去的可能性太小了。

可惜追命不知道。

所以習玫紅迷路了。

因爲她迷途，所以一面躲蚊子，一面亂闖路，幸運常籠罩習三姑娘，居然給她一面咒罵頭上嗡嗡亂飛的蚊子，一面逃回了大蚊里。

只要到得了大蚊里，路就好找多了。

因爲只有一條路，直通濟南的路。

× × ×

只剩下一條路的話，習玫紅沒有理由會不去濟南城的。

但習玫紅就是回不去。

因爲沒有馬車經過。

習玫紅是跟追命躲在鏢車、柩車、馬車下來這裏的，那是一段不短的路途，如果要習三小姐走囘去，那實在是一件苦到不得了的事。

別說習三姑娘從來沒有在荒山野嶺這般「走」囘去，就連坐車，她也不用趕馬，通常是在車篷的軟墊上吃糖菓，嫌車慢不夠涼快，所以在她而言，躲在車底下混進來已經是一件相當委曲的事了。

沒想到而今更委屈。

這麼遠的路，黑忽忽的，一個伴兒也沒有，竟要獨自一個人「走」囘去！

「大蚊里」的村民早已搬得一乾二淨，自然也不會剩下一驢一馬，習玫紅也不敢多呆在這黑沉沉的村子裏，只好啓程「走」囘去。

何況，她也可以隱隱感覺得出，追命一個人在山谷裏維持大局。是件情急的事，雖然追命有百般不是，但他畢竟仍是冷血的師兄啊。

一想到冷血，習玫紅不禁有些羞赧，微微地笑開了。

只有荒山和月亮才知道，習玫紅偷笑臉紅的時候有多麼美麗。

習玫紅好像發覺月亮在偷窺她，抬起臉兒說：「我才不想他呢，那壞東西！」

當罵冷血是「壞東西」的時候，她眞的想到許多「壞」事情上去了：那個冷血一定還在「化蝶樓」裏，吃着很多好吃的東西，睡在好舒服的軟床上，還有那些妖女……

一想到那些「妖女」，她就心裏氣炸炸的：那些女子，個個腰身，都像水蛇一樣，不斷的在拋着媚眼，彷彿那種眼色很有風情，使得男孩子都像小兎子一般趕囘籠子裏去。

她想到這點，偏又飢腸轆轆，氣起來一脚踢石子，豈料那塊石頭，埋在土裏還有一大截，雖給她一脚踢飛，但也震得她脚趾隱隱生痛。

她只好坐下來唉聲嘆氣，又發現靴子裏有幾粒小石子梗在那裏很不舒服，她只好在淸白如晝的月光下，撿塊山石坐下來，脫掉靴子倒掉小石塊。

這時候她就聽到一種聲音。

車輪輾在乾癟地上的聲音。

還有馬嘶。

× × × ×

習玫紅的運氣，已不能說是不好了。

「大蚊里」雖因瘟疾盛傳，所有村民匆匆搬走，只餘一片荒涼，但是大蚊里銜接官道的路上，還是有車輛行走的。

不過在這入夜時分，行人絕跡，連馬匹也儘量避免經過這陰森森的地方。

可是有一些車輛就避免不了。

像這一部是一輛運載活魚到市肆，趕晚市下秤的運魚車。爲了多賺幾文錢，這晚上的趕集是少不免的。

但運魚的幾個人看到大蚊里的荒道上居然有個脫了一隻靴子，半男半女裝束，披着長髮揚着靴子叫停車的標緻大姑娘的時候，都幾以爲是見到艷鬼了。

不過有這樣美麗的鬼，他們仍是心甘情願的停了車。

習玫紅也終於到了濟南城。

不過她吸着嘴兒覺得很委屈。

因爲她上車的時候說要到濟南城化蝶樓上，車上的臭男人都笑得攏不起口來，都用奇怪的眼色看她，她當時眞想用一盤淸水來洗去給那些男人看過的地方。

可惜車上的水又腥又臭，還有半死不活的凸眼睛的魚、翻了肚皮的魚。

有個男子居然還笑嘻嘻的問她：「嗳，妳在那兒做了多久？怎麼還又白又嫩一擠可以擠出水來呀？」然後大家一起哄笑起來。

要不是當時習三姑娘就露了一手武功，錚地拔劍削掉那傢伙一小爿耳朵，恐怕往後的話會越難聽。

也幸虧是這樣，習玫紅才囘到了「化蝶樓」。

她一下車，還是聽到車上掩抑不住的嗤笑聲。

她的肚子正咕咕叫了一聲，想起冷血正在歌笙輕柔溫褥厚枕的地方舒服的時候，更覺得受了侮辱，一氣之下，嗆了兩泡眼淚，因爲倔強之故，沒有讓眼淚掉下來，就衝上「化蝶樓」。

由是之故，化蝶樓的老鴇、妓女、客人，以爲她是憤然來找縱情聲色中的丈夫的女人。這種女子，通常連龜奴都不大敢惹。

習玫紅是個敏感的女子，偏教她看出別人的感覺，所以她就更生氣。

她一面心裏駡着：死冷血，臭冷血……一面是上樓去，一面掀簾子。

掀簾子的結果，是裏面男女驚呼各一聲，習玫紅兩頰似火的退了出來，氣得無可再氣，想想更氣，錚地又拔出劍來，大聲叱道：「死冷血，你在那裏！」

幸運的是，冷血即刻出了來。

冷血也是平生首次被人叫「死冷血」就應聲而出的。

他雖被叫「死冷血」，但心裏頭着實狂喜：因爲他知道一定是習玫紅囘來了。

他幸虧早跳出來一步，不然的話，習玫紅就要大鬧化蝶樓，攪不好要跟青樓惡奴們大打出手了。

× × × ×

冷血與習玫紅終於見了面。

習玫紅一見冷血，就想到在他懷裏大哭一番，哭得淋漓盡緻再說。

但她瞥見簾子一幌，另一人也掠了出來，心裏頭就涼了半截。

出來的是個女子。

一個纖弱得倍添韻味的女子。

習玫紅認得她，這正是那個在化蝶樓舞姿纖巧、柔若無骨，眼睛會說動人的話的那個女子！

這女子後來曾禦劍飛襲吳鐵翼。

習玫紅一想到剛才掀開簾子看到那一男一女的情景，心裏剛涼下去的那部份又似烘爐般焚燒了起來。

她立即寒了臉，像沒見到冷血一樣。

「誰叫你呀？」

拙於言詞的冷血怔住：「我……」

「不要臉！」

習玫紅霍地轉身，迅速地讓眼淚流下來，借旋身之際用袖子揩乾，但這一切，都沒瞞得過從簾子裏掠出來的離離。

離離姍姍行前，說：「習姑娘。」

習玫紅故作大方囘首笑道：「有何指教？」

離離柔柔一笑：「冷四爺一直在等妳和三爺囘來吃飯哩，他一直坐立不安，很担心……」

習玫紅心裏忖：這用妳來說，少假惺惺了，却在臉上笑道：「是麽？」

也不知怎的，她每看見離離，心裏就浮現起自己小時候學舞不成摔破了東西又踩死了一隻豢養的小蛤蟆而傷心落淚的情形。只覺得自己面對這風情萬種的柔弱女子，自己很不像個女孩子。

其實習玫紅的聲音甫起，冷血就掠了出來，他乍見習玫紅，萬千情意，湧上心頭，却不知如何表達。

他看見習玫紅有些風塵僕僕，花容憔悴的樣子，心裏愛惜得微疼了起來，想用手撥去習玫紅髮上一張小枯葉。

但習玫紅不知怎的，忽對他冷了臉，他的手只好隔空僵在那裏，好一會才訕訕然縮了囘來。

這些離離都看在眼裏。

她和冷血談過了一席話，自然瞭解這大男孩子的心裏感受，便向習玫紅笑着說：「冷四爺一直在我面前，儘是說妳。」

習玫紅怩聲道：「說我什麽？我有什麽好說的？！」

冷血這時禁不住問：「三師兄他……」他本有千言萬語，蜜語輕憐，想對習玫紅說的，在她去後音訊全無的時分，他才知有多掛懷，但在此刻，他還是要先追問三師兄的下落。

這一來氣惱了習玫紅，冷笑道：「你就只記得三師兄。」

離離暗喟了一聲，本來想說：妳怎麽這樣不了解四爺……後來轉念一想，這種情形，不是外人能說得了的，自己最好還是離開的好，便婉然一笑：「我有事，先走了。」

冷血楞在那裏，不知如何說是好。

離離對他一笑，走過習玫紅身畔之際，是低聲說了一句：「習姑娘，他對妳，是眞的好，這幾生修來的福氣，不要給脾氣毁了。對男子，自然太馴不好，但溫柔還是切要切要的。」她笑了笑又道：「我眞羨慕你們。」

說罷便姍姍而去。

她離去之後，習玫紅的氣平了，離離的話，倒逐漸在她心裏生了效。

剩下冷血和習玫紅，誰都不知如何開口。

習玫紅本來要求大吃一頓的，但有些赧然不好提起。

她只好先告訴冷血遭遇的事情。

冷血一聽，從習玫紅充滿樂觀，自大、加油添醋傳奇故事一段的轉述中，分析到追命的處境危殆，當下沉聲問：「如果要妳再囘霸王花山谷，妳可認得路？」

習玫紅氣得鳳目睁了睁。揚揚秀眉道：「當然認得。」

又補了一句理氣直壯的話：「可是，我還未吃東西呀。」

冷血疾道：「我先去佈置，妳可以在這裏先吃，弄好了囘頭我來叫妳。」

習玫紅從冷血的臉裏知道事態嚴重，便乖乖的點了頭。

冷血是去調集衙房的人手，圍剿趙燕俠這一干人，要一網打盡，必須要準備充份，行動奇速，冷血雖然剛烈，但他決不魯莽。

他的身份和職責，也不容許他有絲毫的魯莽疏忽。

冷血即時出去調集人手，習玫紅餓不過，叫了些好吃菜餚大吃一番，吃着吃着，良心有些不安起來，留下了幾塊肉，一些佐料，又託小厮買了幾粒蛋和幾株蔬菜，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連手指都冰涼了起來，腦裏還盤算着一些主意。

× × ×

追命與趙燕俠已經交手七次。

在這七次交手裏，追命從趙燕俠手上第一柄武器跨虎籃，至第十一件武器月牙刀，足足踢飛震落了趙燕俠手上十一件兵器。

但趙燕俠旋即亮出第十二件奇門兵器：吳鈎劍！

趙燕俠一面打一面從容地笑道：「三爺，莫忘記我有五十四個師父啊。」

追命瞭解他話裏的意思。

趙燕俠的五十四個師父，武功都不怎麽高，可是，趙燕俠的武功，却學盡五十四個師父所能，五十四個師父的武功聚集起來，足以把趙燕俠造成一個在武林中出類拔萃的一流高手。

雖然他運腿如風，數度踢掉對方的兵刄，但是，趙燕俠隨手接過一把新的怪異兵器，又使出另一種嶄新的打法。

由於每一種兵器的用法招式，迥然不同，追命久戰之下，只覺目眩心驚，難以應對，但對方招式變化，却層出不窮。

「卜」地一聲，趙燕俠手上的吳鈎劍，刺在追命腿上，反而折斷。

趙燕俠微哂，又亮出一條十七節三撥鋼鞭，虎虎地舞動了起來，全身化爲罡風鞭打，向追命罩來。

追命猛喝一聲，一口酒箭，化作千點瑞彩繽紛，向趙燕俠面門猛射而出！

趙燕俠此刻使的是鞭。

鞭打再密，也罩不住追命酒光萬道。

可是趙燕俠空着的左手一抖，憑空抓住一面籐牌往臉門一格，一陣「必啪」連响，酒箭射在籐牌上，如密雷攻打一般。

趙燕俠藉勢退了七八步，笑道：「三爺的噴酒功夫，確實名不虛傳，却不知我這籐牌鞭法如何？」

說着飛龍夭矯的鞭影，騰挪捲舞，但人在籐牌之後，電轉星馳，倏忽來去，令人無隙可襲。

追命只好一面應敵，一面伺隙覷變。

趙燕俠的鋼鞭忽然一沉，拖去捲來。

追命最可怕的是一雙脚，唯有先把他的腿功毁去，才能取勝。

追命忽然彈起，鞭擊空，正欲迎空捲擊，追命忽然身形似被巨石壓下一般疾沉，踩住鋼鞭。

鋼鞭在地上濺迸火花，但力抽不動。

趙燕俠隨即放棄鋼鞭，改用太皓鈎，急扣追命雙腿。

追命「咄！」地一聲大喝，向土崗掠去。

趙燕俠身形如燕子般掠出追襲追命。

他早已防備追命在不能取勝的情形下

，極可能只求速退再說。

如果要退走，必須要掠出山谷。

但是山谷隘口他早巳令剩下的「師父」埋伏，追命想必也看得出來，他要殺出谷口，徒招致背腹受敵而巳。

因此追命若要退走，必先掠上土崗。
居高臨下殺退追敵，然後攀壁逃逸。

趙燕俠的殺着早巳伏好，就待追命這一逃！

就在追命起念要掠上土崗之際，趙燕俠巳猛然截擊！」制敵機先，這「先」字是對敵時決定勝負的因子。

在對方動念之前搶先得手，或在對方動手之前搶得先機，抑或在對方奪得先勢之時先破其勢，都是「先」之訣門。

趙燕俠巳奪得先手。可惜追命並沒躍上土崗，所以，趙燕俠並沒有取得先機。

他這一下躍出只是誘敵之計。

誘趙燕俠去截擊他。

他用的正是在對方搶得先勢時破其先機，他的身形在半空猛然一頓。

在半空急彈的身形怎能陡然頓住呢？這情形就像箭矢在飛行半空中倏止一般不可能，但追命做得到。

他驟然頓住。

腳張成一字，如風車輪一般，向趙燕俠回捲過去。

大蚊里

追命用這種策略來奪得先聲，主要原因是他知道趙燕俠的武功極高，各種兵器都趁手，尤其現在他手上的太皓鈎。

這太皓鈎給他使去，有時變成狂風掃落葉的刀子，有時候變成精光閃閃黃龍矢飛的長劍，有時候却成爲三節棍、緬刀、九節鞭、雙鐗一般的用途。

這樣打下去，自己腿法不變，但對方的殺手鐧「移山換岳」神功一直未施展，只有必敗無疑。

何況，還有吳鐵翼在一旁正運聚「劉備借荊州」功力虎視眈眈。

他決定要速戰速決先行誘殺趙燕俠。

一個人能從五十四個完全不像樣的窩囊師父中學得一身本領，這份聰穎的天資，決不能等閑視之。

追命這一擊留了餘地。

他也沒有把握一擊能奏效。

萬一失敗，要防對方反擊！

追命這一下飛襲，令趙燕俠失措。

這刹那間，趙燕俠驟然扔開武器，「移山換岳」神功，激盪全身！

這一下全是拚個玉石俱焚的打法，追命擊他有多重，他先卸掉一半勁道，再把另一半勁力反襲對方。

追命却更令他意想不到。

追命像把半空飛旋掠上，土崗的身子遽然頓止一般神奇，倏地改變了方面，迅速掠去，左手右手，各抱起蕭亮、方覺曉，奪路而出！

趙燕俠的「移山換岳」神功鼓盪，正待應付追命飛踢，却不料追命並沒有發出他應發的攻擊。

這下如電掣星飛，兔起鶻落，追命巳抓起蕭、方二人，如果不是有吳鐵翼的話，追命就一定能全身而退。

但暗中早巳準備着的吳鐵翼，悄沒聲息地欺至，兩掌一先一後，擊在追命背門上！

追命被先一掌擊個正中，但第二掌却身子藉力倏向前一撲，讓了開去！

吳鐵翼的掌功，要藉力才能發揮，他第一掌無借力處，第二掌又擊了個空，算起來，也只有吳鐵翼平時的三成勁道擊在追命背上。

但這也使追命負了大創。

他向前一傾，藉後勁推勢前竄而出，血脈翻騰，「哇」地一聲，一口血箭，疾噴了出去！

這時趙燕俠正騰身過來阻擋。

這一口血，噴時全無徵兆，精細如趙燕俠，也一時不備，半數以袖子擋去，但半數打在臉上。

趙燕俠登時覺得臉上一陣辣痛，眼前一片血光，不知所受何創，不敢戀戰，急向後翻出。

這一下，追命藉吳鐵翼一擊之力，運勁噴血傷了趙燕俠，但亦因本身猝不及防之下無法運集本身功力，所以趙燕俠巳傷得不重，只是他此際滿臉血汚，所以看起來似傷得極爲可怖的樣子。

追命捱了一掌，心念電轉，情知闖不出去，念隨意生，轉撲向一個山壁煉藥用的洞穴裏去！

吳鐵翼一掌命中，一掌擊空，料定追命闖谷口而出，便急攔住谷口！

趙燕俠正心生懼畏，雙掌翻飛，護住全身，未及應敵。

追命攬住兩人，一面疾闖，雙腳連踢，巳踢飛三名「師父」，竄入洞中！

追命一入得洞裏，鼻際聞到一種濃烈的藥香味，但眼前視綫，都暗了下來，但在追命眼前，却彷彿見到萬點金蠅，在旋飛倒轉。

追命放下二人，扶住山壁，才喘了一口氣。

只聽地上的蕭亮嘆息道：「其實你只要不理我們二人，剛才巳奪得先機，大有機會逃得出去。」

追命笑道：「我只習慣追人，不習慣逃。」

話未說完，一陣急風，陡然響起，要搶入洞口。

追命怒叱一聲，雙腿急踹，只聽「砰、砰、」二聲，又一個「師父」斃了命，像木頭一般被搶了出去。

緊接着三次踢攻，但因洞口狹隘，追命堅守，以他凌厲的腿功，不容人越雷池一步。

就算是趙燕俠和吳鐵翼，也無法同時攻入，因爲洞口太狹窄了，追命只要守住洞口，那當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方覺曉在黑暗裏喘息道：「我們……連累了你。」

追命笑道：「何來這麼多廢話！」一語未畢，只覺一陣金星直冒，忙扶壁才能立穩，差點暈眩過去。

原來他捱了吳鐵翼一掌，傷得也相當不輕，連連運勁拒敵下，幾乎暈倒，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勉強用功力逼住內創，只聽趙燕俠在外面笑道：「三爺，二位大俠，洞裏有耗子，三位不好在裏面撤賴不出

來吧？」

趙燕俠巳知臉上僅是輕微之傷，但臉上肌膚被射得腥紅點點，像個痲子一般，三五個月只怕難以見人，心中極爲懊怒，恨不得把追命拖出來碎屍萬段方才甘心。

追命向蕭亮、方覺曉苦笑一下，並不回話。

洞口人聲喧雜，人影幌動，追命心知闖不出去，但洞外的人只略作一二次試探，都給追命踢了出去，也闖不進來。

兩方僵持了大半夜。

蕭亮和方覺曉各自運玄功調息，巳復元了一些微，這時月巳西斜，清輝流射，映在追命長滿鬍碴子的臉上，微帶憂惱，方覺曉嘆了一口氣道：「三爺受累了。」

追命微微一震，才道：「我在想……他們會不會用火攻？」

話才說畢，忽然一股焦味撲鼻而至，跟着洞口冒起濃烟，直捲洞中。

追命跺足道：「我本以爲他們懼於波及花樹，不致用火……但他們用烟薰，我們成了甕中之鼈，不得巳，只好衝出去一戰了。」

蕭亮道：「只是他們既用濕柴烟薰，必定在洞中有極大埋伏，我們這一出去，豈不自投羅網？」

追命苦笑道：「就算全無埋伏陷阱，我們三個受傷的人，只怕難闖這一關。」

這時候，黑烟濃密，激霧蒸騰，烟氣環繞，火舌微吐，三人估量這洞穴深約十尺，高及二人，但四處都是堅硬石壁，洞裏除一些煉藥器具外，無路可出，情知只有冒險闖火海烟林，與敵一拚外，別無他途了。

× × ×

按照常理，這時候，冷血率七十四匹快馬，其中包括六名捕頭二十六名弓箭手十四名快刀手，應該巳突破大蚊里，踏入霸王花山谷了。

這也只是追命危殆的此刻所盼待的。

可惜情形却不是這樣，冷血和濟南城的捕快差役們，仍逗留在大蚊里。

這原因只有一個，因爲習玫紅不認得路。

她的路只認到大蚊里爲止，其餘荒山漠漠，峻嶺交錯，習玫紅一面打蚊子一面慌慌忙忙奪路而出，根本就無法找出那一條路是重返霸王花山的。

她現在也正在打着蚊子。

她是一個出奇的怕蟲豸蚊蠅的小女孩子，冷血一向冷靜沉着，但此際不由得像被人挾住翅翼的蜻蜓，躍高又落下，四下去尋覓路徑。

他看見習玫紅還是打蚊子，一面咕嚕着，罵着，他看到蚊子在她俏皮可愛的臉上叮了幾個紅通通的小點子，經她一扒搔，紅痕斜飛在玉頰上，他想大聲斥責她，但又不忍心駡出口來。

可是他知道三師兄追命迄今尚未出現，一定陷於險處，亟需要救援，但習玫紅除了認出這裏是大蚊里之外，其餘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冷血也沒有了辦法。

因爲他所不知道的，也正是大蚊里去霸王花山谷的路，如果是大蚊里就是目的地，那麽根本不需要習玫紅引領就可以找得到。

大蚊里雖是荒僻村落，但畢竟是座落在官道旁。

他只有氣得頓着脚，搓着手，不斷把目光投向習玫紅，期盼她突然靈機一觸，想得出來。

習玫紅自己也希望如此。

所以她蹙着秀眉，咬着紅唇，一直在尋思：但她不想則巳，一思索就更零亂，再想下去，腦裏就像一百個綫球的綫全串亂一起，而且巳經開始頭痛了……她只好不想了，並且立即爲自己找到了停止苦思的理由。

誰叫這裏那麽多蚊子，妨碍着她的思索！

她剛好找到充份理由可以不想那麽辛苦的時候，就發現冷血用一種頗爲奇怪的眼色來看她。

「我知道你心裏想說什麽。」習玫紅忽然說。

但冷血却不防習玫紅突有此一說。「你……」

習玫紅道：「你心裏在罵着我，罵我很笨，是不是？」

冷血又怔了一怔，這倒沒有想過。

「我其實不笨，」習玫紅見冷血沒答話，以爲他眞的如此想，越發嗔怒：「你日後會知道我很聰明，一定會覺得我聰明，比你聰明一百倍！」

「你不信？」她又問。

冷血不得不說話：「只要妳現在想得出來，是從那裏到霸王花山谷去的，你巳經比我聰明一百倍了。」

「我在想，」習玫紅的懊惱，出現在的俏臉上，「我是在想嘛……」

「誰叫這裏那來多鬼蚊子，打擾我的思緒……不然，我早就想到了。」

× × ×

可惜習玫紅還是沒有想到。

她試了幾條路，但都沒有成功，半途折回，或者息走上幾步，又忽然靈機一觸，改變了方向，試另一條山徑。

就算冷血還未絕望，其他劍拔弩張飛騎走來的捕快衙役們，可不再敢對她寄存希望。

衆人早巳發散出去，各自三五人一小組，去尋找賊巢。

冷血先把習玫紅安置在一棟較嶄新的木屋裏，點着油燈，也加入搜索行列。

冷血再回到木屋裏來的時候，兩道劍眉幾乎黏在一起，額上髮絲也因汗水也黏在天庭之際，他方正、俊朗的臉上，有着忍堅的倦色與失望。

這是東方漸白，月黯星殘。

一夜窮搜細尋，徒然無功。

冷血並不心急於無法向省城交代，而是憂心追命的安危。

冷血一回來，看見習玫紅支頤在桌前，向着燈光，在晨曦與微燈中挑出俊俏的背影，似乎巳經入睡。

厨房裏似有一些微暖氣，冒着細細的白烟，使疲憊了一夜的冷血在開門掠起的晨風感覺到分外輕寒。

冷血一皺眉頭，禁不住問：「妳想出來了沒有？」

這聲音帶着些微壓抑不住的粗暴與焦

燥，習玫紅顯然被嚇了一跳，回過頭來的時候，看見是冷血，慌惶中忍不住要笑。

冷血卻看見她臉上的兩行淚痕。

他心中立刻強烈的後悔着：自己不該驚嚇了她，她不是在睡覺，而是在哭泣。

她爲什獨自哭泣呢？

習玫紅匆忙抹掉了淚水，儘可能不讓冷血看見的走進了廚房，匆匆拋下了一句話：「你坐。」

冷血在晨意中感覺到一種特殊的迷惘，但這迷惘有一個浪子返家般的親切，而且熟悉，這時候晨光漸漸亮開了，他就用兩隻有力的手指揑熄了油燈。

正好習玫紅捧着蒸籠竹格子出來，寒晨的冷意中只見她窈窕的倩影嫋動，手上捧着冒着暖烟的食物。

蒸籠裏有鷄、有菜、也有肉，令人有一種還未下嚥但已生起一種喜悅的溫暖。

這些食物是習玫紅在化蝶樓狼吞虎嚥時，想起冷血爲等她回來一夜沒有進食，而又顧慮到是夜要找霸王花山谷能充飢的機會實在不多，所以才悉心弄來的。

這山野木屋裏，可能由於屋主的匆忙撤走，廚具及柴薪仍相當齊全。

但這是習玫紅生平第一次下廚，往日她從不會爲了她父親甚或自己而從事炊煮的。

冷血看着眼前的食物，喉胃間一陣暖意，爲了不知如何表達心裏的感覺，他珍惜地一口一口的吃着。

這清寞的晨光裏，兩人相對桌前，卻沒有說話。

習玫紅微微地，自唇邊有了一綻極甜蜜的笑意，不容易讓人發現，她是在想：「離離姐姐，我已經聽了妳的話。」離離在要離開化蝶樓的時候，曾經勸過她一番話，最後還說過：「但溫柔還是切要切要的。」

一生在血雨刀光劍影危機中渡過的冷血，從來不知道家的感覺是怎樣奇妙的，他也從沒有享受過女子烹煮的機會，而今，這種感覺都一起湧上心頭。

這感動使他吃不知味，更忘了讚美。

他瞥見習玫紅坐在背向晨曦的微芒裏，這裏屋裏還是灰濛黯淡的，他看不清楚她的臉容，只隱約挑出了她生平僅見的柔靜輪廓，像一朵經過夜露要迎接晨光的細柔的花。

冷血心裏浮現一片痛惜之情。

她此刻在想什麼？

他情不自禁，想伸出手去，把她擱在桌子的柔荑握住。

可是她突然叫了一聲。

冷血嚇了一大跳，他還以他爲的手已經摸在她手上了，定一定神，才知道還沒有。

只聽習玫紅亮着眼睛說：「不對，不對！這廚房裏怎麼什麼都齊備，卻連一點灰塵也沒有的呢？屋主不是早逃瘟疫去了嗎？旣是窮苦人家才會住在這種地方，又怎會連這麼多完好的傢俱全擱在這兒？」

這一連串的話，把冷血怔住。

從他帶習玫紅入屋，到他再次疲憊而返之時，兩次他眼裏只有習玫紅，沒有顧及其他。可是照習玫紅如此說來，這屋子只怕定有蹊蹺。

火花

烟火瀰漫，黑氣濃霧，嗆咳薰淚，追命、蕭亮、方覺曉四尋洞壁裏並無出路，只有冒死衝出一途了。

正在這時，洞腹山壁，軋然而開。

追命只聽一個嬌柔但是熟稔聲音輕叫道：「三爺！三爺！」

追命精神一振，見山壁已打開了，一道窄門，藉着向洞裏吐的些微火舌，映見離離惶急的美臉。

「三爺，快跟我來。」

追命也不打話，左右手挾了蕭亮、方覺曉，往狹窄的甬道走去。

這甬道十分黑黯，也十分窄仄，離離身形飄忽，疾行於前，陣陣香風猶傳入鼻，追命一手挾住二人，又受了內傷，走得可沒那末輕鬆了。

甬道很長，又深又黑，走了一回，已聞不到什麼烟火味道，追命正待發問，這時甬道形勢忽然一變，比先前寬敞二倍有餘，忽見前面隱有人影一幌。

一聲清叱：「誰？」

離離即喚：「小去。」

那清音即喜呼：「小姐。」

離離回過身來，說：「三爺，也走累了，先歇歇吧。」

追命知道就算他不需休息，但身負重傷的蕭亮和方覺曉也必要歇口氣不可，便道：「離離姑娘……」

離離即道：「三爺一定奇怪我們怎麼會及時趕到，而且還懂得這秘道了？」

小去插口道：「小姐本就想跟冷四爺一道趕來的了，但習姑娘似乎不願，小姐和我，只好悄悄尾隨而來……」

追命一聽，便知習玫紅已返化蝶樓，並與冷血碰上了，頓放下心頭大石，精神也爲之一振。

小去又道：「若不是小姐關心三爺，我們才不來受這種閑氣哪……」

「小去！」離離輕聲叱止。

追命卻明白。他在江湖上久歷浪蕩，對人情物意的瞭解，使他了解習玫紅對冷血的心意是應當的，而且離離對自己又是如何地好。

「因爲習姑娘逃出來時太匆忙，似乎把路忘掉了，所以冷四爺一直找不到入口；」離離喝止了小去之後，幽幽接了下去：「我們居高一望，看到東南飄着烟氣，知道有人，便循着方向來找，呼延、呼二前輩又善於五行八卦、奇門遁甲之術，一下子便發現了谷口另有隧道，便潛進來，不意恰巧出口處在山穴，遇到三爺……」

方覺曉接道：「也恰巧救了我們。」

蕭亮笑道：「我們沾三爺的光了。」

兩人哈哈大笑，一個打了個噴嚏，一個打了個呵欠。

追命更明瞭他們的意思。

這兩個昨夜還在半死搏戰，現今同病相憐的遊俠，笑意裏充滿了友善的期許，對同是江湖落拓人的善意期許。

因爲兩人都明白這笑聲的鼓舞，追命和離離在陰黯甬道中都一時說不出話來。

好一會追命才找出話題來：「我們先找路出去，會合四師弟再說。」

他們繼續往前行去，甬道漸寬，主道與支徑交錯複雜，潮濕陰暗，行了一會，離離的身子突然僵住。

她低聲道：「有人來了。」

追命也聽到了。來的不止一人，而且爲首二人，脚步十分輕盈，從這點可以知道其人武功相當不俗。

趙燕俠和吳鐵翼已發現三人逃逸，竟從前兜截回來了？

追命向離離低聲問：「會不會是呼延、呼二位？」

離離搖首。小去說道：「他們不會來的。」

追命這時正跟四人貼近甬道彎角處，因趨近低聲問話，是以臉靠近離離鬢邊，只覺香馥馥的氣息，令追命一陣迷醉。

這時來人已走近甬道折彎處，顯得小心翼翼，十分謹愼。

追命屏息以待。

壁上出現了火光，遂而是人影。

人已轉入彎角。

追命隱約聽到細細的對話之聲，彷彿有個女子聲音，但已無暇細想，猛喝一聲，一腿踢出！

細語聲變成了一聲驚呼。

一個女子的驚呼！

× × ×

追命萬未料到，他踢的人是冷血。

冷血聽了習玫紅的話，仔細的遍搜木屋，果然發現灶下柴薪底裏有甬道。

找到入口了！

雖然不是習玫紅逃出來時候的路徑，但定必跟霸王莊山谷有關。

習玫紅這時，臉上像旭日一般發着光，眸子也閃着亮。

該知道我的聰明了罷？

習玫紅是這樣地想。冷血立即召集了十幾名捕房好手，與她潛入甬道，在陰森的甬道中匿行了好久，正感覺到甬道愈來愈淺隘之際，忽然，乍聽一聲大喝！

倉皇間冷血蓄力已久的一劍也疾刺了出去！

× × ×

要不是有習玫紅猝然遇襲禁不住的一聲驚呼，這悲劇難免形成。

習玫紅這糊塗姑娘素來運氣都很好，所以跟她在一起的人也分享了些運道，看來似乎眞的是這樣的巧妙。

習玫紅的驚呼，在一刹那間傳入追命耳裏。追命認出了是習玫紅的聲音。

他那一脚，半空忽然頓住。

但其力道餘風仍掃跌了冷血。

冷血那全力發出的一劍，也及時偏了一偏。

那是因爲他及時認出了那一聲大喝是發自他的三師兄追命的喉裏。

如果是眞正的偷襲，發招之前理應不出聲响，追命此際雖情知以一受傷之軀須維護二重傷者及二弱女子的生命，他自度也非吳鐵翼、趙燕俠二人聯手之敵，但叫他像一頭躲在陰暗處出奇不意噬人要害的狗，追命仍是不願意的。

就算是暗算，他也不忘了先發出一聲大喝，以作儆示。

這種光明磊落的作風，挽救了彼此。

冷血已偏劍鋒，所以只在他腿上，劃了一道長長的血口子。

可是師兄弟二人見面之喜悅，遠比所受的微傷激烈得多了。

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好久追命才從齒縫裏迸出一句：「我們殺回去，正好殺他個措手不及！」

冷血沒有答話。

他只是傳下了手令。

一百零三個衙裏的高手，立即以一種極之迅疾的行動，組織起來，隨着冷血、追命之後，向甬道推進。

× × ×

追命帶人重返山穴的時候，吳鐵翼和趙燕俠以爲三人已在山穴裏燻得暈死過去了，便遣人扒開着火的事物，帶人竄進去細察。

不意追命、冷血等人一齊湧現，殺了過來。

吳鐵翼只來得及大叫一聲，目眦盡裂的叱道：「你——」

究竟「你」之後是什麼話語，已無容他說下去，他發現跟在身邊的手下紛紛倒地，追命已纏住他暴退的身形。

帶進洞裏的「師父」，總共十人，幾乎在同一瞬間被擄或傷亡，只有趙燕俠一人衣袂帶着急風，倒後如矢，飛彈出洞。

看來他倒退得比前躍更快。

無論他怎麼快速，一個看來拚起來隨時可以不要命的青年，劍鋒一直不離他身前一尺之遙。

他一面拔出一面取出「太乙五烟羅」罩住冷血的攻勢，一面發出長嘯，希望他的部下與「師父」聽到召喚，能過來敵住這不要命的青年，讓他緩得一緩。

只要讓他緩得一口氣，他就可以逃逸而去。

誰都知道這樣的局面，是難以討好的了。就算把這些人全部殺乾淨，只怕也難免被人發現，事到如今，只有全身而退，以待日後一策。

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

這「霸王花」雖曾令趙燕俠寄於最大的機心，但情形不妙，他也決不留戀，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趙燕俠是聰明人，聰明人不做孤注一擲的背水戰、困獸鬪！

但是誰都沒有來跟這聰明人緩一緩。

因爲誰都沒有機會爲自己緩一口氣。

冷血帶來的的高手，已全殺入山谷。

追命在山洞內與吳鐵翼一面交手，一面還下了一道命令：「放火，燒！」

× × ×

這一個「燒」字，像灼炭一般炙了吳鐵翼的心口一記。

吳鐵翼可不似趙燕俠這般洒脫。

他棄了官，不惜衆叛親離，捨棄了功名，殘殺了舊部，策劃了八門血案、習家奪權、富貴之家刦殺、飛來橋惡鬪，爲的是吞捲一筆駭人聽聞的財富，來與趙燕俠培植霸王花，一旦得成，可控天下。

這跟他所拋棄的小小功名富貴比起來，算得了什麼？

但如今一燒，大半生心血就白費了！

吳鐵翼怒吼、情急，洞外映現的火花，映紅了他的眼珠，那燦爛絢麗的翠葉金

花，熊熊地燒了起來，成爲一片火海，火星子和着臭味，漫天捲起，灰燼發出啪啪的聲響，在吳鐵翼耳中聽來，每一下響俱似他心折的聲音。

在又急又怒之下，他像獅子一般，不斷的發出怒號，本來洒逸的長髯，此際也像獅鬃一般蝟張抖戟了起來。

洞外花海，燒成了火海。

吳鐵翼內心也五臟俱焚。

一個憤怒的人，除非他的武功是在憤懣中更能發揮的神技，否則，就難免增多了漏洞與疏失。

吳鐵翼的「劉備借荊州」神功本來就是一個很冷靜、很深沉，甚至相當可怕的武功。

這種武功在憂急中大打折扣。

追命因爲受傷，功力也大爲減弱。

只是吳鐵翼急，他不急，終於，吳鐵翼爲求撲出山洞，指揮部下救火，胸際吃了他一下膝撞。

吳鐵翼是掠出了山洞，但發現已無人可以指使，人人都在浴血苦鬥中，爲他自己的生存而掙扎。

而他捱了一記膝撞，再與追命相搏，便已落盡下風了。

在這場火勢中，花林盡成火海的情況裏，晨曦也不知在何時收去，烏雲低佈，一片灰濛，只有習玫紅得暇痴痴的望着火中的花，帶着七分惋惜二分哀憐一分好玩的道：「唉，開謝花，開謝花，開了匆匆就謝了，而且還燒成了灰飛烟滅。」

「唉，開謝花。」

她不知道這花林原名叫霸王花，就算她知道，她還是堅持她所取的名字，這樣嬌柔絢麗的花，原是罕有的，也是無辜的，怎能叫做霸王花？

噴嚏與呵欠

趙燕俠情知無人來援，他只有自己殺出一條活路。

他稍一分神間，「太乙五烟羅」突被冷血無堅不摧的劍光所絞碎！

冷血一招得利，劍勢立時長驅直入。

就在這時，他只覺手腕上傳來一股巨力，要把他掌中劍震脫而飛。

冷血的武功全在他的劍上。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他的劍飛出，但亦未脫手，他的人竟似比劍還輕，隨着劍勢斜飛出去。

趙燕俠近空追擊，兩人在半空相搏七十二招，冷血掌中劍第二度被打飛。

冷血只覺得自己出手愈快、愈狠、愈強，回擊的力量就越大、越疾、越勁！

他不知道這就是趙燕俠的「移山換岳」神功！

他第二度隨劍勢飛飄，長劍依然並不脫手。

趙燕俠的「移山換岳」借對方劍氣反攻，二度震飛長劍，但震開的僅是人已跟劍合一的軀體。

趙燕俠第三度發出「移山換岳」神功，同時，迴手抽出一支一十七節三稜鋼鞭，一鞭橫掃冷血！

冷血飛躍閃躲，已不及遷就劍勢，眼見劍就要被自身之劍勢帶飛，冷血悶哼一聲，「崩」地一響，劍自首端七寸之處折斷了。

劍自崩折，趙燕俠的內勁「移山換岳」全渲洩在斷折的劍尖上，「哧」地那一截劍尖逆射三丈，直入巨石之中，多年後，有礦工採石無意間發現到劍尖在石心之內，苦思不出有何力量能致石中生劍的奇事。

但劍的另一端，已刺在趙燕俠身上。

斷劍本就是冷血的劍招。

可是冷血刺中對方左胸一劍，右胸也猶似着了對方一擊，力道與自己所發完全相同。他雖傷了趙燕俠，但「移山換岳」功把其劍身蘊含的巨勁全轉擊在他身上。

一刹那間，兩人俱傷。

趙燕俠不敢戀戰，縱身飛遁。

兩人雖同時受傷，趙燕俠濺血，冷血內創，但以冷血之堅忍耐力竟仍不如趙燕俠恢復得快。

就在這疾如電掣的瞬息間，兩道人影飛起，一左一右，夾擊趙燕俠。

三人空中交手，一起一伏，又一縱一落，再一躍一沉，總共三起三落，三個人，就像履半空爲平地一般，也像是三個知交，在並肩踏步，但冷血却瞧出三人在陰霾密佈的晨色空中已交手九十三招，是這全場厮殺裏最凶險的惡鬥。

左邊出手的是神劍蕭亮。

右邊出手的是大夢方覺曉！

要不是這兩人的襲擊，趙燕俠早就逃逸而去了。

三起三伏後，三人同時往地面一沉，他們沉伏得快，竄起也極之迅疾。

但是在三人第三度落下之勢，三人之膝俱爲之一蹲，却陡然頓住，沒有馬上彈起來。

然後是「咕咚」一聲，一人仆地！

仆倒的是方覺曉。

餘下二人，稍稍一頓，即刻像在勁簧上的彈丸般躍起！

冷血清清楚楚的目覩空中慘烈的戰況，蕭亮一劍抵住趙燕俠的咽喉，但沒有刺下去，似乎想說些什麽，可是就是在電光火石間，趙燕俠的十七節三稜鋼鞭，已劈擊在蕭亮門頂上。

蕭亮悶哼一聲，出劍。

劍並不刺向趙燕俠咽喉，只刺穿他的左腿，那是因爲蕭亮在刺出之際把劍鋒陡然一沉之故。

蕭亮落下，鮮血已遍洒他的臉孔。

趙燕俠也落地，但因腿傷無法再躍起。就在這時候，他突然在自己臉頰上，拍地打了一掌，原來有一隻蚊子，竟在這個時候，叮了他一口。

他開始還不覺什麽，但這一叮之痛，非比尋常，整張臉却火辣辣像焚燒起來一般！趙燕俠此驚非同小可，想勉力起身應敵，忽覺臉上像浸在熔皿裏攪和一般，全身血液都變成了熔漿，他狂罵道：「蚊子，那蚊子！」

螫他一口的蚊子，當然就是那三隻放出來嚇走大蚊里的三隻有毒蚊子之一。

這隻蚊子已被他一掌打死了，可是趙燕俠現在的情形，只怕比死更慘。

冷血微嘆，出手，結束了半瘋狂狀態的趙燕俠之生命。

× × ×

大夢方覺曉除了口邊又添了兩縷血跡外，耳孔也正淌着血，但他完全忘了自己曾受傷，只呆呆怔怔看着神劍蕭亮掀起的頭肉和臉上的血。

蕭亮喘息笑道：「我……我贏了他，但我……我不能殺他，他……」

方覺曉的聲音裏有一種出奇的悲哀：「因爲他的上一代，曾對你有過微薄的恩情。」

蕭亮正喘着氣，點頭。

方覺曉恨聲道：「但他却對你下了毒手！」

蕭亮只反問了一句：「他……他逃走了沒有？」

方覺曉道：「逃走了。」

蕭亮没有神采的眼珠翻了翻，似有點安慰：「總……總不能……因我而死……」

方覺曉咬了咬牙，大聲道：「他已經逃走了，先走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了，你，放心吧！」

蕭亮的五官似乎因感覺到澈骨的疼痛而痙攣在一起：「我看……我的夢……要醒了。」

方覺曉哀痛地道：「不，你才剛剛入睡，剛剛要入睡……你的傷根本不重。」

蕭亮苦笑：「怕眞的是睡了，没有……夢了……」

方覺曉忽道：「你騙了我。」

蕭亮因痛楚刺戮着他的神經，没能說出話來。

方覺曉道：「你的武功，明明在我之上，但你跟我決鬥時，假裝輸了給我，才致受傷……剛才我們兩人一起截擊趙燕俠時，你傷得比我重，但還是你才能截得住他。」

蕭亮微微張着眼，苦笑着，他一張開口，血水就淌入他嘴裏，但他還是說：「你……你也騙了我。」

方覺曉問：「我騙你什麽？」

蕭亮露出了更多的一點笑意：「我的傷，不重嗎？」

忽然，他握住方覺曉的手指，緊了一緊，「哈啾」地一聲，仰天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令他臉上的血水，都噴濺了開來，有些還噴到方覺曉的身上，以致方覺曉白衫上有腥紅點點，這一下噴嚏之後，蕭亮再也沒有動過，但他的手指，仍緊緊握着方覺曉的手，並沒有鬆開來。

這時候，一陣稀疏的晨雨，大點大點的滴了下來。

方覺曉俯視着他，良久，發出一種低沉的悲鳴，由於聲音冗長悲哀，恰似一個夏夜裏的呵欠，充滿人生的無奈與寂寞。

× × ×

神劍蕭亮死了。

蕭亮的枉死令冷血的鬥志像燃燒的花海，燒痛了他的意志肌骨！

冷血的武功，練的就是愈在憤怒中出手越如神助的劍意。

他過去夾擊吳鐵翼。

但吳鐵翼又挨了追命一記掃腿，折了足踝，踣倒於地。

吳鐵翼大喊道：「別殺我，別殺我——藏寶是我一個人知道，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天際「轟」地起了一個雷響。

追命道：「我們不殺你，但要抓你歸案！」話未講完，忽聽離離尖聲道：「我要殺你！」

緋影一閃，纖巧的身影亮着金劍，就要竄去刺殺吳鐵翼，追命忙一把手挽住，道：「妳聽我說，離離——」

突然之間，眼前金光一寒：「短劍已交叉抵住自己的咽喉。

這下變生肘腋，追命完全怔住。

連冷血也呆住。

同時間，一聲驚叫，回頭一看，只見習玫紅也自後被一柄藍殷殷的七首橫貼在雪白的脖子上。

這刹那間，追命，習玫紅同時受制。

出手的人分別是：離離和小去。

這時大局本已定：花海成灰燼，只餘下劈劈啪啪坍倒的焚枝與火星，趙燕俠和吳鐵翼的部下，伏誅的伏誅，負傷的負傷，活着的全歸降。

只聽馬嘶震起，四匹快馬，馳入谷中，四匹馬上只有兩匹馬有人，馬上的人各騎一馬牽另一馬漸漸馳近。馬上的兩人，正是呼延五十和呼年也兩個武將。

雨洒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 × ×

吳鐵翼絕處逢生，跳了起來，咆哮道：「殺，殺，給我殺！」

離離的臉色帶有惶惑與哀愁，她緊持雙劍，大聲道：「爹爹，不要再作孽了，我求你，不要再作孽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救你了。」

吳鐵翼聽了這句話，臉上露出一種彷彿要與天下人爲敵的狠毒表情來。他只冷冷地道：「好，好！」（以下轉入48頁）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凌霄生・文
可飛・圖

玲瓏玉指嘯劍令

劍鏢嘯鳴警牛鬼　玉指玲瓏治妖邪

嘯劍伏妖

轟隆！轟隆！轟隆隆！

一連串震天動地的响聲，起自玉屋山中，本是沉寂，安謐的「凝翠谷」中。

爆聲與那自天而降的洶湧白鵝絨似的雪濤，混合翻滾後，紛紛飄落。

銀白的大地，頓時披上了一件黑斑花袍！

爆聲更挾着風帆，狂急銳嘯，反射激盪着整個山谷。

山谷正中的爆塌內，紅光灰飛滿天！飛灰中，夾雜着人的淒厲驚呼，隱隱的自迴响中穿隙傳遍山野。

雪，漸漸的停了！

風，慢慢的轉弱！

爆塌中，除了一簇簇硝烟，猶自裊裊飛揚外，其餘的，已漸趨寂靜！

一聲銳嘯起自爆塌附近的樹林中，嘯聲高亢尖銳，迴繞於山谷中，嘯聲戛停！迴响猶遙遙傳出。

嘯聲乍起，即見得一條、二條、三條、……八條身影，瞬息間，自爆塌周圍，蔭蔽的角落，擁進爆塌，穿梭般的在灰燼頹垣裏騰躍！

若非那斑斑黑點，誰也看不出這與雪地同色的白身影的行踪！

俄頃，身影都從爆塌中，迅捷的竄出，集向一起，隨着轉弱的風聲，隱約的傳來了低沉的問答聲：「都清過了？」

「清過了！」

「沒活口？」

「沒有！」

「走！」

八條身影，一個緊接着一個，似風般的，疾向山谷林蔭深處遁走！

雪又為大地在增加厚度！

風！也湊熱鬧似的，疾勁的刮起！

一堆堆頹瓦，一處處餘燼，一簇簇斷垣，一縷縷淡烟，隨着風雪，搖曳，擴散，擴散……

× × ×

夕陽映照，大地顯現出一片鵝黃嫩綠。夜幕未垂，蒼穹呈現着姹紫艷紅，大自然的景色！在殘陽霞光下荒烟蔓草，亦變作錦繡天堂！

晚霞影射下的洛陽古道上，在散落的牽牛荷鋤的暮歸農夫羣中，一個衣着樸素，玉面朱唇，長眉斜飛，修目如芒的英俊挺拔少年，正映着夕陽，踽踽行向洛陽古城！這暮歸途中，只有這少年人，顯得孤零零的突出。

殘陽落山，淡淡的月光自東天照射大地，灰濛濛的，更襯映出少年人的孤寂身形：形單影隻。

辛苦的農夫們，回到了他們的温暖的，與世無爭的家，正享受着純樸的，温煦的天倫之樂！兒童們的笑聲，使這獨行的少年，也有着一種艷羡！

少年人抬眼打量一下四野，輕喟一聲

，似乎是嘆息他的孤寂，落寞地，在唇角上掛上一抹微笑！

這微笑，使人看來，有種說不出的感觸！是堅毅，是孤寂？是漫不在乎？抑是冷酷？似都不像，又好似都像。

月夜下，古道筆直的延伸，在朦朧中望去，恰似一條玉帶，伸展在這大地之上，遙遙的鋪向矗立的洛陽古城。

驀地——

「得鈴鈴！得鈴……」

「得鈴鈴！得鈴……」

一陣蹄聲混合着鈴聲，隨着微風，自少年人的背後傳來，聲音越來越清晰！

少年人微露詫容，但却甚是緩慢的轉過頭去！

只見來路眼光盡處，二匹高大的駿馬，正奔馳而來！

塵土飛揚中，來騎已踏馳月影映入少年眼簾！

少年人身形一挪閃向路邊，佇足而凝目望去！

馬上兩個勁裝的魁偉壯漢，滿面風塵，馬口噴霧，似是趕了不少路途！

急驟的蹄聲，擦身掠過少年，馬上一大環眼漢子，有意無意的，看了少年一眼，疾馳而去。

雙騎遠去，少年亦依舊不疾不徐的移動身形，對天色入夜，似毫無所動，反而四顧流盼，盡情的欣賞着夜景。

「威——武——」

「鷹——揚——」

一陣喝道的雄渾聲音，又自微風中，拌合着隱約的輪蹄聲傳入少年耳中。

少年皺一皺俊眉，嘴唇上那一撇微笑，更濃了！四顧一眼後，茫茫夜色，尚不見任何影踪，搖搖頭，少年人的脚頭，更慢了。

雲遮月娘，大地突顯黑暗，遠處一簇簇的燈光，明滅中告訴少年人，村莊的所在。

前方，黑忽忽的一片，沒有燈火閃爍，少年人望着那兒，嘴角上翹起了那微笑的細紋，他知道，那是一座綿延甚闊的松林。

那黑壓壓的一片，在雲遮月影下，使暗夜增強了威勢，替原野添加了陰森，神秘！

雄渾的喝聲，車輪的轆轆聲，得得的馬蹄聲，夾雜着嘈雜的人聲，在暗夜中，隨着距離的拉近，已清晰的送入了少年人的耳中！

少年人回頭看看！蠕蠕的一排長龍伸展向後！

人聲隨風傳來！更清晰了。

「伙計們，洛陽高昇店的二鍋頭，在等着呢！馬上點啊！」一口京片子，清脆的自雜沓中傳出，敢情天黑，他們正急着趕路呢！

「丘三爺！小蠻桃可正等着你啊！」

嘻嘻哈哈聲，笑鬧着，却更加速了行程的疾勁，消除了遠途的疲累！

少年人忍俊不禁，暗在笑了！

近了！少年人與身後的人近了！

人羣與前面的樹林也近了！

倏然！少年人停下了脚步，人聲也停了，車聲也停住了！

只有那些被突然急停勒嚼的馬兒，在嘶聲長嘯，聲傳四野！

前面，那座黑壓壓的樹林中，突地出現了一盞，二盞……三盞……八盞氣死風燈。

少年人英挺的身影，矗立在大道中央，看來似這一行車馬的首領！

燈影下，微風颼起少年人的衣襟，看來逸然瀟洒！但在他那英挺的玉面上，却掠過了一層難得留意才看出的無比惱意！

好靜！靜得落針可聞，馬兒嘶叫了。

好怪！一點聲音也沒有，沒有一個人開口！

一排燈之後，終於又沉寂，傳出了狼嚎似的話聲。

「你可是威武鏢局的鏢頭？」

「嘿！老大，你看他像嗎？」另一個梟叫的聲音。

「請鐵威揚大鏢頭講話！」又是那狼嚎似的聲音。

「鐵威揚有什麽用，傳一聲不就得了！」梟叫的聲音，又接了腔！

「小子聽着！你們威武鏢局這趟鏢，我們河朔帮收下了，謝謝你們送給本帮立帮大禮，人可以轉回去了！」

狼嚎聲音過後，少年人身後傳出了冷哼，憤怒聲。

二條身影，倏的馬上飄落，即將越過少年人！

可是，二條身影抬起的脚步，放不下去，跨不出去了，臉上望得出，滿露詫異之容。

二人互望一眼，突地望了望身前少年人的背影，廢然退後，木立不語。冷冷的看着前面！

「你可是同少爺講話？」

少年人開口了，聲音冷得就如同冰凌嚴霜。

「不是同你，難道是……」

未等那狼嚎的憤怒聲音話完，少年人巳冷冷的接道：「你知是在和誰說話？」

「和誰說話？……他媽的，小子，滾開！」梟叫般的聲音，憤怒的斥叱。

「你先滾給少爺看看！」

少年人冷冷的語聲，透出了無比的威嚴憤怒，俊目中同時射出了一股如利劍似的湛湛神光，射向了燈影後，中間右首的一人！

驀地裏，怪事陡生！

燈影後那中間老人，突地撒手丟燈，倒地翻滾，嘴中更是不住的發出淒厲如子規夜啼的嘶吼。

夜空中，這種叫聲，使人聽來，毛骨俱悚！

突然的變化，驚震全場！燈後所有的人，手足無措的張惶騷動！

「滾得不錯，就是叫的難聽！」少年人冷冷語聲，穿越着壓住嘶聲，清晰的傳入全場的人耳中！

少年人聲住，翻滾的身形也隨着倏然而停，悽哼亦同時消止。

疲累地，自地上爬起，驚悸的，一手拾起丟在地上的風燈，一手顫指少年人，口吃的道：「你……你是……中原獨行俠……岳……岳擎天……的什麽人！」

一語驚全場，雙方人都驚顫的望向少年人！

少年人，瀟洒的，從容掃視一眼四週情形，僅是冷冰冰的哼了一聲。

狼嚎般的聲音，突然又起，威武鏢局之人，業巳看清楚乃是中間左首一人，只聽他道：「不管你是什麽人，你可要知道，閣下插手今晚之事，我河朔帮可不比昔日的五大門派，任你橫行！」

少年人語意不屑的道：「河朔帮本就不配成帮立派，一羣敗類！」

「嘿嘿！是那位高人，竟敢如此汚衊我河朔羣豪？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黑壓的樹林中，突然傳出了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隨着聲音，一條瘦長的黑影，如鬼魅般的，倏忽出現在一排燈影之後！

執燈的八人聞聲閃身，分立道路兩旁，齊齊高擧風燈，同時向黑影躬身爲禮！

風燈高擧，照射出了來人形貌！

高瘦，馬面，蜂眼，鷹鈎鼻，長臂細身，全身黑衣。配着蒼白的面孔，使人看來有一種陰森，無人味的感覺。

少年人身後的兩人，頓時全身一震！互望一眼，露出了一種驚悸莫名的面容！

風燈下的八人，禮畢挺身！

嘿！好怪的裝束！

路右四人，一律白衣，頭戴馬面面罩，活脫脫如城隍殿閻羅殿的畫像上，那馬面鬼卒。

路左四人，一律黑衣，頭戴無角牛頭面罩，亦像煞了牛頭鬼使！

少年人眼前景像入目，心內暗哼一聲，口中冷森森的道：「早該出來了！堂主閣下，以你陰曹無常閻潛，加上河朔帮拘魂堂堂主的名號，還怕北京城的威武鏢局鐵局主，敢不將這要他全家腦袋的鏢貨雙手送上嗎？」

黑衣人，陰曹無常閻潛，聞聲後，心內一緊，對面前少年人一眼認出自己，並未感到驚異，倒是他知道自己是拘魂堂主，可眞稀奇！

河朔帮成立不久，他這堂主，還是第一次對外，而這少年人竟是如此先知道了，他怎的不驚，然而，他却在少年人話聲一落後，藉一聲長笑，掩過了驚容，隨即冷森森的道：「說的是……」

少年人突地長笑一聲，聲如龍吟，震得在場的人，均爲之心驚肉跳，笑聲甫歇，冷冰冰的道：「可惜碰到了少爺！」

陰曹無常似不屑的，冷哼一聲道：「碰到你？哼，怎樣？」

少年人斬釘截鐵的道：「辦不到！」

陰曹無常閻潛，突似碰到了好笑的事情一般，看一看眼前的少年人，突地又敞聲大笑，笑聲陰森，猶如鬼哭狼嚎，使在場一衆鏢伙，感到似突地進入了一個陰風森森的鬼域之中，個個全身暴起鷄粟。寒噤不巳。

在場之人，亦似只有少數人仍保持鎮靜，未爲他的笑聲所動。

狼嚎鬼哭般的笑聲，久久始停，旋即聽陰曹無常閻潛冷森森的語聲：「就憑你剛剛的那手『彈指截脈』？」

少年人却也冷冰冰的道：「那只是對出語不敬者的小懲！」

陰曹無常閻潛，揶揄的道：「憑岳擎天昔日的威名？」

少年人依舊冷冰冰的問道：「你認爲呢？」

這不置可否的回答，使陰曹無常閻潛無話可講，心中暗罵「利口小子」不止。

本來嗎，以昔日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威名，獨鬥五大門派高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俠名，他能講什麽！尤其是當他想到他亦是人家當年本就不屑一顧的初出茅廬的小子時，他更不好講了！

但他却不能就此算了，表面上仍是陰森森的，一派好整以暇的樣子，不懷好意的譏笑道：「那麽就憑你這一句話嗎？」

少年人却是面容一整，冷聲道：「差不多！」

此話一出，陰曹無常閻潛，不由得一楞，直氣得馬面差點由豎變橫，怒哼一聲神色連變，厲聲戟指道：「小子大胆！」

少年人反而冷冷一笑道：「捉幾個無常小鬼的胆子還有！」

這話簡直就是對着和尚罵禿驢，陰曹無常閻潛倏然一擺手，向右首四人暴喝道：「拿下！」

路右四個馬面人聞聲，迅捷的將風燈置於路旁，幌身一字兒排於路中央。

少年人一見，却突地邁步前行，直向四人撞去，似是未將這班人放在眼中，快到四人跟前，突聞其中一人似狼嚎般的喝道：「小子，你乖乖的聽命吧！」

少年人行進的身形倏止，俊目向面前四人，瞥了一眼，輕蔑的冷聲喝道：「滾開！」

身隨聲動，右臂詭異的向左一伸，左脚跟進，順勢擰身，將從左面牛頭陣中，無聲無息遞來的長劍避過，右臂趁空鑽襲牛頭人腕脈，五指拿個正着，口中大喝一聲：「先滾！」

一條瘦長的身形，隨着喝聲，凌空摔向路右田野中。

黑影挾着悽厲的慘號，「噗」的一聲跌落路旁丈許遠的田中，被摔得敢情不輕！猶自哼哼不止。

臨時的突襲顯露了少年人奇詭的手法，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使每個人都對少年人感到莫測高深！

少年人摔掉偷襲之人，突以詭異似魅影，欺進因被他摔跌牛頭人的神功所震，而楞立路中四個馬面人陣中。

奇詭飄忽的身影，環繞四人一轉，瀟洒中攏指連彈。

四馬面人本能的應變動作甫展，業巳中指定於當地。

不同的姿勢，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一個奇異的場面，腿未落地，手剛伸手，半仰身軀，俯首彎腰，但却都成了泥人！

長笑突起，少年人身形閃幌，路左的三個執燈牛頭人，亦在他倏忽飄閃手指連彈下，牛頭人手提氣死風燈，面露驚悸，像泥塑木雕般被制當地！

身形轉閃，飄然停止，立在陰曹無常面前的少年人，冷冰冰，輕蔑至極的說道：「閣下何不自己動手？何用勞動貴堂屬下！」

一擧制住八個拘魂燈使，這使陰曹無常閻潛這黑道魔星亦震住了！

神色楞凜中，突地自心底湧出了一股汚辱的羞怒，暴戾之性突發，嘿嘿怒笑數聲後，道：「嘿嘿！想不到老夫看走了眼！小子，來吧！」

聲落，擺出了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蜂目中，閃射着梟鷹般的兇光，望着少年人。

少年人一見陰曹無常閻潛的急相，反而慢騰騰道：「堂主閣下，猴急什麽！少爺還有說話！」

這種貓捕老鼠，先玩玩的行動方式，可眞把陰曹無常閻潛的肚皮氣炸了。

但，陰曹無常閻潛，却也眞是個城府深沉，機詐無比的老狐狸，在這種情勢下，可就看出了他的狐狸性格，只見他，頓時趁機轉換一副面孔，強裝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態，陰森依舊的道：「說！」

一派大剌剌態勢！頤指氣使的口吻！

這可是人的本性，不管他狼狽到什麽程度，有機會可以擺擺架子，他可就絕不放鬆，定會端的架子十足！

少年人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嘴角上的那一抹微笑，笑紋更深了，但在他心裏，却也對面前這老狐狸，轉變之快，大起懍心，對他能在黑道之中，久負盛名不衰，亦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似是略加思索，少年人始冷聲道：「你三更覆命的時限還早吧！」

此話一出，頓見那馬臉上的笑容倏斂了，蜂目如芒，射向少年人，仔細的打量了一陣，只見他拉長了面孔，厲聲道：「小子你究竟是何來路？」

少年人却依然冷冷的道：「反正與你不是同道就是啦！」

稍停少年人見陰曹無常閻潛猶是驚異不止的樣子，乃繼續道：「威武鏢局的這趟鏢，很重要，是嗎？堂主閣下？」

陰曹無常閻潛冷哼一聲，未置可否！

少年人繼續道：「就此爲止，各走各路如何？」

陰曹無常閻潛，怒哼一聲，道：「辦不到！老夫要定了！」

少年人哈哈一笑道：「說話算數，是你這惡名在外的堂主閣下，唯一的好處！這話說了，可別閃了舌頭！」

當塲奉送回去的話聲，氣得閻潛，怒哼一聲，就待擧掌擊出。

却見少年人道：「慢來！賭個東道如何？」

擧起的手，慢慢放下，陰曹無常閻潛哼哼的道：「小子，老夫可不是和你逗着玩來的！」

少年人一整面色道：「讓你佔個便宜！」更是一句莫名其妙的悶話，陰曹無常閻潛冷哼不語。

少年人繼續道：「你我一搏是不免的了！」

陰曹無常閻潛怒聲道：「你還跑得了嗎？」

少年人不理他的狠話，反而道：「搏戰勝敗，定個彩頭如何？」

陰曹無常閻潛揶揄的道：「你小子像滿有把握！」少年人接道：「好說！好說！不勞費神。」

閻潛道：「就以威武鏢局的鏢作彩頭如何？」

少年人讚許道：「聰明！只是猜對了一半！」

陰曹無常閻潛，疑惑的望了少年人一眼。

只聽少年人道：「加上貴堂屬下的自由！」

陰曹無常閻潛哈哈一笑道：「不勞費神！」

少年人忽的露出了一股神秘的面容，道：「堂主閣下，可聽說過彈穴截脈中有一種手法叫做『定時閉氣』嗎？」

陰曹無常閻潛頓時臉色大變，驚異急遽的轉面向他的屬下望去！

只見他的屬下，一個個眼中露出了驚懼之容！陰曹無常閻潛頓時似洩氣的皮球，恨聲向少年人道：「小子，算你狠，划道哩！」

少年人輕輕的說道：「你可是願意賭了？」

陰曹無常閻潛，沒好氣的說道：「廢話！」

少年人笑笑，道：「搏戰方式由你，勝者屬你，一切聽你的，僥倖屬我的話——今後威武鏢旗所到之處，你拘魂堂下，不得侵犯！」

陰曹無常閻潛，疑惑的看了少年人一眼，看一看他的屬下，道：「看來是不賭不行了！」

少年人道：「悉憑尊意！」

陰曹無常閻潛恨聲道：「岳擎天的威名嚇不倒老夫！」

少年人道：「我知堂主閣下同貴屬的情感！」

陰曹無常閻潛怒瞪少年人一眼，沉聲道：「老夫十六手拘魂爪，若不能奈何你小子，老夫今晚認栽！小子，來吧。」

陰曹無常閻潛話聲一落，身形即倏忽飄起，後退五步，凝神向少年人注視，全身眞力暴提，全身戒備。

此時，少年人亦面容一肅，大步向前邁出，在步幅之間，隱隱傳出一種沉雄無比的氣勢，浸染擴散，使陰曹無常閻潛，感到他一步步似千鈞巨錘般，重重擊打而下，壓力強勁。

無形中，陰曹無常閻潛的身形，在那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愼神態之下，隨着少年人前進的步伐，亦步亦趨的向後退却。

此種情形落於少年人眼中，無意之間，唇角下撇，露出了那一抹神秘的、奇異的、冷冽的、却動人的微笑。

但在陰曹無常閻潛的眼中，這却是令人心悸的微笑！

少年人自始至今，武功令人有深不可測之感，而他的這種臨敵不似常人的瀟洒中帶威凜的氣勢，足以滅敵之勢，長己之威！無形中使面對的敵人心懷惕懼驚恐。

陰曹無常閻潛，在這種情勢之下，注視着少年人的踏前步伐，就在他脚尚未落，稍有瑕隙時，把握住戰機，拿捏好時辰，迅快的一招襲向少年人！

招出無聲，在他飄忽的身影前面五指似曲如鈎，罩向少年人那俊秀面龐的五官要害，看來却使人甚難捉摸究竟是指向何處。

少年人一見陰曹無常閻潛遞來的招式，玉面上令人心悸的微笑更濃，那雙神光閃閃的俊目，透射出一抹冷冷殺光，倏閃即隱！

陰曹無常閻潛堪堪招至敵人面前，即見少年人右手食指一豎，單臂揮處，食指如靈蛇般，迅疾的戳向閃爍幌忽的如鈎掌心。

他一指去勢，甚是迅疾，而那破空的銳嘯，高尖奇勁，形成一種如電蛇般的威勢。

陰曹無常閻潛，面色凝重，足步倏然微微的一錯，向左旋轉側身，掌隨勢走，欺近少年人右側，倏忽間，變招就勢，襲向少年人右臂抬起的脅下。

少年人未待陰曹無常閻潛前來，襲身的招勢立穩，身形迅速閃轉，奇妙的變指如掌，右手纏向閻潛的腕脈。

陰曹無常閻潛，一十六手搜魂爪，詭奇飄忽，辛辣狠毒，出名的難纏，爲黑道中素所忌憚，爲黑道毒技之一。

搜魂爪十六手連綿展開，不絕的攻襲少年人，但少年人却瀟洒自如的見招破招，見勢封勢，外觀之人，却見他似是手忙脚亂，業已被陰曹無常閻潛奇詭狠毒的爪影包圍，而實際上，少年人可如文人提筆，遊戲文章，雖無章法，却也有定勢！

當事人的陰曹無常閻潛，却正大起疑惑，在他的眼中，少年人的施爲，還以爲是心存企視，故而尚見其謹愼攻守，絲毫未見懈怠，雖然那股悸人的微笑依舊。

待到六手搜魂施出，少年人反而捉襟見肘，時有被自己殺手所傷之機會出現，手上攻勢，乃更見凌厲，威力亦緊跟着大爲增強！

少年人亦如他的想像，竟似毫無實學般，左擋右封，看來似是狼狽已極。

陰曹無常閻潛，戒心頓去，搜魂爪威勢更增，鋒利的爪風，紛戳少年人全身各處大穴，大有即刻制死敵手之勢，堪堪一十六手搜魂爪，已施出十式，不由得大爲興奮，只聽他在閃爍中，陰冷冷的道：「我道你小子是眞有兩手呢！原來也不過是個靠嘴巴吃飯，嚇唬人的！」

講到此處，似是深爲自己曾被嚇唬發狂，狠狠的遞出一招後繼續罵道：「小子可惡！看你還敢冒充岳擎天的傳人不！」

原來在心底裏，他還是深藏一股畏懼，看來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威名，實是顯赫！

幾句話中，少年人又在捉襟見肘，搖搖擺擺，甚爲吃力的情況下，拆了四招。

一十六手搜魂爪，僅餘兩招，看似不支的少年人，突然此時，冷哼出聲道：「冒充嗎！嘿，十五招啦，對了，十六招，你嚐嚐少爺這敗中求勝，陰手制敵的絕活滋味，着！」

隨着這一聲「着」後！「啊！」的一聲驚呼！那黑白分明的纏鬥疾影，倏然中分！

挺立的白影，是樸實俊秀的少年人，嘴角上，兀自掛着那瀟洒而令人看來心悸的微笑！

高瘦的陰曹無常閻潛，此時却矮了半截！

彎着身子，手撫胯際，低俯的蒼白長臉上，豆大的汗珠，正滾滾而下！

站在道上的那二個鏢局裏的鏢師，直看得傻了呢。

陰曹無常閻潛彎俯的身軀，漸漸向上挺直了，似是已無大碍，少年人冷冷的道：「堂主閣下，如何？」

陰曹無常閻潛，面現憤怒之色！

少年人繼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想以你陰曹無常閻潛在道上的聲名，不會毀諾吧！何況今後我們會隨時見面的！」

話落轉身，向楞立當地的七人，及躺在野地裏的另一燈使，遙遙連點，指風無聲，與剛剛點戳閻潛爪心時，恰恰相反！

八大燈使，一個個都應指恢復了自由！齊齊集合於陰曹無常閻潛身後！

少年人俊目放光，不言不動，佇立當地，凝視着這來勢兇惡，如今却已毫無鬥志的河朔帮堂主，與他屬下的八大燈使。

陰曹無常閻潛，業已直身，狠狠的瞪了少年人一眼，冷哼一聲，陰陰梟聲道：「閣下的萬兒！」

「余浩然！」

陰曹無常閻潛，嘴唇牽動了一下，似乎尚有話說，但却已微微搖頭，似是自作否定的，反而恨聲向少年人道：「老夫記下了！」

少年人唇角的微笑，濃泛起一股特異的景像，使陰曹無常閻潛看了，心神甚是不定，只聽少年人道：「記牢看清啊！堂主閣下！」

陰曹無常閻潛猛然轉身，率先騰身向來時樹林逸去，刹時與相繼追隨的八大燈使，消失於樹林之中，燈光閃爍間，沒入樹林間隙中！

自稱「余浩然」的少年，此時却在淡淡已升的月影下，轉過白色身影，向楞立道上的鏢師，看了一眼，唇角上泛起一抹善意的笑容，頷額首！倏然轉身，展開身形，向洛陽方向奔去，刹時間，消失於淡淡的月光下遠遠的夜色迷茫中！

待兩個鏢師自楞神中醒來，想有所表示時，已不見人影，只好相對苦笑，搖搖頭，雙雙揮手，騰身上馬，大喝一聲：「開拔！」首先催馬起步，亦向洛陽方向行進而去！那鏢車「吱吱」，馬蹄「得得！」一聲，又配合着。

「威武——」

「鷹揚——」

喝道聲起，人馬前行。

夜空中，遙遙的，清晰的，將喝道聲傳佈得老遠老遠，增加了北國原野淒清！

玉指懲魔

洛陽東大街，高昇老店的大紅燈籠，雖然仍是高挑着，但却在風聲中搖擺不定，店門已掩上大半，虛掩的門縫中，突然擠進一人，店小二打扮，急匆匆的關上門，向正俯着算帳的先生說了聲：「大叔，一切都好了，我先睡了！」

抬起了老花眼，自那用綫纏在腦旁的耳輪上架在鼻樑上的那副眼鏡底下，看一眼小二，老頭子說聲：「好！你先睡，我馬上也弄好了！」

小二走後不久，老頭兒也闔上賬簿，出得大廳，踽踽向後院走去！

老頭兒，進入後院一間偏房之後，燈火亮了一刹，即又熄了！頓時，偌大的高昇店，顯得甚是寂靜！

驀地，棧房後的馬廐裏，傳來了幾聲馬嘶！

棧房後進的一座獨樓旁，頓時閃起了一條疾勁的黑影，騰身越房而走！

緊接着，獨樓中，黑影奔去的方向，那扇窗子，無風自動，迅捷的，又穿出了一條瘦俏身影，亦勁疾的撲向黑影奔去之方向！

獨樓側的一間客房簷下，突地又閃耀起一條較前二條身影，更爲迅捷輕靈的身影！緊躡着前面二條身影，馳出棧外！

最後面的身影，出得店來，即見前面二人，如電射般向前飛馳，一前一後，看來功力似在伯仲之間！

而後面的身影，輕功之高竟然非前面二人，所可比擬，刹那間，業已與前二人近了個首尾相接！

後面人影，似是無意讓前面二人知道自己跟踪，故而時時藉牆角屋簷樹蔭做掩蔽，不疾不離的跟着前面二人向前飛馳。

後面之人，業已看清，最先者，乃是一男子，追逐的却是一苗條的女郎！

前面男子，似是有意引逗，不時回首轉望，每次轉望後，即加緊前行，而後面女的却是一聲不響的在後緊追。

當前面之人，回首轉望時，最後身影，捷如魅影般閃身藏起，幾次都未被前面之人發覺，其輕功之佳，實是不可思議！

前後追逐之間，已到洛陽的古校場之中，前引者直撲矗立校場中央的校閱台，一躍上台，轉身面對緊跟他身後，飛躍上台的俏影，二人對面互相打量尚未開口。

最後的人影，跟踪到廣場邊緣後，略作相度，即繞行疾馳，身影如一縷淡烟般，自掩蔽處，射至校閱台後，躍上後面的大房中，看來似是休息處所，寬大敞闊，業已失修！

後面人影，輕功實是出色已極，落地如風飄飛絮，無聲無息！

緊接着已輕靈巧快，捷如鬼魅般閃至校台右方出口之處，向外望去！

但見台上兩人，一位乃四十餘歲的黃臉漢子，濃眉下一對鼠眼，正骨碌碌的亂轉，那陰騺的面上，閃現出一股邪惡，嘴角下吊，一臉卑鄙之容，正斜睨向對面的女郎。

月光下望去，對面女郎美艷絕頂，一身玄色夜行衣，腰束絲緞，鵝蛋臉，柳葉眉，瑤鼻櫻唇，一對青光閃閃的明眸，正怒視着前面的黃臉邪惡漢子！

此時，突聽她以無比嬌俏，似玉盤銀鈴般的聲音，怒聲向黃臉邪惡漢子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河朔帮攝魄堂，大名頂頂的陽世惡煞，鄭鰲鄭大堂主！」

那被稱爲陽世惡煞的鄭鰲，驀地臉色一楞，心忖：怪？這女娃兒何以曉得我？只聽他道：「嘿嘿！好說，好說，恕鄭某眼拙，姑娘是……」

「小女子初莅洛陽，不知鄭大堂主爲何貪夜引我來此？敬請指教！」

銀鈴般的聲音，打斷了陽世惡煞的話聲，也似是不願回答對方所問，故意先發制人，提出問題似的。

只見鄭鰲，突地一睜鼠目，沉聲道：「明眼人不說瞎話，姑娘自踏入我河朔帮地面後，即屢向敝帮弟子，暴施毒手，今晚鄭某請姑娘對我有個交代才行！」

姑娘聞言，蠑首一揚，澄澈的大眼睛，望着陽世惡煞，輕聲細語，慢騰騰地，語帶調侃的道：「河朔帮地面，是黃帝老子封的啊？」

此話一出，陽世惡煞鄭鰲，又是一楞，旋即怒目向姑娘沉聲叱道：「河朔帮是武林帮會，還用不到去受官家封誥，姑娘既敢伸手向我們下手，就該有胆承認！」

姑娘面色一整，沉聲道：「誰說我無胆承認？」

鄭鰲道：「那麼姑娘，如何向鄭某交代！」

姑娘神色一寒，妙目中突地射出了晶晶煞光，道：「那強搶民女，離人骨肉的小霸王，可是貴帮屬下？那霸佔風陵渡口，硬索船資的黑鮎魚也是貴帮屬下了？對姑娘穢言汚語，不知死活的賊子也是貴帮屬下了？」

這一連問話，可就使陽世惡煞鄭鰲，堵住了嘴，臉上神色一陣青，一陣白，氣得似是就要發昏。

而他在心裏，却大駡屬下窩囊，更對面前這姑娘的伶牙俐齒發狠不已。

可就是在嘴邊上，不好意思承認這些是他的屬下！

由這兒看，人怎麼無恥，可是只能背地裏作惡，誰也不願意明裏落個「無行」之名，明明他家裏是男盜女娼，表面上，他還是要裝出個「人」的樣子！

陽世惡煞鄭鰲，怎麼也不能不回答，那黃臉猛然一抬，露出了那股邪惡的猙獰之容，道：「不管怎樣！人是你殺了！你總得有個交代！」這口吻，簡直就是無賴巳極！

只見姑娘春花般的綻開了笑容，嬌笑一聲道：「堂主閣下，你要小女子，如何個交代法？」

陽世惡煞鄭鰲開聲後，又是一楞，啊，如何個交代法？他似是未曾想過這問題！

只見他微思之後，向姑娘道：「念你是初出道，你同我到堂裏去一趟！向本堂弟兄道歉，也就算了！」

好寬大的條件，但在他的心裏却在想，只要你不知厲害，願意到我堂裏去，管教你進得出不得！原本是包藏了無比的禍心！

姑娘聞聲後，突地笑得花枝招展般地，久久始停，嬌聲向陽世惡煞鄭鰲道：「大堂主，你殺了人可曾向別人道歉過？」

鄭鰲聞聲怒聲道：「我為什麼向人道歉？」

姑娘聞言後，隨即肅容沉聲道：「是啊，我為什麼向你們道歉！」

陽世惡煞道：「因為你道歉才能解過節！」

姑娘冷哼道：「沒有什麼過節，値得解決！」

鄭鰲聞言太怒，胸中怒火倏燒，頓含無比殺機，嘴上說話，手上却暴提眞力，以其陰毒的「惡煞掌」悄悄向姑娘襲去！

姑娘在陽世惡煞鄭鰲說話時，即見他的雙掌微微抬起，暗暗向自己推來，無掌風來得太快，在姑娘雖巳驚覺，顧不得作勢，雙掌順便迎擊之時，亦正是陽世惡煞鄭鰲掌勁吐實之時。

突見他雙掌倏提猛推，吐氣開聲，一股陰柔的大力，業巳襲至姑娘胸前。

姑娘頓覺胸間如中撞擊，一陣心血翻湧，但覺四肢無力，心疼如絞，煞時頹然向後仰身倒去！

陽世惡煞鄭鰲，一見陰謀得逞，一擊功成，即邁進一步，揚掌向仰身向後，面色蒼白的姑娘面門擊去！

突地自斜刺裏，一股暗勁，迎着他拍下的掌勁，襲擊而至，更有一股莫大的指風勁力，襲向他的左脇！

陽世惡煞鄭鰲，顧不得襲敵，趕緊順勢轉身，企圖躲過襲來的勁疾指風！

但那裏能够來得及，雖然轉身時，閃過脇下，却仍被指風，擊中胸前，頓感胸中如被錐刺，一陣甜腥，突如激箭般，湧向喉頭！

陽世惡煞鄭鰲，強忍翻湧的血氣，轉目瞥視襲擊之人一眼，只見校台右後門口，一個威稜稜，神光十足的一雙俊目，在一個俊美的玉面上，正怒視着他，那是一個一身青衣的美少年。

陽世惡煞一見那威稜的目光，心底裏急楞楞的打了一個寒顫，心中不由暗呼一聲，好毒！

以他的江湖經驗，即知此青年人，內功巳至化境，也測出了自己雖被擊中一指，然而巳感出，眞力渙散，功力頓減，巳是無法再行搏鬥！

心念突轉，強裝無事，怒聲道：「小子何人，竟敢插手本堂主之事？」

少年人意極不屑的冷哼一聲道：「卑鄙的傢伙！少爺宰了你！」

冷森森的語音，起自黑衣少年人，聽入陽世惡煞耳中，直如一股利箭穿心！

繼見那威稜俊美的少年，一步步，慢騰騰的踏下，台子本就僅有丈許寬，二人距離不過數尺，如此邁進，一步直似一錘般，擊向陽世惡煞鄭鰲。

只見他隨着少年人的前進身形，面上露出了一股驚震，不期然的向後退步，同時那雙鼠目，亦一瞬不瞬的，注視着黑衣俊美少年。

驀地裏，「啊！」的一聲驚呼！

陽世惡煞鄭鰲身形，疾然倒落台下！

原來他被驚震得忘記了距離，後退的步子，一脚踏空，向後跌下！

陽世惡煞鄭鰲，落下的身形，離地尺許，挺身踢脚，奮然而起，平栽的身影，頓時直立，脚甫落地，即騰身射向校台轉角，拐彎後，貼着校台向後方疾馳而去！

一聲銳嘯，夾着一縷精光，疾如閃電般射向陽世惡煞鄭鰲逃逸的身影！

陽世惡煞鄭鰲，聞到銳嘯之聲，前行的身形，倏忽右移尺許，回頭望去！

一抹清凉，擦過陽世惡煞的左耳際，一支精亮的劍形鏢，疾勁的返射回校閱台口。

此時，陽世惡煞鄭鰲的身形，雖是略滯，然却仍然向前疾馳，突見精光劍形鏢射回，而在左耳凉意擦過後，突然感到一股水漬，流向左頰，緊接着如絞頸般的疼痛，刹時襲來！

他下意識的，左手一掩左耳，手觸處，驀地大呼一聲，頓感痛澈心肺，左手刹時，沾滿血漬！

陽世惡煞鄭鰲，亡魂大冒，顧不得疼痛，拔腿飛跑。

就在此時，身後傳來了隱微的語聲道：「堂主閣下，左耳留為紀念，此是對你卑鄙行為的小小懲罰！」

聲音入耳，陽世惡煞這才想到他的耳朶不見了，原是被那小型劍鏢削下來，同時勾去的！他同時也想起了此物來歷，這不正是昔年中原獨行俠岳擎天威震武林的表記，發出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

想至此處，一股寒意侵上心頭，直如遇到鬼魅般，回頭張望，而脚下却也同時，猛然加勁，向前疾馳，瞬間巳接近校場邊緣，騰身越過阻攔，向暗影中，疾隱而去。

校台上的青衣人，此時正收回精光閃閃的小型劍鏢，納入懷中，手腕迅捷的團起了一絲肉眼難見的細色明絲，同時塞入懷裏！同時，將那隻掛在劍把倒勾上的血耳取下包好，藏起。

黑衣少年正是昔年中原武林奉之為武林泰斗的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黃昏才解決北京威武鏢局之厄，驅退刧鏢的河朔帮拘魂堂堂主，陰曹無常閻潛的余浩然！

此時他在不憤陽世惡煞鄭鰲的卑鄙偷襲，與事後狠毒行動，而出手救下了台上美艷的不知名女郎！目送陽世惡煞，失踪廣場外後，始才轉身向倒在台上的女郎走去！

來至臨近，俯身握住一隻柔荑，在腕脈處一診，不由得眉頭大皺！

余浩然診出妙齡美絕女郎脈息微弱，再一試鼻息，巳是氣息奄奄，受傷之重，竟然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一見此情，乃本能的伸手向少女仰躺的胸前，試其心脈情形。

驀地，只見他那伸出的右手，如中蛇蠍般，疾縮而回，心中暗駡自己糊塗，對方乃係一妙齡女郎，自己一個堂堂俠義之人，怎可如此不知愼重！

但，手雖縮回，他那一雙俊目仍在審視。

那姑娘的胸口在他細審之下，微見起伏，這證明了姑娘心脈未斷，猶似靜海微波，使他頓時收回了浮蕩的心神，凝神略作調息，鎭靜一下心神。

然後，只見他迅速的伸手入懷，掏出了一個綠色扁形玉瓶，揭蓋從瓶中倒出了三顆赤色藥片，小心的用手托着，左手向女郎下頷一掐！

女郎本是緊閉的櫻口微張，他即迅捷的將那赤色藥片納入女郎口中，然後又將女郎下頷一抬，闔上櫻唇。

余浩然此事做完，長長噓一口氣，起身凝視姑娘，慢慢地，姑娘胸腹起伏微增，逐漸加劇，余浩然的心，也隨着她的起伏，同樣加速。

余浩然頓時如釋重負，轉身向台下望去，一抹淡淡的月光，飄洒大地，微風吹起校場中的黃沙，微微作響，他不禁對這女郎，起了推想！

她是誰？是那一門派的，未見她出手，人生得如此美艷，怎地隻身在江湖行走？一連串的疑問，都沒有結論！

此時，仰臥台上的姑娘，氣息均勻，慢慢地，張開了那丹鳳似的玉目，迷茫的向四週略一打量，眼角餘光望到了余浩然的身影，驀地想起了自己乃是遭到暗襲，未曾看清，然而却遽然驚覺，突的翻身坐起！

身軀甫動，突聽她嚶嚀一聲微微呼痛聲。

同時，耳中傳來了清晰而溫和的語聲：「姑娘受暗襲心脈幾斷，在下讓姑娘剛剛服下療傷聖藥『百草精片』，藥力未全部行開，姑娘還是就地行功療傷要緊！」

女郎一聽，看看余浩然那挺立台上，面向台外的青色身影，略作檢視一下全身，見無異狀，乃即凝神運功，療起傷來。

功行全身，驀感一絲凉意，起自喉頭至丹田處，隨着她的導引，猛力襲向傷處，凉意過處，疼痛立止，功行一周，凉意倏與本身眞力會合，頓時產生了一股充沛的溫和之氣流，如一陣洶湧的巨浪，自動向全身主要穴道竄襲，姑娘驀地大驚，正感不知所措之際，耳中傳來了剛才那人的聲音道：「姑娘若是感到藥力眞力會合之時，要趕快導引運行一周天，即可倍增功力。」

姑娘聞聲，迅速運功導引那一股巨大溫和之氣，按照行功心法予以運行！

刹時間，姑娘感到眞力運行迅速，自己亦隨之進入忘我之境，面上充滿了湛然之色！

久久，姑娘自行功中醒來，感到精力充沛，異於常日，而最大的進益，乃是在這段時間中，她竟然因禍得福，自幼即希冀打通的百匯穴的響往，竟於此時完成！

高興的她，躍身而起。

突地，只見她那一身玄影，身隨意動，疾衝向校閱台頂，「轟」的一聲竟然硬生生衝破校台屋頂，騰上半空，待她覺出不對，欲思運功墜落時，身影早巳衝出！

嘩啦聲中，一陣屋瓦塵灰落滿台上。

余浩然不虞有此，聞聲後，騰身落向校場中央，回首望去，瞥見一條玄色身影，自校台上空，向他俯衝而來。

人影落地，只見那俊美的姑娘，臉上似百合花般，綻着笑容，嬌羞的向他打量一眼，即彎身福了一福，口中同時感激地悄聲道：「少俠救命賜藥之恩，小女子感激不盡，請受樂筠一拜！」

余浩然一見，驀地閃身，雙手頻搖，促聲道：「不敢當！啊！你是樂姑娘？那更不勞言謝了。」

姑娘樂筠聽聞後，驀地瞪着那澄澈的眼神，詫異地望着余浩然，似是在問，我姓樂就不需謝了嗎？為什麼？

余浩然聰明絕頂，怎地會看不出姑娘的意思，乃微感尷尬的，面上訕訕地道：「樂姑娘可是……」余浩然話尚未完。

樂姑娘突地驚「啊」了一聲，似乎想起了極端之事般地，神色微變，倏又隱泛，面上露出一股特異的神色，凝視着余浩然，但却聲音微帶惶急的截斷他的話，說道：「你說你給我服食的是百草精片？」

余浩然一聽，面露微笑，點點頭。

樂姑娘聞言，臉色一整又道：「那麼你是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傳人了！」

語音中微含敵意，但余浩然却不以為意仍然點點頭，依舊是微笑着望着姑娘！

樂姑娘臉上頓時又掠過了一抹異色，但旋即隱沒，反而藉機打量一下天色，看見已是東方泛白，兩人已是折騰了一夜，乃即不經意地說道：「時已不早，少俠住於何處，樂筠願登門拜謝援手，與賜藥之德！」

余浩然雖已看到了姑娘神色不對，語氣亦不似甫見時的溫柔，但他却未放在心上，聞言乃道：「我住在姑娘的那家客棧房中！」

樂姑娘聞言，不由得一愣，即聽余浩然又道：「昨晚我住棧時，天色業已將近二更，尚未安息，三更過後，即聞到夜行人飛行之聲，乃追踪姑娘同陽世惡煞鄭鰲來此，見其卑鄙無恥才予薄懲的！」

樂姑娘聞言，刹時紅雲滿臉，俯首低看衣褲，溫聲道：「若非少俠打救，眞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少俠恩德，小女子記下了……唉……」

一聲輕微的嘆聲，傳入余浩然耳中，驀地使他心神一凜，略作回想，突然一整顏色，向姑娘道：「從姑娘語氣中，似是對岳伯伯有所芥蒂，假若方便的話，余浩然可否請姑娘……」

話聲至此略爲拖長，而樂姑娘亦於此時，正似在攷慮什麽似的，用那雙澄澈的妙目，狠狠的望着余浩然。

余浩然不禁被她看得臉上熱熱地。

樂姑娘却於此時突地道：「你叫岳擎……岳老俠是伯伯？他不是你師父？」

余浩然道：「較師父尤親。」

樂筠詫異的神色更濃，但又問道：「岳——老俠，近幾年來可好？」

余浩然一聽，奇怪的看了姑娘一眼，問道：「姑娘認識我岳伯伯嗎？」

樂筠搖搖頭但却道：「他可還在江湖走動？」

余浩然大爲驚異的望着姑娘，眞不知他問此話是何原因，但却迅速的，肅容答道：「自我記事以來，岳伯伯就未曾離開過我一步。」

樂筠姑娘聞言，意似不信的道：「你是說他十餘年都未離開過你嗎？」

余浩然迅速而毅然地點點頭道：「除非——」

「除非什麽？」姑娘促聲的急問。

余浩然不好意思的，慢騰騰地，然後突地急聲道：「除非我上茅房的時候！」

此話一出，只羞得兩人同時低下頭去，而樂姑娘却於此時，竊笑出聲，她是在笑這俊美少年的樸實吧！

這笑聲衝開了滿天陰霾！

姑娘的面上，又綻出了那百合花般的笑容，但仍然是微帶疑惑的道：「那麽你不是江漢帮的人了？江漢帮是不是岳老俠創立的了？」

余浩然一聽，心中大爲輕鬆，乃道：「大概貴派定是有人了，接到了劍令？是不？」

樂姑娘點點頭。

余浩然驀地向姑娘道：「天已不早，我們回客棧吧，你這問題，我慢慢告訴你，說實話，此事正待我去解決呢！我要看看是什麽人大胆，竟敢冒我岳伯伯的名義，威脅五大門派！」

說罷，兩人業已雙雙展開身形，向廣塲外，客棧方向馳去，在晨色茫茫中，二條身影，竟然走了個並排！

樂姑娘却在邊走時，驚詫的道：「什麽？你說五大門派？」

「嗯！都和貴派一樣呢。」

「啊！」姑娘驚呼出聲。

余浩然道：「我非找出此人宰了他不可！」

樂姑娘道：「不是江漢帮嗎？」

余浩然道：「不是！江漢帮已消聲匿跡了。」

「那麽是誰呢？」姑娘疑惑的。

「先將河朔帮的事解決，再說吧！」余浩然話至此處，二人業已馳出廣塲！

街市上已有人影行動，二人放緩步伐，儘量抄近路，返回高昇客棧！

入門時，小二哥奇異地看了二人一眼，但却未講什麽！這種事，顯然在他不是第一遭，客人晚上住店後，第二天草上突然從外面回來，他大概是見怪不怪了！

樂姑娘辭別余浩然，返回那座獨樓。

余浩然亦返回自己的房間！進入房中，倒向鋪上，腦海中，不期然浮現出了樂姑娘的倩影！

瓜子臉，柳葉眉，澄澈的大眼睛，流露着一股純眞，嬝娜的身影，似黃鶯般的嬌語俏聲，櫻唇微綻，弧犀似編貝般，晶瑩如玉，尤其是那頰上，在似百合花般的笑容綻開時，會有一個隱約的酒渦隱現！

就在此時，余浩然突地一骨碌爬起身子，右手尤自撫着臉，急步向外走去！

只見他來到樂姑娘那獨樓前，方待用手敲門，突地又停了下來，身形似是已待轉回，但，「支呀」一聲！

樓門啓出，露出了一個嬌俏的面龐，正自以那雙澄澈的大眼睛，望着余浩然！

開門的正是樂姑娘！

二人四目一對，亦不知是何原因，同時在心中，微微一震，雙雙低首，紅雲同時現在兩人的面上，刹那間，傳至耳根！

樂姑娘抬起頭來，欣然的，赧然的道：「少俠可是有事？」

余浩然佇立當地，期期艾艾地，方待開口。

樂姑娘却雙手拉門，敞開後，微退側身道：「少俠請裏面坐！」

余浩然隨即邁步進得房來，只見樓中佈置，甚是清新，看來此處店家，眞不虧是老字號呢！

進門後落座，姑娘奉上一杯香茗後，余浩然即自鏢囊中取出了一宗物事，用黃綾包裹，形如拳大，置於桌上，然後向樂姑娘道：「姑娘可能用得着此物！」

樂姑娘看了一眼桌上之物，目中露出了希冀之色，但却甚爲大方的，靦覥的向余浩然道：「我眞糊塗，竟然未請教少俠尊姓大名，眞是太不禮貌了！」余浩然豪壯的一笑，道：「是在下失禮，我叫余浩然！」

樂姑娘倩目一揚，道：「武林中有一位人稱賽孟嘗的余大先生，不知——」

姑娘聲未落，即見余浩然神色憤怒，却強自抑止微帶悲聲道：「那是先父！」

樂姑娘神情一楞，但却故意的叉開，只見她嫣然一笑，弧犀微露，望了余浩然一眼，一指桌上小包道：「不知道此是何物？」

余浩然雙目射出湛湛神光，揚聲道：「姑娘何不打開看看？」

姑娘聞言，柳眉一揚，鳳目深情的向余浩然看了一眼，即伸出羊脂般的葱葱玉手，十指尖尖的，迅快將包裹打開，裏面物事一現！

突見姑娘全身微顫，怯生生的，滿面肅容，將那物事，正放在桌上，盈盈起身，立於桌子正面中間，褕衽俯身，向着那物事，恭恭敬敬拜了三拜！起身後，雙目微蘊紅潤，感激不盡的向余浩然道：「昔日岳老俠與我二叔較技，贏得本門『雲龍九現玉符』，如今未經較技之諾，少俠送來，樂筠眞不知如何是好！諾言不實現，恐怕亦不方便收回吧！」

余浩然本待開口，突見門口人影一閃，店小二手上提着茶壺，進得門來，走至二人面前，自懷中掏出了一封柬帖，向姑娘遞去，口中道：「小的受客人之托，送請姑娘過目！」

樂姑娘伸手接過柬帖隨手拆封，口中却向店小二和聲道：「來人可曾走嗎？」

店小二一面沏茶，一面答道：「早已走了！是常來這兒的黃狐劉三爺！」

姑娘拆開柬帖，抽出一張紙箋，只見上面寫道：「夜三更，校場候駕！」

下面署名鄭鰲拜啓。

姑娘一見，順手遞給余浩然，櫻唇中，不禁冷哼一聲，玉面上，頓時罩上了一層寒霜！

余浩然接過看罷，抬頭方待講話，目光瞥見小二猶在，即住口不語，伸手自懷中掏出了半塊散碎銀子，輕輕向小二一丟，見他接住道：「小二哥給準備兩份酒菜，分別送到姑娘同我房裏來！剩下的你就喝杯水酒吧！」

小二一掂手中銀子，怕不有半両，兩個人吃個幾天大魚大肉也用不完，這客官竟是只吃兩餐，只樂得他眉開眼笑的，又躬腰又作拱，滿口「謝謝，就來，就來！」狗顚屁股的走出樓去！

余浩然一看小二消失身影！頓時肅容的向姑娘道：「這可好！兩件事一併解決吧！」

樂姑娘聞聲，揚臉詫異的看着余浩然，神情中現出，不知他話中的意思！

余浩然一指手中的柬帖，又把嘴向桌上小包裹中，出現的姑娘的本門令符，「雲龍九現玉符」一呶，和聲道：「姑娘何不以今晚約會，順便解決貴門同我岳伯伯昔日定下的諾言？既不傷你我之間和氣，又可實現諾言！」

樂姑娘一聽，雙目中露出了感激之色，但又帶着一股意氣自豪的口吻，向余浩然道：「少俠是說，讓我與今晚的敵手，來個勝負較量後，就順便解决本門與岳老俠的諾言嗎？」

余浩然點點頭！樂姑娘豪興遄飛的道：「好，好，咱們就一言爲定，我也好報昨晚陽世惡煞鄭鰲的一掌偷襲！哼！」

說至最後的那一聲哼！玉面上掠過了一層濃厚的殺機，看在余浩然眼中，對這美艷的姑娘，也不禁感到有點愕然，心想：看來崑崙派的氣質，是依然未落，這姑娘好重殺氣。

此時店小二正端着兩人的酒菜送來。

姑娘一見，即向余浩然說道：「少俠何不就在此……」

眼光望着小二手中的酒菜，余浩然一看，頓時會過意來，豪然的道：「姑娘不嫌棄，在下就不客氣了！」說罷，即緊接着向店小二道：「你就連我的也擺在此處吧！」

姑娘此時嫣然一笑，深情的看了余浩然一眼，即將桌上那支翠色玉石上，雕鏤得與活的一樣的九條騰雲玉龍玉符，極端小心的包好，揣於懷中。

小二迅速的將酒菜擺好，望了二人一眼，識趣的，臉上却懷着一股神秘的笑意，走出樓去！

小二的臉色看在姑娘眼中，不由羞得兩腮紅雲飛騰，偷眼向余浩然望去！

正見一股深情的目光，射上面來！

四目相對，那本是強抑着的心情，雙雙激動暴發，目光中，默默傳來了心中的情意，這一對玉人，相互以世上最美的語言，情人的目語，傳達了口裏講不出的心意，兩人的面上，羞紅的臉色漸漸褪了！

代之而起的，是那湛湛深情，自然的流露；在這一刹那間，心與心結合了！

×　×　×

洛陽古校場中的校閱台上，三更不到，即有三個身形極爲快捷的人影，自台下躍上！

人影停身，顯然其中一人，正是河朔帮攝魄堂堂主陽世惡煞鄭鰲。

另一個高瘦的老道，鷹鼻鷂目，滿面陰鷙，身揹一圓形包裹，顯然乃是他的兵刄。

三人中最矮的一個，一身粗布衣服，短短胖胖的一副福相的土財主樣兒，手執着一根，桿長過臂的旱烟袋，烟鍋正自星星爍爍的隨着他含在嘴裏的烟嘴，噗噗的響聲，閃閃的冒着火花！

那一亮一亮的烟花，瞧着他的面容，白鬍子外，都是紅樸樸的肥肉，似是營養甚好，絕無武林人的那種肌肉結實的紅光！而只是那種普通人的財主臉色！

此時，那高瘦的老道，轉望一眼台上情形，望望天色，竟似不耐的，向陽世惡煞鄭鰲道：「鄭兄約的人，怎地還沒來！恐怕……」

話尚未完，那土財主的手一抬，拔下烟嘴，道：「時間還差一會呢。」

高瘦老道，敞聲一笑道：「我早就想領教岳老兒的什麽閻王令了，你們中原人，怎地會捧的他那麽高？眞是奇怪！」

土老頭兒，剛放在嘴裏的烟袋，猛的吸一大口烟，藉勢從鼻中狠狠的呼了一聲，烟霧猛的向前噴出，似是噴出了心中的不滿，掉頭向台下望去！

高瘦道人一見，實不好多說，然而他那陰鷙的雙目却也怒射土財主老頭一眼！

此種情況，看在陽世惡煞鄭鰲眼中，趕緊接腔圓場，用手摸那用布包裹着的左耳，乾嘿一聲道：「時間差不多到了，兩小狗怎地不見來？」

「來了，道爺第一個讓他爬在地上求饒！」

老道一股怒火，沒有地方發，一股腦兒，從這二句話中得到了發揮！

人就是如此，鷙在肚子裏的氣，不放出來，實在難受，但在有些情況下，實在是不好放，可也眞怪，上帝造人，給造了這麼一張嘴，不但可以維護生命的生長，更有一個最大的妙用，就是說話。

說話不但可以傳達意願，連絡情感，同樣的也可以破壞感情，更巧的，微妙的一項用處，就是可以抒發感情，而最好的抒發感情，就是說大話。

說大話，再也沒有比在「人後吹大氣」的這種方式寫意了！因爲你在別人背後吹保險沒有阻碍！但，吹大氣時，可要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不能說曹操，曹操就在旁邊，那可就糟了！

人往往是運氣不好，什麼邪門都擠上身來的，看來今晚這個高瘦的老道，運氣大概不好！

因爲，在這句話還沒講完時，突地一點黑影，悄無聲息的，飛射向他的面門，他未看清，而嘴上可就挨了一下重的！

「啊！」的一聲，嘴唇頓時腫起，一顆門牙，頓時脫落！滿嘴流出了一股血！

只氣得他「哇哇」大叫，叫的時候，剛好連自己的那個門牙也吞了下去，刹時間，只見他漲得臉紅頸子粗的，直用手自頸子喉嚨向心口的方向揉！

叫也叫不出，啊也啊不响，驚得乾瞪着一雙鷹目，雙脚直跳！從嘴唇流下的血水巳是到了喉嚨。

此種情景，看在陽世惡煞眼中，大是奇異，方待向前有所行動……

驀地聽一個威稜的聲音道：「東海鰲魚島的野雜毛，只會吹大氣！連顆小小的老鼠屎都躲不過！還稱什麼能？」

台上三人，同時向發聲處望去！

只見一個俊俏的美艷的女郎，正悄生生的，站在台子後面左面的月台口，而那左面門口，也正站着一個英挺俊拔的少年！那話聲，正是出自少年人之口。

陽世惡煞鄭鰲尚未開口，那被擊的老道此時「古」的一聲連牙齒和血吞下，怒吼一聲！飈然而起，猛然向少年人撲去！

一股疾勁的掌風，在人未到時，即巳襲身！

少年人，嘴角露出了一股輕微的，使人心悸的微笑，一見道人捨身撲來，驀地裏身形一幌！高瘦道人頓失敵人所在，撲出的身形，急刹不住，掌力猛地擊上了那巳失修的校開台後牆，「轟」的一聲，灰飛磚落！頓時台上自台頂嘩啦啦下了一陣磚瓦灰塵！

「颼颼」幾聲微响！

五條身影，疾落向台下校場！

先落地的，是那俊美少年，接着是美艷女郎，二人站了個並排。

迎面落下了那土財主與陽世惡煞鄭鰲，最後才是那業巳灰頭土臉的高瘦老道！

台上後牆磚石激飛，那當然是老道的傑作，而台頂磚瓦下落，那可是昨晚姑娘的遺跡！

高瘦老道身上的灰塵，多半都是姑娘之賜！姑娘看到了老道那副狼狽樣兒，想起昨晚自己行功完畢的情形不覺羞紅着臉兒，但卻深情的瞥視了一眼身旁的少年！

少年人正是先來的余浩然，女郎不用說是樂筠姑娘！

高瘦老道，擊敵未果，而弄了個灰土滿身，眞是旣驚懍，又氣惱！

驚懍的是少年人那鬼魅般的身法，氣惱的是自己竟然出師不利，連遭挫折！

氣惱使他忘記了懍懼，甫一落地，即戟指面前少年人怒聲道：「小狗有種就別跑！看道爺不宰了你！」

余浩然掉首不理面向陽世惡煞道：「堂主閣下，下書約戰就是這種方式嗎？」

高瘦老道一見余浩然如此對他，更是惡向胆邊生，大喝一聲：「氣死我了！」就待掄掌襲擊！

此時，陽世惡煞鄭鰲，却伸手一攔道：「敖兄且慢！你還怕沒有得施展嗎！」

高瘦老道強忍怒氣，怒目瞪着余浩然，立于當地。

陽世惡煞鄭鰲却接着向余浩然道：「少俠昨晚一鏢所賜，鄭鰲願即刻解決！在下先與你介紹兩位武林高人！」

說罷用手一指高瘦道人，還未開口，即聞余浩然道：「不用啦！高人是高，就是只會吹大氣，誰不知道東海鰲魚島上有個野道士叫元玄眞人敖青？」說至此見高瘦道人敖青，又待發作，余浩然不屑的哼了一聲，繼續道：「這位嗎？只要是到了洛陽，沒人不曉得去拜訪拜訪，烟叟陳杰之名，可是够響的！」

「小狗，不用囉嗦，好像你什麼都知道，道爺要領教你的劍鏢！」

元玄眞人敖青巳是大爲不耐，突然插嘴吼叫。

一旁的樂姑娘，似是早就看得不順眼，此時突然嬌聲向敖青道：「老道你有什麼本事？讓姑娘領教領教你！」

未等敖青有何反應，一旁的余浩然道：「樂姑娘稍待同堂主閣下較一較陰險偷襲的掌法吧！這雜毛就算我的了！」

說完邁前一步，俊目放光，凝視着凝敖青，而唇角那一抹微笑，使人心悸的微笑，又顯現在面上！

元玄眞人敖青突地伸手自懷中掏出一支鰲魚形的小鏢，托於掌心，向余浩然道：「小狗看清了，道爺就以此領教你的劍鏢絕技！」

話落，手一抖，青光一閃，射向余浩然那微笑的面門！兩人隔着如此近，且是說話中射出，刹時即巳到面前。

余浩然頭微向左偏，一轉臉，鏢貼面門而過。

頭又倏然轉回，「呸」的一聲，鰲魚鏢隨聲射向元玄眞人敖青！

原來在余浩然轉面時，恰將鰲魚鏢用口接住！此時運氣吐出，當塲將對方三人驚懼得寒氣大冒。

這種接鏢還鏢的方式，可是大背武學常規，敵人出手之物，若不知內情遽然接着手中，若被淬毒暗器的浮毒所染，可是甚爲麻煩之事，何況甫一接觸就用口接？

此種動作不但震住了對方，而那以一口眞氣，啐出對手暗器的勁力，使接到手中的高瘦元玄眞人敖青，疾退兩步始才站穩的情形，收入對方眼中更是大爲驚懍！

元玄眞人敖青襲敵未果，反被余浩然啐回的暗器所震退，使他當場丟人現眼，不由得戾氣大生，怒吼一聲，雙肩搖動，背後圓形包裹，倏然轉至身前，自動散開

，雙手起處，「朗朗朗」一陣响聲，一雙黃澄澄的金輪，執於他的雙手，怒目瞪着余浩然，大聲道：「小狗！今晚道爺定要你喪命在金輪之下，着！」

身形暴起，彈射至前，雙輪挾着呼呼的風聲，閃耀着金光，向余浩然摟頭蓋頂砸下！

輪影未至，余浩然身形突然消失，業巳轉閃至元玄眞人敖青身後，敖青巳有前次經驗，輪影下倏忽失去敵踪，看也不看，雙輪業巳隨身形轉動，半轉向身後，疾襲而至，輪風忽忽，光影閃閃！

余浩然瀟洒靈活的身形，隨着元玄眞人敖青的轉動，亦飄渺如影隨形，又轉向原處！輪影旋風般，以元玄眞人敖青爲軸，頻頻交射，而余浩然青色身影，亦如拴在樁上般運轉不停！

本是向右旋轉的輪影突地反向疾掄，而青色的身影，亦自倏停又起倒轉而行。

「就這點本事？哼！」

青影自運轉中，傳出了譏語。

輪影驀地停止。

高瘦的元玄眞人敖青，怒目瞪向余浩然道：「小子！你也只有逃的本事？」

余浩然挺立的身影，在夜風中，瀟洒巳極，唇角上那股使人心悸的微笑不減，口中冷冰冰的道：「逃？你有這種能耐？還是只會這麼一招？」

多絕！元玄眞人敖青，可眞是沒有這份如蛆附骨，如影隨形的輕功！當然他就連「逃」也不够資格，一招麼？可也不至於，因爲他巳經有答覆，是行動的答覆！

雙輪看似有無比的重量，只見他吃力的向前一平一立，緩緩推出，一寸寸，一分分，向着余浩然挺進！

余浩然却也瞪着那精光閃閃的雙目，緊盯着元玄眞人，口中却低低的道：「樂姑娘請退一丈！」

樂姑娘聞聲一楞，突地躍後一丈！

此話被對方兩人聞到亦迅捷的向後疾退丈許。

就在此時，驀見青影倏躍，金輪暴射，一聲暴响，雙輪倏然交擊，一綫金光，平射而出，同時，另一金輪中心處，突然向前噴射出數十支烏黑的鰲魚鏢，覆罩如魚網般，疾向前成扇形密密突射！

青影身軀躍空，如大鵬般騰高丈許，閃射過平射的金輪，同時亦躲過鰲魚鏢的羣襲！

余浩然起空的身形倏然長嘯！折身下射，遙遙一指，點向元玄眞人敖青，嘯聲中，另一種特異的尖細嘯聲，隨之而起，一支亮晶晶的武林人聞聲喪胆的嘯劍令，疾射向那閃射自空襲至的敖青！

余浩然下射的身形，突地一飄，斜斜落向平飛而出後，勢盡折返的金輪，身影在空中，似鯉魚打挺般，翻轉過來，雙脚點處，恰恰踏向金輪中心，如金輪童子般，冉冉落於地面，脚踏輪上，目注對方！

劍嘯令出，「刷」的一聲輕響，起自元玄敖青耳畔，精光貼面一閃而回，頓時左耳一涼，一股流汁，順腮流下！

元玄眞人敖青，本能的一摸！「噢」的一聲痛呼！突地雙目如鷹鷙般，瞪向余浩然，手中金輪，猛然向地上一丟，怒聲道：「小狗記下了！道爺二年後定報今夜一鏢之賜！」

金輪噹啷聲中，元玄眞人敖青那瘦長的身形，突地射起，幾個騰躍，巳是越出廣場，消失於夜暗之中！

那土財主樣兒的烟叟陳杰，此時踏前一步，向余浩然端詳着，然後將長烟袋在鞋底上一磕倒去烟灰，慢騰騰地又裝上一袋，擦地幌起火摺點起一袋新烟，吧匝兩聲，待烟火着明，這才向余浩然道：「少俠的劍嘯令，久聞大名，今日一見，果不虛傳，老朽就以這枝烟袋接少俠幾鏢！」

土財主樣兒的烟叟陳杰，初次開口即聲言接鏢，而元玄眞人敖青的削耳，却剛剛演出在前，余浩然可就留意上了烟叟的大烟袋鍋子了，看了一會，驀地微微一笑道：「前輩旣然有興，小可當得奉陪！」

說罷即自鏢囊中掏出了三支竹製劍鏢，托於手中，意味深長的道：「小可就以此三隻竹鏢，領教前輩烟袋上的功夫！」

此話一出，頓使烟叟陳杰，大爲欣賞的道：「小哥好機靈，竟然看出老朽烟袋上的門道！」

原來，余浩然聽到烟叟陳杰聲言後，即知他的烟袋鍋定有尅制暗器之能，最爲合理的推測即是烟袋鍋有磁性，故而他特意掏出竹鏢，以探虛實！

果然不錯，烟叟陳杰，出語讚賞，余浩然却亦笑道：「前輩請賜招！」

烟叟陳杰，霜眉一展，哈哈笑道：「老朽言明，以此領敎少俠鏢令絕技，就是有自知之明，中原獨行俠岳老俠之絕技，非我所能勝，今晚來此，又不願虛行，是以少俠勿庸客氣，請！」

此種不卑不亢的話聲，恰如其份，使余浩然大生好感，心念一轉，突地微笑，旋即道：「那麼前輩注意，小可有僭！」

「嗚——」一種異聲，三支烏影，同時興起！

三點烏影，一支直向烟叟陳杰面前射去，另兩支分左右，成八字弧形，分向烟叟陳杰施襲！

中間一支，距離烟叟陳杰尚有一尺許，烟叟睹定來鏢，烟袋一立，烟袋鍋業巳疾點向竹鏢！

恰在烟袋鍋堪堪擊中之時，竹鏢突地似力盡般，斜向下射去！指向烟叟陳杰的小腹之間！

烟叟陳杰，倏然向左飄身，竹鏢恰恰貼着他的右臂射過，落向地面，勁疾的餘力未消，沒入地中。

烟叟陳杰，手中烟管，疾然暴點，叭的一聲，擊個正着，然而同時，却聞一聲輕哧！突感背頸處生涼，又是一聲輕哧！響於左後方地面！

烟叟陳杰，頭微傾時，眼角餘光，正見一支竹鏢沒入地中，不在意地，左手揚起，巳覺出背勁處那衣領根處，裂開一條大縫，涼風正颼颼灌入！

烟叟陳杰抬目向身旁不遠的陽世惡煞鄭鰲歉意的望了一眼，轉頭抱拳向余浩然道：「少俠手下留情，老夫在此謝過，長江後浪推前浪，武人舊人換新人，獨行俠，定卜重播宇內，只望少俠能體上天好生之德，老夫……唉——」

似是感到年邁力衰，抑是陸生敗軍之將不再言勇之嘆！突地雙拳一拱，疾然彈

身而起，一走了之。

陽世惡煞鄭鰲請來之人，一傷一敗，雙雙退走，頓時又剩下了他一人！

心內生怯，却硬充壯漢，大聲顫呼道：「小子，還我昨晚削耳的公道來！」

只叫不動，色厲內荏的樣子，看在余浩然眼中，不由得又在唇角泛起了那股使人望之而心悸的微笑！

藍影一閃，余浩然身旁，多了那俏盈盈但怒容滿面的樂筠姑娘！只聽她嬌聲怒道：「無恥的老匹夫！暗算偷襲的小人！不用充硬漢，今晚絕不勞動余少俠，姑娘非讓你嚐嚐我崑崙派的玲瓏指的挫骨分筋滋味不可！」話至此處，向前踏出兩步，邊走邊叱道：「老匹夫準備了！」

一指隨那纖纖玉手點出，指風銳嘯，射向陽世惡煞鄭鰲的胸腹之間！

陽世惡煞鄭鰲對余浩然心存顧忌，但對姑娘可並未放在眼中，聞道說是不勞余浩然動手，心下大定，不由得惡向胆邊生，怒從心上起，緊接着姑娘的話聲，身形一縱斜躍開去，口中急聲道：「慢來！」

姑娘本待隨指而出的指風，剎時收住，停身道：「你還有何話說？」

鄭鰲陰險的道：「你非我敵手，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余浩然一聲冷哼！

姑娘更是怒不可遏的道：「別臭美，你認爲你那惡煞掌天下無敵，沒什麽話說了！那麽接招！」聲落指出，雙指連點，一輪疾攻，哧哧之聲，銳嘯刺耳，連綿不絕！襲向陽世惡煞鄭鰲！

陽世惡煞鄭鰲，雙掌暴揚，疾推而出，迎着襲來的連綿指風，硬擊而去！

掌風渾厚，阻得了前指，可抵不住緊跟而來的指風勁力，這正如一支盾牌，抵得住一槍兩槍，却抵不住連續而來的槍尖硬刺，這原因可簡單得很，指風可以重疊滙成一股尖細的勁力，向前直衝，後力加前勁，越聚力道越重，而掌風却是一掌只能阻擋一時，而不能組成一股風盾，更不能加厚，是以姑娘指風未到六指重疊，指勁已襲中陽世惡煞的掌心，微微生疼。

陽世惡煞鄭鰲，險鷙的雙目一轉，頓時不再停原地，轉身移動，斜刺裏向姑娘劈出一掌！

姑娘一見陽世惡煞鄭鰲身形一動，未待掌風臨身，倏的一聲尖嘯，騰身而起！

身形如大鵬般起於空中，翩翩飛舞中，雙掌揚處，玲瓏指猶似雨點般，疾落向移動中的鄭鰲！

鄭鰲一見更是踏步疾轉，隨意挪動，仰頭注視着姑娘騰空的身影，雙掌蓄勢迎着來指，斜臂正擋，不時揮出呼呼勁風。

姑娘騰空的身形，每點一指，即自行藉力飄開，直如風舞龍翔，看在下面觀戰的余浩然眼中，心中甚是佩服，今日他才眞正見到了威震武林的崑崙派那「九現雲龍」的身法，實是美妙至極，使他大有嘆爲觀止之感。

而騰空的樂筠姑娘，因已有備，且已使出崑崙派嫡傳的兩門絕學，故而放手施爲下，威力大增！

同時少女心情，一者要在余浩然面前顯示眞功力，一者心懷昨日被襲之恨，施爲之下更不容情，何況她還有一個目的，今晚只能贏不能輸，輸了到手的傳派之寶又將送回余浩然手中，豈不太過丟人？

是以姑娘心中，瞭然此一戰之重要，施展開來，甚是有力，雖然如此，姑娘可未敢施出全力，以防眞力不繼之唯一「九現雲龍」身法的缺憾！

然而，姑娘所担心的事，在她施展途中，突地發生了變化，她已覺出自己施展此一身法後，不但再未生眞力減弱的平日練功現象，相反的，眞力反而洶湧如潮，繼續增長，而指力似亦慢慢加重！

此情湧上心頭，頓時憶起了自己昨晚曾服食了余少俠的「百草精片」之事，心中對余少俠更生感激！激鬥中亦不自禁的望向余浩然！

只見余浩然亦正自望着她，一瞬不瞬的凝視；情生心中，壞的都是好的，姑娘心中，不由對余浩然的關心自己有更增加了一份少女的幻想！

顧忌一去，精神倍增，只見她那飄渺美妙的身形，在空中騰轉閃躍更形靈便！

相反的，居於地面的陽世惡煞鄭鰲，却是越打越寒心，他不但已覺出姑娘的指力尖刺之加重，亦看出了姑娘的身法，越來越輕靈飄忽，不可捉摸，移動飄閃的身形亦更爲迅速，這種情形之下，加上他的隱憂，昨晚被余浩然擊中一掌後的傷勢，雖經服藥調治，但經過此一長時的牽動，傷勢似又發作，胸中業已感到隱隱作痛！

這老狐狸頓生逃念，即時移動身形，向校閱台方向退步，但他的動作，却於此時，亦恰恰露出破綻，掌風無力，招已不實，此種情景，業已爲空中之樂姑娘查察，就在他快要移近校閱台時！突聞空中樂姑娘一聲嬌叱！一股勁風大力，摟頭蓋頂，隨着一蓬藍影，疾衝而下，陽世惡煞突地奮起全身，雙掌一起，迎擊而至，身形亦隨之藉機後閃，亟圖藉勢逃至台下！

然而却突然感到此次來勢，竟然出奇的重，指風變成掌風，兩股掌風一碰！「轟」的一聲大震！

陽世惡煞鄭鰲的胸腹間頓時一熱，口中一股腥氣，翻湧而出，張口「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而頭腦一陣暈眩，眼前一黑，昏了過去！

只見他那高大的身形，向後疾退，「嘭」的一聲，摔在校閱台，將台下擋牆，撞得竦竦落下好多浮坭積土，人已摔倒，癱瘓當地，不省人事！

姑娘却在藍影一閃時，挺立當地，擧指正待點向業已昏迷不省，負傷甚重的陽世惡煞鄭鰲，讓他嚐嚐「玲瓏指」的「挫骨分筋」滋味之時，突感身旁勁風一錯，右肘被人輕輕一抬，耳中傳來了一句：「姑娘饒他一次！我們囘去吧！」

飛入耳中，輕柔而溫文，同時肘部傳來一股暖流傳遍全身，姑娘頓感幸福，嬌羞，溫暖，同時並臻，微微轉身，四目交投時，雙雙心身一震，各自那靈魂之窗，得到了保證般的，姑娘驀然嬌嗔地甩脫了美少年余浩然猶自托着臂肪的手兒，羞紅滿臉的抿嘴一笑！

緊接着騰身而起，射向廣場處而去。同時後面亦傳來了衣袂飄風之聲。

一雙人影，刹時間並肩消失在夜暗之中！

（完）

開謝花

·本文承自第34頁·

冷血在這局勢急遽直下之際，雖未弄清楚救三師兄的女子怎麽一下子變成了禍患，但他已跨前一步，攔住吳鐵翼，拑牽他的猝起發難。

其實身受方覺曉一擊及追命二度之傷的吳鐵翼，也深知自己失去發難的能力。

如果此刻的他還萌生希望，希望僅是建立在離離與小去的刀劍之下。

所以他的身形凝住。

他以一雙極度渴求希望的眼神望着離離。

× × ×

追命沒有多說甚麽。

他只說了四個字：「我明白了。」

他已經完全明白。

離離的劍抖着，聲音也像寒風裏的花，抖索着：「我本姓吳。」

離離，本來就是吳離離。

吳離離就是吳鐵翼的獨生女兒。

吳鐵翼中年喪偶，只得一個女兒，十分溺愛，所謂虎毒不傷兒，吳鐵翼能放棄功名高位，但仍帶了他的女兒在一起。

他要離離假裝成仇敵，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實，只是佈下了一粒過河卒，以待日後有變。所以，在「人和堂」藥舖的時候，離離能得知吳鐵翼會到，故意守候，發現追命，而又知道合衆人之力俱未必能敵過他，便以己身誘追命分心，以致該役中追命徒勞無功。

至於「化蝶樓」之役，便是離離探聽到追命將在那裏伏捕其父，她便以報父仇姿態搶先突襲，當然不會得手刺殺，目的只在驚走吳鐵翼。

却未料到追命因爲冷血斷後，能够及時追躡趙燕俠和吳鐵翼入山谷來，而且因爲多了個習玫紅，以致呼延五十和呼年也通知了趙燕俠，使追命現身，但却不防習玫紅囘到化蝶樓通知了丁冷血。

故此，離離偕小去、呼延五十、呼年也趕返山谷。他們本就是一夥人，所以深諳山腰甬道，並不稀奇，而且眼見冷血、習玫紅找不到入口，以爲至少可以全身而退，並不太着急通知吳鐵翼撤退，況且，他們也很清楚不到萬不得已要一個野心勃勃雄心萬丈的人忽把他一生寄望與事業撤手不理，是何其不易的一件事！

離離等顯然沒有料到習玫紅會發現了柴薪下的隧道。

小去是離離的貼身婢僕，呼延五十和呼年也，是吳鐵翼從前的老部將。

追命至此已一切明白，他不明白的只有一點：在山穴裏，自己和方覺曉、蕭亮快被燻死的時候，離離爲甚麽要救他，逃入甬道？他想起了自己等人從山壁躍出反撲敵方之時，吳鐵翼曾目眦欲裂的戟指道：「你——」那「妳」字想來是指離離。

吳鐵翼也料不到離離會這樣做。

離離爲甚麽要這樣做？

他沒有問，因爲他看到離離的眼睛。

她眼睛裏有情急的淚光。

這時冷血冷冷地問：「妳想怎樣？」

離離道：「兩條命，兩件事情。」

冷血道：「妳說。」

離離道：「第一件，放爹爹和我們離開，我們放了三爺。」

冷血道：「第二件呢？」

離離道：「兩個時辰內，你和你的人馬，不能追趕我們。我們再放習姑娘。」

冷血沉吟了一下，道：「不行。」

離離刀刄一緊，道：「那我們就只好殺人。」她的衣髮均已被雨打濕。

冷血忽然道：「離離姑娘。」

離離道：「請說。」

冷血深深的看着離離，又望了望三師兄臉上從來沒有的一種神情，道：「說實在的，我不認爲姑娘會忍心下得手。」

離離禁不住從心裏一陣呻吟，但臉上却極力裝出一種決絕冷漠的表情來：「你……你不信就儘管試試！」

冷血冷笑：「殺了人，妳和吳大人，也一樣逃不出去，於妳何益？」

離離強忍着，抑制着自己不掉淚，忽然瞥見追命關懷的眼色，心中一慌，幾乎握不住劍，吳鐵翼上前一步，大喝：「離離！」冷血的斷劍却陡地遙指着他。

吳鐵翼的動作也陡然頓住，豆大的雨珠在額上淌下。

但吳鐵翼的一聲大喝，使得離離的劍，又挺了挺，兩劍交架之處迸出了星花。

冷血嘆了一口氣，道：「可惜。」

「可惜我却不敢與妳賭這一點。」

離離禁不住喜道：「你答應了。」

追命很想呼：「四師弟，萬萬不可。」但張開嘴，却見離離喜抑不住而掉下的兩行淚，滲着頰上的雨珠，流落下去。

冷血道：「但要先放人，再給你們走，兩個時辰內不追趕。」

離離微微沉吟了一下，道：「好。」

吳鐵翼大喝道：「離離，不可！」但離離倏收雙劍，已放了追命，小去看見離離的手勢，也緩緩收回了匕首。

冷血喝道：「好！今日就放你們一馬，不過，這件案子，天涯海角，我都會緝拿吳鐵翼歸案的，否則，願代受刑！」他這句話，是向衆多部屬交待的。

追命也道：「十天之內，崔略商若不能提吳鐵翼歸案，當自絕於市。」向離離道：「你們去吧！」

離離等人也被這等重語震住。吳鐵翼氣急敗壞，掠上一匹空馱的馬，大喝道：「我們走！」

小去過來拉離離的手，離離匆促中回頭望了追命一眼，那眼色的悽婉令追命心裏一疼，兩個輕靈纖巧的身影，同登上另一匹馬，雨中四馬五人急馳出了山谷。

只聽一聲長吟：「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方覺曉橫抱神劍蕭亮的遺骸，在晨雨寒風中孤伶伶的走出了山谷。

追命痴立在雨中，彷彿眼前浮現的是那弱不勝衣的纖影，那悽怨的美眸，以及微泛紅潮的容姿，彷彿又聽她幽幽地道：「江湖風險多，三爺要保重。」然後纖手遞過來一把傘。然而眞有一把傘替他擋住了雨水，追命回首看去，見是冷血與習玫紅，眼神盈着瞭解與溫暖。

三人同在一把傘裏，追命自嘲地笑了笑，道：「前路還有很多風雨哩。」細雨細敲在傘上，語音倍覺滄桑。（全文完）

俠義奇情短篇故事

楊威・文
可飛・圖

大破虎牢

兇險虎牢　少年逞威

漫天西風，紅葉飛舞，深秋的蕭條景象，令人總有一種沉悶感覺。

「嗤！」一枝長箭橫空掠過，投入林中！

颼颼颼，人影翻飛，劍氣縱橫，一股凌厲的殺氣冲霄而起，飛禽走獸，頓時騷動鼓噪，紛紛擾擾，往四方八面亂竄。

十八條關西大漢，從三方面趕到，紛紛投入蘆草中，霎眼時，全部埋伏妥當。

翻翻滾滾的蘆草，波濤起伏，誰也想不到，潛伏着那麽多武林高手。

這班人顯然全是富於經驗的殺手，行動快，耐心好，足足有半個時辰，全都紋風不動，甚至連透氣的聲音都聽不到。

聚集那麽多一流高手，嚴陣以待，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豈非令人費解。

又過了半晌，隱約傳來蹄聲，由於風勢關係，蹄聲時強時弱，可以肯定的，僅只一匹馬而已！

單槍匹馬，會那麽多強敵戒愼恐懼，此人武功，豈非駭人聽聞。

只聽單調的蹄聲，敲在碎石路上，清脆玲瓏，在此咸陽古道上，平添了一番熱鬧。

馬匹越來越近，騎者只是個二十來歲少年，高瘦身材，衣著平常，身上亦未携帶兵刃，甚至連行李都沒有，坐在馬上，一副坦然神色。

正在此時，八枝箭從草叢射出，射手顯然都是個中高手，將騎者前後左右封死，極難閃避。

突然，四條人影幾乎是貼着地面竄出，帶起四道耀目精光，颼颼颼，刀風勁疾，專砍馬脚。

眼看這位年青朋友就要喪生於圍攻之下，形勢的確危機一瞬，驚險異常。

猛然間，馬上少年滾鞍下墜，身形平壓下去，壓住兩把刀，砰砰兩聲，將對面二人擊退，雙脚齊飛倒踢，四名刀手全部飛出兩丈開外。

人馬安全脫出第一次圍攻，少年伸手輕拍，馬兒似已領悟，全力疾馳，往前竄去。

少年也不怠慢，左手拉住馬尾，右手接住三枝箭，往後隨手拋去，又擊落五枝箭，然後一個凌空觔斗，安穩地坐在馬背上，疾馳而去！

說來雖慢，其實只不過在一瞬之間完成，十八名關西大漢，此時已毫無躲藏必要，站在大路上，望住飛揚的塵土，以及遠遠馳去的馬匹，悵然若失！

他們實在不相信，萬無一失的埋伏，十八名高手齊心合力，竟然無法刺殺這名初出道的少年，連那匹馬也毫未受傷，想來也令人洩氣得很！

少年逃脫大難，疾馳了一段路，知道這班人無法趕到，立即放緩韁繩，輕輕拍了拍馬頸道：「辛苦你啦，這班人莫明其妙，無冤無仇，下此毒手；要是他們傷了你一根毫毛，我才不客氣呢！」

馬兒似能聽懂少年說話，低聲長嘶，意似感謝！

「好吧，我們再走一程，找個地方吃飯睡覺！」少年輕笑道。

馬兒好像聽明白，立即放開脚步，往前疾馳。

官道上，往來旅客多，酒樓客棧自然亦較荒郊山地多，少年只不過跑了半盞茶時分，一間不大不小的客棧就出現眼前。

「歸來客棧」四個字，令人看起來有股親切感，少年似乎完全忘了剛才之事，滿面笑容，往客棧走去。

「相公，先喝口熱茶，洗把臉，住店吃飯，悉隨尊便，馬兒交給我料理！」小二慇懃招待。

少年似乎很高興，微笑道：「小二哥，麻煩你小心照顧這匹馬，餵上等料，然後再洗刷洗刷，做得好，重重有賞！」

「相公放心，小店信譽保證包你滿意！」小二親切的笑容令人實在感到舒適。

店內十來張桌子，收拾得很乾淨，少年竟自往一張靠窗口的桌子坐下，遊目四望，店內只有五人，兩名老者與一名壯漢坐在右首，左邊有個算命先生自飲自酌，意頗自得，那塊相命如神的招牌靠在桌旁，似乎有點刺眼，少年心內暗笑：「好大的口氣。」

最顯得特別的是一名小姑娘，看上去只不過十八九歲年紀，與少年相距只不過三張桌子而已！

少年不願多看，免得人家說他輕狂，但一眼之下，已經看得很清楚，那女孩子相貌清麗，舉止大方，似乎出身很好，令人奇怪的是，到現在爲止，桌上除了一壺茶外，並無酒菜。

小二此時剛由廚房出來，將少年的酒菜送到，回身經過少女桌前，笑問道：「姑娘吃點甚麽吧！」

「我……」少女說時粉面通紅，看情形大概是錢不够多，所以只好乾喝茶，小二問上來，她當然羞愧難當，無話出口。

「姑娘別介意，一頓飯菜，算不了什麽，出門在外，常有不便，下次路過，還給小店好啦！」小二和氣道。

少年心內暗暗奇怪，這小二談吐不俗，但他不是老闆，怎會自作主張，免費招待客人。

「這怎……麽好意……思！」少女滿面通紅說道。

「小意思，我們老闆一再吩咐，凡路過客人如不方便，小店不僅免費招待吃喝，還送十兩銀子做路費，待日後方便再還不遲！」小二微笑道。

「你們老闆眞好！」少女感激道。

「算不了什麽，姑娘少坐，待我去張羅酒菜！」小二那笑容太好了。

「來一碗陽春麵好啦，不喝酒！」少女道。

「算什麽，我們老闆知道時，一定責罵我不懂人情世故！」小二說時急急忙忙走進廚房去。

少女似乎不知如何說好，她感激得快流下眼淚來了，這年頭會碰到如此好人，實在想不到。

「難得！難得！」那算命先生端起酒杯，放在嘴唇邊，微閉雙眼，整個人陶醉於酒的天地中！

酒菜來得好快，既精緻又豐盛，少女感到手足無措，她實在不好意思起筷。

小二走開，其他人的眼光倒不怎樣難堪，少女漸漸吃喝起來，不知是她飢餓關係還是酒菜可口緣故，倒眞吃了不少呢。

少年看在眼內，心內暗暗讚道：「這家老闆眞好！」

正在此時，「吧！」的聲大响，一塊大石，擊中少女桌上碗筷，桌子翻倒，湯菜飛濺。

少女身形閃動，退後十幾尺，最難得是她態度從容，恰好避開殘湯菜汁，看來也有一身上好武功！

這變化突如其來，連少年在內，所有店中客人全往門口望去，一名高瘦子當門而立，那形像正駭人一跳，整個臉上不見半兩肉，臉皮乾癟，死板板的陰森可怕！

「乾屍熊輝！」少女驚叫。

想來這高瘦子就是武林中令人聞名喪胆的乾屍熊輝，少女叫聲中滿含懼意。

「哈哈，楚宜香，你眞了不起，勞動我們熊老大親自出馬，如今還有何話說，乖乖的跟我們走吧！」這聲音突如其來在身後响起。

店中人立即循聲望去，這一望，又是吃驚，又是好笑，乾屍熊輝又高又瘦，比常人足足高上大半截。但這人却矮得出奇，看上去只不過七八歲小孩那樣高，整個人像個四方形，那種胖法，極其罕有，與那高瘦子成了兩個極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少年幾乎笑出聲來。

女孩子似乎知道這矮胖子的來歷，此時神色比見那高瘦子時還要害怕，可想而知，這矮胖子比乾屍熊輝更厲害，更難應付。

店內沒有人說話，連那小二也像傻了一般，站在角落呆呆望住二人。

「楚宜香，你是否眞要勞動我們熊老大動手，才肯乖乖的束手就擒！」矮胖子滿臉含笑道。

「滾地葫蘆余化，別人怕你，本姑娘可不怕！」少女楚宜香似乎橫了心，頭一揚，厲聲怒喝！

「好，很好，這樣有胆色的女孩子眞是少見，怪不得人見人愛！」滾地葫蘆余化依然是一臉天官賜福樣的笑容，和和氣氣站着說話，未見行動。

乾屍熊輝當門而立，頭頂已貼着屋簷，此時又像石頭人一般僵立不動。

楚宜香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珠，滴溜溜轉動，大概在想法溜走。

少年看在眼內，知道這高矮二人不好應付，這女孩子楚宜香只怕不易逃出去！

依常理，少年人遇上這樣事，而且身懷上乘武功，自然會伸手管一管，看表面，只相信楚宜香是好人，高矮兩怪人決不是什麽好東西。

但是，少年決定冷眼旁觀，不管那件事。

那名算命的與其餘二位老人家，也是正襟危坐，一副不聞不問模樣。

楚宜香惶然四望，身臨絕境，益發顯得楚楚可憐！

突然，楚宜香暗自一咬牙，雙脚急避

，凌空躍起，想穿窗逃出店外。

「好！」滾地葫蘆余化怪叫一聲，幾乎是貼着地面，那等快法，令人還未來得及看清楚，人已擋住窗口，楚宜香幾乎撞到滾地葫蘆身上去，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猛擰腰，手掌輕按木柱，往回倒翻，想往另一窗口逃出去。

「看我的法寶！」滾地葫蘆余化叫聲中，隨手一抓，木柱像豆腐般，給他抓起一大把，順手揮出，四五枝木箭，嗤嗤聲响，往楚宜香打去。

別看輕輕這幾枝木箭，如今蘊含內家眞氣，其威力較之利箭長戈，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楚宜香那敢怠慢，凌空一個轉折，雙手已握住兩把尺來長短劍，砰砰兩聲响，將木枝擊飛開去。

「好！」滾地葫蘆余化此時已坐在窗門上，翹起二郎脚，一副優哉遊哉神態，雙手輕揚，七八枝木箭射出，往楚宜香身上打去！此時，楚宜香已站在小店中間，反正已豁出去了，心反而定下來，全力應付，七八枝木箭又給閃開！

其中五枝，正往少年身上打去。

「呀！」楚宜香驚覺時，木箭已打到，眼看少年就要喪命木箭之下，情不自禁叫了起來。

少年若無其事，漫不經心隨手將筷子伸出，還未看清是什麽回事，五枝木箭像是碗小菜，給筷子夾住，隨手放在桌上。

這一來，少女又驚又喜，知道少年身懷絕頂武功，今天只要他伸手就才可救自己脫險，想到此處情不自禁往他靠近去。

「好功夫！好功夫！」滾地葫蘆余化滿臉笑容，望住少年笑道。

「閣下過獎，這點微末之技，算得了什麽！」少年客客氣氣拱手道。

「小兄弟高姓大名！」滾地葫蘆余化也彬彬有禮請敎少年來歷。

「高天保，江湖末流，請指敎！」少年笑道。

「很好，高兄弟少年英雄，待此間事了，我們好好交個朋友！」滾地葫蘆余化不希望少年插手，所以先來上個過門，穩住對方再說。

楚宜香想不到高天保是這樣人，非僅不帮忙，再發展下去，只怕會帮滾地葫蘆余化下手捉人，想到此處，她恨不得先殺了這是非不分的混帳小子，更氣人的是，他此時仍然笑嘻嘻，幸災樂禍般望住她。

楚宜香說不出的恨，她此時無暇罵人，更不能打人，只好死命瞪了高天保一眼，如果眼光能殺人的話，高天保只怕已中劍身亡！誰知高天保却很有風度對她笑了笑，然後自顧自飲酒吃菜。

「嘿嘿，楚宜香，你還有什麽法寶，儘管使出來吧，免得事後懊悔！」滾地葫蘆余化得意洋洋笑道。

楚宜香幾乎氣破了肚子，偏又無可奈何，別說這矮子可恨，站在旁邊的乾屍熊輝，虎視眈眈，二人如果聯手的話，十個楚宜香也倒下了。

這時，滾地葫蘆余化望住楚宜香，露出貓捉老鼠後滿足而玩弄的微笑，紋風不動，望住楚宜香。

說實在的，如今的楚宜香，等於是陷落牢籠中，那有逃走希望。

楚宜香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逃又不是，打又不是對手，甚至於高天保這樣絕頂高手，很可能與對方聯手對付自己，試想，還那有逃生希望。

滾地葫蘆余化似乎十分滿足目前情景，微笑道：「楚大小姐，還不認輸麽？」

店中五人靜靜望住眼前的活劇，沒有一人說話，眼看這位活色生香的楚大小姐，束手就擒。

「殺！」楚宜香突然把心一橫，存心拚命，手中短劍幻化成一股凌厲的劍光，筆直往余化身上衝過去。

滾地葫蘆余化兩手空空，雖然身懷上乘武功，楚宜香專心拚命那股銳氣，令他一時間還不敢攖其鋒銳，怪叫一聲，往旁邊閃開三尺。

這一來，楚宜香再不怠慢，身形有如脫絃之箭，直往窗口疾射。

滾地葫蘆余化似乎再不易攔阻，楚宜香已逃出窗外十尺遠近，雙脚一沾地，急騰身朝前掠去，她這次是逃命，當然是施展全力，那等快法令在場衆人暗自駭怕。

「嘿！」乾屍熊輝悶哼一聲，身形展動，發力往前追，高個子兩條腿眞管用，平常人跨三步，尚不及他一步，幾個箭步，已追近十幾丈，長臂伸處，往前抓去。

楚宜香此時身處險地，自然是眼觀四方，耳聽八方，從對方起步再到追近，她全知道，苦於無法擺脫，心內焦急又有何用？

乾屍熊輝手臂帶起勁風，將近背後三尺，楚宜香身形微頓往側翻滾，雙掌疾揚，兩團霧一般飛沙朝乾屍熊輝身上罩去。

乾屍熊輝大驚，雙臂一振，凌霄衝上三丈，堪堪脫出黑沙攻擊範圍。

楚宜香此時不再逃走，待乾屍熊輝一口氣將竭之際，三隻子母鴛鴦鏢打出，成品字形射出，將臨乾屍熊輝胸口時，鏢中有鏢，連環射出，乾屍熊輝一時大意，此時已是措手不及，閃開三枝鏢，仍有三枝給打中，雙手臂及左胸中鏢，乾屍熊輝怪叫聲中，身形落地，已站不住脚，踉蹌幾步往後跌去。

這時，楚宜香再不逃命，身形如箭，往乾屍熊輝身上撲去，雙把劍銳不可當，颼颼颼，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這下強弱倒置，楚宜香把握時機，乘勝追擊，像乾屍熊輝如此兇人，一下子也招架不住，避開八招，第九招再也無法避開，右脚主筋挑斷，楚宜香得勢不饒人，連環三劍，將乾屍熊輝右手斬斷！

滾地葫蘆余化怪叫連連，拚命趕到，但爲時已晚，乾屍熊輝倒在地上，只有透大氣的份兒。

楚宜香此時再不逃走，冷冷望住二人，屹立不動。

「熊老二，你怎樣了？」滾地葫蘆余化急急察看乾屍熊輝的傷勢，低聲問候。

「不要管我，先放起訊號，免得事後負責任。」乾屍熊輝有氣無力道。

滾地葫蘆余化本來聞信可以制服楚宜香，見乾屍熊輝如此說，還覺得有理，若再有變化，讓對方逃出去，主人怪責下來，那時懊悔就遲了。

楚宜香自然聽得很清楚，僅此滾地葫

蘆余化一人，已經不容易招架，天幸有機會將乾屍熊輝擊倒，頓時胆色一壯，决心與對方一拚，如果給對方招來帮手的話，那就不易逃出生天。

誰知滾地葫蘆余化悶聲不响，已自懷中取出訊號箭，往上空擲去。

「嗤！」一道七彩繽紛的火光冲霄射出，直飛上高空，像放烟花般爆出個大花球，只怕數十里外的人也能看得清楚。

訊號發出，強敵支援即至，楚宜香心內十分爲難，以自已一人力量搏殺面前矮子，那是無法取勝，施展輕功亦無法擺脫對方追踪，打也不行，逃也無法逃脫，眞個是進退兩難！

滾地葫蘆余化站在一旁，虎視眈眈望住楚宜香，不敢托大。

突然，一條人影由左邊山脚疾馳而來，滾地葫蘆余化大喜，高聲叫道：「少主來了麽！」

「就來！」那人說話時，猶在五十丈開外，幾個箭步，由草上滑行過來，正是極難練成的少林絕學——八步趕蟬，霎眼即至。

楚宜香定睛望去，來人約莫五十來歲年紀，迎着滾地葫蘆余化走去，嘴唇動了動不知說什麽，大概滾地葫蘆余化也聽不清楚，豎起耳朶朝前迎上去，想聽清楚。

來人聲音愈說愈低，似乎有極機密大事吩咐，滾地葫蘆余化自然不敢怠慢，戰戰兢兢靠近去聽。

「砰！」的一聲巨响，滾地葫蘆余化百會穴中掌，來人飛脚又起，這回眞個變成滾地葫蘆，而且去勢極快，足足有十二三丈，猶自翻滾不已！

楚宜香一下子不能接受這事實，尚未弄清楚是什麽回事，來人已低聲叫道：「還不快走！」

「你是什麽人？」楚宜香急問。

「待會再說，遲了來不及！」來人急道。

「你……」楚宜香一時間疑問重重，不知如何說好。

「快走！」來人伸手抓住楚宜香手臂，拉住就走！

× × ×

高天保及店中幾人，看得淸淸楚楚，這老者不知何方神聖，竟然這樣巧法，救了這小姑娘逃走！

「東家，你來啦！」小二突然高聲叫道：「迎上前去。」

誰知這老者聽了，立即大怒，一脚將店小二踢翻，怒喝道：「蠢材，你這一叫，人家知道我身份，待會你還有命！」

「我……見了你老人家，一時高興，情不自禁叫出來，誰知有麻煩呢！」小二喃喃道。

「原來是店老闆，今兒眞多謝你啦！」楚宜香謝道。

「我的天，你們是否要等人家追來呀，嚕嚕嗦嗦的說個不完！」店老闆幾乎昏了過去。

高天保看在眼内暗暗好笑，這老闆倒是個熱心人，不知道女孩子惹了什麽樣惡人，匆匆忙忙逃出來，連吃飯的銀子都不帶，看情況，對方勢力十分龐大，即是這位熱心老闆帮忙，是否能够安然逃出，令人實在懷疑。

「我們一起走！」老闆說時，當先領路，往左邊樹林逃去，楚宜香與小二跟在後面，極快消失在林中。

颼颼颼，三條人影如飛趕至，楚宜香只要走遲一步，就會給他們看到。

當先一人，身高膀闊，滿面紅光，禿頂鷹鼻，獅子大口，雙目精光四射，大約五十上下年紀，顧盼之間，威稜赫赫，想來平時是個慣於發施號令的人物。

另二人身形瘦削，中等身材，年紀都在六七十之間，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都是內外兼修的好手。

三人一到，立即見到滾地葫蘆余化及乾屍熊輝，二人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似乎經已死去。

禿頂老者目光一掃，立取趕到乾屍熊輝身前，伸手按住背心，乾屍熊輝立即張開雙目，望見禿頂老者立即說道：「我們中了暗算，給她逃脫了！」

「向那裏逃去？」禿頂老者低聲問。

乾屍熊輝伸手指了指樹林。

禿頂老者朝樹林望了望，立即見到小店中三人，尤其是高天保那匹馬，顯然是萬中無一的好馬，擁有這樣神駿非凡馬的主人，决不是平常之輩，禿頂老者目光一掃，店中並未見有什麽成名人物在內，微微一怔，向四方八面打量起來。

四周全是靜蕩蕩的，並無任何風吹草動。三人佇立原地，若有所待。

果然，很快傳來一陣急驟的蹄聲，二十騎如風趕到，全是一等一的好馬，他們見到場中二人，立即紛紛下馬，當先一位年青人，神色冷峻，態度傲慢無比，冷冷道：「人呢！」

禿頂老者立刻趨前道：「逃到樹林中去了！」

「給我追！」年青公子叱道。

「是！」禿頂老者恭應一聲，立即轉頭吩咐道：「太行五霸聽命，循踪追趕，兩個時辰回報，少主在此小店坐鎮，有什麽變化，立即發信號！」

「遵命！」五條關西大漢轟應一聲，放開韁繩，朝樹林方向趕去。

禿頂老者待五人走後，立即又發施號令，冷峻道：「巴山二友先去小店趕走閒雜人等，並將那匹馬留下。」

「遵命！」兩名大漢立即奔向小店

高天保完全看到聽到，看禿頂老者要搶馬，心內不由嘆了口氣，暗道：「簡直是目中無人，我已經容忍够了，你們眞要強來，我只有拚了。」

兩名大漢在主人面前，如何不賣力雖未施展什麽輕功，那等快法，也是令人驚異，剛跨進店內，立即喝道：「各位趕快離開此處，門口那匹馬留下，要多少銀子，只管開價。」

高天保這時再無法沉默，站起身答道：「小可要這匹馬自己用，不願出賣！」

「什麽話！」二人異口同聲叫道。

「這匹馬我自己要用！」高天保道。

「嘿嘿！」二人緩緩走近身來，口中嘿嘿冷笑，顯然不懷好意。

高天保若無其事坐着，根本未將他們放在眼內。

「朋友，在那條綫上發財？」左邊大

漢說時，伸手按在高天保右肩上，暗運內勁，想將他硬壓下去。

高天保夷然不動，似乎未看到眼前有兩個大人，自由自在喝酒吃菜。

那大漢施展出十二成功力，仍然無法動了人家分毫，最後骨骼格格作响，經巳用力過度，再不收手可能就要傷了筋骨。

另一名大漢看出苗頭不對，猛地抽出腰中匕首，朝對方頸部插去。

高天保豈會中暗算，這時再不容情，也不知他怎樣動法，那把匕首此時巳插在另一名大漢手臂上。

「呀！」用匕首的大漢看清楚這樣結果，由不得驚叫起來，反而那名受傷的大漢，咬緊牙齦不出聲。

突然，用匕首的大漢右脚猛蹴，鐵拳跟着擊出，存心要人家性命。

高天保也不還擊，只將受傷的大漢移了移，一拳一脚又轉移目標，讓這位朋友生受了。

「呀！」傷口給打中，再也無法忍住，情不自禁叫了起來。

「好功夫！」禿頂老者一行人巳來到店門口，那年青公子模樣的人也跟着走進，只是眉頭皺了皺，並未出聲。

「見笑大方。」高天保拱手笑道。

「很好，今日能在此荒村小店內，會見一位年青高手，那是大大的好事。」禿頂老者朗聲一笑，緩步走來。

「不敢，小可只是初出道的人，不懂人情世故，老前輩多多指敎。」高天保拱手道。

「好，很好，年青朋友有這樣好的武功，却無盛氣凌人的傲氣，的確難得！」禿頂老者似乎很欣賞高天保，滿口讚賞！

高天保微笑不語，看他們怎樣下場。

先頭進門的巴山二友，見他們上司說話，不敢吭聲，繞着圈子走到後邊去。

年青公子巳坐在一張椅上，其餘人圍繞兩旁，靜觀禿頂老者應付高天保。

「老夫雲奇，江湖朋友喜歡叫我鬼王，老弟怎樣稱呼，可否見告令師大名！」禿頂老者笑道。

「小可高天保，家師向未在江湖走動，他老人家名字說出來也無人知，請老人家見諒！」

「很好，高老弟初入江湖，可有什麽打算，如果目前尚無目標，不妨與我們一起混混，你看可好？」這位禿頂老者鬼王雲奇做事眞個快捷妥當，做事毫不轉彎抹角，直接了當。

高天保想不到對方會要求入夥，雙方根本一點都不認識，的確難以答覆！

鬼王雲奇見了，哈哈一笑道：「老弟是否難以答覆，老慮考慮也好！」

「雲老哥好意，小弟十分感激，我們雙方今日初會，彼此毫無認識，免得日後反悔，小弟想，何妨相處一段時日，然後再決定可好！」高天保拱手道。

「好，老弟是個誠實爽快的人，老哥很高興有這樣答覆，來來來，待我給你引見引見！」鬼王雲奇滿面笑容，顯然十分高興模樣。

一系列名字聽入耳內，高天保雖然初入江湖，也不禁暗暗震駭：淮陽二老、風雷手路遠亭、天山孤雁余祖望、石敢當于信、風火童子兪克強及天山神農東門啓等人，只有那位年青公子，尚未詳細介紹，只簡單稱了一聲風公子三個字，其餘完全不知。

高天保知道他們這夥人，只是爲了追捕楚宜香，到底爲了什麽，目前尚未知情，這是人家私事，自然知道越少越好，所以也就坐着，悶聲不响。

突然，官道上傳來一陣急驟蹄聲，來勢頗急，鬼王雲奇等人，表面上雖未說什麽，事實上巳提高警覺，尤其像他們這時追捕人，隨時都會有事故發生。

二十五騎旋風般捲到，颼颼颼，人影翻飛，全在小店前下馬，望見高天保，大夥兒立即呼嘯一聲，抽出兵刄，成扇形散開來，包圍高天保，緩緩推進！

高天保根本不認識這帮人，莫明其妙給他們圍攻，如今竟然追殺來此，令人的確惱火，尤其在鬼王雲奇這班人面前，實在洩氣得很。

到這時候，高天保只好硬起頭皮，緩緩走出門口，準備作一了斷！

「老弟，他們找你痲煩的麽？」鬼王雲奇低聲問。

「我今日剛到，給這班人莫明其妙圍攻，現在竟然追來此處，待我去問個明白，即使用武力，小弟自己先試試，不敢勞動老哥各位！」高天保微笑道，說時緩緩走出去，絲毫未把外邊那班人放在眼內。

「好極了，老哥置酒以待，觀看賢弟大展神威！」鬼王雲奇豪笑道。

高天保從容走出門口，手上什麽兵刄也沒有帶，更加令對方莫測高深，前面的人反而向後退去，似乎敵不過高天保的氣勢！

「各位到底找我幹什麽，請說個明白如何？剛才在前面還當你們看錯人，如今到了這裏，還要繼續蠻幹不成！」高天保朗聲道。

「殺！」不知是誰發一聲喚，六枝長箭齊發，往高天保身上射來，勁急勢強，顯然發射的人臂力極強！

高天保大怒，這班人毫不講理，眞要給他們幾分厲害才好，當下再不說話，雙手揮動，六枝箭全部入手，看上去似乎毫不費力，容容易易收來！

「好！」店內衆人見了這等奇妙手法，情不自禁轟然喝采叫好起來。

「快刀手進攻！」又是那人發令！

高天保這回再不分解，他知道說也無用，只有先給他們個厲害再說，因此凝神待敵！

「殺！」九個人一齊行動，三人由地面滾過來，猛攻下盤，另三人凌空躍起三丈，飛臨高天保頭上，以泰山壓頂之勢下擊，剩下來三人却分三方向攻到，九環大砍刀揮動，那响聲巳收先聲奪人之威！

這等攻勢，的確非同小可，店內衆人全是高手，也不禁變色欲動！

「別動，這年青人還應付得了！」鬼王雲奇低聲喝止。

九人連環攻擊，配合得天衣無縫，高天保似乎傻了一般凝立不動，雙目神光暴射，嘴唇閉得緊緊的，望住九人殺到，紋風不動！

三把刀鋒巳快沾着頭髮，用滾趟刀法攻至的三人也揮刀橫砍直搠。

臨到最後時刻，高天保像輕鴻般消失了，九人集中力全都碰在一起，這變化太過突然，以致令他們彼此間根本意料不到，五人受輕傷，二人受重傷，只有一人無事！

高天保完完整整站在八尺開外，連皮毛未傷半點，冷眼旁觀望住九人鬧笑話。

非僅九人大感意外，所有親眼看到的人，又何嘗不感到驚奇，兩次顯示，高天保過人的武功，當今江湖上，像這樣等級的人，不會超出十個，而年紀又那樣輕，這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二十五騎巳展開兩次攻擊，竟會有這樣結果，連那發號施令的人在內，知道這面前的年青人，無法可以用武功克制，而且他還未施展報復手段，否則的話，他們這二十五人不知有多少剩下來！

「哈哈哈，了不起，老弟的身手！」鬼王雲奇大笑聲中走出門口。

「老哥過奬了！」高天保笑答。

「來來來，慶功宴早巳辦妥，各路英雄正恭迎老弟大駕！」鬼王雲奇朗笑道。

「鬼王！」二十五人驚叫。

「哈哈，你們這班瞎了眼的混帳，自討苦吃，可別怪人！」鬼王雲奇朗聲道。

「他們怎會走在一起！」二十五人奇怪道。

× × ×

沉默了片响，那位發號施令者考慮了老半天，猛地一咬牙齦，叫道：「擺風雷陣！」

高天保見他們仍然執迷不悟，心內有氣，輕哼一聲，緩步走向前去，決心教訓教訓這班人！

颼颼颼，十二人分四隊，緩緩包圍過來，每人手內拿着個鐵筒，分紅黃藍綠四色，個個神情冷峻，渾身透着邪氣！

嗤！嗤！……

八支鐵筒噴出毒烟、黑水，直往高天保身上射到，另外四支却發射烈火，別說其它物件，連地上泥土沾着少許，也發出吱吱聲，燒個不停！

高天保見了這等毒辣玩意兒，心內也暗自嘀咕，對方到底是何來歷，今日下此毒手，定然看錯了人，錯將自己當成他們的生死對頭，所以才會發生誤會，說不定那仇家巳經攻人老窩，他們回去後，那才好看！

十二支鐵筒噴出的玩意兒，全部不好對付，高天保一咬牙齦，身形展動，就在間不容髮的空隙中穿出穿進，只不過遊走了一個圈子，十二名高手全部東倒西歪，潰不成軍！

一而再，再而三施展最厲害殺手，到頭來只落得自討苦吃，到此時他們才知道，以他們二十五人力量，無論用什麽手段，都無法佔得上風！

「走！」那位發號施令的朋友暗自咬了咬牙，決定撤退，發一聲喚，當先上馬，往官道馳去。

像一場夢，高天保望住他們馳去的馬匹，及地上揚起的塵土，心內滿不是滋味，如果功夫稍爲差點，今日只怕做個寃枉鬼，死得不明不白了！

「老弟，慶功宴擺好，大夥兒恭候很久，請上坐！」鬼王雲奇朗聲笑道。

「各位太客氣了！」高天保感到不好意思，雖然初交，人家以禮相待，總感覺到受之有愧。

經過這一場大戰，高天保的身手有目共睹，這回連那風公子，也起身迎到門口，笑臉相迎！

高天保定睛一看，酒菜相當好，顯然出於高手配製，倉卒間有此擺設，巳經很不簡單！

席間談話並不涉及剛才一戰，只講些不着邊際說話，雖然恭維，也是點到即止，高天保也漸漸融洽起來。

不知不覺過了兩個時辰，楚宜香仍然未捉到！

風公子抬頭望了望天，鬼王雲奇立刻濃眉一軒，準備發言！

突然，五匹馬如飛趕到，正是奉命追人的太行五霸，他們顯然經過一場惡鬥，渾身血汚，神情十分狼狽！

將近小店，五人輕按馬背，騰身而起，掠入店內，立即恭身道：「他們巳逃入虎牢，我們剛追近時，十一人截擊，血戰之下，無功而還，請命受罰！」

「嘿嘿，虎牢既敢惹我們，那就試試大家手段！」鬼王雲奇怒道。

「你們起來！」風公子突然道。

「多謝少主不罰之恩！」五人恭聲回答。

「退下候命！」鬼王雲奇手一揮，太行五霸話都不敢說，趕緊退後。

高天保知道他們有事辦，立即站起來拱手道：「多謝各位厚愛，小弟暫時告別，數日後再行相見——告辭了！」

「哈哈，老弟這算什麽，小事一件，又何必費那麽大事要告別，我們一起去，這回可看老哥我的手段！」鬼王雲奇一把拉住高天保，是怕他走了！

「正要觀看老哥神機妙算！」高天保也要看看對方實力，就勢留下。

「走！」鬼王雲奇立即發號施令，右手一揮，全隊人馬毫未拖延半刻，飛身上馬，朝前趕去。

此時高天保也有坐騎，而且是好馬，太行五霸當先領路，大隊人馬緊跟在後！

穿進樹林，鬼王雲奇突然叫道：「我們由左邊繞道趕去，對方如果有埋伏，也可避開！」

「是！」衆人轟應一聲，立即撥轉馬頭，向左邊小道衝過去。

高天保根本不知此處地理，只好昏天黑地跟着走，反正是人家作主理他則甚。

兵貴神速，大夥兒再無多話可說，放韁疾馳，一陣風似的越山穿嶺而去。

大約走了半個時辰，前面突然有二騎飛馳而來。鬼王雲奇右手一揮，全隊人馬立即拉住韁繩，靜觀其變。

大家看清楚時，原來是派出去的探馬，見了大隊人馬立即報告：「前面有兩派人馬大戰，請令定奪！」

「眞多事呀，我們看看去！」鬼王雲奇當機立斷，決定向前走。

又走了一程，立即見到大戰場面，定睛看時，正是剛才截殺高天保那羣人，二十五人外，又多了十二人，與剛才大同小異，正在圍殺一人！

尤其是高天保，十分注意場中敵我雙方，場中那位也是年青人，赤手空拳，衣着神態與高天保相似。

「老弟，你剛才所以受人攻擊，如今大概知道原因了吧！」鬼王雲奇轉頭道。

高天保只有苦笑的份兒，還有何話可說，他心內暗中也要比較一下，場中這位朋友，到底有什麽驚人本領，竟然勞動人家出動那麽多高手，纏戰之下，不知誰勝誰負，必須看個清楚才好！

「殺！」年青殺手的確心狠手辣，此時搶過對方一柄九環大砍刀，一聲猛喝，大砍刀劈下去，立即有人倒地，慘叫聲不斷傳來，二十五人已倒了一大半！

「七星槍余祖望，你這冷血殺手，今天別想逃出生天！」衆人怒喝。

「鐵血會算什麽玩意，你家少爺稍弄手段，只不過換了件衣服，你們就亂殺一通，找錯敵人，這樣也好，至少消耗你們大部精力，老子宰殺時，更加輕鬆愉快！」年青殺手越說越得意，臉露微笑，竟然停下手來。

「老子與你拚了！」那位頭繫紅巾的壯漢雙眼赤紅，幾乎要噴出火來，衝上來，不要命的揮刀搏殺！

「來吧！瘋虎阮士達，今日之後，鐵血會即將除名！」年輕殺手七星槍余祖望得意洋洋，蠻有把握一般！

嚐嚐嚐，兩把刀硬砍，聲震山谷，那位瘋虎阮士達有股狠勁，固然內力不及對方，但他悍不畏死拚勁，一下子到未明顯敗落！

「兄弟們加點勁，誅殺此獠！」鐵血會衆兄弟齊聲怒喝，羣起而攻之！

「嘿嘿，自尋死路！」七星槍余祖望冷笑一聲，又接了十二刀，這回鐵血會已穩定下來，大夥兒又抱必死之心，所以七星槍余祖望一時間無法得逞，而且他至今仍然未使用慣用兵刃，所以戰況僵持住！

又過了片刻，七星槍余祖望再也忍耐不住，雙脚疾蹬，人已凌空躍起三丈，那枝銀光燦然的七星槍已合而爲一，隨手揮處，五朶槍花散開，頓時威力大增，勇不可當，鐵血會衆兄弟手忙脚亂，漸漸抵擋不住！

俗話說，兵敗如山倒，七星槍吞吐如電，兩名鐵血會兄弟中槍身亡，給挑起飛了出去！

好一個浴血場面，鐵血會兄弟這回糟透了，七星槍余祖望殺得性起，每一招發出，必有人中槍，非死即使，絕無倖免。

眼看數十人即將屠殺殆盡。

「嗖！」一條人影橫空掠至，攔在七星槍余祖望前面，右手虛擋。

「你是什……」七星槍余祖望橫跨三步，正想喝問對方來歷，一看清楚，立刻不響。

鐵血會兄弟稍爲透口氣，看到這位不速之客眞面目，心內更驚，單是七星槍余祖望，他們已是糟透了，再加上這位特級殺手，鐵血會這回只怕要全軍覆没，永無翻身時日。

「朋友想幹嗎？」七星槍余祖望定下神來，立即出聲詢問來意。

「我們不是朋友，事實上又高攀不起，武功好，計謀高，幾乎害得我冤枉死去，這筆帳如今應該算算，連本帶利結算清楚。」高天保冷峻道。

鐵血會衆兄弟聽到這話，暗自透口氣，至少二人不會聯手，說不定有轉機。

瘋虎阮士達整個人被鮮血染紅，渾身上下，皮破血流，無一塊完整地方，並且戰鬥激烈，內力消耗殆盡，幾乎已成了虛脫狀態。

但他有一股不屈之氣，依然屹立不倒，見了高天保，立即抱拳道：「本會兄弟遭奸人鬼計，圍攻閣下兩次，待此間事了，阮某願代衆兄弟，一死謝罪。」

高天保至此已明白底細，早已原諒了他們，這位借刀殺人的主謀正在眼前，倒要好好比試一下高低。

「颼！」七星槍突然發難，事前毫無動靜，覺察到時，槍尖已近腰眼，瘋虎阮士達看得很清楚，怒吼一聲，全身撲到，全力攔截。

九環大砍刀尚未揮出，只覺得腰畔有股大力傳來，整個人陡地給移開七尺，看清楚時，高天保已給一團光影罩住！

「惡賊，你好毒的心。」瘋虎阮士達怒吼，猛撲上去。

「老哥別動，看我手段，」高天保出聲攔阻。

瘋虎阮士達身形陡地頓住，定睛細看，高天保雖然赤手空拳，在七星槍下，仍然遊走自如，毫無敗象。

兩人招式極快，轉瞬間已過了五十招，七星槍依然未佔分毫之上風。

「嘿嘿，這個像伙今日碰上了尅星，用兵刃對付空手，卑鄙小人到底是卑鄙小人。」

「他根本不算是人。」鐵血會衆兄弟在一旁紛紛怒罵！

突然，七星槍余祖望身形微微一頓，右手握槍急轉，「吧！」一聲輕响，槍尖七顆小釘暴射，急往高天保全身上下打到。

「呀！」鐵血會上下大驚，忍不住呼叫起來。

高天保又何嘗不大吃一驚，他怎樣也想不到，對方槍內另有乾坤，變起倉卒，而且來勢極快，幾乎不是人眼可以看到，七顆銀光閃耀的小釘已沾着衣襟。

在此危機一瞬之際，高天保當機立斷，左臂探出，人往地面倒臥，噗噗噗，三顆銀釘全部打入手臂，另四顆在間不容髮中閃開！

「哈哈哈，看你還有何本領？」七星槍余祖望一招得手，得意大笑。

高天保大怒，此人太過卑鄙，今日並不客氣，身形微現，陡地平滑前去，伸手往槍上抓去。

這一招看去平平無奇，七星槍余祖望只覺得手上槍形同虛設，無法抵擋對方來勢，他不由大驚，連連倒退，想避開一步再說。

但是，高天保那隻手就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七星槍余祖望從未碰過這情況，全身法寶用盡，仍然擋不住人家那麽簡單一招！

鐵血會衆兄弟也看到這奇怪現象，大夥兒也一時驚呆了，望住這種前所未見的怪現象。

「砰！」的聲大响，七星槍余祖望仰

臥地上，他固然受傷倒地，那雙眼睛仍然充滿着死也不相信神色。

高天保那隻手，簡直是魔手，世上沒有任何武功招式可以抗拒，在場衆人都是這樣想！

「你也有今日？」鐵血會衆兄弟稍爲呆了呆，立刻蜂湧而來，想殺了七星槍余祖望，替死傷衆兄弟報仇雪恨。

「住手！」瘋虎阮士達大喝一聲，止住衆人，然後轉向高天保說道：「今日多虧閣下，才免去鐵血會全軍覆没，這卑鄙殺手是生是死，全憑尊駕一言而决！」

「嗯！」高天保實在爲難，論行爲，這七星槍余祖望死有餘辜，但下山時師父曾一再告誡，不可傷人性命，鐵血會衆兄弟的血海深仇，怎可因一己之見而放棄？

「大哥！」突然鐵血會衆人急叫。

高天保急定睛望去，不由大驚，瘋虎阮士達竟然自殺身亡，這是何苦！

「我們大哥說，愧對少俠，一死以謝大恩！」一名鐵血會兄弟笑道。

「唉，他怎會這樣傻，我責怪他，早就說出，這眞是天大的冤枉！」高天保頓脚道。

「颼！」一條人影突然越過鐵血會衆兄弟，想逃遁出去，正是那位七星槍余祖望！

「嘿嘿，想逃！」鐵血會衆兄弟紛紛怒喝，長箭暗器，全部放出，別說受傷之人，就是全神戒備，諒來亦不易抵擋那麽多暗器。

「呀！」七星槍余祖望一聲長叫，身軀「巴」的一聲暴响，再度跌倒地上，這次永不會殺人逃走了。

「咦！他是虎牢中殺手！」鐵血會衆兄弟正想剝皮抽筋，突然見到余祖望胸前虎頭像，忍不住驚叫起來。

「好像伙，怪不得會在此處下手。」大夥兒才明白他怎會在此處出現殺人，原來由虎牢出來方便所致。

這回倒巧得很，虎牢的殺手遭殃，尤其像這類身手的高手，虎牢中不會有很多，此時進攻實在再好没有了。

「老弟，我們趕路吧！」鬼王雲奇此時才走出，招呼高天保，叫他趕路。

「哈哈，我幾乎忘了大事。」高天保才記起人家等着趕路捉人。

「虎牢就在前面，我們趕去與他們拚了，與各位兄弟報仇！」鐵血會兄弟轟叫起來。

高天保眉頭微皺，這般人元氣大傷，就這樣貿貿然趕去拚命，以對方實力來說，他們實在無一分生還希望，雖然彼此間無甚深厚關係，經過剛才一役，瘋虎阮士達自殺以報，就感覺這般受傷的兄弟，有責任保護他們！

「我們走！」數十人一窩蜂似的朝前湧去。

「慢走！」高天保凌空躍起，掠過人羣，攔在前面。

「高老弟，你……」衆人愕然，他們抱着必死之心前去報仇，那是不容任何人阻擋，由於高天保殺了余祖望，所以他們才客氣點。

「要報仇，也得想法子，就這樣與人家硬拚，豈非送羊入虎口，死得冤枉不値！」高天保冷峻道。

「有什麽法子可想？」大夥兒同聲異口反問。

「大家兄弟想想再說！」高天保道。

鐵血會衆兄弟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想不出什麽法子。

「我倒有一個法子，不知可行否！」鬼王雲奇微笑道，似乎胸有成竹。

「老哥說來聽聽！」高天保喜道。

「這條計，現在正好用到，七星槍余祖望頗像高老弟，目下就剝下這像伙衣服，高老弟穿了之後，手握七星槍，牽着鐵血會羣兄弟做俘虜，大搖大擺走入虎牢，他們能不開門歡迎大英雄歸來麽？」鬼王雲奇侃侃道來，果然合情合理。

「好計謀！」鐵血會弟兄歡呼起來。

「爲了騙取他們信任，各位只怕還要吃點苦。」鬼王雲奇道。

「我們不怕苦，只要能報仇，死都不怕！」衆人轟叫起來。

「很好，高老弟將接近虎牢時，還要不斷用鞭抽，千萬不可手下留情，待他們只要看出半點虛假，那就前功盡棄！」鬼王雲奇嚴肅道。

高天保眉頭深鎖，要他們親手打自己朋友，這的確就件爲難之事。

「只要能報仇，抽頓鞭子算了什麽？」鐵血會衆兄弟神情激昂，他們見復仇有望，頓時精神大振，連原先的倦意也恢復了七七八八。

「爲了時間配合，各位立即行動。」鬼王雲奇嚴肅道，他說得很認眞。

虎牢雄踞於兩山之間，削壁千仞，飛鳥難越，武林相傳這兒囚禁前代武林霸主，到底誰是主人，仍是一個謎，七星槍余祖望是他派出來的人，可想而知，這位神秘虎牢主人决非平常之輩。

一行人吵吵鬧鬧，在空曠的山谷中愈加响亮，吧嗒吧嗒皮鞭聲分外刺耳！

高天保那枝七星槍銀光閃閃，老遠就看到反光，加上七星槍余祖望一向未失手，像鐵血會這樣組織，並無特强高手，以這位殺手武功經驗，怎會失手？

嘟嘟嘟，虎牢觀望台訊號响起。

高天保不知號聲是何意義，只有悶着頭皮，大力抽皮鞭，大模大樣朝前趕去。

「噹！」的聲响，虎牢大門終於打開。高天保大聲呼喝：「快走！」皮鞭結結實實，抽在鐵血會衆兄弟身上。

一走進虎牢大門口，大夥兒心內暗叫：「我的天，好一個驚險所在。」

原來虎牢內有條又細又窄的鋼綫橋，搖搖幌幌十分不穩定，橋下不知是什麽，直冒白烟，人跌下去，只怕連骨頭都化盡，外面人不知底細，越過城牆，又如何能够飛越三丈寬闊的短道，如果未看清楚，根本不須用武力，任何人若落入河中，必化爲烏有。

鐵血會衆兄弟心內直冒寒意，罵聲也情不自禁停下，默默走進鋼綫小橋。

高天保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查着隱藏暗中防守護衞的高手。

但是，靜蕩蕩的不見人影，甚至連呼吸都聽不到！

「你是什麽人，敢深入虎牢作怪！」這聲音突如其來由左方發出。

「怎麼啦，七星槍余祖望也認不出。」高天保似乎十分發怒，向對方反問。

「余祖望會找不到門戶？」暗中人冷笑道。

「嘿嘿，我能夠帶這批人進秘門，眞是糊塗。」高天保聲色俱厲，一副理直氣壯模樣。

這下虛招眞個將對方氣焰壓下，軋軋聲響，平滑如鏡的山壁突然出現個門戶。

三人淸一色黑衣褲，手執單刀，魚貫走出。

高天保當機立斷，七星槍如毒蛇出洞，連挑三人，滾入河中，連慘叫聲也未叫出，立即了帳。

餘下一人驚呆了，正想反身逃遁，高天保伸手處，已抓住肩胛骨，只不過用了三分眞力，那人已殺豬般慘叫起來。

「帶路！」高天保喝道。

「哈哈，虎牢中還想逞兇，眞是夢想！」原先那人哈哈狂笑。

「嗤！」高天保不敢怠慢，隨手揮處，訊號放出。

軋軋聲響，虎牢門緩緩關上，鋼綫橋已漸漸縮囘。

高天保不敢稍停，七星槍橫飛出去，剛好卡住大門，鋼綫橋相應停住！

「好大胆！」暗中那人又驚又怒。

本來，高天保可以直闖洞去，但要接應，所以只好站在原處等候。

颼颼颼，三條人影凌空躍去，三柄刀劈下，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威不可當。

高天保暗驚，虎牢這地方充滿神秘，這三人武功，非同小可，心急疾轉，身形幻成片片虛影周圍遊走，令人捉摸不定。

三名高手身形落地，圍住高天保，凝神不動。

「殺！」正中那人猛衝過來，其餘二人側身進擊，配合得天衣無縫。

高天保不敢大意，身形突進，右手微按對方刀把子，身形打橫轉動，那二人猝不提防，給雙腿掃中，整個人撞到山壁上，反彈囘來，頓時昏倒地上，不能行動。

那隻手似乎有極大重力，握刀之人無法掙脫，心神大亂，拚命掙扎，高天保隨勢拍去，握刀之人像炮彈般飛入山洞深處，「砰」的聲響，引起迴聲在山洞內嗡嗡迴響不絕。

「老弟，你沒有事吧！」鬼王雲奇宏亮的聲音高揚，令得衆人精神大振！

「沒事，這地方古怪得緊，老哥可要小心在意！」高天保鄭重道。

「多謝關心，老哥我號稱鬼王，專尅這類見不得人的小鬼！」鬼王雲奇豪氣干雲，當先衝過鋼綫橋。

數十名生力軍；兼且是一等一的特級高手，頓時聲勢大盛。

「各位注意，分頭堵住出口，見一個殺一個，下手不必容情！」鬼王雲奇調兵遣將，據守要道。

虎牢中未見人影，似乎是座空城。

「雲老頭，你看這是什麽！」山壁上突然出現一名全身紅衣人，手內握着把似鎚非鎚短棍，得意洋洋，威風凜凜，不知弄什麽花頭！

但是，鬼王雲奇一干人衆，此時却跪倒地上，不敢仰視。

「老哥幹什麽！」高天保大駭，驚問其故。

一名鐵血會的兄弟突然出聲道：「他們是燕雲帮，紅衣人手握燕雲令符，即可宰割帮中任何一人生死大權，咱們此時，只好俯首聽令！」

「這如何是好！」高天保急道。

「高兄弟不是燕雲帮人，可以不受約束，只有你出手搶下令符，才能解救目前困境！」鐵血會那名兄弟又道。

「兄弟貴姓！」高天保這才想起，不知人姓名，稱呼也無法說出，似乎不妥，所以出聲詢問。

「我姓柯，兄弟習慣叫我小虎子！」

「好，小虎哥，我即將出手，你招呼兄弟看着出，別讓他們殺害燕雲帮人！」高天保吩咐道。

紅衣人突然大聲道：「雲奇聽令！」

「在！」鬼王雲奇恭身囘答。

「你即刻率領五名高手，搏殺冒充七星槍余祖望之人，不得有誤！」紅衣人聲色俱厲。

「遵命！」鬼王雲奇滿臉流汗，右手一揮，五名高手一字形排在後面，奉命行動。

高天保一怔，心內大怒，決心要紅衣人好看！縱身躍起三丈，直往上撲去！

「拿命來！」鬼王雲奇身形如電，凌空橫截，鐵掌揮動，一股強勁無匹的氣勁襲到，高天保大驚，微一吸氣，身形再升高一丈，急叫道：「老哥你怎麽啦！」

「燕雲帮之人，聽令行動，至死不變！」鬼王雲奇說時，來勢如電，出招毒辣，全刀施爲，毫無虛假！

那五人也是非同小可的高手，刀劍全力搏殺，高天保頓時身陷險境。

「很好，燕雲帮的人果然忠心耿耿，哈哈……」笑聲揚溢着無限喜悅。

颼颼颼，三把劍交錯攻到，高天保硬接了鬼王雲奇一招，身形稍慢，後腰已劃了道口子，鮮血冒出。

六人攻勢越來越凌厲，全是拚命攻擊，高天保一時間手忙脚亂，更加危險！

「高大哥快逃！」小虎子大急，高聲提醒。

「燕雲帮衆聽命，這小子如果逃出，你們必須全部自殺謝罪！」紅衣人又擧高燕雲令符發令！

「哎喲，我的天！」小虎子幾乎昏了過去。

高天保一下子也給扣上帽子，不敢逃出虎牢，兼且他本人不敢施展辣手，這種打法令他更形困難。

「唰！」右臂給刺中，幾乎深入三寸，不知傷了筋骨沒有，這一來，只怕不出三招，就要喪命燕雲帮手下！

「各位兄弟，我們去拚一拚！」鐵血會衆兄弟見形勢危急，立即行動！

「你們不要動！」高天保大叫。

「殺！」這班人武功不高，拚勁却是天下無匹，那種不怕死的衝鋒，令得燕雲帮衆高手節節後退，這囘倒不是武功輸了，而是紅衣人未有命令，不敢任意行動。

「統統給我殺！」紅衣人高擧令符，厲聲高叫。

「呀！」燕雲帮奉命之下，出手如電，一名鐵血會兄弟頓時死於非命！

「你們……」高天保這下火大了，再不容情，身形暴進，將一名刀手擊飛，後脚倒踢，又將一名劍手打倒。

「哈哈哈……」紅衣人眼見雙方就要同歸於盡，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拿來！」這聲音好熟。

所有人急循聲望去，只見山壁上站着位少女，正是燕雲帮追捕的楚宜香，她已將燕雲令搶到，隨手擲出。

「高老弟，快搶令符！」鬼王雲奇叫聲中，全身往紅衣人撲去。

禁令解除，強弱立即改變，高天保全身縱起，伸手去搶燕雲令符！

紅衣人跟着衝到，他知道失去令符，所有在場之人就會全力反攻，那時他就無法佔優勢，這關鍵他的生死存亡，因此拚命來搶！

高天保距離較近，而令符下墜之勢甚快，兩下一凑，所以他優先搶前。

「殺！」燕雲帮衆人這一聲怒吼，蘊含多少憤恨，聲震雲霄，氣勢驚人！

紅衣人大勢已失，心內一股憤恨全部轉向楚宜香，定睛望去，她仍在上面張望，尚担心燕雲帮人搶不到，這一恨更加火上添油，幾個跳躍，全力趕去。

「快截住這賊子！」許多人呼喚！

鬼王雲奇去勢最快，只有他心內明白，其餘人還有點摸不清頭腦。

「砰！」兩條人影同時飛墜。

紅衣人功力高絕，他存心殺人，楚宜香見他來勢極其兇狠，大驚失色，拚力抗拒，到底武功相差懸殊，雙掌甫接，頓時震得飛了起來。

鬼王雲奇身子猶在半空，劈空掌先發，一股強勁掌風凌空打到，紅衣人知道其中的厲害，要避開掌力，却無法殺害楚宜香，拚個同歸於盡，正要硬下辣手！鬼王雲奇擊中他時，楚宜香已經迅速飛墜下山了。

這時情況大亂，高天保慌亂中，已見楚宜香飛墜，當下先將令符塞入懷中，微一吸氣，身形轉折，發力追去，剛抓住脚踝，楚宜香頭頂已快碰到地面！

所有人看到這驚險鏡頭，一齊驚叫起來，高天保眞氣將竭，再也無法支持，危急中，將楚宜香掄將起來，自已剛一沾地，立即再行躍起，輕輕托住楚宜香腰畔，安全放下！

「我的天！好險！」衆人忍不住透口氣。

楚宜香嘴角猶自滲出絲絲鮮血，雖然受傷，却無性命危險，剛一站住，幾乎跌倒。

「姑娘怎樣？」高天保急忙伸手扶住問。

「我沒有危險！」楚宜香輕聲道。

鬼王雲奇哈哈笑道：「姑娘前日偷去燕雲令符，爲何今日又冒死搶囘，請道其詳！」

「我前日被迫偷令符，以爲無關重要，他們又以我父親性命威脅，不得不只好去偷，誰知偷了之後，仍不放我父親，又再強迫我做其它事，我知道即使再做一百次，他們也不會放我父親！」楚宜香恨聲道。

「令尊的高明醫學，天下聞名，他們又怎會放人呢！」鬼王雲奇笑道。

楚宜香流淚道：「今天幾乎害死你們，我後來越看越心寒，冒死搶來燕雲令符，總算做了件好事！」

高天保突然問道：「可否賜告令尊大名？」

「守拙先生楚奇，高老弟沒聽過麽！」鬼王雲奇笑道。

「哎喲！」高天保突然叫起來。

「咦，老弟怎麽了，聽到楚大夫名號，怎會驚叫起來，豈非怪事！」鬼王雲奇笑道。

「老哥有所不知，我此次下山，師父曾經令我先找這位前輩，曾有封信要面交楚[illegible]，所以聽了他名號，才會情不自禁叫起來！」高天保道。

「哈哈，原來是一家人，那更好辦！」鬼王雲奇笑道。

「咦，楚老伯如今怎樣了？」高天保想起來問。

「我在此處。」右邊山洞這時走出一位老人，像貌淸奇，頗似畫中人，頗有仙意。

「爸爸，你沒事啦！」楚宜香見了，飛奔過去，擁住老父，依依不捨。

「哈哈，快要嫁人的大姑娘，還要這樣，豈不被人笑話麽！」守拙先生楚奇笑道。

「爸爸，你……」楚宜香嬌嗔滿面，撒嬌不依！

「我倒很想飲杯喜酒！哈哈！」鬼王雲奇也是滿心歡喜，凑趣說笑。

正在這時，高天保雙手奉上一封信道：「請老人家過目！」

「不要看，我知道信內寫的什麽！」守拙先生楚奇說着望住女兒笑笑。

「我唸給你聽！」楚宜香突然衝上前去，搶過信來就拆，急急地打開來，定睛看時，突然暈紅雙頰，再也無法唸出口來了。

「丫頭爲何不唸出來給我聽聽？」守拙先生楚奇笑問。

「你自己看，我不唸啦！」楚宜香羞道。

守拙先生楚奇囘轉頭來朝高天保笑道：「令師一年前就與我說妥，待你下山即與這丫頭下文定，待你們到江湖歷練歷練，五年後再成親，這封信想來也是說這些的了！」

「這……」高天保實在想不到，今天碰上這種事，一時間不知如何說好！

「還不拜見老泰山！」小虎子在後面一推，高天保趁機拜倒！

「哈哈……」衆人歡笑聲中，楚宜香再也呆不住，跑到後面去了！

虎牢中今兒個竟然辦起喜事來了，所有強徒全給由後洞逃走殆盡，留下來的佳餚美酒，却給高天保用了，而且是用來做喜事！

這的確是令人想不到的天大好事！

歡笑聲中，虎牢中的暴戾之氣洗刷殆盡，換上了一片祥和之氣！

陽光普照下，江山呈現一片光明的氣象。

（全文完）

搜神新記

成業·文
可飛·圖

雷神



雷神廟在廣東雷州府之西南八里，昔鄉人常將麻布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魚彘肉同食者，立為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者，因獵獲一卵，圍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它在手，曰雷州，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為雷種。後為本州刺史，歿而有靈，鄉人廟祀之，陰雨則有電光吼聲，自廟而出。宋元累封王爵，廟號顯震，德祐中，更名威化，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飼）之，又雅州瓦屋山有雷洞，投以瓦石，應手雷震。

雷電的威力很大，發出轟隆巨响，霹靂閃耀天空，落地時森林起火，人畜斃命，由於人們懼怕受其害，崇拜其威力而把它奉為可怖的神靈，但是由於受其害的是個別的人，又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我國古人，却沒有把雷電神當成惡神，而迷信祂是伸張人間正義，對惡人執行刑罰的善神。引人恐懼的現象，在被人神化時，不一定都成為惡神，世界其他民族，也有這種現象，例如，在古代日耳曼人那裏，至少在北方日耳曼人那裏，「THORR」即雷神，同時也是降福於人的善良的守護神，是農業的保護者，和善的，愛人的神。

我國古代，人們所迷信的雷電的神力，神性，以及其本體和面貌等，都可以從古人對雷電自然威力的迷惑不解，以及懼怕受其危害的心理狀態中，找到根源，人們把對雷電的錯誤認識和屈服於其威力的心理狀態客觀化，創造了雷電神迷信的內容，並塑造了雷電神的形象。

山海經。海內專經：「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這是當時人們對雷神的一種認識。由此可以看出，可能是因為人們看到雷鳴時常伴來下雨，所以把雷神和水澤與龍聯繫在一起，從而塑造出了住在雷澤的龍身人頭的雷電神的形象。

那麼雷鳴巨响是怎麼來的呢？「山海經」說是雷神鼓其腹發出來的，這種幻想的產生，並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也是古人以自己的體驗為根據的。雷鳴時的响聲確似鼓聲，而腹鳴連响的音調，又與雷鳴相似，因此古人把雷神想像成具有巨大的龍體，鼓其腹就會成為雷鳴的聲源。「淮南子，地形訓」也反映着古人這種幻想：「雷澤有神，龍身人首，鼓其腹而熙。」再說閃電在空中一伸一屈地閃現的情景，也很像龍的形狀，這也可能是古人把雷神的身體和龍聯繫在一起的另一原因！

殷人所迷信的雷電神，是天帝的下屬神。殷人眼中的雷電神已失去其獨立性，所以殷契中常有「帝令雷」的卜辭出現。

殷人的雷神迷信中，一定還認為雷神和雨神有合作關係，所以在卜辭裏有時是雨、雷同時出現。

我們所知道殷人的雷神迷信具體內容就是這麼一些，即雷神接受帝的命令打雷，雷神和雨神有合作關係。

王充在「論衡．雷虛篇」中，有關雷電神迷信的主要內容是這樣的：「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唏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

「被雷擊者，有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

「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

根據王充所描述的當時「愚智皆信」的雷神信仰的內容，我們可以追溯考察出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西漢時，人們把雷電落地擊折樹木，毀壞室屋，迷信為天取龍，或龍升天。我們已經講過，在「山海經」裏，很古使存在着把雷神和龍聯繫在一起的迷信。但據王充所批判的雷神迷信來看，其內容已經有些變化。西漢時，人們看到響雷之前閃電一伸一屈行走的情景，就把它理解為龍升天，而把落地雷擊折樹木或破壞房屋，理解為雷神受上帝之命，擊毀龍所藏之所，幫助天帝取龍上天。為什麼「山海經」裏把雷神的身體說成龍身，而西漢時人們却說雷鳴閃電是龍升天，或帝取龍，二者都離不開龍呢？這是因為他們存在着共同的認識根源，即都是把一伸一屈的閃電當成龍，天取龍的迷信，可以說是古來已有的雷、龍有密切關係的迷信的新發展，這種迷信，是由於人們企圖從神學上解釋雷電擊毀樹木和房屋的目的，才出現的。

第二，「雷虛篇」告訴我們，後漢時，人們迷信雷公像一個大力士，左手拿連鼓，右手敲鼓，隆隆雷聲是雷公敲擊連鼓所發出的。雷公這一名稱，戰國以前就已出現，「楚辭，遠遊」中有：「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衛。」楚人有時也把雷神尊稱雷師，「離騷」：「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來具。」由上可見，楚人把雷神看成男性神，並且是太陽神的侍衛神。不過，殷契中却有「雷婦」之辭，如「癸酉，余卜貞，雷嫦又子。」「雷嫦」似乎是指雷神，但保祐子女這種神性，却很難和雷神的特點配得起來，再說，雷鳴的自然現象，轟轟烈烈，把這種表現歸於女神也難於理解，因此，「雷婦」可說是指殷人中的人神，或是指雷神的配偶神。同時，秦漢以前，又有將雷神稱為「豐隆」的，「淮南子．天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這一名稱，可能是來自雷鳴時轟隆作響的近似之音。

既然把雷公當做人化的男神，信仰者就要像人那樣給他配個妻子。這是「人為宗教」非做不可的一件事。誰來當雷公的妻子呢？當然是與雷公最有密切關係的神才合適。於是，人們根據先閃電後響雷這一事實，把雷和閃電變成了一對配偶神，殷人稱之為「雷婦」，後來更稱之為「電母」或「閃電娘娘」。

把雷神理解為扣擊連鼓以發出雷音的擬人神的迷信，可能早在殷代就存在，而不是漢代才發生的。「說文解字」說，雷字古寫為（雨字之下三個「田」）。我們根據這雷字有着連鼓之形，而其本原又是甲骨文，那就可以斷定，殷人也是迷信雷鳴的聲音是雷神捶擊連鼓發出來的，迷信雷聲之源是半人半動物的鼓腹之音，變成迷信雷聲是像力士那樣的雷神扣擊連鼓發出來的，這種變化表明着雷神迷信從自然崇拜向擬人化的社會神崇拜的發展。

第三，後漢時，人們認為雷電神是天神屬下的行刑神，觸犯天怒者，雷神要去執行擊殺的任務。當時迷信被雷擊殺者是有陰過的人，特別是給人不潔淨食物者，雷聲被認為是天怒發出的唏吁之聲，被擊殺者身上似文字的痕迹，是「示衆」的「天記」。把雷神看做天神屬下的行刑神的迷信，戰國以前就有了。「淮南子，覽冥訓」有記：「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台隕，肢體傷折。……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這裏說的是齊國有民女，因含冤受罪而向天呼喚，天帝知其受冤後發怒，降雷神擊毀齊景公樓台，景公受傷，這表明戰國時已經存在着把雷神看成是受天命行刑以伸張人間正義之神的迷信。另外，「雷虛篇」又說到，當時人們迷信迅雷發作，必有災變，人要整衣正坐，才能避免災禍，這種迷信，在春秋以前就已經存在。「禮記，月令」載：「……是月也日夜均分，雷乃發聲，始電，……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月令」的記載也表明，雷神雖不被當成惡神，但人們却對他非常恐懼，「懼天怒，畏罰及己」。「論語。鄉黨」說：「迅雷風烈必變。」後人註釋說：「迅雷風烈，孔子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連聖人孔夫子都有這種迷信，上述記載反映着人們對雷電的自然威力的恐懼，也反映着人們對雷神辨別善惡能力的懷疑，因為連善良的人也害怕雷擊。

雷公是天帝屬下的行刑神的迷信，在現代漢族民間仍在流傳，雷公扣擊連鼓的形象，也保留到現代。但是，大概是王充批判了雷公「無翼又言其飛」之後，人們為了彌補雷公形象上的弱點，給雷公背上添了一對鳥翼，咀也改為鳥形。此外，被雷神擊殺者，身上有「天記」的迷信，現代民間仍有人相信，另外，道教則說軒轅氏得道升天為雷神，稱祂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成語考」：「雷部至捷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車之女曰阿香。」「搜神記」載：「律令周穆王時人，善走，死為雷部小鬼。」至於阿香，同書有載：「儀興周姓者出郭日暮，立道旁茅草舍中，一女子出見，周求宿。時及二更，聞門外有小兒呼曰：『阿香，官喚汝推車。』女去，忽作雷雨。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塚。」雷既為神，自有隨從屬下，以供呼喚了。

風、雲、雨、雪、雷電本身，雖不是天體，但是這些氣象上的自然現象發生於空中，或者來自天上，因此，古人把這些現象神化時，都把它們看作是天上的神靈。在我國原始宗教中，起先人們迷信風、雲、雨、雪、雷電諸神是獨立活動於空中

的自然神，天帝出現之後，它們都變成其屬下的小神了。

古人對神的存在這個概念肯定是很早便已經產生，可惜現存的資料或遺物，實在太少，山頂洞人遺址和其他一些舊石器時代的遺跡，只給我們提供了古人葬禮的一些情況。大抵我國古代的迷信，除了崇拜鬼魂之外，對於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占卜等，一定也不會疎與。山頂洞人距今二、三萬年，當時已有鬼魂迷信和葬禮，而自然崇拜的發生，比起鬼魂崇拜必然更早，甚至當時的自然崇拜，可能比起其他任何崇拜盛行，遺憾是我們無法知道其確實情況。由於缺乏遠古時代的實物資料，關於我國古代的神的探討，只能依靠殷商以後的文字記載，研究的重點，也只能放在殷商以後，對於以前的情況，只能進行一些推論而已！可以肯定，世界任何一個民族的先民，也一定有其原始的自然崇拜，這是他們親身的體驗而誘發的。例如位於南亞的印度，大約在公元前十幾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所編訂成集的「吠陀」（VEDA，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梵語「吠陀」的意思是「知識」。最古的「吠陀本集」共四部：梨俱吠陀（頌詩），娑摩吠陀（歌曲），耶柔吠陀（祭祀儀式）及阿闥婆吠陀（巫術咒語）。）已經告訴我們，在原始社會的「吠陀」時代，印度也一樣有了雷神，人們管祂叫做「帝釋天」（INDRA），一譯「因陀羅」，是雷和暴風雨的化身。此外在北歐，我們憑着兩本流傳下來的古籍，也知道了當時的北歐人（這包括了挪威、瑞典、丹麥和冰島的斯堪的納維亞等地的先民。）所敬畏的雷神叫叨爾（THOR）。帝釋天和叨爾在當地的先民心目中，所反映出的形象是怎樣的呢？

原來帝釋天是最早侵入印度從事遊牧的雅利安人中的神。祂是雷神，給乾燥的牧場送來雨水。祂是豐產之神，是人類的朋友。祂用祂的槌子鍛造了宇宙。祂殺死龍，殺死巨人，殺死人類的敵人。至於祂如何戰勝旱魔，就有這樣的傳說：

「……經過一個炎熱的夏天後，大地晒得很干燥，渴望着雨水。河流都淺了，許多山溪已經乾了，人和獸都疲乏無力，在難堪的炎熱氣候中等候解救。他們還面臨着飢荒的威脅。在這時，天上起了重重的烏雲，狂風呼嘯，電光閃閃，雷聲轟轟；接着來了傾盤大雨，山溪又流下洪水來，江河的水大漲。帝釋天已經和旱魔打過仗了，祂打破了牠們的城堡的圍牆，放出了那些關在城堡裏的『雲牛』，這些『雲牛』是給人類營養的，乾枯的牧場變成綠色了，野草長得很快，水稻得到了豐收。

根據「吠陀」的神話，帝釋天在生下來以後立刻就打了他的第一次大勝仗。旱魔夫利特拉（VRITRA）是一條龍，牠在牠山上的城堡裏關著許多「雲牛」，這些「雲牛」是牠用雅利安侵略者慣常的方式掠奪來的。人類懇求光輝的天神們救他們：「誰能憐憫我們？誰能解救我們？誰能帮助我們出苦境？我們大家商議，惟有請上天開恩。啊，光輝的天神們，只有你們大慈大悲能救人。我們的心像鳥一樣，鼓着翅膀飛向你們。」

帝釋天聽到了人類的祈禱，勇敢地站起來表示願意爲人類作戰。祂一下子抓住了天神們的酒瓶，把那醉人的瓊漿深深地喝了一口。然後拿起了祂的「雷石」，這塊雷石是天上的工匠特瓦希特利（TWASHTRI）鍛造的。祂的侍從——就是年輕的馬魯特（MARUT）兄弟——把祂的兩匹心愛的粟色馬拴在祂的金車上。

帝釋天這個金孩子在開始時就成爲天國、人間和陰間這三界的國王。是祂造出了那給人生命的空氣，祂也給人們力量。光輝的天神們都尊敬祂，服從祂的命令，祂象徵着不朽。

馬魯特兄弟是暴風雨和雷的神靈。祂們的車子前，各拴着兩頭斑鹿和一頭腳步飛快，從不疲倦的紅鹿，由紅鹿領頭。祂們兄弟兩人身材高大，強健而勇敢，心中有各種可怕的計謀。祂們頭上戴着金盔，胸前掛着金胸甲，肩上披着漂亮的皮，臂上和腳上戴着金鐲子。馬魯特兄弟老是携帶着弓、箭、斧頭，以及閃閃發光的長矛。大家都怕祂們，因爲祂們常常會帶着祂們的「閃電矛」前來，用這「閃電矛」來殺死牛羣。祂們常常會劈開「雲岩」，降驟雨到大地上。當帝釋天駕着馬車去襲擊旱魔時，馬魯特兄弟跟在祂後面飛馳，大聲吶喊。祂們兄弟降下一陣驟雨，然後向被禁閉的「雲牛」羣衝去，追趕牠們。

旱魔夫利特拉看見帝釋天來到，大吼一聲。這吼聲使得天國震動，神們都逃避了。大地女神普莉齊薇（PRITHIVI）很爲祂的金孩子帝釋天担憂。但是帝釋天帶着吼叫的馬魯特兄弟，勇敢地向前衝。祂爲牧師們的讚美歌所鼓舞；祂曾喝過天國的瓊漿；祂從人類的祭品得到力量；祂揮動祂的「雷石」。

旱魔以爲牠自己是刀槍所不能傷害的，但是帝釋天擲出祂的武器去，立刻就發見了這龍的蜿蜒身軀的能受刀槍入侵的部份。祂殺死了這條龍，龍彎曲着躺在祂前面。這時洪水暴發，把龍的屍體冲走，冲到那永遠黑暗的海裏去。帝釋天非常高興，叫道：「飛馳的馬魯特兄弟啊，我已經殺死了夫利特拉！我憑自己的力氣殺旱魔，做的事業多麼偉大！我放出天上的霹靂，雨水便潺潺地降下。」

地球上崇敬天神的人都很歡喜，牧師便唱一曲讚美歌，歌頌帝釋天：「帝釋天功績巍然，讓我來歌頌一番！祂第一個拿起『雷石』，和惡毒的妖龍作戰。祂降下了甘霖，使山溪流出玉泉。

「天國的工匠造出神妙的武器，帝釋天提着它奔向妖龍那裏。祂打擊了旱魔，使得雨水降落大地。山洪猶如牛羣吼叫，滾滾地一直冲向海裏。

「帝釋天喝了天國的瓊漿，增加了勇氣和力量。祂拿起天神的武器，狠狠地刺殺這第一個龍王。

「惡龍的屍體落入山洪，山洪洶湧地向前冲。惡龍葬身在巨浪裏，流到大海的深淵中。」

北歐流傳下來兩本叫我們知道當時的先民對神的迷信的情況的古籍是「埃達」（EDDA）和「薩加」（SAGA）。「埃達」有兩種稿本，一種是用詩歌體裁寫的，稱爲「舊埃達」或「詩歌埃達」；

一種是用散文寫，稱爲「新埃達」或「散文埃達」。「舊埃達」的著者不明，約在公元九、十世紀寫成；「新埃達」則爲冰島詩人和編年史家斯圖魯遜所編著。「埃達」裏面包含古代在北歐民間流傳的神話和傳說。「薩加」是在十二世紀寫成的。

在北歐神話裏的各天神之中，以雷神叨爾的武功和日神巴爾達的故事最有名，祂們都是主神歐丁的兒子。雷神叨爾的神性英武豪放，而日神巴爾達的神性則和藹可親，兩者構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

話說有一天，愛斯樂園（ASGARD，在古日耳曼人的觀念中，巨魔族都住在黃泉界的烏特噶得海洋裏，人類都生存在陽間的大地上，而諸神則住在愛斯樂園中。）裏的諸天神，在海魔葉哥（AEGER）的宮裏集會，會中葉哥取出啤酒大宴賓客，並且決定派雷神叨爾遠征魔界，以便奪取巨魔伊米爾的酒杯。叨爾率軍到達魔界之後，伊米爾的頭髮上結滿了白霜，瞪着兩隻大眼睛有如裂開的岩石。叨爾當然無所畏懼，揮起雷斧衝過去，一下子便把伊米爾打昏，搶過酒杯頂在頭上，走出魔界回到愛斯樂園的天宮。

叨爾先後好幾次遠征魔界，其中有一次祂率領兩個侍神，歷盡千辛萬苦，頭天晚上住在曠野的一間荒屋裏。這所荒屋窗門洞開，叨爾走近一看，屋內靜悄悄的杳無人跡，因爲看上去好像很久很久沒人住的破屋。不料當叨爾三神睡到半夜時，忽然一陣轟隆巨响把祂們從夢中驚醒。叨爾連忙拿起隨身携帶的大雷斧，準備率領兩名侍神走出屋外，看個究竟，但是，竟然由於錯辨方向，不得其門而出，祂們只好戰戰兢兢的躲在一間黑暗的小房間裏。

叨爾三神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昨天晚上的那一陣轟隆巨响，原來是巨魔斯克利米爾（SCRLMIL）發出的鼾聲。其實叨爾所認爲的荒屋，根本就不是一間屋子，而是巨魔睡覺時脫下的手套，荒屋的窗門就是手套的口，祂們藏身的黑暗處，就是手套的拇指。叨爾在調查清楚這種情況之後，就開始準備殺死這個巨魔。祂首先揮起雷斧向巨魔的面部猛砍，可是巨魔僅僅睜開半隻眼睛換口臉，隨後自言自語的說「那裏來的樹葉」，說完便又繼續呼呼大睡起來。於是叨爾再使出渾身力氣，加緊猛砍，但是巨魔也只是說了一句「那裏來的塵沙」。叨爾一想用一隻手砍可能力量太小，就用雙手抱起雷斧拚命砍，如此才算把巨魔的面部砍了一個大包，但是巨魔也只不過說了一句「那裏來的蚊子」。過了好幾天之後叨爾才算找到了魔界的城門，門樓幾乎就像天那麽高。

叨爾三神走進城門之後，魔界諸神設盛宴欵待祂們，魔神給叨爾滿滿斟了一杯酒說：「乾杯，乾杯，要一飲而盡！」叨爾接過酒杯一連喝了好幾大口，杯中的酒竟然一點也沒減少，因而衆魔神便嘲笑祂說：「閣下酒量，一如小蟲。」這時羣魔又拍着旁邊一隻小貓說：「閣下能不能把這隻小貓抱起？」當叨爾去抱這隻小貓時，小貓就如同長在大地上的岩石一樣，祂使出全身力氣，也沒抱動小貓的一條腿，因而羣魔更加嘲笑祂說：「閣下簡直不是一個男子漢！那裏有一個老太婆，閣下可和她去較量一番！」叨爾一聽這話不由得怒火萬丈，馬上跑過去準備一拳把老婦打倒，豈料祂連老婦的一隻胳臂也搬不動。

叨爾對於這件事引以爲恥，就羞得想要逃回愛斯樂園。臨行前羣魔殷勤爲祂餞行，席間並一再安慰祂說：「閣下的失敗並不足恥，因爲你所用的酒杯乃是大海，世界上怎會有人能把大海喝乾？你所要抱的小貓乃是纏繞塵世的巨蟒，因爲大地就是仰賴這條巨蟒的環抱才不至崩潰，假如你能抱起這隻小貓，就等於解除了巨蟒的環抱，那麽大地豈不是由崩潰而歸於毀滅。還有那個醜陋的老婦乃是人世間的『老年』。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人——今後也不會有——能不爲『老年』所征服的。」

席間，巨魔斯克利米爾指着自己的臉對叨爾說：「閣下用雷斧砍我的臉部，所砍的實際是塵世間三條大山脈。你回去看看，現在那裏有三個大山谷，那就是你砍出來的，其中一個深得很，這是你第三下砍下去造出來的。」最後羣魔更一致忠告叨爾說：「奉勸閣下以後千萬不要再來魔界，因爲你的武功和力量實在太渺小。」叨爾給牠們這般的奚落，認爲實在沒面子，揮起大雷斧就準備繼續作戰，豈料這時魔界的城門突然烟消雲散，變成一座巍峨的冰山聳立在自己的面前。在叨爾和巨魔作戰時，每當祂發動一次攻勢，世間都會刮起一陣暴風。於是叨爾就坐上自己的戰車，渡過魔界與神界之間的噶拉橋（GALLAR）。祂的戰車車輪每旋轉一次，都會發出轟隆巨响，震撼天地。（完）

道與魔（一）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不慎洩行踪

夜風輕拂，窗外青竹婆娑，熱氣登時消褪了不少。

窗內，書桌上放着一盞油燈，昏昏暗暗的，書桌旁站着一文士，左手放在背後，握着一柄摺扇，背對着窗，看不到他的面貌。

文士對面有一個十八九歲左右的青年，赤着上身，手揑寶劍，正一招一式地舞動着。

青年越舞越快，舞至急處，只見劍光，不見人影。須臾，劍光一歛，青年收劍而立，道：「請師父指敎！」

文士唔了一聲，道：「力道、方位、時間、速度都已差不多，但遇到眞正的搏

被迫出江湖

鬥時，便與平日的練習大不相同了，他們絕不會像爲師那樣，處處留有餘力，以防你招架不及！」

青年道：「師父，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

「爲師只能送你四個字：隨機應變！」文士沉吟道：「能否隨機應變，固然與天資及武功有關，但更重要的却是經驗和狀態！」

文士邊說邊緩緩地走動起來，終於能看到他的臉龐，五官端正，劍眉虎目，隆鼻有勢，兩片咀唇的弧度顯得甚是有力，這本是一張俊朗的面孔，可惜天不作美，他臉上凹凹凸凸，花花斑斑的，竟是個大麻子！

「競技的狀態可因勤力練功而得以保持，經驗則非親身經歷過而不能得到！」

青年目光一亮，道：「師父，您的意思是要徒兒出去歷練一下？」

文士不由臉色一沉，道：「你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江湖何處不風險？踏進去的都恨不得退了出來，未踏進去的，便萬萬不可嚐試！」

青年臉上浮上失望之色，眼珠一轉，忽然轉口問道：「師父你以前一定走過江湖，可有什麼有趣的事說與徒兒聽吧！」

中年文士臉色一變，雙眼的神采也似一黯，抬頭望着橫樑，青年見他不高興，忙道：「師父息怒，徒弟以後不問就是！」

中年文士倏地長嘆一聲，喃喃地道：「往事不堪回首……」走到窗前，雙手按在窗台上，望着漆黑的夜空，心中似乎充滿愁緒。

就在此刻，黑暗中忽然傳來一道雷聲，雷聲並不太响，如負傷的野獸，在喉頭上發出的胡胡聲，但中年文士却知道，接着的必是猛然的一响，便頭也不回地道：「業兒，快下雨了，快回去休息吧！」

青年穿上衣服，道：「師父您也早點歇息！」說着鞠了一個躬，走出書房。當他走至小花園，回頭一望，仍見中年文士立在窗前發怔。

「轟！」一道焦雷在頭頂打响，只一忽，銀蛇飛舞，接着豆大的雨點便沙沙的潑了下來。

雨越下越大，過了一陣，水溝也响着嘩啦嘩啦的水聲，中年文士思想也如流水般，越想越遠……

× × ×

同樣的夏夜，天上也是下着大雷雨，一條黑影急速地在溫州城內飛馳着。

不久，前頭便出現一棟巨大的府宅，黑影的速度忽然一慢，冒着雨緩緩走前，他來至門外，故意弄散了頭髮，然後伸手用力敲起門來。

門板砰砰地响着，但在大雨中却顯得甚是低沉，敲了好一陣，裏面才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誰呀？」

黑影叫道：「請大爺行行好心，我是個過路的，因爲盤川用盡，無法投店，所以才厚顏來求宿一宵！」

一忽，大門「呀」的一聲拉開，一個老蒼頭身穿簑衣，一手提着油紙傘，一手提着風燈，探頭望了門外的人幾眼。也許門外那人面貌雖然難看，但一臉正氣，不類歹人，又也許他那副落魄，使老蒼頭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略一考慮，便道：「進來吧！」

那人謝了一聲，老蒼頭把燈一提，映在他臉上，只見那張臉孔花花斑斑，滿是麻子。老蒼頭關好了門，在前引路。

那宅子也不知有多大多深，老蒼頭帶麻子來至前院的一間小石屋，推開了門，請麻子進去，把簑衣及油傘放在門口，關了門，道：「夜深了，不帶你去客房了，就在這裏歇一夜吧，反正老海回去探親，床鋪不缺！」

他邊叨唸着，邊把油燈點亮，目光一落，見麻子全身上下濕漉漉地，忙道：「你等等，我拿一套乾淨的衣服，給你換一換。」

麻子道：「老丈，能進來避雨，小生已感激不盡了，怎敢再麻煩你？」

老蒼頭道：「不換不行，會冷着的！出門的人一定要注意身體！」說罷已自櫃內取出一套常見的家丁衣服來，麻子謝了一聲，便轉身去換上了。

老蒼頭把他的衣服擰乾，掛在椅背上，又斟了一杯熱茶，道：「小哥，喝杯茶解解寒氣！呀，對啦，你怎會在這時候趕路的？」

麻子毫不嫌他囉嗦，長嘆一聲，道：「實不相瞞，小生投親不遇，囊中錢盡，流落在溫州已兩天了，平日都在街上過宿，今夜因下起大雨，又聽人說貴上是出名的善人，所以厚顏來求宿！」

老蒼頭同情地陪他嘆一口氣，又問道：「你貴姓？是那裏人氏？從前幹什麼活的？老漢聽你說話一表斯文，讀過不少書吧？」

麻子道：「小生姓孫，是河北人氏，本是在村內書齋敎幾個童子混幾口飯吃的。只因我姑母託人送了一封信給小生，說姑丈去世，留下一爿雜貨店，她膝下又沒女兒，所以叫小生去她店內謀事，小生看了信，便喜孜孜的解散了書齋，收拾南下。那知到了平陽才知道姑母不幸在上月病逝了，她店子及家財竟被惡人霸佔了。小生跟他們說理，反讓他們打了一頓，所以……唉，不提也罷！」

老蒼頭極表同情，關懷地問道：「如今夫子又有何打算？」

麻子苦笑道：「流落異鄉，囊中金盡，還能有什麼辦法？找個人家賣身爲奴，留個殘軀以作後圖……」

老蒼頭目光一亮，說道：「老漢看你一表斯文，也不必像咱這樣天天做些粗重的工夫，這樣吧，既然你是讀書人，而且又曾做過西席，老漢明早便替你問問老爺吧！」

麻子大喜，問道：「府上如此大，彭善人又是家財萬貫，怎地連個西席也沒有麼？」

老蒼頭嘆息，說道：「說來話長，我家少爺人雖然聰明，但性情却十分頑劣，老爺先後請了五六個夫子，都讓他趕跑了。呶，就在三天前，也弄得那個蘇夫子辭職走了！」

麻子抱拳道：「老丈若肯玉成好事，大恩大德小生沒齒難忘！」

老蒼頭呵呵笑道：「小事小事，先睡覺吧！」說着把燈吹熄。

次日一早，老蒼頭彭福山便去請示彭家老爺彭耀祖了，彭耀祖本身也是個秀才，讀過好幾年書，聽後便叫彭福山帶孫麻子去見他。

孫麻子那副面孔令人吃驚，可是他肚內的墨汁更使彭耀祖驚詫，嘆息道：「以你之才，就算不能考取進士，也能拿個學人的功名；唉，如今是奸臣當道，有才無財也無前途！夫子若不嫌屈就的話，便留下來吧，只是犬子十分頑劣，怕你受不住氣！」

孫麻子道：「這個老爺可以放心，小生素來對頑劣之童，最有辦法的了！」

彭耀祖喜道：「若能讓那劣子乖乖讀

幾年書，老爺重重有賞！福山，帶孫夫子到西廂書房，再把少爺找來！」

彭福山帶着孫麻子到了西廂書房後，叮嚀他道：「等下你可得小心一點，那小魔星可厲害得緊……嗯，他最愛吃燒餅，老漢先替你去灶房看看，若有的話便拿來給你，好哄哄那魔星！」

孫麻子含笑不語，不一陣彭福山果然拿了兩個燒餅進來，一忽又帶了一個八九歲的小童進來。

孫麻子大馬金刀地坐在椅上，拿起燒餅往嘴裏一咬，彭福山大驚，連忙揮手示意，那小孩喝道：「喂，大麻子，你不知道少爺每次讀書都要吃燒餅的麼！你吃了叫我吃什麼？」

孫麻子把燒餅往地上一摔，沉下臉來喝道：「還不給我跪下，行拜師之禮！」

那小童哈哈大笑，老氣橫秋地道：「我彭承業除了父母天地之外，沒人敢叫少爺跪他！」

孫麻子轉頭對彭福山道：「請老丈出去一下！」他不由分說把彭福山推了出去，把房門關起，蹲下身問道：「以前教你的夫子都沒叫你行拜師之禮麼？」

「有，不過少爺偏不拜！」

孫麻子道：「現在爲師便要你拜！」

「少爺偏是不拜！」

孫麻子衣袖忽然在彭承業脚上一拂，那小童雙脚一軟，登時跪在地上！他一怔，隨即站直起來，伸手抓起桌上的戒尺，劈頭望孫麻子頭上擊下。

孫麻子笑嘻嘻地望着他，任他打了五六記，道：「你服了沒有？」

彭承業道：「你會使妖法的，不，不，不……」

「不什麼？不錯，爲師就是懂得法術，你不信？」疾！孫麻子食指在他身上一指，彭承業登時不能動彈，他一張臉漲得通紅，可是既不哭，亦不哀求。

孫麻子長身道：「你若肯乖乖讀書，爲師便教你這種法術，你學不學？」

小孩那有不學之理，連聲道：「我學，我學，你快解了法術吧！」

孫麻子一笑解了他身上的麻穴，重新坐在椅上，那小孩倒也精俐，立即跪在地上，拜了起來。

孫麻子哈哈大笑，輕聲叮嚀他不得把他懂得法術的事告訴任何人，否則他便不教，而且學法術只能在晚上日間則讀書。

小孩連連點頭，一口答應。從此之後，彭承業日間來學文，隔晚又來習武，完全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喜得彭耀祖夫婦心花怒放，送了不少銀子衣帛與孫麻子，彭府內的人對孫麻子也都另眼相看，改口稱孫夫子。

光陰無情，孫麻子入彭府不覺已十年，而彭承業亦長大了……

× × ×

窗外的雨仍未止，桌上燈火却因油盡而熄滅了，中年文士孫夫子輕嘆一聲，走出書房，到隔壁的寢室歇息。

剛睡了一陣，忽被一個急促的步履聲驚醒，孫夫子坐了起來，臉上的神情隨即平復了下來，披上外衣走下床，只聽房門響了起來。

孫夫子點了油燈，問道：「業兒？什麼事？」

房外傳來彭承業的聲音，道：「師父，福海死啦！」彭福海與彭福山都是彭府的門公。

孫夫子把門開了，道：「你爹知道了沒有？」

「徒兒不敢告訴他……因爲徒兒懷疑福海是被人殺死的！」

孫夫子一怔道：「有盜賊入宅麼？」

「不知是不是，徒兒叫了福山來報，便趕去了，却見福海倒在房外，身上沒有傷口，徒兒便扯下他的衣襟，只見他胸膛上有一隻血紅色的掌印！」

孫夫子臉色一變，問道：「是血？」

「不是！紅色是發自肌膚裏面的！」

孫夫子道：「快帶爲師去看看！」

兩人走出西廂，快步跑去前院。雨已歇了，地上滿了積水，到了福山與福海的寢室外，只見圍着幾個家丁，都是滿臉驚恐，一個三十多歲，身子壯實的漢子比他倆先到，那些家丁叫道：「劉師傅！」原來此人是彭家請來的護院。

劉師傅看了一陣，臉色晴陰不定，家丁又叫道：「少爺，夫子！」

彭承業問道：「劉師傅，福海是如何死的？」

劉師傅道：「這個俺也不太清楚，不過他肯定是被人打死的！」

「誰不知道？難道是病死的！是什麼人打死他的？」

劉師傅不悅地道：「少爺，俺又不在場，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

彭承業還得發他的少爺脾氣，孫夫子連忙拉一拉他的衣袖，他便改口道：「福山，你準備收屍，明早去衙門跑一趟，別驚動老爺，全都去睡吧！」

兩人走至沒人處，彭承業問道：「師父，你看得出那是什麼厲害的掌法麼？」

孫夫子一言不發，一直走至西廂，倏地回頭沉聲道：「業兒，我問你一句話，你得老實答我！」

彭承業微吃一驚，忙說道：「師父請問。」

「你可曾在人前，顯露過爲師教你的武功否！」

彭承業略一猶疑，搖頭道：「沒有……徒兒不敢忘了師父的告誡！」

孫夫子臉色一霽，道：「沒事啦，你去睡吧，明早清點一下家內的財物！」

「師父，福海是被誰……」

話未說罷，孫夫子已走入寢室，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彭承業只得離開。

次日，彭家忙了一個上午，既要報官府，也要清點財物，直至午飯之後，彭承業才能抽空到西廂看望孫夫子。

「業兒，家內沒有什麼損失吧？」

「一點都沒有，這才奇怪！打死福海的人不是爲了錢，那是爲了什麼？」彭承業疑惑地道：「福海在我家已三十多年，平日爲人和藹又有主見，而且處事沉着，所以我爹才會派他做門公，以他的爲人根本不可能與人有仇！」

孫夫子冷笑一聲：「是否與人有仇，可難說得很！詳細情況如何，你且說與爲師聽聽！」

「聽福山說福海因半夜內急，下床去

茅厠，他也沒在意，後來聽見福海叫了一聲，他問福海什麼事，因不見福海答話，便披衣點了盞燈出房查看，這才發現福海倒在房外，已經沒了氣息！」彭承業吸了一口氣，續道：「福山年紀較大，但人還頗鎮靜，先到徒兒那裏稟報！」

孫夫子沉吟不語，又在房內踱起步來，良久才開口道：「也許有人覬覦令尊的財產……」

彭承業連忙問道：「若是覬覦我家的財產，爲何家內又不見損失？」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那人打死福海之後，因他喊了一聲，他生怕驚動了宅內的人，不易得手，是以知難而退。第二，那人打死福海也許只是一種恫嚇的手段，再以此慢慢敲搾令尊奉獻金銀！」

彭承業手掌在大腿上用力一拍，道：「必是如此，待徒弟去交代劉師傅一聲，叫他今夜小心一點！」

孫夫子道：「且慢！宅子這般大，前後共三進，只他一人，如何能應付？叫他把府內的壯丁組織起來，分成幾隊，分地巡邏！」

彭承業道：「師父說得有理，徒兒立即回去跟爹爹商量一下！」

彭耀祖花了一筆銀子在官府身上，這夜，彭家外面便多了一隊官兵在巡邏，而府內的壯丁們也高擧火把，手提棍棒來回巡視。也許戒備嚴密，宅內一夜平安沒事，可是天亮之後，外面却傳來一陣大叫，府內的劉師傅，仗着學過幾年拳棒，開門出去查看。

只見外面的官兵們圍在一起，大呼小叫，劉師傅鑽入人堆一看，這才見到一個年輕的官兵倒躺地上，帽後號衣有破裂的跡象。他蹲下身，輕輕揭開布片一看，入目赫然是一隻鮮紅如血的掌印！

情況與福海之死一樣，問題只是一個是在前胸，一個是在後背，饒得劉師傅自逞慓悍，也看得連打寒噤急忙回去稟報。

孫夫子聽了彭承業的稟報之後道：「這樣看來，便太不簡單了，今夜你去令尊隣房歇息，萬一有事時，便保護他……」

彭承業急問：「那麼師父您呢？」

孫夫子道：「爲師另有打算，不許你多管閒事！」說罷又長嘆一聲，續道：「也許咱們師徒之緣已盡，從今之後，爲師又要飄泊江湖，過着亡命的生涯！」

彭承業心頭一震，這是孫夫子第一次在他臉前透露一點口風，由此可知他以前在江湖上一定不甚如意，當下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大着胆子問道：「師父，你以前結下很多仇家麼？」

孫夫子瞿然一醒，沉聲道：「爲師的話你記住了沒有？還不快去準備！」

彭承業離開之後，孫夫子霍地自床頭摸出一柄劍來，手腕一落，握在劍柄上，輕輕抽了出來，只聞一陣龍吟，劍刄寒芒乍迸，精光閃閃。孫夫子臉上浮上激動之色，喃喃地道：「寶劍呀寶劍，委屈了你十年，說不定又要你大展威風了！」

言畢就在房內舞動起來，只聞劍氣絲絲作响，招式與前夜彭承業所舞的大同小異，但威勢却不可同日而語！

孫夫子舞畢，把劍插回鯊皮劍鞘內，一彎一扣，變成一條腰帶，敢情這口寶劍連同劍鞘都是柔軟之物！孫夫子披上一襲青紗外袍，然後盤膝坐在床上打坐練功。

時間逐漸流逝，夜幕終於低垂了，不久遠處便傳來二更的更鼓聲，孫夫子輕輕開門出去，剛走出西廂，便聽到前頭傳來一陣叫聲，他連忙飛上附近的一棵大樹，尚未藏好身子，便見一道黑影，自前向後，踏瓦而去。孫夫子心頭一跳，尋思道：「此人一身輕功已可在江湖上稱雄，怎會做些小毛賊的行徑？」心頭詫異。也振衣躍起屋瓦，急追下去！

下面的壯丁只見眼前一花，只能見到兩道黑影，一前一後，迅速在眼簾內消失，都大叫起來，却想不到其中之一，便是平日文質彬彬的孫夫子！

前面那道黑影見背後有人追來，去勢更疾。孫夫子冷笑一聲：「閣下有胆來，爲何沒胆跟老夫見個眞章！」

再幾個起落，已出了溫州城，孫夫子更無顧忌，身形電閃，已離對方不足七尺，那人身子一偏，雙脚一錯，斜掠八尺立定！却是個身裁高大，臉上蒙着一塊黑布的漢子。

孫夫子冷冷地道：「扯下蒙面布，讓老夫見識一下，硃砂掌上官老爺子的高足的風采！」

那人乾笑一聲道：「你既然知道家師的名號，也自然知道他素來嫉惡如仇！」

孫夫子語氣更冷，道：「聞名已久，却未會過！」

「算你運氣好，家師五年前已經仙逝了！」

「老夫來此可不是跟你敘舊，快答老夫所問！」

那人道：「要我答你也可以，你也把臉上的手絹取下來！」原來孫夫子追趕他前，已先用手絹捂着口臉。

孫夫子道：「老夫的性子不好，你不要惹火了我，否則掌下無情！」

那人倏地一拍雙掌，同時哈哈大笑起來，道：「老夫？算起來，你只不過四十出頭而已，還不配自稱老夫！」

孫夫子身子一震，冷聲道：「你認得老夫？」

「本來不知道，現在却知道了！」

「知道什麼？」

「咱們只知道昔日惡名遠播的『魔劍天驕』司空凌雲匿在彭家之內，却不知道他化名什麼？嘿嘿，彭家雖然有錢，却也只是尋常人家而已，你能够追上某家，豈不證明你便是司空凌雲！」

孫夫子身子又再一震，半晌才問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山人自有妙計！」

孫夫子厲聲道：「是誰派你來的！」

那人冷笑道：「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誅之，像你這種大魔頭，十死不足衍罪，要殺你的人多如恒沙，硃砂掌門下的人，豈能落後！」

孫夫子倏地打了個哈哈。「你既然知道司空某的身份，還敢來送死？難道你以爲這十年來，司空某把武功丟廢了？」

「某家若沒有準備豈敢去捋虎鬚！」

孫夫子轉頭一望，果見遠處又有兩道黑影飛來，他雙眼精光暴射，身子如天鳥般飛前，雙掌一分，喝道：「司空某便領

教一下硃砂掌的滋味！」

那人身子暴退，道：「司空凌雲，咱們的任務只是迫你現身，就算你能殺死我，還有很多人來找你的，你可得想清楚一點！」

孫夫子雙脚一頓，冷冷地道：「你要某家自刎？」

那人乾笑一聲，道：「風聞司空凌雲脾氣倔强得很，而又百折不撓，在下怎會認爲你會自殺？」

「某家不愛聽這種廢話？」

那人乾咳一聲，道：「咱們的任務便是證實是否眞的藏在彭家之內，你身份既然巳暴露，識相的便乖乖離開，免得連累彭家無辜的人，咱們給你三天時間，你考慮一下吧！」

孫夫子身子又再一震，沉聲道：「你們既然不給活路我走，那是迫我再次開殺戒！」

那人聽他語氣不善，連忙倒退一步，此刻另兩條黑影亦至，其中一個問道：「師兄，咱們怎辦？」

先前那人乾笑一聲道：「讓他多活幾天，十年都等得了，還在乎這幾天麼？」呼喝一聲，三條黑影立即向遠處掠去，孫夫子左脚一抬，又停住了，喃喃地道：「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我司空凌雲豈是貪生怕死之輩！」雙脚一頓，往來路飛去！

敢情他眞的是昔日震動江湖的「魔劍天驕」司空凌雲哩！

× × ×

司空凌雲悄悄返回彭家西廂，當眞是神不知鬼不覺，可是當他到達書房外時，便發覺房內有呼吸聲，估計是彭承業，便問：「業兒？」書房木門拉開，果然是彭承業，只見他緊張地問道：「師父您回來啦？那人是誰？」

司空凌雲扯下包臉的手絹，淡淡地道：「不知道，讓他甩掉了！」

彭承業大失所望地「啊」了一聲，恨恨地道：「可惜！」

司空凌雲臉色一板，道：「業兒，明早爲師便要離開……」

彭承業大急，截口道：「爲什麼！是不是爹對你不好？」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令尊向來十分尊重爲師，爲師滿意之至！老實說，剛才那人是爲師昔日仇家的朋友，他殺福海及那個官兵，爲的便是迫爲師重出江湖！」

彭承業雄心萬丈地道：「師父，他們來得正好，咱師徒聯手還怕他們不成！」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爲師自然不怕他們，却最怕他們不擇手段，連累了府內其他無辜的善良，則爲師於心何安？」

彭承業吸了一口氣，道：「師父的意思是要在外面，跟他們一決雌雄？」

「不錯，不過……唉，一决雌雄談何容易？」

彭承業吃了一驚，問道：「師父，他們武功都很厲害麼？」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論武功，放眼武林也沒幾個値得爲師害怕的，但他們人多，而且防不勝防——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敵人！何況江湖凶險，武功高並不能解決一切！」

彭承業担憂地道：「師父，那麼你打算如何？」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你師父不是縮頭烏龜，他們要殺我也不容易！嘿嘿，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彭承業喜道：「不錯，否則反要讓人恥笑了！師父，徒兒跟你去！」

司空凌雲憐愛地望了他一眼，道：「傻孩子，你武功還不行，而且令尊只你一個兒子，江湖上又處處凶險，加上爲師此去凶多吉少，萬一你有什麼三長兩短的，教爲師如何向令尊交代？」

「這個……徒兒小心一點就是！」

「不許多說，明早爲師向令尊辭行之後便離開！」

彭承業目光一閃，隨即低頭道：「那麼師父，明早徒兒送你出城吧！」

「你一步也不能離開！」司空凌雲忽然想起一件事道：「業兒，你跟爲師到房內。」

兩師徒坐下之後，司空凌雲道：「爲師本來不想把師門的事再告訴你，只是如今仇家巳找上門來，爲師又沒有把握可以逃過他們的毒手，今日不告訴你，只怕以後便無機會了！」

這問題彭承業早巳想問數年了，只是每次提起，司空凌雲臉色都不甚好看，今日他肯說，彭承業自然喜不自勝。「師父請說，徒兒洗耳恭聽！」

「咱們這一派叫『天魔門』，傳到爲師這一代才是第四代，你便是第五代，本門人丁稀薄，幾乎代代單傳，不過嘿嘿……雖然如此，但這三個字却是名滿江湖，尤其到了爲師這一代……」

彭承業喜道：「師父，本門名稱爲何有個魔字？」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道：「你嫌不好聽麼？」

彭承業惶恐地道：「徒兒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好奇問問而巳。」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因爲本門創始人，有個外號叫『天魔老人』，後來他自立門戶，便以天魔爲名！」

「天魔老人！」

「不錯，他曾是黑道上第一高手！」

「啊！」彭承業大叫一聲：「祖師是……黑道中人？」

「輕聲一點！」司空凌雲冷哼一聲：「黑道有什麼可怕？你師父也被人稱爲黑道大魔頭！」

「徒兒不信！」

「事實如此，信不信隨你！」

「打死徒兒也不相信師父是黑道上的大魔頭！」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那麼你心目中認爲爲師是個怎樣子的人！」

彭承業毫不猶豫地道：「十年來，徒兒日夕聽你的教誨，師父若是大魔頭，那麼徒兒也早成了小魔頭了！觀師父的言行，不愧是個眞君子，徒兒一向認爲師父您是一位人人敬佩的大俠！」

「可惜只你一人瞭解，不，還有一個人知道，可惜……」司空凌雲一聲長嘆。

彭承業目光一亮，道：「聽師父的語氣，師父是受人冤枉！」

司空凌雲苦笑道：「也無所謂冤枉不冤枉，本門第一二代掌門，行爲都不大端正，直至第三代，也即是爲師的恩師，他年青時，也經常倒行逆施，但到了四十五歲後恍然大悟。決心痛改全非。可惜武林中人對本門成見巳深，再說這也是武林的陋習，黑者永遠是黑，白者永遠是白！名門正派的弟子做了壞事，在別人眼中也認爲必有道理，而黑道上的弟子不管如何，都認爲其行可誅！嘿嘿，昔年爲師年紀與你差不多，闖蕩江湖時，只要看不過眼的，都伸手一管，結果把黑白兩道全得罪了，弄得自己走投無路！」

彭承業拍案道：「眞是豈有此理！難道沒有人肯主持公道？」

「公道？嘿嘿，難說，難說！世事複雜，人心叵測，豈是你一個未出茅廬的小子能够想像得到的！何況……」

「何況什麼？」

「唉，還是別說那些令人生氣的事了，業兒，爲師再問你一次，你如今巳知道爲師及本門的情況了，你還願不願意投在我門下，這件事非同小可，爲師不希望你爲了愚孝而草率答應，須知一入我門，將來便永遠抬不起頭來，無論到那裏，都要受人侮辱，受人襲擊，你現在尚非江湖人，尚可急流勇退！」

「師父，徒兒巳跟了你十年，難道你還不了解徒兒的脾性！」彭承業正容地道：「徒兒讀了不少書，也分得清什麼是眞君子，什麼是僞君子！無論師父和本門的聲名如何惡臭，徒兒都跟定了您，决不後悔！」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爲師果然沒有看錯人，業兒，你知道爲師爲何要躲在你家？」

彭承業微感一怔，囁嚅地道：「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

司空凌雲搖搖頭，道：「要隱於市亦不必要來溫州，要到你家！」

彭承業目光一亮。「難道師父另有深意？」

「不錯！爲師決定退出江湖，固然是爲了避避風頭，還有一個原因，要找個人來繼承本門的武功，待有了後繼者之後，再去跟他們鬥一鬥，因此爲師便四處暗中物色質佳的孩子，看到你之後，便心中暗喜，却又因你是大富人家子弟，躊躇了好一陣，委决不下，可是又找不到天賦更好的孩子，只好賭一賭運氣了！」

彭承業恍然道：「如此說來，當夜師父冒雨來求宿，是早有計劃的了！」

司空凌雲暗暗笑道：「不錯，爲師早巳把你家的情況，打探清楚！」他頓了一頓，續道：「爲師本來還想再過兩年，待你武功更加圓熟才離開……而且爲師也實在捨不得離開你……」

彭承業截口道：「徒兒也捨不得離開師父！」

司空凌雲微微一笑，道：「痴兒！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爲師都巳想通了，你還想不通？何況現在咱們不想離開也不行，人家巳經找上門來啦！」

「都是徒兒不好，上個月徒兒替爹爹下鄉收租，見到一個惡少在欺侮一個姑娘，忍不住出手救了她……一定是徒兒洩露了本門的武功，才讓他們找上門來的！」

彭承業一臉懊喪之色。

司空凌雲笑道：「爲師早巳想到是你無意中洩露出去的，否則十年來，爲師一步不出大門，他們又非神仙，如何能知道，早來跟遲來，最多只相差兩年罷了，爲師不怪你！」

司空凌雲吸了一口氣，續道：「業兒，如今你肩負承繼本門的重任，我要你一切小心，不可再在人前顯露武功，否則招來强敵，不但你性命不保，而且本門也要滅絕了！」

彭承業欲語還休，司空凌雲厲聲道：「你聽見沒有？」

彭承業只得點頭，司空凌雲打開箱子，拿出一塊玉珮，道：「你莫小看它，它是代表本門掌門人身份的信物！天魔門第五代弟子彭承業跪下聽令！」

「是！」彭承業連忙推席而起，跪在司空凌雲面前。

「彭承業，如今我把掌門玉珮傳與你，自即日起，你便是本門的第五代掌門人！把手伸出！」

「師父！」彭承業吃了一驚，道：「弟子……」

司空凌雲臉色一沉，道：「這是師命！把手伸出！」

彭承業心頭一熱，眼淚盈眶，只得把手伸出，司空凌雲便將掌門玉珮交給彭承業，沉聲道：「你旣是本門掌門人，一切自當以本門的榮辱生存爲重！」說罷也跪了下來，道：「天魔門第四代弟子司空凌雲參見掌門人！」

彭承業手足無措，連忙把他扶起，道：「師父，你莫折殺徒兒了，快起來吧！不管如何，您仍是徒兒的師父，業兒仍是您的徒弟！」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道：「爲師也不喜這種撈什子的繁文縟禮，你把掌門玉珮收起來吧，勿讓人看見！」

彭承業却興趣勃勃地道：「對啦師父，您剛才說您叫什麼名字？」

「爲師複姓司空，雙名凌雲，江湖上黑白兩道齊稱我『魔劍天驕』！因爲昔年爲師憑手中一柄諸魔神劍，闖下了極大的名頭！」司空凌雲道：「這柄劍，爲師因用慣了，又要到江湖上了結一些舊帳，他日若能得機回來，再把它交給你！」

他頓了一頓又道：「本門沒有任何戒規，總之不違天地良心，便可行之！你還有什麼話要問的？」

彭承業沉吟道：「沒有了！」

「好吧，天快亮了，你回去吧，爲師還得準備一下！」

× × ×

次日一早，司空凌雲收拾了幾件衣服，帶上這十年來，彭耀祖付與他的薪餉，去內宅書房找彭耀祖。

彭耀祖每早都要先在書房內喝一盅熱茶，這是他的習慣，當他見到司空凌雲時，微感一怔，問道：「孫夫子，今日何其早乎？」

司空凌雲道：「東翁早，小生十年來多蒙東翁照顧，如今一來業兒巳學有所成，而小生離家鄉經巳十載，夜來夢縈難眠，是故特來向東翁請辭俾能回鄉一行！」

彭耀祖道：「夫子思念家鄉，此乃人

之常情，但何必去得匆匆?待老夫替你整治酒席爲你餞行，以酬十年來之辛勞！」

司空凌雲道：「你我雖是賓主，但同是孔子門生，志趣相近，十年來蒙東翁不棄，小生感激不盡，餞行酒則不必矣！」

「夫子此言差矣，若無夫子，犬子如今也不知成何體統，此十年來，老夫欠你甚多，若不嫌委屈，多住寒舍如何?若要成家立室者，老夫願作冰人，並付一切費用，只求夫子能長相見！」

「多謝東翁一片好意，奈何小生心意已決！」

彭耀祖也知道他素來說一不二，當下改口問道：「夫子此去準備多久?」

司空凌雲沉吟了一下，道：「小生蟄居十年，有心順道到各處名川大澤開開眼界，快者八、九個月，慢者則一兩年亦未定！」

「無論多久，老夫都歡迎你隨時回來！待我叫犬子封一包盤川以及送夫子出城去！」

司空凌雲道：「業兒太痴，小生昨夜已告訴了他，並囑他不必相送，免得大家心頭難過，至於盤川更是不缺，東翁盡可放心！尙請保重，就此告辭！」

彭耀祖回過頭來道：「夫子也保重，路上請多加小心，待老夫送你出門！」

司空凌雲道：「不敢相煩，朋友貴在知心，不在乎禮！」

彭耀祖哈哈一笑，道：「如此待你回來時，老夫再爲你洗塵！」

司空凌雲離開書房，却自後門離開，由於他恐人認出他，所以仍穿彭家家丁衣服，低首疾走，出了溫州城，見路旁有座小樹林，便拐了進去，飛身躍上樹上，把彭家家丁服飾脫下，換上一襲藍布長袍，再戴上一頂書生常用的帽子，然後飛下樹，自另一端穿出。

走了一程，肯定背後沒有人跟梢，一顆心才鬆了下來，十年前他是武林有名的美男子，爲避仇家耳目，他狠心把炒熟了的黃豆及鐵砂，敷在臉上，變成了大痲子！他估計仇家尚未知他已易容，換而言之，如今敵人要再找他，也不容易，而他反而可以暗中相機行事了！

十年，整整三千六百多日，司空凌雲都躲在彭家之圍牆內，幾與世隔絕，一但到了花花世界，頗有點眼花繚亂，而且感慨良多！

走着走着，往事如潮，一一湧上心頭，使他頓覺天地茫茫，不知該去何方。

他見路便走，來至甌江，買渡過江，仍向北行，日落之前，到了永嘉縣城，便入城投宿。他先找了一家比較乾淨的客棧住下，先洗了個澡，再換了件衣服，然後出前堂附設的飯館晚膳。

這次重出江湖，司空凌雲深知凶險良多，前途未卜，特地點了兩個下酒的小菜，再叫了一壺酒，自斟自飲，一邊思量日後的行動。

剛喝了一杯，只見門外湧進七八個壯漢，尙有一個中年道士，司空凌雲心頭一跳，忖道：「這不是皖南黃山紫雲觀的惡道人?嘿嘿，十年前我殺了他師兄，與紫雲觀結下深仇，他揚言要把我挫骨揚灰，却一直無機相會，想不到今日寃家路窄！」想至此，他低頭吃酒，凝神靜聽，看這干人爲何來此。

只聽一個粗啞的聲音道：「想不到往日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司空凌雲，竟會在溫州城，做了十年的縮頭烏龜！」

另一個道：「任他是千臂如來，也不能與武林爲敵，不做縮頭烏龜，便得做無頭鬼！這叫做形勢比人强！」

那道人手掌在桌上一拍，咬牙道：「只可惜貧道多花十年找尋他的苦心！這次見到他，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司空凌雲暗暗冷笑不已，另一個大漢道：「那魔頭殺死我師父，這仇在下也不能不報，怕只怕他又逃之夭夭了！」

先前那個壯漢道：「硃砂掌梓如龍之師兄弟匿在梁府附近戒視，那魔頭就算插翅也瞞不過他們六隻眼睛。」

惡道人道：「貧道只怕被人捷足先登，去到時，只能爲他收屍。」

另一個生得蛇頭鼠眼的漢子道：「司空凌雲那魔頭並不是省油燈，除了道長，別人要殺他，可也不太容易！」

惡道人冷笑一聲：「你還不知道貧道的脾性麼，這種屁話，給我少放。」

司空凌雲心頭一沉，忖道：「這道人不但惡，而且毒?也非省油燈。」

說着，店小二已把酒菜送了上來，惡道人雖然吃素，却不禁酒，他喝得不徐不疾，但一個人竟喝了五斤燒刀子，五斤燒刀子下肚，握杯之手，絲毫不抖，臉色更是恒常，既不紅也不靑，看得司空凌雲心頭又再一沉：「這道人內力深厚，比他師兄强多了！」

惡道人忽道：「你們可曾知道貧道爲何要殺司空凌雲?」

蛇頭鼠眼的漢子道：「聽說道長的師兄是死在那姓司空的劍下！」

「不錯，但你們也該知道貧道的爲人！」惡道人放下酒杯，道：「家師兄長我十八歲，既是貧道師兄，也是師父，若不是是他，當年貧道早已死在狼吻之下了，貧道十三歲，家師便死了，大部份的武功都是師兄所授。」

壯漢們齊聲道：「原來如此。」

「天下間能令貧道死心塌地爲他做任何事的，只有一個，便是家師兄，可惜他死在司空凌雲劍下，所以貧道非殺死他不足以洩恨！」惡道人說至此雙眼神光迸射，在衆漢臉上掃過，沉聲道：「因此，你不得與貧道爭功，否則休怪貧道反目。」

一頓又道：「貧道報了仇，便讓你們去領功吧。」

衆漢子齊聲道：「多謝道爺美意。」

司空凌雲心頭疑惑，忖道：「領什麼功?莫非有人懸賞，要找司空凌雲的首級?嘿嘿，想不到我司空凌雲還如此值錢！」正在尋思要不要先下手爲强，忽聞外面傳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馬蹄聲來至店外，倏地一止，緊接着便見到一個三十六七左右的漢子，滿臉焦急衝了進來。

店內一個漢子歡呼道：「梁三爺來得正好，咱們正想連夜趕去溫州，你來帶路最好。」

惡道人瞪了來人一眼，問道：「是出了什麼事故?」

那被稱作梁三爺的便是「硃砂掌」上官盛的第三徒弟梁佐善，當下梁佐善舉袖拭去額上汗珠，點點頭道：「據家兄入彭家打探，那姓司空的可能已離開了，咱們已查出司空凌雲極可能是彭家的西席孫夫子！」

惡道人大怒，霍地站了起來，道：「是什麼時候的事?」

「聽說是今早離開的。」

惡道人臉色一變，道：「令師兄弟三人連一個人也看不牢，嘿嘿，也不知吃什麼東西長大的。」

這句話比七首還利，把梁佐善的心刺痛了，冷笑一聲：「道長是出家人，說話請放尊重一點，姓梁的可猜不是你們觀內的小厮。」

惡道人冷笑一聲，道：「你們三師兄弟，有値得貧道尊重的地方麼?」

梁佐善臉色大變，澀聲道：「你們紫雲觀與我們硃砂門的，素來河水不犯井水，這次咱們師兄弟，恰好去溫州附近辦事，念在同仇敵愾份上，毅然負起試探及監視之責，並派人通知你，你不念在這份情上，也該掂掂道理！」

惡道人臉色稍霽，眼珠子一轉，乾笑一聲，道：「貧道報仇心切說話太重，請你包涵一下！咳咳，令師兄可否試知那厮去何方麼?」

「聽說要回他家鄉！」

惡道人轉頭向那壯漢。「你們有誰知道司空凌雲原籍何處?」

衆人一齊搖頭，惡道人頓足道：「快走，再去溫州城查一查！」言畢首先衝了出去，那些漢子也跟着出去。梁佐善猶疑了一下，終也離開。

司空凌雲心頭忐忑，生怕這個惡人會對彭家不利，但回心一想，又寬心了，因爲當時她曾對彭耀祖詐稱，家在河北邯鄲城郊，由此到邯鄲數千里路，一來一回可得花上不少時間，待惡道人發現不對再回溫州找彭耀祖的晦氣，情況已可能不同，倒樂得讓這干人白跑一趟。

當下便結賬回房，準備早點歇息，明早好趕路，誰知剛脫下外袍，房門忽被敲响，他心頭一跳重行披衣問道：「誰?」

「師父，是我，快開門！」

司空凌雲一怔，霍地把門拉開，果見彭承業神色有點不安地立在房外。

司空凌雲讓他進房後，立即神情嚴峻地道：「爲師的話你都當作耳邊風?誰叫你來的?你知不知道危險?你又如何能拋下令尊令堂不顧?」

他一口氣連問幾個問題，急得彭承業淚花在眶內亂轉，霍地跪下，道：「師父，徒兒放心您不下！」

司空凌雲道：「你在爲師身邊，我更加不放心！」

「不管如何，徒兒都決定與您老人家共生死的了！」

司空凌雲心頭一暖，怒火全消，嘆道：「痴兒起來！你捨不得爲師，但捨得離開你爹?須知你爹比爲師更加需要你！」

「爹有娘相伴……」

「爲師最怕那些仇家會難爲他們！」

「這個……」彭承業眼珠子一轉，道：「師父，他們已知道業兒是你徒弟，徒兒若仍留在家內，不但無益，相反還更多痲煩，只怕爹娘更加難受！」

司空凌雲身子一抖，喃喃地道：「這一點爲師竟然想不到……也罷，不過你一切可得聽爲師的吩咐！」

彭承業喜道：「徒兒遵命！」

司空凌雲道：「你是偸偸出來的?令尊令堂可否知道?」

「應該已知道……」

司空凌雲臉色一沉，道：「你怎樣說話模稜兩可?」

「是這樣的，徒兒一早便存心偸偸跟師父出來見識一下，所以師父一離開，徒兒便拿了一個包袱入爹書房，說師父您老人家漏了拿行李，爹便叫徒兒追你，徒兒便這樣出來了！不過徒兒一早已寫好了一封信，放在徒兒房內，這會兒，怕爹已看過了，徒兒跟您在一起，爹一定放心！」

司空凌雲問道：「你又如何追上爲師的?」

「徒兒出城不久便看見你入林了，却怕離家不久，會被你趕回來，所以悄悄跟在後面，直至來此，只因徒兒在入店之前聽見那道人要對師父不利，又見師父就坐在他們附近，是故不敢打草驚蛇，直至他們離開，才敢來與師父相見！」

司空凌雲見徒弟乖巧，心頭甚喜，溫聲問道：「你吃過晚飯沒有?」

彭承業略帶忸怩地道：「徒兒一直躲在房外，由早至今尙未進食。」

司空凌雲憐惜地看了他一眼，道：「你出去叫小二送點吃的進來吧！」

彭承業一直担心師父會趕自己回家，整日滴水未進，猶不覺其飢渴，直至此刻，給司空凌雲一提，才猛覺飢腸轆轆，連忙出房吩咐店小二。

司空凌雲便把一些江湖規矩，以及喜忌，挑了一些告訴彭承業，彭承業聽得津津有味，不斷問長問短。

不久，小二便送上一碗大鹵麵，哈腰出去。彭承業看了那碗麵一眼，眉頭登時皺起。司空凌雲知道他自小便錦衣玉食，便道：「你想跟爲師闖盪江湖，除了不怕死之外，尙要不怕吃苦！你連麵食稍差一點也吃不下，將來還能吃得什麼苦?」

彭承業唯唯喏喏，只得半閉着雙眼，囫圇吞棗般，把那碗麵送入肚內。

一碗麵尙未吃畢，司空凌雲臉色倏地一變，呼地一聲把油燈吹熄，輕聲道：「有夜行人來，噤聲！」

彭承業一聽，霍地站起身來，伸手去摸腰上的佩劍。司空凌雲輕聲道：「不必緊張，你站在門後，聽爲師的吩咐！」

彭承業應了一聲，一顆心又是興奮，又是緊張，連忙抽出佩劍，立在房門後面戒備。

過了一陣，他也聽見一陣凌亂急促的脚步聲傳來，饒得他沒有經驗，也猜出來者少說也有七八個人！

司空凌雲在門後聽了一陣，輕輕竄了過來，道：「來人不少，又非爲師的死敵，爲師不想與他們纏鬥下去，等下一有機會，你便先離開，咱們在城北官途旁相會，聽見沒有?」

彭承業應一聲，司空凌雲又道：「趁他們包圍圈還未形成，咱們先出去吧！」

彭承業立即拉開房門，向外張看，但見走廊上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兩師徒立即出房，就在此刻，只見外面傳來一道綿實的叫聲：「司空凌雲，你已被咱們包圍了，光棍的便出來吧，別做縮頭烏龜！」

司空凌雲不知道對方到底有多少人，自然不敢貿貿然現身，拉着彭承業跑了出去。到了前堂的飯館，只見一個店小二坐在櫃台上打瞌睡，櫃上的油燈昏昏暗暗。司空凌雲伸手向樑上一指，兩人同時吸氣提身，躍上橫樑。

那小二略有所覺，抬頭看了一下，因無所發覺，又尋其好夢去了。

一忽，又聽那人叫道：「司空凌雲，你往日自誇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的雄風何去？再不出來，殺錯了良民，可與咱們無關，先此聲明，勿謂言之不預！」

那小二吃了一驚，跌跌撞撞向內跑去，彭承業輕聲問道：「師父，他們好生無恥，咱們怎辦？」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他們是色厲內荏，若有十足的把握，還不一早便衝進來？就是怕咱們躲在暗處給他一記冷劍！」

一頓又道：「業兒，你說咱們如在暗中偷襲他們，算不算是無恥、下流？」

彭承業道：「他們以衆凌寡，無恥在先，咱們只是以牙還牙而已！」

司空凌雲輕笑一聲，道：「你不愧是我天魔門第五代掌門，將來必有一個小魔頭的外號！」

「爲什麼？」彭承業臉色疑惑。

司空凌雲雙眼神光炯炯，道：「因爲他們認爲對付魔頭可以不擇手段，而別人則只能乖乖照他們的話辦事，否則便是魔是邪是黑！」

彭承業一怔，輕聲道：「如此徒兒便更加不明了！道與魔該如何分辨？」

「現在江湖上的規矩，便是誰的勢力最大，他說的便是金科玉律！」

彭承業還得再問，司空凌雲却道：「小心，他們進來了！」話音剛落，只聽「蓬」的一聲，大門已被人踢開，湧進七八個人來，爲首那人正是惡道人。

司空凌雲心中奇怪，忖道：「這牛鼻子怎會去而復返！」

只見一個漢子自內跑了出來，道：「房內沒人，不知是否已遁！」

惡道人轉頭問一個身裁高大的漢子：「桂施主，你沒故意騙貧道吧！」

那漢子正是珠砂掌上官盛的大徒桂如龍，聞言不悅地道：「桂某是跟那兔崽子一路下來的，豈會有錯？那兔崽子在你們離開時才入店投宿，一定是與那魔頭事先約定在此相會！」

惡道人眉頭一掀，喝道：「搜！」

彭承業這才知道兔崽子是指自己，又因自己不慎替師父招來仇家，大感不安，身子一動，衣服立即發出悉悉聲響，惡道人與桂如龍同時抬頭向上一望！

（未完・一）

慧眼識石油的科學家

沈括

混沌書生

沈括，是現在浙江省的杭州人，一〇三二年，也就是北宋中葉時候，誕生在一個做官的人家。沈括年輕時候，就到現在江蘇省的沭陽縣，做主簿的小官，三十二歲，考中了進士，在京城裏替政府編輯過書籍，掌管過天文、曆法的工作，後來因爲淮南一帶鬧大水，被派去參加救災，不久，又被派到現在浙江省去考察水利事業。一〇七五年，宋朝和北方的遼國發生了糾紛，政府派他去進行過外交談判。最後，他到現在陝西的延安去做官，防禦當時西北的敵人——西夏的侵擾。由於另一個邊防要塞被西夏攻陷，連累到他，被政府毫無理由地降了職。到了一〇九六年，當他六十五歲的時候，不幸生了病，死在現在江蘇的鎮江城裏。

沈括一生做了許多官，但是他和當時腐敗的官吏都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沭陽做主簿的時候，以及到淮南救災的時候，都先後替當地興修過水利。爲了外交談判，曾經不辭辛苦，不怕危險，親自出使到遼國，迫使遼國收回許多無理的要求，他對當時王安石所領導的變法運動，也積極地擁護。總而言之，他既不是埋頭不問政治的科學家，更不是只知道搜括民脂民膏的腐敗官吏。在當時像沈括這樣的人，的確是一位難得的，值得人們欽佩的人物。

這裏要給大家介紹的，是他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沈括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是很巨大的，首先，他在天文、曆法上，就有過許多貢獻。

沈括曾在京城裏，主持司天監的工作，司天監是宋代研究天文、曆法的科學機關。他在司天監裏製造了一套研究天文的

雁蕩山

渾天儀，爲了便於人家使用這套儀器，還寫了幾份說明書，他在這些說明書裏，對許多天文學上的原理，作了詳細解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對「蒙氣差」所作的解釋，我們知道，其他星球的光綫射到地球上來的時候，要通過蒙在地球表面的一層空氣——我們叫它「蒙氣」。經過這層空氣，星光就會發生曲折的現象。這好比把一枝鉛筆放在盛着水的玻璃杯裏，看上去這枝鉛筆就曲折了一樣，因此，我們在地球上所看到的星光的高度，要比實際的星光的高度大一些，這兩個高度的差，就叫「蒙氣差」。在西方國家，要到十六世紀才有人講到這個「蒙氣差」的道理，而沈括却在十一世紀就發現這個現象，並作出比較科學的解釋了。

研究天文和製定曆法是分不開的。在曆法上，沈括的貢獻也不小，他製訂過一種徹底的陽曆，把一年分做十二個月，按照立春、雨水、驚蟄。這是一種很適合農民需要的曆法，雖然由於當時許多人的反對，這種新曆法沒有能夠正式頒行。但在八百多年以後，英國氣象局局長蕭納伯却居然擬出了和沈括同樣的計劃，製訂了所謂「蕭納伯的農曆」。直到現在，英國氣象局還用這種農曆來統計農業氣候和生產呢！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肯定沈括在曆法上的成就，的確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在地理學上，沈括也有創造，當他出使到遼國時，曾經畫上北方的山川道路，製成立體的地理模型，起初，用麵糊和了木屑來做，以後，天冷了，麵糊凍起來，又把蠟熔化了來做，最後，才用木板刻成正式的模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立體地理模型。

對於地質學，沈括也是一位專家，大約在他到浙江去考察水利的時候，曾經到過溫州的雁蕩山，這座山的形狀很奇怪，從外面看上去，看不出什麽，可是跑進去一看，嚇！到處都是懸崖峭壁，包着既深又大的山谷，風景美麗極了，在過去，這個地方一向沒有引起人們注意，到了十世紀初年，由於皇帝要蓋宮殿，派人到處採伐大木材，人們才發現了這個美麗的風景區，究竟這座奇怪的山是怎麽形成的呢？沈括進行了研究，他認爲，這座山原先並不是這個形狀，後來經過大水的冲激，把沙土一天天冲走。才出現許多深谷，而冲不走的大石塊，就成爲許多懸崖峭壁。

又一次，沈括路過山西的太行山，看到山壁裏有許多螺、蚌的殼，還有許多橢圓的被水冲過的鵝卵石。他知道這裏在古代是海邊，在這以東的大陸，其實都是泥土冲積起來的，沈括所作這些解釋，基本上都跟現在地質學中所講的原理相符合。

陝西延安附近，本是石油的產區。在沈括到來以前，當地居民曾利用它來點燈，但對它還不夠重視，也還不曾有過「石油」這個正式的名稱，沈括到這裏來做官，對這個天然資源發生了興趣，不僅正式給它起名叫石油，還曾利用石油燃燒後的黑烟來製墨，並且說：「這種石油將來一定要被人們大量地利用」。到今天，石油工業已成爲各國重工業的一個重要部門，沈括當初的預言，如今不是完全證實了嗎？沈括眞是「慧眼識石油」啊！

沈括還研究過物理學，他累積了過去的經驗，歸結出四種使用指南針的方法，可以把帶有磁性的針放在手指甲上，放在碗邊上，或者穿根燈草浮在水面上，或者粘根蠶絲掛在沒有風的地方，只要使這根針能夠自由地轉動，就有指南的作用，同時，沈括還發現了指南針所指的方向常常稍微偏東的現象，雖然他還不能解釋爲什麽會稍微偏東的原因。

沈括在自然科學上的貢獻，實在太多了，上面所講的，還只是其中主要的一部份，像這樣淵博的學者，不僅是中國古代科學界中的一位傑出的人物，而且在當時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能夠比得上他！（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虎寨的寨主黑虎，遭一羣幪面黑衣人施放七彩毒霧毒殺，俠客柳東湖在古道上也是中了七彩毒霧而死，被天武牧場的弟子龍山見到，用飛鴿傳書報知牧場，又被黑衣人跟踪至百家集，用毒霧將他毒斃，連集內人等牲畜全部死亡，據說這些黑衣人此擧目的是驗證七彩毒霧的殺傷力，經過大規模的屠殺試驗，向一個他們的首領穿黑袍的人報告了百家集的情況，而黑衣人之中，又藏了一個排敎分舵的舵主張傑，亦是暗窺他們的行動，被黑袍人識破，雙激方鬥……百家集的情況，天武牧場另一個弟子秦玉驄巳發現了龍山之死……

鼎足三大派　難解毒烟謎

所謂接近透明，也就是幾乎看不見的意思，青衣人知道黑袍人袖中還有兩支袖箭，却是沒有考慮到黑袍人有黑袍人的暗器。

在他的心目中，暗器高手都有自己的暗器，不會用別人的暗器，尤其是袖箭這種。

這當然是錯誤的見解，眞正的暗器高手，非獨擅用各種不同的暗器，而且能夠將各種暗器的長處發揮至盡。

現在他總算明白，但明白與否對他來說巳沒有任何分別。

他慘叫，手一鬆，一個身子從樹上飛墮，在未摔到地面之前巳經氣絕，黑袍人旋即落在他的身前迅速取囘那三枚暗器。

那有如梭子，從血中取出，一絲血却也沒有沾上，雖然不知是什麽東西打就，但殺人之後立即收囘，可見黑袍人的重視，絕非一般。

黑袍人隨即轉身，目光及處，擋着他視綫的黑衣人紛紛讓開。

張傑雙脚踢空，身形着地一轉，沒有再動，以他目光的銳利，竟然看不出那三枚暗器，看不出那個青衣人是怎樣死的。

黑袍人看着張傑，道：「你知道我方才在想什麽了。」

張傑悶哼一聲。「想什麽又怎樣？」

「你還是不知道。」黑袍人打了一個哈哈。「我翻過排敎的名單，既然過目不忘，當然會想到青紅雙蛇，焦不離孟。」

張傑道：「那不錯就是青蛇，過目不忘，你本領，就是沒種。」

黑袍人笑道：「你是說我在你面前不敢露出眞面目？」

「這難道不是？」

「你死得是否瞑目，與我又有什麽關係？」黑袍人接一揮手。「殺了——」

那些黑衣人立即一湧而上，張傑只閃開三刀，便巳被劈殺，他雙手巳不能用，只憑雙脚，在脚上又沒有特別本領如何應付得來？」

黑袍人沒有再理會，身形再拔起，在樹林中飛繞一匝，才落在那些黑衣人當中，一個黑衣人隨即問：「我們要不要將江成找囘來？」

那片刻之間，他們巳弄清楚張傑是穿上江成的衣服混進來。

黑袍人搖頭道：「我們找一個死人幹什麽？」

「排敎的人，相信不會這麽容易殺掉他。」

「當然他也不會這麽容易死，這時候相信巳經屈服，答應引排敎的人到我們的秘密巢穴。」

「江成可是……」

「排敎在迫供有一套，絕不是江成所能夠抵受，他口中雖然有毒齒，但我絕不以爲他有機會將毒齒嚼碎，服毒自盡。」

「那我們……」

「放棄那個地方就是了。」黑袍人語聲輕快。「反正那也不是什麽重要的地方，但排敎的人想要進去，也沒有這麽容易了。」

他隨即笑了起來，那種笑聲令人不寒而慄，那些黑衣人不由自主，全都心頭一懍。

他們當然明白是什麽意思，也相信黑袍人一定能夠做得到。

黑袍人目光落在張傑的屍身上，接道：「大家太不小心了。」

那些黑衣人不敢作聲，黑袍人沉吟接下道：「我們竟然也需要檢討一下，看如何堵住這一個漏洞，避免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以這個人的行事作風看來，這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之前所以沒有考慮到，也只是因爲不知道他們的行動巳經引起這麼多人的注意。

× × ×

江成口中的義齒這時候巳經被拔出來，毒藥也就藏在這枚義齒內。

他是昨夜在一個林子內解決一件生理上必須解決的事情之際被抓起來，武功他雖然也很不錯，到底有一段距離，又是意料之外，到他警覺的時候，穴道巳然被封住，那之後發生了甚麼他完全不知道。

穴道在義齒拔下之後才被解開，江成仍然在血脈完全囘復正常之後才醒轉。

然後他發覺自己混身赤裸給縛在一個人形的鐵架上，他本能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伸手掩向暴露的下部，也立即發覺雙手給鐵箍鎖上，完全動彈不得。

一個洪亮的聲音，同時傳來。「這些鐵箍雖然不怎樣堅實，以你的內功，還是休想掙開來。」

「甚麼人？」江成霍地循聲望去，他唯一能夠轉動的也就只有這個頭。

那個人一身金衣，坐在一張獸皮椅子上，旁邊有一張同樣的椅子，坐着另一個人，却是一身銀衣。

兩個人的相貌看來有些相似，只是一個面白無鬚，一個虬髯繞頰。

在他們之下坐着另一個人，肌膚衣衫都是木褐色，坐在那裏就像是一截枯木，面容亦木無表情。

江成沒有見過這三個人，却立即認出來，江湖上有些名人就是這樣，總有一個與衆不同的形態。

「金銀雙獅——」江成脫口叫出來。

「這裏就是雙獅堂！」虬髯繞頰的金獅笑應，一頭亂髮疾揚起來，驟看來的確像是條獅。

這種誇張的笑態也是他的特徵。

江成打了一個寒噤，目光落在那一截枯木也似的人面上，嘟喃道：「木天……木天行——」

那個人木然應道：「你雖然直呼我的姓名，我也絕不會怪你。」

金獅大笑着接道：「排敎敎主一向都不喜歡與死人計較，這也是人所共知。」

江成面色一變，道：「甚麼時候，排敎與雙獅堂連成一氣。」

「這早巳不是秘密，連這你也不知道，可見得你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

「也所以你們特將我找到來這裏也不會有甚麼收穫。」

「多少也是收穫。」金獅笑問：「那個穿黑袍的到底是甚麼人？」

「不知道。」江成回答得非常乾脆。

金獅又笑了。「爲甚麼你們這些人總是這樣，沒有一個爽爽快快的，一定要用刑迫供？」

江成亦笑道：「你不是已經暗示，無論我怎樣合作結果也是一個死人？」

金獅道：「排敎酷刑迫供下，能夠活下來的人絕無僅有，以我閱人之多，難道還看不出你很難活下來？」

江成道：「那就是了，爲甚麼我還要跟你們合作？」

金獅道：「可惜你不合作也不成。」

「甚麼？」江成冷笑，突然他咬牙，他是要咬那顆義齒，却咬了一個空，那刹那，在他的感覺很奇怪就像是突然一脚踏空，掉下了萬丈深淵。

銀獅這才道：「在這裏。」隨手拈起了旁邊的一個小木盤，那之上墊着一塊紅布，上面放着一顆閃亮的牙齒。

江成瞪着那顆牙齒，一個身子不由自然的抖起來。

銀獅將木盤放囘几上，接道：「雙獅堂的人在搜查方面一向都不錯，除了這顆牙齒之外，我們不以爲你身上還能夠藏着其他甚麼毒藥。」

木天行笑笑接道：「排敎在用刑方面却甚有心得，相信不在雙獅堂搜查的本領下。」

他不笑還好，一笑之下，面上能夠出現皺紋的地方都有皺紋出現，那些皺紋又深又長，彷彿用刀在木上刻出來，他的面也因此變動，簡直就是變了另一張面。

第一個打寒噤的竟然是銀獅，旁邊金獅隨即歎了一口氣，道：「老木，你知道我平生最害怕的是什麽？」

「是不是看見我笑？」木天行反問。

金獅又歎了一口氣。「你笑得越開心，我便越害怕。」

「那是我的面越開心便越難看。」木天行面上的皺紋更多更深。

金獅接道：「當然還因爲你所以這樣開心，必定又想到了什麽害人的花樣。」

木天行大笑三聲，那種笑聲簡直就是劈柴一樣，江成一顆心也幾乎給笑裂了，銀獅目光即時回落在江成面上，道：「我若是你，現在就趕快和盆托出，將知道的秘密毫不保留的完全告訴我們，省得招惹這個姓木的，挨刑受苦。」

江成嘴唇蠕動正要回答，木天行巳大笑：「你這隻銀獅兒就是要跟我作對，我難得想到一個好辦法，找一個人試試。」

銀獅只是問江成：「你意下如何。」

江成囁嚅着。「我根本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麽，不知道什麽秘密。」

金獅呆了一呆，問銀獅：「你在說什麽？」

「什麽秘密也不知道。」銀獅揉了揉眼睛。「我看却是不像。」

金獅搖頭道：「你怎麽了，每一次總是沒有收穫。」

銀獅道：「那你問問看？」

「這許多人面前，他若是也像回答你那樣，我如何丟得這個臉？還是乾脆交給老木處置好了。」

木天行大笑這一次聲震屋瓦，大堂內就像有很多人在劈柴的，這個人的內功當然好。

江成不由面色慘變，方要說什麽，木天行雙掌巳一拍，八個排教的人左右齊上，一個個都是木條也似，但顯然都有相當內功造詣。

木天行接問雙獅。「你們不介意我借用這兒的魚塘？」

金獅大笑道：「這還不簡單，你還要什麽工具儘管吩咐。」

木天行只是大笑，那笑聲更怪異，面容亦一樣，簡直就像變了一個老怪物。

× × ×

江成給抬回大堂的時候，巳幾乎不成人形，却仍活着。

排教的酷刑最成功也就是在這裏，殘忍而不會致命，在酷刑下喪命的人這十年來巳一個也沒有，只是受刑的人就是怎樣強壯，內功怎樣好，也很難再活上一個月。

在那個月中他却是會痛苦得寧願死掉也不肯活下去，只是他連自殺的氣力也都巳沒有。

有人說排教主的祖先原是劊子手，而劊子手這種行業據說一向世襲，世世代代總有一種好殺殘忍的天性遺傳下來。

木天行沒有否認這個傳說，也沒有分辯，當然也沒有人敢去證明這件事。

一個人的勢力到了他這個地步，別人總要讓他三分，何況江湖上的人大都知道這是個狂人，沒有必要，還是避免與他衝突。

江湖上現在也巳成了三分的局面，天武牧場、雙獅堂、排教鼎足而立。

比起這三個勢力，江湖上的其他門派便顯得有些頹廢，他們雖然也很想團結起來，但碍於種種原因，譬如門規尊嚴，總是無法成功。

天武牧場、雙獅堂、排教的勢力却是日漸壯大，比較來說天武牧場人數最多，行事作風也很有原則，也可以說是代表正義的一面。牧場弟子也不少可歌可泣的行爲。排教、雙獅堂也並非就是代表罪惡，只是所作所爲都是以利益爲大前題，門下的弟子品流也比較複雜，沒有天武牧場選擇得那麽嚴格，但比起一些邪惡的門派，還是要好很多。

金銀雙獅與排教主的原則也是很個人化，只求個人滿意，不問結果。

在江湖上雖然是天武牧場比較受歡迎，雙獅堂、排教並不在乎這一點，大概就因爲大家的行事作風接近，終於聯合起來，勢力也因此凌駕天武牧場之上。

不少人懷疑他們這樣聯合起來，目的其實在對付天武牧場，對於這種傳說，雙獅堂與排教都不置可否，天武牧場也一些反應都沒有，事實到目前爲止，雙獅堂與排教都沒有對天武牧場採取什麽行動，反而，在他們的約束下，弟子都更加避忌，絕少會發生衝突。

雙獅堂與排教結盟之後，江湖上反而更加平靜，有人說，這是動亂的先兆，正如暴風雨的前夕，總是特別平靜一樣。

這場暴風雨不知道什麽時候來臨，但目前來說，應該不會，在他們面前，出現了另一羣人，一羣看來更厲害的敵人。

這羣人擅用毒氣，而這種毒氣所降臨的地方，非獨鷄犬不留，連所有的生機也斷絕。

天武牧場、雙獅堂與排教都在追查這種毒氣的來源，動機怎樣？是否一樣？當然會有分別。

雙獅堂排教現在無疑巳走先了一步。

× × ×

根據江成的口供，他們是來自深山窮谷中的一個秘密巢穴。

那的確是深山窮谷，還有一條惡水奔流其中，除了進口的那一條山路，便再無通路。

一路走來，排教、雙獅堂的人都甚感懷疑，奇怪那怎會是一個藏人的地方，走到谷中，連金銀雙獅、木天行的信心也不由動搖起來。

江成在他們當中，給緊縛在一輛木頭車子上，折磨下來他身心雖然彷彿支離破碎，也只是一種感覺，實際上現在將他放走，再活上三五七年，絕對不成問題，當然，不會活得怎樣舒服。

排教的酷刑主要是崩潰一個人的心智，那種傷殘比肉體上的却是要嚴重得多，酷刑之下，未必會死亡，只要控制得恰到好處，但不難變成白痴瘋子，一個表面很強壯的人神經也許非常脆弱，受不得太大的刺激。

江成現在也沒有變成白痴，只是目光巳有些呆滯，那種支離破碎的感覺隨着木頭車子的移動仍然不住襲來。

侍候車子兩旁的是兩個劊子手，走着的一個問：「進了山谷往那個方向走？」

「東……」江成的話聲非常衰弱，反應也遲鈍，好一會才回答。

這個「東」字他前後巳經說了接近五十次，直至木天行認爲他不是說謊，但進了這裏，還是重複又重複的回答。

山谷的東面是一片樹林，進了這片樹林，他們很快就看到一條路，一直往前伸展進去。

那條路舖上石子，一看便知道是人爲，看到這條路，排教雙獅堂的人才爲之精神大振。

碎石路的盡頭是一個山洞，兩旁嵌着石塊，看來頗爲堅實。

入洞三丈，前面擋着一道石門，一推不開，再力推也不開，十多個排教弟子立即將腰掛着的尺許一截，兩端嵌着鐵箍的木柱解下來，隨即一截迅速接上，變成了一條長長的木柱。

他們隨即擁着那條木柱向石門撞去，一撞之下，石門便倒塌，塵土飛揚。

那些排教雙獅堂的弟子方自一聲歡呼，整個石洞便震動起來，彷彿隨時都會塌下，歡呼聲不由斷絕，山洞兩旁嵌着的石塊也隨即崩塌。

他們雖然不知道到底會怎樣，看見這種情形，亦難免心驚魄動，爭先恐後的往洞外逃去，亂成一片。

與之同時，七色烟霧突然從倒塌的石塊中湧出來，不知那個脫口一聲：「毒烟——」更就大亂，推撞着往外衝。

他們也是第一批進入這個山谷，却並非出於英勇，乃出於命令，不能不服從，冒險進來。

一路平安無事，他們的心胆也自然壯大，氣勢如虹，長驅直進，但危險一出現，還是不免崩潰。

退得最快的不是走在最後的一個，那個是排教的弟子，突然一條狂牛也似撞開跟着他的人，一口氣衝出了樹林外，一個身子赫然都裹在彩烟中，彩烟如骨附疽的，就像一幅彩紗繫在那個人的身上，隨風飄舞，看來倒也是很好看。

那個人的表情都是難看之極，一張臉越來越紅，奔到了谷中，眼珠突然迸裂，身子團團打了幾個轉，終於仆倒地上。

跟着奔出來的人看得魄動心驚，其中隨即又响起了慘叫聲，又有人倒下。

金銀雙獅與排教教主木天行這時候正高立在一座高山上，居高臨下，看得也很清楚，也一樣看得心驚魄動，他們雖然早巳知道有這種毒烟，却是第一次目睹這種毒烟的威力。

他們看着一個個弟子從樹林中奔出來，一個個倒下，沒有一個能够逃到谷口，然後他們突然又發覺各地四圍亦有彩烟冒出來，淡淡的不易察覺，可是聚在一起却又非常觸目，陽光下，簡直就像是一幅彩絹。

木天行看着不由嘟喃一聲。「這到底是什麽東西？」

金獅道：「有點像苗疆的毒瘴。」

銀獅接道：「據說有一種桃花瘴，是粉紅色，一種……」

金獅截道：「你以爲他們是將幾種不同的毒瘴混合起來，變成這樣？」

銀獅道：「看來就像了。」

木天行道：「我不知道那些毒瘴能否混合起來，甚至不知道能否收集。」

金獅道：「這並不重要，我們只要知道有這種毒烟，有人正在利用這種毒烟殺人就是了。」

銀獅道：「而且那顯然並非報復，似乎只是要試驗毒烟的威力到什麽程度。」

「所以要保密，爲了要殺人滅口，甚至不惜毒殺整個百家集的人。」金獅搖着頭。「官府方面却當作瘟疫處理。」

木天行笑笑。「這與瘟疫又有什麽分別？」

金獅看着他，道：「看來你的笑容多了很多。」

木天行笑道：「我是不想笑的，但突然發覺，能够笑的時候只怕巳不多。」

金獅一怔道：「你以爲那些毒烟主要是拿來對付我們？」

木天行道：「他們以江湖人來作試驗，還巳經很明顯的了。江湖上現在鼎足三分，我們當然是首當其衝，成爲被襲擊的對像。」

銀獅道：「那該先找天武牧場才是，天武牧場勢力最大，先滅了天武牧場，也可以說是先聲奪人。」

「天武牧場勢力本來是最大的，但我們合作之後却是以我們的勢力最龐大。」

銀獅一言驚醒，却又道：「柳東湖黑虎可不是我們的人。」

金獅道：「他們若是一開始便拿我們的人做試驗對像，我們必定羣起而攻之，在未肯定毒烟的威力之前，豈不是打草驚蛇。」

銀獅道：「我們現在不是巳給他們驚動了？」

「這是另一回事，天武牧場不是也一樣？」金獅突然道：「我們是否應該和天武牧場打一個招呼？」

「這也好。」銀獅第一個贊成。「集合我們的力量，那些人的毒烟再毒，也得重新考慮。」

木天行微喟道：「我們是兩種人，天武牧場巳經被視爲名門正派，無論如何，是絕不會跟我們合作的。」

「這也是，除非危機迫近，同時威脅到天武牧場雙獅堂排教生死存亡，否則這種合作的可能我以爲並不高。」金獅一頓接下去。「也是說，到我們發覺必須合作的時候，必定巳經太遲了。」

木天行沉吟接道：「合作什麽別管了，我們這樣調查下來，無疑要與那些人作對，還是加強警戒，隨時準備應變。」

金獅忽又道：「那些人的勢力看來也不少，到底是什麽人支持他們，沒有理由我們一直都沒有消息。」

「那是他們的勢力，足以掩飾這個秘密。」

「江湖上有那一個門派有這種勢力？」金獅雙手一撥那一頭亂髮，搖了搖，又是怒獅般疾張開來。

木天行皺眉道：「在那種毒烟出現之前我們竟然一些消息也沒有，別的不說就是這掩飾的技巧巳經够我們吃驚的了。」

金獅接問道：「你以爲那個江成會不會說謊？」

「在我們排教的酷刑中，那會有假話

。」木天行說來非常自信。「否則他也不會連這個秘密的山谷也說出來，而他的說話我的人亦巳再三證實。」

金獅點着頭道：「江湖上竟然眞的有那樣的門派，只是默默的敎導弟子武功，訓練他們如何施放那種毒器。」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本身巳經有一個很好的名字，用不着再改，只等計劃成功。」木天行的目光陡然亮起來。

金獅沉吟道：「你是說他們可能屬於江湖上某大門派。」

木天行道：「沒有比這更合理的解釋了。」

金獅搖頭道：「少林、武當、華山、崑崙……江湖上的所謂名門大派那麽多，那一個才是？」

「總會知道的。」木天行道：「我巳經派了人去追查江成出生的地方，搜集有關他的一切資料，相信總會有一些蛛絲馬跡，讓我們追查下去。」

金獅突然打了一個寒噤。「處心積慮這麽多年，若不是那毒烟太厲害，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現在仍然不知道，這個門派也未免太可怕了。」

木天行又有了笑容。「比較起來我們可愛得多。」

金獅大笑，旁邊銀獅突然叫起來：「你們看那些彩烟。」

木天行金獅一齊轉首望去，只見那些彩烟巳經結合在一起，掩去了整塊谷地，陽光映照下彷彿就是神仙境界。

「好美。」金獅脫口一聲。

木天行雙眉陡揚，接道：「不好。」

銀獅詫異道：「不好看？」

木天行搖頭，道：「是風來了。」衣衫巳然在風中獵然飛揚。

谷底的彩烟很快激盪起來，盤旋着往上升，金獅看在眼內，面色陡變，暴喝：「退——」

暴喝聲霹靂一樣，排敎雙獅堂的弟子也巳知道毒烟厲害，必須在毒烟給風吹上來之前避開，立即舉步。

他們退得當然非常快，進入山谷的三四十個雙獅堂排敎的弟子，這時候巳全都在毒烟中倒下，無一倖免。

× × ×

夜未深，天武牧場的大堂燈火明亮。

龍山的屍體放在堂下，正在由三個老人檢視，那三個老人都是大夫，也是周圍百里最負盛名的三個，其中兩個，巳經被天武牧場禮聘長駐牧場中，替牧場的人看病。

他們巳經忙了兩個時辰，相互點點頭，終於停下來，看樣子巳經有了結果。

那個在堂上負手來回踱步，紫紅臉膛，長鬚五縷，貌相威武的中年人也停下。

他不是別人，正就是天武牧場這一代的主人樓天豪，一向都非常豪邁，現在却神態凝重。

對藥物醫理他也許懂得並不多，可是一看那三個大夫的神態，便知道事情的嚴重，而龍山的死状亦巳經清楚告訴他，那不是普通的毒藥。

秦玉驄侍候在一旁，沒有作聲，該說的，知道的，他巳經說得很清楚。

三個大夫稍爲交換一下意見，隨即走到樓天豪面前。

樓天豪不等他們開口便問：「三位的意思怎樣？」

「是中毒，却是不知道是什麽毒。」錢大夫搖頭。「老夫活到這個年紀，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麽厲害的毒。」

張大夫接道：「毒藥是由呼吸器官以及外露的毛孔進入，血脈因此而亢張。」

「只憑這一具屍體短時間內我們實在很難有多大發現。」最後一個孫大夫歎了一口氣。「但聽場主這樣說，這種毒未免太可怕，一夜之間竟然能夠將整個百家集的人毒斃，使到附近的草木盡枯，斷絕一切的生機。」

樓天豪聽到這裏才問：「這是說，假以時日，你們是可以找出這種毒的特性，找出治療的藥方了。」

「也許可以，但不能夠肯定，我們盡力而爲就是。」錢大夫說得很慢，顯然是考慮清楚，才這樣說。

樓天豪一聲：「好」，接道：「那就勞煩三位老先生多費心思。」

看着三個大夫退下，樓天豪目光才轉向秦玉驄。「之前發生的幾宗毒殺事件，顯然只是拿人來試驗，用毒的人其實還未太明白那毒性。」

秦玉驄點頭道：「所以他們才會進行得這樣秘密，而爲了保密不惜來一場大屠殺。」

樓天豪道：「經過這一次的試驗，相信他們巳能夠確定，要再追查他們的下落，只怕更困難的了。」

秦玉驄道：「弟子不知道他們要求的程度，果眞百家集的試驗巳能夠滿足他們的心願，相信他們很快便會採取行動。」

樓天豪道：「那是說，他們的目標可能非常大，一旦實行，死的絕不會只是百家集那許多人。」

秦玉驄道：「我們就是要在他們進行之前加以阻止。」

「非阻止不可。」樓天豪一頓一歎，道：「基於人道，何況那與我們很可能有關係。」

秦玉驄聳然動容。「不錯，他們拿來試驗的，除了百家集，其餘的都是武林中人，最終的目的應該也是。」

樓天豪道：「武林中現在是鼎足三分之局，勢力最大的是排敎，雙獅堂與我們天武牧場，而天武牧場又一向被認爲是三者之中最大的一個。」

秦玉驄道：「以弟子所知，黑道中人都巳依附雙獅堂或排敎，江湖上再沒有什麽人有這麽大的野心，要以毒控制各門各派。」

樓天豪沉吟道：「會不會發生在我們當中？」

秦玉驄一怔，道：「師父這樣說，當然有原因。」

樓天豪道：「根據調查所得，每一個事發現場，事發之後總有排敎雙獅堂的人出入，而近來，雙獅堂排敎的行動都有些怪異，昨天的消息，木天行金銀雙獅都巳經出動，隨行者衆，其餘的亦奉命到幾個地方聚集。」

秦玉驄道：「這兩夥人早巳宣佈携手合作，但一直以來都只是各有各做，這一

次才是眞正的聚在一起，當然是有很大的圖謀了。」

樓天豪道：「天下之大，値得他們聯手一齊去對付的帮派有多少個？」

秦玉驄脫口說道：「只有我們天武牧場。」

「不錯，他們也早有意思的了，鼎足三分到底不如兩分天下。」

「兩分也當然不如獨霸。」

「有這一天的，只要他們毁滅了天武牧場，下一步必然就是那樣。」

「那早就該動手了，合他們兩派的力量，應該在我們天武牧場之上。」

樓天豪一笑。「可是這一來必定是兩敗俱傷之局，而早巳虎視眈眈的其他帮派一定乘機出擊，他們難保會全軍覆沒。」

秦玉驄目光陡亮。「有了那種毒藥便不同了，他們大可以兵不血刃，將我們毒殺，而其他帮派知道，也自然都向他們屈服。」

樓天豪點頭道：「也許我太過慮，但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旁邊一個一身黑衣一條黑豹也似的青年人即時趨前，奮臂道：「我這就去他們的分壇，抓他們幾個弟子出來問清楚。」

樓天豪看了他們一眼，道：「成剛就是魯莽，事情果眞是如此，他們是必巳有所準備，闖進去，無疑送羊進虎口。」

黑衣青年也就是他的第二個徒兒，的確一向都非常魯莽，接着說：「我們可以一羣人殺進去。」

樓天豪搖頭。「那若是推測錯誤，與他們根本沒有關係，又如何是好。」

成剛打了一個「哈哈」，道：「那看他們的意思了，要打便打個明白。」

「沒有事的江湖豈不是由此多事？」

「反正巳開始多事了。」成剛一身骨骼作响。「也難得有機會打一個痛快。」

樓天豪連連搖頭。「你就是好勇鬥狠，也不想想排敎雙獅堂聯合起來，與我們一戰之下，將會有什麽結果。」

成剛道：「他們都是烏合之衆，人數就是再多也不堪一擊。」

樓天豪道：「魯莽再加上輕敵，你叫我如何放心讓你到江湖上行走？」

成剛忙說道：「弟子說的可全都是事實。」

「好，那就是事實。」樓天豪一頓再問：「事情倘若眞的與雙獅堂排敎無關，用毒的那一夥乘虛而入我們如何是好？」

成剛怔在那裏。樓天豪又沉吟了一會，道：「唯今之計，我們還是一面監視，一面加緊戒備，以防萬一。」

一個身穿紅衣，漂亮而尤帶稚氣的少女即時飛鳥般掠進來，詫異地追問：「萬一是什麽？」

樓天豪目光一轉。「香兒就是沒規沒矩的，也不問許便胡亂闖進來。」

紅衣少女應道：「我就是知道各位叔叔伯伯都不會怪責我，師兄他們更只有我怪責他們的份兒。」

「寵壞了。」樓天豪搖頭歎息，他就只有這一個女兒月香，寵壞了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月香接問：「你們是不是在談那毒烟的事？」不等衆人回答，又問：「是不是巳有了綫索？」

樓天豪道：「沒有你的事。」

月香道：「我可也是天武牧場的一份子。」

樓天豪方要再說什麽，月香巳牽着秦玉驄的衣袖追問道：「大師兄，事情怎樣了？」

秦玉驄尚未回答，成剛巳應道：「師父懷疑可能是排敎與雙獅堂的所爲，但未能够肯定。」

「那抓他們回來問清楚。」

成剛立時笑得合不攏嘴，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師父却不贊成，要搜集足够的證據。」

月香詫異道：「不抓他們的人問一問，那兒有證據？」

成剛道：「可是事情若不是他們做的，大家因此而大打出手，被眞正的敵人乘虛而入，可够麻煩的。」

「爹就是顧慮這些？」月香轉望樓天豪。

「總之那一個沒有我的許可，擅自找雙獅堂排敎的麻煩，我便依帮規處置。」樓天豪斬釘截鐵的。

月香接問：「我也是？」

「也是——」樓天豪冷冷接道：「你是我的女兒，更加要守帮規以作榜樣。」

月香一頓脚，還要說什麽，秦玉聰巳搖頭，月香看見他搖頭，態度竟然軟弱下來，道：「大師兄，你意思也是不要輕舉妄動？」

秦玉驄點頭，月香道：「依你的。」

樓天豪搖頭。「難怪人說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的水，我才宣佈將你許配給玉驄，你便唯玉驄說話是從，完全不理會我這個爹爹了。」

月香俏臉羞紅，別過身子，樓天豪大笑接道：「等這件事解决了，我便替你們……」話口未完，月香巳一溜烟奔出去。

× × ×

夜幕終於倒垂，天武牧場跟平日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燈火多了一些，値夜的弟子也多了一些。

牧場佔地甚廣，當中一個大湖，周圍一片廣闊的草原，湖東畔還有一片很美的林子，屋子大都是集中在這邊，部份建築在湖上，也建得很美。

林子當中闢出了一條路，來牧場的人都是走這條路，只要是方便，這條路也事實築得很好，春夏濃蔭蔽日，秋天紅葉夾道，而到了冬天一路雪積，當然又是另一番美景。

無論從那一個方向進來，要到達樓天豪居住的地方，也不是一件易事，牧場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而大家就像是一家人的，任何生面口，很容易被認出來。

今夜樓天豪的心緒顯然不很寧靜，在書齋中不住徘徊。

他徘徊的影子清楚的出現在窗紙上。

秦玉驄有些明白樓天豪的心情，很想走進去開解一下，値夜的弟子當然不會阻止他，但他才舉步，便給樓月香走出來一把拖住。

「你要幹什麽？」樓月香嗓子壓得很低。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衣仙子傳授丁劍南、方如蘋「五雲劍法」一共二十六招，最後一招有訣無圖，日後再作領悟，再傳授「九宮劍法」，等他們練會之後，將二人喬裝易容，扮成年青富家公子，派他們下山，以九宮門下的弟子出現江湖，他們來到江南，明查暗訪誰是眞正挑了江南分壇的暗藏勢力，這天在祁門昌江樓，遇到一個瘦小老頭又坐在他們席上一同飲酒，丁劍南認得他曾在揚州江淮第一樓同桌飲酒的怪老頭，因易了容不便相認，瘦小老頭這次現身，是帶他去暗中認識武林第一人稱的天姥和暗中見見白衣教門下兩個女弟子，他回來將事情告知方如蘋……

異人施怪術　毒魔酩酊醉

丁劍南道：「我說這位老人家是一位風塵異人，沒說錯吧？據我猜想，我雖然易了容，他一定早就看出來了，不但如此，可能他對我師門來歷，都已知道。」

方如蘋道：「這怎麽會呢？」

丁劍南道：「我下山之時，家師要我帶着五行神扇，那次在江淮第一樓，他和我坐在一桌，他就小兄弟、老哥哥的和我攀交情，昨天他一見面不是就叫我小兄弟嗎？他一定是從我那柄扇上看出來的。」

方如蘋道：「你昨晚又沒帶扇。」

丁劍南道：「所以他是位奇人咯！」

只聽店伙用手指叩着門道：「二位公子，早點來了。」

丁劍南走去打開房門，店伙把早點放到桌上。

方如蘋問道：「伙計，昨晚喝醉酒的那位老人家起來了沒有？」

店伙笑道：「那位老客官天朦朦亮就走了，公子認識他嗎？」

方如蘋搖搖頭道：「不認識，他昨晚在酒樓上和我們同桌，我看他喝得很醉，所以問一聲。」

店伙退出之後，兩人匆匆用過早點，就一同跨出房間，走到店堂櫃上會帳。恰好從後進走出兩個靑衫少年也是到櫃上會賬的。四人不期而遇，大家都不覺爲之一怔！

丁劍南自然很快就認出他們正是昨晚在山頂見過的白衣教門下兩個女弟子。他是有意和她們接近，因此就含笑點頭道：「二位兄台請了。」

那兩人看了丁劍南人品俊逸風流，方如蘋腰間又都佩着長劍，也頗有結交之意，由較年長的一個拱手道：「兄台請了，咱們都住在同一客店，可說萍水相逢，眞是幸會。」

丁劍南也拱着手道：「萍水相逢，原可一敍，怎奈又要臨岐分手，總是失之交臂……」

那年少的一個眼睛瞟着丁劍南道：「我們要去安慶，二位兄台要去那裏呢？」

丁劍南既是有意和她們結交 自然不肯放過機會 聞言色然喜道：「這倒眞是巧極，在下兄弟也是到安慶去。」

方如蘋能够當上五雲門江南分壇的壇主，自然極爲機警，聽丁劍南說出自己兩人也要去安慶的話，心中不覺一動，就暗暗注意起對方兩人來。

年長的也喜道：「這樣就好，咱們路上有伴了。」

大家會過店賬，就相偕出門，四人合僱了一輛馬車代步。

在車上，那年長的道：「在下還沒請敎二位兄台尊姓大名？」

丁劍南道：「在下丁南強，他是我表弟方仲平，二位兄台如何稱呼？」

那年長的道：「兄弟薛慕蘭，他是我師弟卓雲和。」

他只把自己的名字蘭字改爲蘭字。那年少的本來就叫卓雲和？敢情她的名字，看不出女性化，所以用不着改了。

方如蘋心中暗道：「原來他們就是大哥昨晚遇上的白衣教門下了。」

丁劍南道：「原來是薛兄、卓兄。」

薛慕蘭目光一抬，問道：「丁兄二位身隨長劍，想必身手非凡，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弟？」

丁劍南看了方如蘋一眼，笑道：「在下兄弟什麽門派也挨不上。」

薛慕蘭注目問道：「丁兄，此話怎說呢？」

丁劍南笑了笑道：「在下兄弟只是隨家師練了幾年武，連家師的名號都不知道，又遑論門派了。」

卓雲和眨眨一雙眼，望着丁劍南好奇的道：「丁兄二位跟尊師練了幾年武，怎麽連尊師名號都會不知道的呢？」

方如蘋道：「家師只是一個住在茅篷裏的老道人，有一次我和大哥跟隨舅父到山上去遇到的，師父說我們兩人資質很好，希望收我們做徒弟，舅父看他相貌古樸，有點道氣，就要我們拜他爲師，後來每隔幾天就到山上茅篷裏去找他，當然叫他師父了，師父沒告訴我們名號，我們也不好多問，這樣過了幾年，有一次，他送了我們一人一把寶劍，過了兩天，我們再去，師父已經不在，後來我們又去過幾次，一直沒有看到師父，才知他老人家已經走了，我時常和大哥說，可惜當時沒問問師父的名號，如果有人問我們師承，我們只好說茅篷派了。」

她穿了男裝，個子較小，這番話，聽得薛慕蘭、卓雲和都不覺笑了起來。

薛慕蘭道：「那麽丁兄二位到安慶去做甚麽呢？」

丁劍南被她問得臉上一紅，囁嚅的道：「安慶府是個大地方，在下兄弟是遊歷去的。」他故意裝作不願意說。

方如蘋道：「大哥，薛、卓兄，和我們一見如故，那也不用瞞他們了。」

接着靦覥一笑，說道：「我們聽人說過，江湖上人，常有出門尋師訪友的，我們剛從龍虎山遊罷歸來，安慶有一家鏢局，從前保過我們的鏢，和總鏢頭相識，想去看看他……」

她說的話，都是初出江湖雛兒的話。龍虎山的張天師只會畫符，那會什麽

武功？至於從前保過你們鏢，認識了總鏢頭，事隔多年，那裏還會認識你們？

這些豈非都是沒出過門的公子哥兒的幻想？但也可以證明他們兩人尋師訪友之心極為專誠了。

卓雲和臉上不禁流露出欣喜之色，望望薛慕蘭，說道：「二師兄，丁兄、方兄，尋師訪友，如果投到……」

薛慕蘭沒待她說完，就截着笑道：「四師弟，就是這樣急性子。」

方如蘋自然聽得出來，却故作不知，問道：「薛兄，卓兄二位是師兄弟，不知是那一門派的？」

薛慕蘭含笑道：「在下兄弟出身來歷，方兄到時自知。」

她不肯說。

接着大家轉了話題，四人越談越覺投契，卓雲和坐得和丁劍南較近，也好像更談得來，不時的和他低聲說笑。

薛慕蘭却找方如蘋閒聊，她倒並不是對方如蘋特別有好感，而是方如蘋看去年紀比丁劍南小，說話好像毫無機心，（這是她看走眼的地方，方如蘋當過壇主，豈會毫無機心，這是方如蘋故意裝作出來的）因為她藉着閒談，探詢兩人的身世。

方如蘋也正好趁着這一機會，把師父密柬上的話，都說出來了。

她是從小沒有爹娘的孤兒，由舅母撫養長大，舅父兩年前在黃安任所去世，舅母哀傷過度，不久隨着去世，同時透露了他們是在九眞山習的武功（九眞山有很多茅篷），凡是可以透露的都說出來了。

這天中午在黃木店打尖，申牌時光，趕抵秋浦（今至德縣），駕車的向四人請示，要不要落店？

薛慕蘭道：「我們今天可以趕到東流去落店，明天中午就可到大渡口渡江，趕到安慶，不過下午時光，要從容得多。」

車把式只得繼續趕路。果然在旁晚時分就趕到東流。

薛慕蘭要他馳到東大街一家叫做東流客店的門前下車。

客店伙計看到來了四位體面公子，自然十分巴結，哈着腰道：「公子爺要住上房？」

薛慕蘭道：「我們是要兩個最好的房間。」

兩個房間，自然是兩人一間了。方如蘋聽得心頭大急；但自己不能堅持要一人一間，這樣一來，豈不讓人家起疑？只好不作聲了。

店伙陪着笑道：「有、有，上房正好還有兩間房，四位公子請隨小的來。」

說完走在前面領路。到了上房，推開兩間房的房門，說道：「公子爺請看，這兩間房還滿意吧？」

每間房中當然只有一張床，方如蘋飛紅了臉，只是沒人注意她。

薛慕蘭道：「就這兩間好了。」一面朝丁劍南道：「丁兄二位住那一間？」

丁劍南道：「都一樣，我們就住這一間吧！」

當先朝左首一間房中走去。方如蘋只得跟着他身後走入房中。

客店伙計都是生成的狗眼，看人先看衣衫，他自然看得出這四位公子都長得玉樹臨風，衣衫光鮮，就特別顯得殷勤，一同送水，一同送茶，忙得不可開交。

丁劍南洗過臉，店伙就來換了一盆臉水。

丁劍南獨自坐在椅上喝茶，讓方如蘋去洗臉。

方如蘋看他臉上隱隱有着笑意，不覺嗔道：「你笑什麼？」

丁劍南道：「沒有，我幾時笑了？」

方如蘋羞澀的披披咀道：「看你得意的樣子，我還會看不出來？今晚我和薛兄去睡，你一路上和卓兄談得極為投機，就讓卓兄和你一間好了。」

丁劍南輕笑道：「原來妳在撚酸了，今晚我非和妳一間不可……」

方如蘋嬌急的道：「你……」

丁劍南道：「快去洗臉吧，待會她們也許會進來了。」

方如蘋道：「她們，你心裏就是想着她們，不過認識了一天，就念念不忘她們了。」

丁劍南輕聲道：「我的好師妹，兩間房只隔了一道板壁，妳別再說了。」

方如蘋沒再作聲，過去洗了把臉。

丁劍南替她倒了一盅茶，說道：「表弟，妳也坐下來喝口茶吧！」

方如蘋美眸凝視着他，甜甜一笑道：「謝謝你。」

她也坐了下來，捧起茶盌喝了一口，低聲道：「我們說的話，她們好像相信了呢！」

丁劍南朝她使了一個眼色，低聲道：「有話，晚上再說吧！」

晚上再說，那是說等睡下再說了，方如蘋玉靨不禁又紅了起來。

就在這時，只聽門口響起一陣輕快的靴聲，卓雲和的聲音叫道：「丁兄，方兄，你們盥洗好了嗎？二師兄說，我們該上街去用晚餐了。」

方如蘋看了他一眼，說道：「人家找你來了。」

丁劍南被她說得臉上一紅，但不得不站起身道：「我們好了。」立即迎着拉開房門。

卓雲和站在房門口，一雙俏眼盯着他，催道：「那就快走了。」

四人一起走出客店，只走了半條街，就有一家興隆樓徽館，上得樓來，堂倌看到上來的是四位公子，連忙躬着腰道：「公子爺請這裏坐。」

他把四人領到靠窗口的一張桌子落坐，接着問道：「公子爺要些什麼酒菜？」

這一路上丁劍南和方如蘋都裝作初次出門，因此都讓薛慕蘭去作主，薛慕蘭一揮手說道：「你要廚下揀拿手的菜做來好了。」

堂倌又道：「公子爺要喝什麼酒？」

薛慕蘭這下作難了，她是姑娘家，當然不善飲酒，轉臉朝丁劍南問道：「丁兄喝什麼酒？」

丁劍南略為猶豫，說道：「那就花雕好了。」

堂倌退去之後，樓梯上又有人上來了，那是一個身穿青衫的俊美少年，看去最多二十來歲，手中提着一個青布劍囊，目如秋水，朝樓上略一打量，也沒堂倌帶領

，就朝右首一張空桌走來。

丁劍南只覺這青衫少年極為面熟，只是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薛慕蘭、卓雲和看到青衫少年，似是也極為注意。

青衫少年剛一坐下，樓梯口一陣登登直響，走上來一個聳肩縮頭，穿着一件寬大藍布大褂的老頭，正是昨晚喝醉酒，又用一片樹葉把丁劍南引去小山頂的瘦小老頭。

他目光朝四下骨碌一轉，明明看到丁劍南、方如蘋兩人，却只作不見，聳着肩，像大馬猴一般朝那青衫少年桌上走去，在他左首橫頭坐了下來，嘻開了咀，問道：「這裏沒人吧？」

那青少年忙道：「老丈只管請坐。」

瘦小老頭嘻嘻一笑，湊過頭去，問道：「小兄弟不認識老哥哥了？」

他又在「小兄弟」「老哥哥」的和人家攀兄弟了。

丁劍南如今已經知道他是一位風塵異人了，只是有薛慕蘭二人在坐，不好和他打招呼，心知他找上這青衫少年必有緣故，是以凝神傾聽着他說話。

青衫少年訝異的道：「老丈……」

「咳！」瘦小老頭道：「別叫我老丈，老哥哥今年不過六十有九，還小得很，哦，你小兄弟那是眞的不認識老哥哥了，其實咱們也見過兩次面，一次你看到過我，一次你沒看到我，只有我看到你，不過我提一個人，小兄弟就會想起來了。」

青衫少年道：「老丈說的是誰？」

「別叫我老丈，你又忘記了。」瘦小老頭忽然壓低聲音說道：「土地公。」

他雖然壓低了聲音說話，丁劍南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土地公？」青衫少年突然啊了一聲，眼睛一亮，望着瘦小老頭說道：「老丈就是……」

「嘻！」瘦小老頭聳着肩笑道：「小兄弟終於想起來了，那次你小兄弟不是和你老大在一起，急着找那個失去了踪的公子爺？老哥哥就躲在土地公後面，嘻嘻，你們都沒看到我，這些事過去了，那也不用提了，你小兄弟不是還在找那公子爺嗎？唉，這叫做機緣不巧，明明就在面前，也會找不到他，不過老哥哥保證你以後會找到他的，現在找也沒用，只是小兄弟這兩天可被人盯上了，待會，吃完了，只顧先走……」

青衫少年聽得怔了一怔，問道：「晚輩……」

瘦小老頭道：「你不用多問，對了，你先走是可以，只是你一走，酒賬就要老哥哥付了，老哥哥這兩天手頭不大方便，最好……嘻嘻，你先把銀子交給老哥哥，這樣老哥哥就可以代你付賬了。」

丁劍南聽得幾乎要笑出聲來，這位老哥哥說正經話當中還夾雜了詼諧，使人聽來將信將疑，又好像在訛吃帶騙銀子。

但青衫少年却毫不猶豫，問道：「老……哥哥要多少銀子？」

瘦小老頭聳聳肩笑道：「老哥哥只是代你小兄弟付酒賬，這樣吧，你先存十兩銀子在老哥哥這裏，反正吃多少算多少，下次見面老哥哥自會把找頭還給你的。」

青衫少年伸手從衣袋中掏出了一錠銀子，遞了過去，說道：「老哥哥，這夠不夠？」

瘦小老頭接過銀子掂了掂道：「夠、夠，這錠銀子足有十一兩五錢七分三釐，自然夠了。」

一手揣入懷中，又低聲囑咐道：「待會不論有什麼人，什麼事，你吃罷只管自顧自下樓，不用說話。」說罷，就大聲叫着堂倌。

這時兩名堂倌正在替薛慕蘭、丁劍南這一桌送上酒菜，一名堂倌趕緊走了過去，朝青衫少年問道：「公子爺要些什麼酒菜？」

瘦小老頭大模大樣的道：「他是我小兄弟，要什麼酒菜，怎麼不問我老人家，你當我老頭是白食的？」

伸手摸出一錠銀子重重的往桌上一放，說道：「你去要厨房做幾式可口的下酒菜來，酒先送來，要快，把我酒虫餓壞了，你們這座酒樓還賠不起呢！」

說完，五指一抓，又把那錠銀子揣入懷裏。

堂倌不敢怠慢，連聲應是，正待退下。瘦小老頭喂道：「慢點，你知道我老人家要喝什麼酒？」

堂倌一怔，連忙問道：「你老要喝什麼？」

「對不？」瘦小老頭道：「你沒問問清楚，還轉身要走，你去給我老人家先來五斤花雕，要快！」

堂倌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丁劍南桌上，已經端上了四個菜，卓雲和一手接過酒壺，給大家斟上了酒，就笑吟吟叫道：「丁兄、方兄，咱們能夠萍水相逢，結為知交，緣份不淺，我先敬二位一杯。」

丁劍南剛說了句：「不敢……」

方如蘋道：「卓兄，你這就不對了，要敬，應該一個一個的敬，這樣一杯換我們二杯，不是太便宜了，我看這樣，你先敬表哥好了。」

卓雲和被她說得臉上泛紅，薛慕蘭道：「我們師門平日不准門人喝酒，所以在下兄弟都不會喝酒，我看這樣好了，兄弟和四師弟兩人敬丁兄、方兄二位一杯，算是為了祝賀我們萍水論交，大家這一杯乾了，以後就各人以自己的酒量好了。」

丁劍南道：「薛兄這辦法也要修正，二位敬了在下兄弟，在下兄弟自然也要還敬二位，等我們還敬過之後，再各自衡量自己酒量，隨意喝好了。」

薛慕蘭面有難色，但還是點頭道：「丁兄既然這麼說了，我們就這麼辦，來，四師弟，我們先敬他們二位。」說着，和卓雲和一同擧起酒杯，一口喝乾。

丁劍南說了聲：「謝謝。」和方如蘋兩人也一起乾了。

卓雲和擧筷道：「丁兄、方兄，先吃些菜。」

方如蘋拿起酒壺，給四人面前一起斟滿了，才和丁劍南一同向薛、卓二人擧杯道：「現在是表哥和小弟敬二位的了。」說着一同一飲而盡。

薛慕蘭，卓雲和也擧杯乾了。

三位姑娘家這連乾了兩杯，酒精到姑

娘家的「芳腸」裏（姑娘們的名字，稱之為芳名，容貌，稱之為芳容，肩稱香肩，胸稱酥胸，但姑娘家的肚腸，千古以來，你去翻遍二十五史，諸子百家，還沒有人稱過「芳腸」，這「芳腸」二字，正是作者的新發明，諸位讀者老爺中，如果是詩人，以後就可以作為典故引用了，有人問你出之何書，你就可答他：出之東方玉的大著可也）發作起來，就比臭男人要快得多，儘管她們身上穿了男裝，但兩片紅雲，飛來得很快，一眨眼就紅上玉頰。

喝了酒，男人當然也會臉紅，唯一不同之處，却在眼睛上。

男人喝了酒，如果臉上紅了，眼睛就會包上紅絲，眼睛一包上紅絲，你生得最英俊瀟洒，也會使人看來可憎。

姑娘家可不同了，她們如果玉顏酡紅，那麼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就會水汪汪的擠得出水來，令人看了怦然心動！

現在這三位姑娘不僅玉顏酡紅，眼睛就已經水汪汪了。

卓雲和目光盈盈，叫道：「丁兄，你會喝酒，那就多喝幾杯吧，小弟給你斟滿了。」

丁劍南忙道：「卓兄，兄弟也不大會喝……」

突然，右首傳來一聲尖沙的大笑，說道：「好小子，你果然在這裏。」

四人聽到笑聲，不覺回頭看去，只見青衫少年對面站着一個面貌清癯，皮膚白晳的瘦高老者，目光炯炯盯着青衫少年，面露詭笑。

這人，丁南劍雖然不認識，但方如蘋，薛慕蘭，卓雲和都認得出來，他就是以用毒出名的無形毒手閣老九。

瘦小老頭這時忽然站了起來，嘻嘻一笑，招呼道：「嗨，老九，好久沒見了，快坐下來，陪老哥哥喝幾杯。」一面說話，一面伸過手去，拍着他肩膀。

閣老九被他一隻手按在肩頭，幾乎比千斤巨石壓上肩頭還重，雙膝不由自主的彎了下去。

瘦小老頭早已一脚勾開板櫈，及時一推，正好讓他在櫈上坐了下來，一手拿起酒壺，斟了滿滿一碗，嘻的笑道：「老九，這就是你不對了，看到老哥哥，也不先打個招呼，就找我小兄弟，你說，這碗酒該不該罸？」

說着右手不知揑在閣老九手臂什麼地方，閣老九一聲不作，但五指一曲，正好拿起酒碗。瘦小老頭另一隻手又在他後頸什麼地方揑了一把，他一張咀登時張大開來，右手再一彎，就把一碗酒朝口中倒了下去。

這時那青衫少年已經吃畢，自顧自起身下樓而去。

丁劍南目前功力精深，自可看得出來，這瘦高老者（他不認識無形毒手閣老九）坐下來，乃是身不由己，他右手擧起酒碗和張開咀來，都是瘦小老頭使的手法。

現在瘦小老頭又在說話了：「老九，以你的酒量，斟一碗是不够的，對了，你叫老九，最少也得先罸上九碗，不過你放心，你喝九碗，老哥哥也陪你喝九碗，這樣，你總沒有話說了吧，好，咱們就這麼辦。」

閣老九坐着根本沒有說話，話都是瘦小老頭一個人在說。

他話聲一落，這回可忙了，先給自己斟了一碗，再給閣老頭也斟滿了，又道：「好了，現在咱們這就開始，老哥哥先喝了。」

他咕嘟咕嘟把一碗酒喝下，就用左手揑了閣老九後頸一把，閣老九又張開口來。他左手再揑着閣老九臂膀，於是閣老九右手五指一曲，又拿起酒碗，朝張開的口中倒了下去。

瘦小老頭左手一鬆，閣老九放下酒碗，他又斟滿了兩大碗酒，自己先喝了一碗，再如法泡製，閣老九又把一碗酒倒入口中。

這一情形，直把丁劍南等四人看得目瞪口呆，但却看不清瘦小老頭這一手使的是什麼手法？

當然，除了丁劍南這一桌四人之外，其他的食客，只當兩人在賭酒，誰也不知道這位用毒成名的無形毒手是被人制住了硬把酒灌下去的。

不大工夫，兩人已經各自喝了四大碗酒，瘦小老頭尖着嗓子叫道：「堂倌添酒，再來五斤。」

堂倌連聲應道：「來了，來了。」捧着錫壺送上酒去。

瘦小老頭又你一碗我一碗的和閣老九對喝起來。

瘦小老頭喝了酒，還在吃菜，他還用竹筷指點着菜餚，說着：「老九，你怎麼一點菜也不吃？嘻嘻，老哥哥直到今天，才知道你喝酒眞行，連喝了九碗，依然面不改色，連菜都不吃一口。」

閣老九被他制住了穴道，當然無法開口，也無法吃菜，只是睜着一雙包滿了紅絲的眼睛，快要冒出火來。

瘦小老頭自己喝了一碗，就擧碗和他一照，口中說道：「老九，又該你了。」

九碗罸酒已經下肚，現在是兩人對酌了，反正瘦小老頭喝過一碗，就輪到閣老九喝酒，依然一碗又一碗的往肚裏直灌。

不多一會，五斤酒又喝完了。

瘦小老頭已經把桌上菜餚，吃得盤底翻天，他停下筷來，笑嘻嘻的道：「好了，好了，咱們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今天這一頓，由老哥哥會賬，下一次就由你付好了。」

說完，站起身，伸手拍拍閣老九肩膀，說道：「咦，老九，喝了這點酒，你居然醉了？老哥哥個子比你小得多，扶是扶不動你的，那就只好在這裏靠上一回，哥哥要先走了。」

閣老九本來被他制住穴道，現在穴道解開了，人却軟軟的撲倒在桌上，他眞的喝醉了。

瘦小老頭從身邊掏出青衫少年留下的那錠銀子，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到櫃上結了酒賬。

掌櫃的找了他的銀子，他往懷裏一塞，打着酒呃，指指閣老九，說道：「我那朋友喝醉了酒，讓他靠一回就好，等他醒來，他自己會走的，他酒德也不大好，你們別去碰他。」一個人歪歪倒倒往樓下走去。

丁劍南，薛慕蘭等四人看着他們兩人喝酒，幾乎連酒菜都忘記吃了。

直等瘦小老頭下樓，卓雲和忽然抿抿咀笑道：「這小老頭不知是誰，閣老九碰上他，眞是一點轍都沒有了。」

丁劍南問道：「閣老九很厲害嗎？」

卓雲和望着他問道：「丁兄連閣老九都沒聽人說過？」

丁劍南道：「沒有。」

卓雲和道：「閣老九外號無形毒手，是用毒的大行家。」

薛慕蘭沉吟着道：「只不知這瘦小老頭是什麼人？他方才不知是什麼手法？讓閣老九自己端起酒碗喝酒，我看了好一會，竟會一點也看不清楚，這人怎麼會從沒聽人說過？」

卓雲和道：「我們回去問問秦總管，他是萬事通，一定會知道。」

薛慕蘭嫌她太過口快，輕輕的橫了她一眼，說道：「我們也該走了。」

丁劍南起身道：「薛兄，這次該由兄弟會賬了。」

薛慕蘭笑道：「丁兄又來了，我們一見如故，萍水論交，區區酒賬，何分彼此？你不用再和兄弟客氣了。」

仍然由他付了賬，才一同下樓回到客店，四人都有了三分酒意，就各自回房。

方如蘋跟在丁劍南身後，走入房中，一顆心跳得好猛。

丁劍南等她走入，就回身閂上了房門，低聲說道：「妳喝了酒，快上床去休息吧！」

方如蘋羞澀的退後了一步，說道：「你……要做什麼？」

丁劍南跟着跨上一步，低聲笑道：「妳怎麼了？我們在百丈峯石窟一同住了三個月，妳都沒有什麼，今晚怎麼會這樣怕法？」

方如蘋羞紅雙頰，幽幽的道：「我怕……怕……」

丁劍南伸手拉住了她的玉手。方如蘋輕輕掙了一下，沒有掙得脫。

丁劍南却把她拉了過去，一把攬入懷裏低聲道：「如蘋，妳到底怕什麼呢？」

方如蘋避開他的眼光，說道：「我不知道，你只要不亂來就好。」

丁劍南低下頭去，吻了她秀髮一下，說道：「如蘋，從百丈峯那一天起，我心裏早就把妳當作了我的妻子……」

方如蘋把一顆頭埋在他懷裏，幽幽的道：「丁郎，我是你的人，但我們還沒有名份，可一而不可再……」

丁劍南一手抬起她的臉來，看着她，低笑道：「我又沒說今晚要……」

他又低下頭去，方如蘋別過頭，低低的道：「你說了要算數。」

丁劍南在她耳邊悄聲道：「一定。」說出這兩個字，咀唇已經吻了她的櫻唇。

過了好一回，兩個貼緊了的身軀才行分開。

丁劍南道：「現在我們可以睡了。」

方如蘋羞澀的道：「我們說好了，你要遵守諾言。」

丁劍南輕笑道：「妳先上去，睡下來再說。」

方如蘋道：「你呢？」

丁劍南道：「我睡在外面，總可以了吧？」

一掌搧熄了燈火，催道：「妳快睡上去。」說着已在床沿上坐下。

方如蘋連長衫也沒脫，和身睡下，躲到了裏面。

丁劍南脫下長衫，口中咦道：「妳怎麼連長衫也不脫，明天起來，就會皺得不成樣子。」

方如蘋只得起來，脫下了長衫。

丁劍南一下抱住她的嬌軀，兩人跌在床上。

方如蘋幾乎被他摟得喘不過氣來，嬌急的道：「大哥，你不能……說了……不算……」

丁劍南緊緊摟着她嬌軀，低聲道：「好妹子妳只管放心，我只要摟着妳就好，我們先休息一回，還要好好商量商量。」

方如蘋道：「現在不可以商量……」

她這話還沒說完，櫻唇已經被他吻住，一隻祿山爪很快探進她的雙峯之間。

方如蘋嬌軀起了一陣輕顫，別轉頭，嗔道：「你……不許這樣……」

兩片火熱的嘴唇，又蓋住了她的櫻唇，她只好任由他的手在玉峯上游移。

兩顆心都跳得好猛，兩情相悅，但兩人還能發乎情，止乎禮，纏綿了一會，才並頭睡下。

方如蘋雙頰如火，羞澀的道：「今晚我們睡在一起，若是給師父知道了，我還能做人？」

丁劍南依然抱着她笑道：「師叔知道了，那就更好，我想她老人家多少也看得出來，才要我們一起練劍，一起下山的，說不定，我們回去，師叔就會給我們作主了。」

方如蘋道：「你想得好，萬一師父不替你作主呢？」

丁劍南低笑道：「我也會向師叔去求的。」

方如蘋嗤的一笑道：「厚臉皮，你不害臊？」

丁劍南道：「成家立室，這是正大光明的事，有什麼好害臊的，難道你不高興麼？」

方如蘋道：「我不知道。」接着道：「你不是要和我商量什麼嗎？我們說正經的。」

丁劍南道：「隔壁那兩人對我們好像並沒什麼懷疑了。」

方如蘋道：「你的意思，我們要打入他們裏面去？」

丁劍南笑道：「不用我們打入，我看她們都會自動把我們拉進去了。」

方如蘋道：「不錯，人家早已吐出口風來了。」

丁劍南道：「妳又多心了。」

方如蘋道：「我多心了？她不是對你很好嗎？」

丁劍南一把摟着她，親了一下，低聲道：「那有妳對我好，好妹子妳只管放心，我心裏只有妳一個……」

方如蘋輕嗔道：「你又要亂來了。」

丁劍南道：「是妳先惹我的，好，我們說正經的，妳看她們師父，會不會就是師叔要我們找的人呢？」

方如蘋道：「師傅幾時要我們找人了

？她老人家只是要我們在江南走動……」

「我知道。」丁劍南道：「師叔雖然沒有說清楚，但我聽得出來，師叔是在找一個人，否則要我們在江南走動作甚？只是……」

方如蘋問道：「只是什麽？」

丁劍南道：「只是我拿不定主意，師叔要我們來的目的，是不是白衣教？」

方如蘋道：「昨晚那位老人家要你認清她們兩人，我看這位老人家一定知道底細，反正師傅又沒限定我們時間，如果她們邀我們去白衣教，我們就去了再說。」

「好，就這樣決定。」丁劍南捧着她臉頰，又長長的接了個吻，說道：「時間不早，我們趕快睡吧！」

方如蘋迅快的轉過身去，蜷曲着身子，閉上眼睛。

丁劍南因明天一早還要趕路，也不敢再和她糾纏，自顧自闔上眼皮，但今晚可和平時不同，身邊躺着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教他如何睡得着覺？

心中思潮更是起伏不定，驀地，他想起酒樓上那個青衫少年來，這人自己既然十分面熟，怎麽會想不起他是誰來呢？自己只是初出江湖，奉師父之命到江南來的，認識的人屈指可數……

是她！她是柳飛燕喬裝的，她怎麽會在這裏出現的呢？

那個無形毒手閻老九明明是衝着柳姑娘來的，被那位瘦小老人家故意把他攔着喝酒，柳姑娘才能脫身，不知她現在那裏？有沒有危險？

想到柳飛燕，就想起自己被「般若禪掌」震傷內腑，多虧柳姑娘的大師兄千里迢迢趕去少林寺盜取「大旃檀丸」，和柳姑娘的殷勤服侍，這份情誼，自己如何報答人家……

接着他又想到師父要自己到江南來，如今師叔又要自己兩人到江南走動，到底江南有什麽事情呢，師父沒有說，師叔也沒有說，好像要自己兩人去暗中摸索，這又爲什麽呢？

還有，這瘦小老頭，自己雖然不認識他，他對自己好像極熟，連易了容都瞞不過他，不知他究竟是什麽人？

他睡不着，方如蘋也同樣睡不着，一個從沒和男人睡在一起的姑娘家，如今和一個男人睡在一張床上，如何會睡得着覺呢？

她只是蜷曲着身子，連動都不敢動。她雖然早已把一顆心都交給他了，但總究還沒有名份，怕把她吵醒了，他又要和自己糾纏，是以不但不敢稍動，甚至連大氣也不敢透。

時間漸漸過去，遠處已聽到鷄聲。

鷄啼了，天自然也快亮了！

住在客店裏的人，就有一句俗語，叫做鷄鳴早看天，鷄聲接二連三的遠遠傳來，客人們也開始起來了。

天還只有朦朦亮，丁劍南首先坐起身子，輕輕俯着身，探頭朝方如蘋看來。方如蘋故意閉着眼睛沒有作聲。

丁劍南低頭在她臉頰上親了一下，方如蘋依然故作不知，沒有理他。

丁劍南只當她睡熟了，就沒敢驚動，輕脚輕手的跨下床去，披上長衫，要待開門出去，但因方如蘋是一個女子，還沒醒來，自己出去了，店伙就會送臉水進來，總是不便，只好停了下來。

方如蘋也在此時跨下床來，粉臉紅馥馥的，迅快穿上了長衫。

丁劍南笑道：「表弟也起來了？」

方如蘋羞澀的看了他一眼，說道：「你大概一晚都沒睡好吧？」

丁劍南道：「妳呢？我看妳睡得很好吧。」

方如蘋紅着臉，輕笑道：「你每次轉側，我都聽到，你說我睡好了嗎？」

丁劍南搖搖頭說道：「這可不得了，將來我們要天天睡在一起，妳若是和昨晚一樣，那就要一輩子都睡不着覺了。」

方如蘋輕嗔道：「你再這樣油腔滑調，我就不理你了。」

丁劍南道：「我說的是正經話，幾時油腔滑調了？」

方如蘋道：「好了，你去打開房門，讓店伙送臉水進來。」

丁劍南過去打開房門，過不一回，店伙果然端來了臉水。

丁劍南盥洗完畢，店伙換了一盆臉水，方如蘋也洗了臉。

只見卓雲和已走近門口，朝丁劍南含笑說道：「丁兄早啊，你們都起來了。」

丁劍南道：「卓兄你不是也很早起來了？」

卓雲和俏眼瞟着他，盈盈的道：「我昨晚一個晚上都沒睡好，所以天一亮就起來了。」

方如蘋接口笑道：「卓兄和表哥倒是同病相憐呢，昨晚表哥也一晚都沒睡，吵得小弟也沒睡好，早知道這樣，表哥就該和卓兄睡一個房間的。」

卓雲和聽得[illegible]張俏臉登時通紅。

丁劍南[illegible]下不了台，忙道：「薛兄呢，還沒起來？」

卓雲和道：「他在洗臉。」

說話之間，店伙已經給四人送來了早點。丁劍南道：「伙計，你就放在這裏好了。」

店伙把早點放到圓桌上，便自退去。

接着薛慕蘭也過來了，她拱着手含笑道：「丁兄，方兄早。」

丁劍南，方如蘋也拱着手說了句：「薛兄早。」

卓雲和道：「大家等着二師兄吃早點呢！」

薛慕蘭歉然道：「眞是抱歉，兄弟來遲了，丁兄，方兄，快請坐下來用了。」

四人圍着小圓桌用過早點，仍由薛慕蘭會了店賬，走出店門，車把式早已套好了車在門口等候，大家上車之後，他就揚起長鞭趕着牲口上路。

趕到楊家套，還不到中午，但再過去，就是大渡口了，只怕要未牌時光才能到達，四人就在這裏打了尖，再繼續上路。

未牌不到，就抵達大渡口，薛慕蘭因過江就是安慶府了，就打發了車把式，四人一同走上埠頭。

安慶府瀕長江北岸，是附近農產品的集中地，商業鼎盛，這渡頭更是東西水上的要道，帆檣林立，車馬喧嚷，渡口有不少載客和裝貨的渡船，往來如織。四人下

了渡船，渡船開始蕩動着離開江岸，緩慢的朝江心駛去。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嘻了一聲，高興的道：「眞是巧極，又在船上遇上四位公子爺了。」

丁劍南聞聲看去，原來不知何時，自己面前多了一個瘦小老頭。這人他當然不會陌生，就是用樹葉引着自己上小山去的瘦小老頭，後來又在酒樓上不知使用什麽手法把無形毒手閻老九灌得酩酊大醉。

卓雲和原是好事的人，心知這位瘦小老頭是個風塵奇人，就朝他點着頭笑道：「老丈也在船上？」

「啊！」瘦小老頭聳聳肩道：「公子爺稱小老兒老丈，小老兒可不敢當，老丈是年老的丈人，小老兒只是小小有點老而已，比公子爺大不了多少，公子爺以後叫小老兒一聲老哥哥也差不多了……」

說到這裏，忽然腰背一弓，人就矮了半截，他站得和丁劍南較近，湊着頭低低的道：「前面就是安慶府了，那是個大地方，小老兒這兩天手緊得很，大地方的酒店，都是狗眼，就算老哥哥是他們老主顧，也賒不得賬，所以，嘻嘻，小兄弟身上方便，就先借我十兩八兩，等老哥哥發一筆小財，一定奉還。」

丁劍南聽他開口跟自己借錢，這種異人難得結交，忙道：「老丈不用客氣。」趕緊伸手朝懷中掏去。

瘦小老頭道：「小老兒說過，以後叫我老哥哥就好，哦，你動作快一點，我有個老朋友找來了，快……」

丁劍南掏出一錠十幾兩的銀子，還沒遞過去。

瘦小老頭就一把接了過去，說道：「老哥哥要躲一躲……」急急忙忙的身子一矮，朝人叢中鑽了過去。

卓雲和輕笑道：「他跟丁兄認也不認識，就借銀子了。」

丁劍南笑道：「他就站在兄弟面前，如果站到卓兄面前，就跟卓兄借了。」

卓雲和道：「他要我叫他老哥哥，大概下次遇上我，就可以開口了。」

方如蘋道：「幸虧他沒叫我小兄弟，向我開口，我身上就沒帶銀子……」

話還沒有說完，突覺身前微風一颯，已經多了一個面貌清癯，皮膚白皙的瘦高老者，沉聲道：「小娃兒，剛才和你們說話的老小子呢？」

這人，正是昨晚給瘦小老頭捏着後頸灌酒的無形毒手閻老九。

卓雲和冷冷的道：「你在問誰？」

閻老九道：「老夫在問你們剛才和你們說話的老小子那裏去了？」

卓雲和道：「我們又不認識他，怎麽知道他那裏去了？」

閻老九道：「你們不認識他，怎會和他說話的？」

卓雲和冷笑道：「你不是也認識我們嗎？怎麽會和我們說話的？」

閻老九嘿嘿沉笑，右手已經緩緩舉起，突聽一個尖細的聲音叫道：「喂，老九，快過來……」

閻老九循聲看去，只見前面不遠的人叢中間，鑽出瘦小老頭一顆腦袋，朝自己擠着眼睛說話，但話聲一落，頭就立即縮了進去。

閻老九看得大怒，口中喝了聲：「你還往那裏逃？」一個箭步追了過去。

這渡船上至少也載了一百多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大家都擠得滿滿的，瘦小老頭個子瘦小，就像老鼠一般，一下子就可以從人縫中鑽了過去，等閻老九追到就擠不過去了。

他雖有一身毒功；但在這許多人的地方，也不能兩手一分，把別人分開去，只能側着身子，稍微用力，迅快的往中間擠去。

就是這樣，已經有人開口了：「你這人怎麽這樣硬擠，連招呼也不打一聲？」另一個接着嚷道：「你也擠得輕一點，這是做甚麽？」

有些人被他擠得跌跌撞撞的幾乎跌倒，就開口罵了起來。

閻老九縱然追不上瘦小老頭，但也擠得很快，你罵他的時候，他早已擠出老遠去了，否則被他聽到了，你還想活命？

卓雲和望着他背影，冷笑道：「他方才舉起手來，還想出手呢，哼，眞是瞎了他的眼睛。」

薛慕蘭看了她一眼，冷聲道：「無形毒手並不好惹，四師弟，你不要忘了咱們出門在外，不准招惹是非。」

卓雲和不敢再說。

但四人還是關心着那個瘦小老頭，是不是被閻老九追上了？渡船雖然比一般船還要寬大得多，但總是在船上，船上也比不得陸地，你能躲到那裏去？

四人目光幾乎就隨着閻老九的身上，只見他擠來擠去，差不多整個船上都找遍了，兀是不見瘦小老頭的影子，好像他忽然從船上失蹤了，再也看不到他。

閻老九當然不肯就此罷手，你總不會跳到水裏去吧，小小一條船，我要是找不到你，就不用再姓閻了。

因此他還是東張西望的只是往人叢裏擠，現在他本來清癯白皙的臉上，不僅氣得臉色鐵青，連兩隻眼睛都射出了懾人的兇芒，身形閃動，起落如飛，船上的乘客們不知這人發了什麽瘋？

先前還有人出聲咒罵，後來不知有誰認出了他是無形毒手，一傳兩，兩傳四，大家三三兩兩的一陣竊竊耳語之後，都不期而然的把他看得比瘟神還要可怕，只要看他衝來，就紛紛閃避。

一條渡船上，簡直被他衝來衝去，攪得鷄飛狗跳。但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你就是把船底翻過來，也找不到瘦小老頭。

全船的乘客中，只有丁劍南等四人知道底細，閻老九是昨晚被灌醉了酒，今天忽然發現瘦小老頭也在船上，才非要把他找到不可。

忽然，卓雲和嗤的笑出聲來，急急說道：「二師兄，丁兄，方兄，你們快看閻老九的身後！」

原來閻老九始終找不到的瘦小老頭就一直跟在閻老九身後，他個子瘦小，跟在閻老九身後，閻老九好像給他開路一般，你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先前閻老九一直擠在人堆裏，大家沒發現瘦小老頭，現在大家看到閻老九紛紛避了開去，才看到瘦小老頭一直跟在他身後。（未完・十三）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文・龍驤
圖・可飛

龍角驚魂

(一)

旅途潦倒

離開塞城，呂奇來到了澳屬的龍門角。這是一個位於南洋的新興海濱都市，凡是在歐美能够享受到的這裏都有，可惜呂奇身上只剩下了最後一張鈔票；一張五元面額的美鈔。在這個繁華的海濱都市之中，只能够吃一頓比較像樣的法式大菜。

當他從J．A．S．退休時，他曾經計劃過運用那筆爲數不算太小的退休金來一次愉快的環球旅行。却想不到旅途上惹來了不少痲煩，更想不到，前次在塞城竟然失去了剩餘的旅費，如今，他是潦倒旅途了。

航空公司的交通車將他載到市中心區，他左手提着旅行箱，右手插在褲袋裏摸着那張揉皺了的鈔票，順着人行道作無目的地漫步。現在是上午九點多鐘，他希望在午餐之前能够出現奇蹟。

果然，奇蹟出現了——那是一塊英文招牌，寫着「羅克偵探社」。

羅克！羅克！呂奇默默誦唸，腦海裏也閃起一個禿頭澳洲老人的影子；那是當年呂奇在諜報單位受訓時的一位教官，教的是偵探術。呂奇也聽說羅克在龍門角開了家偵探社，營業情況似乎還相當不錯。

眞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呂奇不禁吁了口長氣，下意識地拉拉領帶，一轉身，進入了那幢大廈。

根據招牌上的指示，呂奇乘電梯來到三樓，推開了「羅克偵探社」的門。

一個甜甜的，披着長長金髮的女郎，

客串偵探

從辦公室桌後面站了起來。先露出了一排整齊的白牙，然後很有禮貌地說道：「我是莎琳秘書，能爲你効勞嗎？」

「莎琳小姐！」呂奇也回報微笑。「我想會見羅克先生，請問他……？」

「哦，貴姓大名？」

「呂奇。」

莎琳翻閱着桌上的記事簿，同時緩緩地搖着頭：「呂——奇，好像沒有事先約定吧？」

呂奇連忙加以解釋：「我是過境的旅客，順便來看看羅克先生，他以前是我的老師。」

「哦！請你等一會兒。」莎琳以笑臉對着呂奇，纖柔的手指掀開了桌上的對講機：「羅克先生！有一位您過去的學生要見你。」

「是誰？」低沉近乎粗暴的聲音自對講機中傳出。

「呂奇……。」

「是一個中國人嗎？」

「好像……是的。」

呂奇心裏踏實了，在幾秒鐘之前，他還拿不準這位羅克先生是不是他以前的偵探術教官。

「請他進來。」羅克的語氣中表現了他的熱誠歡迎。

莎琳向呂奇微笑着擺擺手，同時低聲說：「請進吧！你是幸運的客人。」

羅克的頭頂禿得更厲害了，而眼光卻

比以前還要神氣，握手時的腕力仍是驚人，若不是呂奇先有準備，一定會痛得呼叫出聲。

「年輕的中國人！」羅克另一隻手用力地拍着呂奇的肩頭，「高興見到你。」

「羅克先生！我也同樣高興。」

「你幹得很好，幾次三番地在報上讀到你的新聞。」羅克一面說，一面回到他的安樂椅上坐下。「當你在受訓時我就知道你會有出息，果然是一把好手，可惜我不能聘請你作本社探員。」

呂奇心頭不禁一寒，走到辦公桌前，雙手撐在桌子上，身體前傾，神色正經地說：「羅克先生！剛好我要來請你帮忙。如果你這裏的探員尚有缺額，我願意爲你効勞。」

「你在開玩笑嗎？」羅克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

「眞的。我已潦倒旅途。」

「不！不！」羅克連連地搖頭。「很抱歉！我不能聘僱你。」

「是不信任我的才幹？」

「不！」羅克又從辦公桌後面走出來，撫慰性的揚掌在呂奇的肩頭上一拍，「不能聘僱你的原因是由於本地的法律；本社的探員必須是本城公民，要在本城居住六個月以上才能取得公民資格。」

「我瞭解，」呂奇很有禮地說：「羅克先生！如果你接受了重大的案件，需要高級助手時，可以到外埠去邀請你的朋友或同事，那樣就可獲得本城警署批准的，你難道不願意我作你的助手？」

羅克不禁怔住了，良久，才訥訥地說：「我當然願意。不過……不過，這樣一來，可能會引起本社其他探員的不滿。」

「我會以工作來表現，來消除那種不滿的情緒的。」

羅克皺起了眉毛，看着腕錶：「很抱歉！一分鐘後，有位當事人要和我見面。你先去酒店休息，我們晚上再詳談，如果金錢上有困難的話，我願意相助……」

「謝謝你，羅克先生！」呂奇很恭敬地說：「但是，我不能平白地接受你的金錢贈與。」

「那……？」

「我要以工作換取酬勞。」

「我們晚間再商談吧……」

羅克剛說到這裏，莎琳甜美的聲音巳從對講機中傳了出來：「羅克先生！夏夫人巳經到了。」

「呂奇！請你暫退吧！」

「遵命。」呂奇不得不守住作客人的禮貌。

他剛要拉開房門走出去，女客巳經推門而進。她的面上戴着一副寬大的黑鏡，很難一眼看出她是如何美麗。豐滿的身段却毫無掩飾地展出，皮膚也很白皙。在一霎眼之間，呂奇就給了她一個評語是：誘人之極。

這位女客也許將呂奇當作了羅克的近身保鏢，一進門就將手裏遮陽傘和手提包交給呂奇，揮揮手說：「快關上門守在門邊，別讓任何人進來，我緊張死了！」

呂奇自然是樂意服務的，並非因爲對方是一個誘人的女人，而是那位當事人巳經將他視爲「羅克偵探社」的一份子了。

「那我就放心了……」

羅克却不便指出客人的錯誤，只好眼睜睜地看着呂奇關上了門，煞有介事地立在門邊。

女客就座後似乎還沒有得到安全感，又向呂奇招了招手說：「年輕人，過來，和我坐在一起，用你的身體將我擋住，我眞担心會有人衝過來向我開槍。」

呂奇更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雖然明知不可能有人跑到這裏來行兇殺人，仍然很小心翼翼的樣子將門下鍵，然後緊貼着那個女客的身邊坐下。

女客也許眞的很緊張，不但身子緊緊地偎依着呂奇，而且還緊緊地抓住了他的手。

這使得羅克有些尷尬，但又不便開罪上門的女客。只得悻悻地盯了呂奇一眼，然後問道：「夫人！什麽事使妳這樣緊張呢？」

「可能有無數的職業兇手想要殺我。」女客一面說一面緊緊地靠在呂奇身上。

羅克巳開始全神貫注在這件上門的業務上，他站起來倒了一杯杜松子酒送到那女客的手裏。「來，先喝一杯定定神，然後將詳細情形告訴我。」

她一口氣將半杯酒喝乾，吁了口氣，道：「噢——羅克先生！聽說貴社是本埠最有名望的一家偵探社。」

「請放心！本社最注重信譽。」

「我……」她有些遲疑地說：「……想請求你，不將我的遭遇告訴警方。」

「這是自然的，當事人若有犯罪行爲，我們就不接受。一旦接受我們一定會保守秘密。」羅克以堅定的語氣加以保證。

羅克突然揚手止住了她的話，轉向呂奇說：「你出去一下，或者五時左右打電話來。」

呂奇還來不及表示什麽，那女客却巳嚷叫起來：「不！請不要讓他離開，沒有一個人緊緊靠在我身旁，我會感到無限恐慌。」

呂奇坐在那兒沒有動，向羅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笑容。其實，眞正感到無可奈何的還是羅克，現在，讓呂奇在場聽到一樁業務上的秘密，勢必要將他納入「羅克偵探社」之中了。

「夫人！開始講述妳的遭遇吧！」羅克在女客的對面坐了下來。

女客人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後開始講述：「羅克先生一定知道法南度這個人，他是本埠諮詢院議員先生當中的後起之秀。可是，大家也知道這個墨西哥移民是個黑社會中竄起來的人物。甚至，還有人說他擁有數百名應召女郎的淫棍。」

羅克在龍門角攪私家偵探業務巳有十年的歷史，他自然知道這些傳說。不過他不知道法南度會與面前這個女客有什麽關係。因此問道：「關於法南度先生的事，與妳有關係嗎？」

「事情是這樣的——」女客人接着說下去：「法南度在議會中風頭很健，自然敵人很多。其中『君子派』的華籍議員陳九平先生反對他最爲激烈，就決定要蒐集法南度的犯罪資料來打擊他。陳九平先生也眞有一套，竟然查出了法南度在本埠所經營的色情供應站……」這是很吸引人的

敍述，羅克和呂奇都聽得很起勁。

女客人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那個色情供應站是由我的丈夫夏一堂總管，所有的金錢、帳目，以及二百餘名應召女郎的資料都在他手裏。想不到陳九平先生竟然和我丈夫搭上了綫，敎我丈夫提供全部資料來證實法南度的罪狀。我丈夫對黑社會已感厭倦，早打算脫離，因此就答應了陳九平先生。」

「這是件好事。」羅克緩緩地點頭。

「可是，事情却有了變化。我丈夫淸晨四時打電話給我……」

「妳不和丈夫住在一起麽？」羅克插問了一句。

「我一向住在城內，那個色情供應站的總部却設在水島，羅克先生想必知道那裏是觀光酒店集中的地方。」她回答了羅克的問題，又繼續敍述：「我丈夫說，今天上午十一時將要從水島到城裏來，要陳九平先生到預先訂好的地點見面。我放下電話後，立刻打電話和陳九平先生聯繫，想不到他隨了一個考察團去了塞城，要到下個星期二，才能回到本埠。」

羅克很快地接口說：「妳應該打電報去塞城要陳先生乘飛機趕回來。」

「不行！陳先生事前吩咐過，他要出其不意地在諮詢院的會場上當衆宣佈法南度的罪狀。在他沒有宣佈以前，絕不能讓新聞界和警方有所察覺。我如果打電話給陳先生，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我明白了！」羅克緩緩地點頭。「今天是星期六，三天以後陳九平先生才回來。所以妳一發覺陳先生不在時就在淸晨五時打電話給我，要我接受妳的委托，在這三天之內保護妳丈夫的安全。對嗎？」

「對！不管多少費用，我們都可以照付。」

羅克在室內踱了兩個圈子，語氣沉重地說：「據說法南度手下有個『玫瑰黨』，並非區域性的小組，幹部衆多，槍手雲集。夏一堂先生做出反叛的行爲，組織方面一定不會放鬆，必然派出大量槍手四處追殺。因此，這個保護責任非常重大。」

「羅克先生！」女客人很豪爽地說：「你用不着兜圈子，需要多少保護費，你儘管說好了。」

羅克考慮了一陣，才回答對方，說道：「三天七十二小時，每一小時美金五百元，共計是三萬六千元。」

女客人一口答應：「好！全部欵項我可以預付。不過，你們務必要保護我丈夫的安全。」一邊說，一邊拿過手提袋取出支票簿來，開了一張當天領欵的支票。在她簽名的時候，呂奇才知道她叫彭麗娜。

羅克接過支票，笑着問道：「麗娜女士！『玫瑰黨』所要追殺的只是妳的丈夫，妳又何必那樣緊張呢？」

彭麗娜神色沉重地說：「我一路上發現有許多行跡可疑的人跟着我。」

「那只是妳的錯覺——」羅克頓了一下，又問道：「請問夏一堂先生現在甚麽地方？」

她看了看錶說：「現在十二點二十五分，他可能還在水島沒有動身。十二時正他將到達風鈴區的海潮旅館頂樓的三一三室。」

「好！我到時會派人去。」

「羅克先生！」她很仔細地交代着說：「請你們的人在十一點零五分時到達，我要事先通知他一下。」

「好的。」羅克擺了擺手說：「現在，我請這位呂奇先生送妳回去，如果妳願意的話，可以留着他在妳身邊保護妳。這是本社的服務，不再另收取費用。」

「那眞是好極了！」彭麗娜欣然地說：「不過，他只要送我回家就行了，我希望他能够去保護我的丈夫。」

「麗娜女士！」羅克禮貌地說：「我會派出適當的人選。」

「不管你派多少人。」彭麗娜擺出一副僱主的姿態。「我希望有他在內，看上去他是個很精明的人。」

羅克悻悻然盯了呂奇一眼，點點頭說：「遵命。不過，他不能送妳回家了。」

「好吧！」彭麗娜像是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從座椅上站了起來。

羅克按動對講機，向外間的莎琳說出一大堆名字。接着，四個身裁魁梧結實，目光驃悍的青年人走了進來。看膚色，可知道其中有兩個是西方人。羅克指派其中兩人護送彭麗娜回家，留下了其中兩個。

客人走後，羅克在呂奇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呂奇！我知道你最會利用機會，總算給你抓住了。」

呂奇恭敬地一鞠躬說：「多謝老師提拔。」

「少客氣。但是你要好好幹。」羅克板起了面孔。「聽說你這次環遊世界，以遊俠自居。現在你不再是什麽遊俠，而是一個受法律約束的私家偵探。多用腦筋，少動拳頭，更不能亂用槍，敵人可以藐視法律，我們却要尊敬法律。懂嗎？」

呂奇點了點頭，這個道理他自然懂得，而且他還有濃厚的職業觀念。對於他的老師，更是十分尊敬。

羅克又爲他們介紹：「這是本社的新任探員呂奇，這是雷軍，這是馬喬治。」

三個人少不得相互寒暄一陣。對於那個名叫雷軍的中國人，呂奇更有親切感。

羅克愼重其事下達命令：「呂奇雖然是本社新進探員，但是他是老手，獨當一面地摧毀了最厲害的狂人組織『美人局』，又打擊過不少非法社黨，你們二人一定要聽他的指揮。」

雷軍和馬喬治二人恭敬地應是。

「呂奇！你是老手，」羅克又說，「用不着我對你下達指示，而且整個情況你也瞭解。還有二十分鐘的時間給你去向他們兩人解釋任務，同時，你也該去莎琳處領用你所需要的槍械，以及臨時的證明文件。」

「是！」呂奇行了一個標準的軍式舉手禮。然後向其餘兩人揮揮手，三人一齊退出了羅克的辦公室。

× × ×

龍門角的戰前建築很難找到，可是，風鈴區的海潮旅館却是一幢古老的建築物。也許正因爲他在二次大戰的轟炸下尚能碩果僅存，所以旅館主人才不願翻新改建，保留了它曾遭刼難的風貌，以爲吸引遊客的特徵。

十一點零五分，呂奇率領着他的兩名

助手準時來到了海潮旅館。

「你去檢查一下附近的巷道，和旅館裏的防火梯，」呂奇向雷軍揮手吩咐，「然後再到三樓來。」說完了，就和馬喬治走進了旅館。

帳房是一個年約六十歲左右的老頭子，一見呂奇他們走進來，就推一下滑到鼻尖上的老花眼鏡，向他們打招呼道：「是要見三一三室的夏一堂先生的嗎？他在前一分鐘有電話打來說是有朋友來看他。」

「是的。」呂奇點點頭，又指着門外。「我們還有一個同伴，他在鎖車。進來的時候請告訴他上樓來。」

這幢建築物一共只有三樓，每一層有十四個房間，三一三室在甬道的底端靠右邊的一間。

呂奇敲了敲門，沒有回音，再敲，才傳來問話聲：「是誰？」聲音中有濃厚的緊張成份。

「『羅克偵探社』派來的。」呂奇悄聲回答。

「卡達」一响，裏面拉開了門鍵。

塢一堂年紀約莫三十五、六歲，身裁很結實，面色紅潤，目光中透出不安與疑惑的神色。他能够混到「玫瑰黨」中管帳的地位，最少在黑社會中也有了十年以上的歷史，不該如此胆小如鼠。呂奇不免在心裏面打了個問號。

呂奇示意馬喬治關上房門，他自己踱到窗口去向外察看，對面是海濱公園。在三百碼以內沒有相對的建築物，也就是說沒有良好的射擊據點，如果有人拿着長射程槍，從公園向這邊射擊，即使夏一堂擦開窗帘站在窗口，命中率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夏先生」呂奇拉上窗帘，回過頭來問道：「你和陳九平先生約定在這裏見面的嗎？」

「是的。」夏一堂點點頭。「陳先生說，這裏設備陳舊，旅客少，不容易受人注意。」

「沒有約好時間嗎？」

「沒有。因爲我無法預算什麽時候可以得到法南度的犯罪資料。時機是掌握不定的。」

「唔！」呂奇點點頭，語氣緩慢地說：「我們是接受尊夫人的委托來保護你的。請你接受我的勸告，不要站到窗前，也不要接近門邊。我相信在陳先生自塞城回到龍門角以前這段時間裏，你是絕對安全的。」

「謝謝你！」夏一堂的聲音很輕。

呂奇拿起屋內的電話，吩咐賬房搖到「羅克偵探社」去。等他向羅克作完簡略的報告後，雷軍也上來了。於是，呂奇分配任務：「雷軍從現在起開始值班，一直到晚上八時，從晚上八時到明晨四時輪到馬喬治，然後，由我守到明天中午十二時止，我們在二樓和一樓的梯口各開一間房間，萬一有緊急情況，我們也可以分頭攔截。」

「敎旅館弄點吃的上來。」雷軍說。

「好的，」呂奇點點頭。「記住！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可開門，我住的房間開好之後我會用電話和你連絡。如有情況先用電話告訴我。」

「是！」雷軍非常恭敬地點頭答應。

呂奇又向夏一堂問道：「這個地方除了陳九平先生，以及尊夫人之外，還有第三者知道嗎？」

「絕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夏一堂搖搖頭回答。

「好！」呂奇和馬喬治退到門外，他一再向雷軍交代：「記住！鎖上門，任何情況之下，不可打開。」

× × ×

呂奇在底樓的一零一室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個下午。這個表面看上去責任重大的任務，其實輕鬆得很。眞沒勁！呂奇很想在踏進「羅克偵探社」的頭一件任務中好好表現一番，看來他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他看看錶，七點三十分，馬喬治快要接班了。他正想搖個電話到二樓二〇一室去問問對方準備妥當沒有，電話鈴却响了起來。他連忙拿起話筒，裏面傳來雷軍急促的聲音：「呂奇嗎？賬房打電話上來，說陳九平先生和他一個朋友要上來見夏一堂，你去看看是眞是假。」

「千萬不要開門。」呂奇疾聲說。

他放下話筒，急忙地穿上鞋子，爲了應付突發情況，睡覺時他並沒有脫去外衣。因此，放下電話後不到一分鐘他就到了賬房。

可是賬房並沒有人，呂奇再仔細看，那位老賬房先生昏倒在地上，光禿的頭頂上流着血漬，分明是被人敲昏了。

呂奇感到情況不妙，回身就往樓上跑。他僅只登上幾層樓梯，忽然聽見砰砰兩槍。聲音大得嚇人，簡直像是一尊小炮在發射。

當他來到二樓時，馬喬治也聞聲趕了出來。呂奇一揮手，二人像火箭般衝上三樓。

三一三室的門開着，雷軍滿身是血地臥倒在門邊，夏一堂倒在床上，半個腦袋都被轟掉了。七十二小時的保護任務才完成了十分之一，就出了紕漏。呂奇登時涼了半截。

馬喬治突然高聲叫道：「看！防火梯的門打開了。」

呂奇衝到防火梯口往下望去，之字形的防火梯上沒有一個人影，兇手早已遠颺，動作眞快。他連忙回到三一三室，吩咐馬喬治先召救護車，然後打電話報告羅克社長。他蹲下去抱起雷軍，希望知道一點當時的情況。

雷軍的傷勢很重，但是並沒有昏迷。呂奇拍拍他的面頰，喊道：「雷軍！振作一點，救護車馬上就要來了。」

雷軍睜開了眼睛，很痛苦地說：「兇手用的是獵槍！……散彈……」

呂奇一看他們的傷勢，就巳知道兇手是用散彈獵槍的，他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雷軍爲什麽要開門？

「雷軍！爲什麽要開門？」

「他……」雷軍吃力抬起手，指着夏一堂。「是他……偷偷拉開門鍵的。我……在接電話……」

「雷軍！他怎麽會打開門呢？」

「我想……我想……」雷軍沒有說出他的想法，再度昏迷過去。

「呂奇……」馬喬治回來了。他跑得太快，說話還有些喘：「……社長說，待警方來過之後，要你去見他。」

呂奇點點頭，沒有說什麽。他腦海裏反覆地思索着一些問題，警車和救護車的嗚叫聲都沒有打斷他的沉思。

× × ×

「呂奇！」羅克繃着臉，但他的聲音並不十分激怒。「十年來我的部下不曾死亡過，但今天打破紀錄了。方才馬喬治來了電話，雷軍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了。」

「社長！我會替他報仇。」呂奇沉重地說。

「報仇？哈哈！你連兇手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在我們辦的案子當中，沒有一件是見到過兇手的，可是，我們到最後還是要找出兇手來。」

「算了。這件案子已經終止，我們的保護工作失敗，不但要退回保護費，還要按例賠償。」倔強的老人竟然也洩了氣。

呂奇搖了搖頭，說道：「不行！目前還不能結案。」

「爲什麽？」

「我發現了疑問。」

「疑問並不能使死者復活。」

「但是疑問却是可以澄清眞像。」

「唔！」羅克點了點頭，說：「說出你的疑問吧！」

「夏一堂趁雷軍接電話的時候拉開了門鍵，爲什麽？以他的心情來說，聽說有人要上來，他該躲得遠遠的，怎會偷偷地去開門呢？」

羅克猜測着說：「一定是他聽說陳九平先生到了，因此急欲一見。」

「不可能，當時夏一堂只知道有人要上樓來，並不知誰要上來。因爲賬房先生在電話裏的聲音他不可能聽到。」

「唔！」羅克點了點頭。

「還有。夏一堂藏匿的地點，除了陳九平和夏一堂的太太以外再無旁人知道，兇手怎會知道他在海潮旅館？再說，他和陳九平的連絡應該是一件極端秘密的事情。兇手竟然冒用陳九平之名，可見這個秘密也洩漏了。」

「是的。」

「但是，這秘密不是我們洩漏，更不會是陳九平。」

「會不會彭麗娜出賣了他？」

「也不可能，如果她有心出賣自己的丈夫，又何必大費手脚地要我們派人前去保護呢？」

「總之，我同意你的說法，這件案子不能算完，明天報紙上會登這條新聞。記者先生的筆以及同行們的嘴巴都會攻擊我們。呂奇！追下去。並不是爲了要挽回本社的聲譽，而是我認爲你應該是一個好探員。」

「是！」呂奇緊緊靠攏雙脚後跟，這是在受訓期間作學生時候的動作，在老師面前，他又情不自禁地用上了。

他退出羅克的辦公室時，在門外碰上了莎琳。她的兩隻眼睛楞楞地望着他，沒有說話。

「莎琳！晚上還上班嗎？」

「我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廣播後趕來的。」她的聲音輕柔而有感情。「呂奇！你的運氣，實在不太好。」

「我想是的。」呂奇走過去挽着她的手臂向外走。「莎琳！有駕駛執照嗎？」

「有的，」她的反應很快。「是需要我爲你服務嗎？」

「如果妳願意帮忙的話。」呂奇的語氣十分歐化。

「我很樂意。」

「走！帶我去租車的地方，我需要一輛性能好的超級跑車。」

「那又何必去租呢？……」

「我知道，」呂奇搶着說：「本社有好幾輛。我相信別人一定認得出那是本社的車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挽緊了他的胳臂。「我們走吧！」

九點十分，呂奇回到了海潮旅館，警方已經封閉了現場。想必羅克和警方的交情不錯，當呂奇亮出那張簇新的「羅克偵探社」服務證明時，守衛人員就讓他走了進去。

那位老賬房先生頭頂上的傷勢並不重，經過敷藥後躺在床上休息。呂奇雖明知不宜在此打擾他，却又非得打擾他不可。

「喂！」老人見呂奇走進房去，先向他打招呼：「你沒有事嗎？」

「謝謝你。你的傷勢怎麽樣？」

「沒有什麽，只是有點頭昏。」

「我能請敎你幾個問題嗎？」呂奇在他床邊坐下。

「我知道你要問些什麽，讓我告訴你吧……」老人看見呂奇在拿紙筆，就將話聲停了一下。「唔……兇手是兩個人，一高一矮。高的那個鬈髮，方臉，眼睛細小。矮的那個人是圓臉，濃眉，右腮下有一個豌豆大的黑痣。他們說話的口音，聽起來不像是華僑。」

「唔！你記得眞清楚。」呂奇又提出另一個問題：「他們是東方人嗎？」

「是的。」

「想想看，他們可能是那一國人？」

「這……猜想不出。」

「夏一堂上午什麽時候到旅館的？」

「上午十一時正。」

「他是乘什麽車子來的？」

「出租汽車。」

「記得是那一家車行的嗎？」

老人想了許久，終於被他想起來了：「好像『大南洋』車行的車子，綠的，不知記錯沒有。」

「夏一堂向外打過電話嗎？」

老賬房道：「沒有，只打進來一個電話，對方是個女人。」

「唔！房間是預訂的嗎？」

「已經訂了十幾天了，而且房租已經付到月底了。」

「謝謝你。祝你早日康復。」

呂奇飛快地回到車上，向莎琳問道：「妳可知道『大南洋』出租汽車公司在那裏？」

她從皮包拿出一個記事部，很快地就查了出來。「在羅廸亞廣場。」她一面說，一面就開動了車子。

來到「大南洋」，呂奇找到負責人說明來意。負責人皺着眉頭說：「這件事我一時無法查明，因爲本行綠色的車輛有五十餘輛，而且午前工作人員都已下班，明天上午給你答覆好了。」

「可以的，」呂奇拿出一張偵探社的名片給了對方。「有了下落打電話通知我們，我要和那位司機先生談一下。」

「好的。」

呂奇回到車上時，莎琳問道：「現在你要去那裏？」

「妳知道本案委託人住在何處嗎？」

「知道，但是我建議你不要去。」

「爲什麽？」

莎琳道：「因爲她太誘人，我眞担心你會再丟掉飯碗。」

「妳聽說過有關我的傳說麽？」

「聽說你前些日子在塞城上了一個漂亮女人的當，差一點連性命也丟了。」

「使我上當的並不是那個女人的美色，而是我自己的正義感和同情心。」

「呂奇！你一定要去找彭麗娜嗎？」

「我要去一趟！」

「也許正有一個陷阱等着你。」

「莎琳！眞感謝妳提醒我。」呂奇握着她的手，懇切地說：「我相信不會再犯這種錯誤了。」

「現在什麽時候了。」

「九點五十五分。」

「還要兩個小時以後你才能見到她，她留下的連絡時間是午前或午夜以後。」

「那麽，這兩個小時如何安排呢？」他試探地問。

「如果沒有立即要辦的事情，你就應該去輕鬆一下。」

「好主意！我們去跳舞如何？」

「樂意奉陪。」

有人說：會跳舞的情侶比不會跳舞的情侶感情進展要快些，這話是有些道理的。因爲跳舞是一種擁抱遊戲，輕而易舉地縮短了彼此的距離。而且迷人的燈光和迷人的音樂也容易引人遐思。

呂奇和莎琳正是如此，當第一支舞曲彼此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第二支舞曲時他們已經擁抱得很緊，當他們隨着第三支舞曲滑動舞步時面頰已緊緊地貼在一起了。

「呂奇！」莎琳的聲音，在呂奇的耳邊響起說：「在沒有見到你以前，就聽到羅克先生經常提到你。」

「在妳的心目中我一定是個壞蛋。」

「不！羅克先生提到的，都是你的長處。」

「我有什麽長處呢？」

莎琳道：「他說，你是一個天生當偵探的材料，可惜……」

「可惜我有點放蕩不覊，對嗎？」

「男人放浪不覊是豪情，可是不能太過份；過份就變成胡來了。」

「我會記住妳這句話。」

一曲終了，他們歸座。莎琳忽然提議：「到我家裏去坐坐好嗎？」

「很樂意，不知是否方便？」

「趁機會我想介紹一下我個人……」她的語氣有些黯然。「……我是一個寡婦，丈夫是個飛行員，我們婚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因爲空難而死去了。」

「啊——」這是呂奇想不到的。「現在和父母同住嗎？」

「我命運中註定了有雙重的悲哀，我也是一個孤兒！」

呂奇看得出莎琳是個善良的女性，他不願意再觸及她的悲傷，因此站起來說：「走吧！去看看妳的家。以後閑着無聊時，我可有了去處啦！」

莎琳對他甜甜地一笑，即使她有所悲哀，她也用笑容掩蓋住了。

出了夜總會，莎琳將小跑車駕駛如飛。當她在一幢小巧的屋前停下時，呂奇才發現她的住處和「羅克偵探社」只有一街之隔。

莎琳的住處很寬敞，陳設也很華麗。也許是飛行員丈夫留下來的遺產；也許是他死後的保險金所購買的。

起居間連接着臥室，莎琳去爲他調酒，他則挑選了幾張唱片放上了自動鍵盤上，輕柔的音樂立刻瀰漫在每一個角落裏。

她端來兩杯酒，呂奇一看那種琥珀色澤就知道是未經滲水的威士忌，不禁訝異地說：「妳能喝烈酒嗎？」

莎琳和他碰了碰杯，似笑非笑地說：「酒是孤獨者最好的伴侶。」

呂奇雖非拈花惹草的老手，却也在情場裏打過滾。這句話分明有強烈的暗示，他不禁暗暗担心起來。

並非他突然變得拘謹，而是他瞭解自己絕對不適合莎琳這種典型的女人，如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只會爲她帶來煩惱而非快樂。

因此，他拍拍沙發說：「來！讓我們坐下來談談。」

「你到這裏來，只是爲了要和我談談嗎？」

她的話太直率了，竟然使呂奇愕住，不知如何回答。

「來！」莎琳放下了酒杯，向他勾了勾手指。「我們跳舞吧！別辜負了輕柔的音樂，和大好的良宵。」

這是無法推拒，也是無法抗拒的。呂奇放下酒杯，摟着她緩緩移動脚步。

開始，他們只是相互凝視，接着，他們緊貼着面頰，最後，他們的嘴唇相互接觸了。那是一個瘋狂的吻，熾烈的火焰由唇間向他們的軀體各部份蔓延，然後，他們雙雙捽倒在沙發上。認識才不過一天，呂奇心裏想：西方女子對男女間事看得如此平淡嗎？

莎琳的嘴唇順着他的面頰移到他的耳根說：「呂奇！別尅制自己，盡量放縱吧！別以爲我是在誘惑你。對你，我一絲一點也不會吝嗇。因爲你的印象在我的心中已經存留許久了。」

即使沒有莎琳的提示，呂奇此刻也是放縱的；有了對方的首肯，他自然就更無顧忌了。他抱起她往臥室內走去，在經過房門外時，莎琳掀動了一個電源開關，屋子裏的燈光，突然轉變成了柔和的色調。

× × ×

呂奇感到無比的舒暢和懶慵，他閉上眼睛處於半睡眠狀態。不過，當莎琳拿起床頭電話，撥動號碼鍵盤時，他仍然有所覺察。

「喂！是麗娜女士嗎？……我是『羅克偵探社』的莎琳秘書……呂奇探員要見妳……好的，好的！」莎琳放下電話，

開亮了大燈，一面穿衣一面說：「呂奇！工作的時間到了。」

呂奇眞佩服對方，在如此纒綿的情況中，她竟然沒有忘記這件事。

「莎琳！若非妳的提醒，我差點要忘了。」

「那你就不是一個好探員了。」

五分鐘之後，兩人整裝完畢。莎琳一本正經地問道：「方才……還能令你滿足嗎？」

「莎琳！這還用我回答麽？」

「呂奇！」她將視綫轉往別處，喃喃地說：「當我一見到你時，我就知道我會作出對不起亡夫的事情。可是，想不到會這樣快。今晚，我承認我在誘惑你。不過，我是有理由的。」

呂奇笑着問道：「什麽理由呢？」

「一方面因爲我不願落在別的女人後面；另一方面，先消耗你的慾望，萬一彭麗娜佈下了桃色陷阱，你才不會衝動。」

「這倒眞是一個好主意。不過，妳却有了麻煩了。」

「什麽麻煩呢？」

「以後每當我要去和一個女人接觸時，我就要先來找妳，帮我消耗軀體內的某種慾火。」

「你的衣袋內巳經放進了我屋門的鑰匙，你可以隨時來。不是發洩慾望，也希望你能將這裏當作你自己的家。」

糟了！呂奇暗喊了一聲。看樣子莎琳想拴住他；可是自己是一頭不慣被套上籠頭的野馬呀！

「走吧！」他暫時放鬆了心情，挽着她。「妳可以和我一齊去見彭麗娜，她即使佈好了陷阱也無所謂。」

「不行！」莎琳搖搖頭說：「她方才在電話裏交代過，只准你一個人去拜訪她，所以我只能開車送你到她的家門口。」

「好吧！」

×　×　×

凌晨一時，他們來到了彭麗娜的住處。呂奇在莎琳的面頰上親了一下，低聲說：「將車子開到對街去等我，在這裏太顯眼了。」他下了車，待莎琳將車開走了，他才去按動門鈴。

良久，門旁的對講機裏傳出來彭麗娜的聲音：「是那一位？」

「我姓呂，羅克先生派我來的。」

門打開，呂奇走了進去。他發現開門的是一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看膚色知道她是本埠土著。

「夫人在客廳等你。」女郎說。

彭麗娜披着睡袍坐在沙發上，茶几上放着一杯酒和一支小型勃朗寧手槍，神情略顯不安。「呂先生！這樣晚要見我，是什麽重要的事嗎？」

呂奇看她的神情似乎還不知道這件事，於是在她對面坐下不着邊際地問：「夏夫人請問妳晚上到何處去消磨了一陣？」

「我整晚都在『波波』夜總會。」

「看過電視嗎？」

「沒有。」她神情茫然地搖頭。

「收聽過新聞廣播嗎？」

「沒有啊！」她開始呈現不安了。「是發生了甚麽事嗎？」

呂奇一直在注視對方的反應，他沒有看出一絲詭譎或者狡黠之色。覺得自己沒有理由去對一個未亡人懷疑。

「夏夫人！請鎭定。」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尊夫夏一堂遇害了。」

「甚麽？」彭麗娜睜了大了睛，沙啞地喊了一聲。突然地撲進了呂奇的懷裏哭了起來。

呂奇撫摸着她的背脊，讓她哭泣了一陣，才扶正了她的身體，問道：「夏先生在海潮旅館和陳九平先生見面，還有第三者知道嗎？」

「絕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我相信陳先生絕不會洩漏那個地址。」

「那麽兇手如何知道那個地方呢？」

彭麗娜道：「呂先生！你們沒有派人和我丈夫在一起嗎！」

「有。和夏先生同時遇害了。」

「哦——你們爲什麽？不在裏面鎖上門？」

「夏夫人！我正要請教妳這個問題。門是夏一堂先生開的。爲什麽呢？他是在等待誰嗎？」

「夏一堂開的門？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聽我說——兇手冒充陳九平先生和他的友人，旅館賬房打電話通知守護夏先生的人。就在他接電話的時候，夏先生偷偷走過去拉開了門鍵。等我的夥伴發覺時，兇手巳衝進來向他開槍了。」

「你不是說你的同伴死了嗎？」

「他並非當場死亡的，我住在一樓，當我趕上去時，兇手巳從防火梯逃走，我的同伴告訴我這些情況。」

彭麗娜道：「呂先生！你認爲錯誤是在我丈夫造成的嗎？」

「這不是我的本意，本社未盡到保護之責，除了應該退還保護費之外，還要依法賠償。不過，我們要瞭解實際情況。夏先生聽說有人要上來，他應該感到不安，而距離房門遠些。但他却偷偷地去打開房門，顯然他還另外約定了甚麽人要和他見面，那個人是誰？當然，緝捕兇手也是我們目前迫切要做的事情，目前被殺的還有我的同伴，本社也是受害者。」

「兇手自然是法南度的手下。」

「也許是。」呂奇點了點頭：「不過，還要妳提供詳盡的資料。」

「恕我無能爲力，因爲我對我丈夫的事所知不多。三年前我們結婚的時候我還以爲他是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逐漸我才發現他是一個黑社會份子。他不曾對我說，我也不問他，所以有關『玫瑰黨』的資料，我根本一無所知。」

「關於陳九平先生和夏一堂聯繫的事情，是誰告訴妳的呢？」

「是我丈夫！」彭麗娜想了一想，又接着說：「那是十天以前的事了。他回到家來告訴我，他將有一個機會脫離黑社會。我當時萬分高興，想不到却將他送上了死路。不是爲我，他不可能做出反叛『玫瑰黨』的事。」說到這裏，她又悲哀地哭泣起來。

呂奇又去觀察她的神情，當他看到她滿面淚痕，楚楚可憐的樣子時，禁不住駡了自己一聲混蛋，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彭麗娜懷疑的。他發覺巳沒有什麽話要談了，於是站起來告辭。

彭麗娜突然一把抱住了他，情急地說：「求求你，別走行嗎？」

呂奇不禁皺了一下眉頭，不着痕跡地將她的手拉開，聲音柔和地說：「不必怕，如果有人要殺妳，妳不會活到現在。」

「我心裏却感到恐慌。」

「用不着担心，小心門戶就行了。如果妳眞的害怕，我可以請羅克先生另外派人來守護妳，我目前有許多事要做。」

「緝捕兇手嗎？」

「是的。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

「呂奇先生！能不能請求你暫時不追尋兇手？」彭麗娜道。

呂奇不禁一楞，她爲什麽要做這種請求呢？他將目光盯在她臉上，聲調緩慢地說：「緝兇是爲了替夏先生報仇啊！」

「我知道。但你一旦追捕太緊，也可能會引起『玫瑰黨』的反應，以爲是我僱你們追捕兇手的，到時很可能會派兇手來殺害我。」

呂奇釋然了，彭麗娜的解釋很合情理。可是，他不能答應她，因爲緝兇的工作慢一分鐘就會增加一分困難。因此，他搖搖頭說：「緝兇的工作一分鐘也不能停止，不過，爲了妳的安全，我會請求羅克先生多派些人保護妳。」

「可是——」她拖着長長的尾音，雙手也搭上了他的肩頭。「你的安全也很重要呀！『玫瑰黨』很可能以嚴厲的方法對付你。」

這番話似乎隱藏着威脅，可是，此時此境，呂奇只能看作是一種關懷。他轉過身子，趁機拉下了肩頭上的手，語氣堅定地說：「這是我的職責，我無法去考慮後果問題。」

「唉——彭麗娜長長地嘆了口氣，沒有說什麽。

呂奇就在她家裏打電話到偵探社去，馬喬治奉命在社裏守候，他告訴呂奇說：「羅克先生吩咐過了，如果需要支援，人員可遵命調派。」

「我不需要支援，請你派兩個人來守護夏夫人就行了。」

「遵命。」

呂奇將彭麗娜的住址告訴了對方。放下電話後向她告辭，她也沒有堅持留他。

走到馬路上，呂奇看一看錶，巳經是凌晨二時，這一個小時，浪費得很可惜，他毫無所獲。他向對街望去，跑車停在陰暗處，莎琳彷彿伏在方向盤上打瞌睡。她那樣疲倦嗎？他飛快地跑過去，只見莎琳的兩隻手垂掛着，那不是一個打瞌睡的姿勢。

這一驚非同小可，呂奇連忙大叫了一聲：「莎琳！妳怎麽了？」

莎琳毫無反應，他抱起她，摸到了濕漉漉的血；血漬是從頭上流下來的。他再摸她的心臟，有規則地跳動。他放心不少，莎琳只是被人擊昏了。

呂奇迅速地將她的身體移開，他並非不會開車，只是沒有當地核可的駕駛執照。當他正要發動引擎時，驀然發覺車窗上插着一張硬紙片，上面寫着：「這是警告，如果再多管閑事，先殺她，後殺你。希勿自投死路。」

他氣得想將那張硬紙片撕得粉碎，繼而一想，這可能成爲一件證物，就將它放進了衣袋中。

龍門角他不曾來過，但是他的記憶却特強，從此地回到莎琳寓所的道路，他早就記在腦海中了。幾分鐘之後，車子就駛達了她的家。

他將莎琳抱進屋去放在床上，先洗淨頭上的傷處再爲她包紮。然後又在冰箱中取出一些冰塊包在毛巾中放在她的頭上。

她畢竟是個多淚的女人，一睜開眼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呂奇輕輕地拍着她的背脊，安慰地說：「別哭！事情巳經過去了。」

「好可怕！……」莎琳仍在抽噎着。

「告訴我當時的情況吧！」

「兩個男人，一高一矮，他們像阿飛似地圍在車旁轉，嘴裏盡是說着些骯髒話，我沒有去理會他們。」

「噢！他們不是一來就敲昏妳的？」

「沒有。差不多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才……」

「怎會突然下手的呢？」

「我發覺對面門口的門燈突然亮了，以爲是你出來，就回過頭去看，門燈忽又熄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的頭上重重地挨了一擊，以後什麽都不知道了。」

呂奇心中一動，疾聲問道：「妳說門燈曾經一亮一熄？」

「是的。只是閃了一下。」

呂奇不禁皺緊了一雙眉頭，喃喃自語地說道：「難道門燈的閃亮，是命令那兩個人向妳下手的暗號嗎？」

「你以爲那兩人是彭麗娜派來的？」

呂奇這種想法並非完全不切實際，因爲彭麗娜曾經在話中透露過威脅的語氣，並公然要求他不要緝兇。而他却堅决表示要緝捕兇手，於是她就以預先訂好的暗號通知她的部下敲昏莎琳作爲警告。

根據莎琳的敘述，那兩個行兇的男人和殺死夏一堂的兇手有些相似。如果敲昏她的行動是彭麗娜授意的，那麽，殺死夏一堂也是她的主意了。

可是，呂奇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彭麗娜有意殺死她的丈夫，她只要將夏一堂的行蹤，告訴了「玫瑰黨」就行了，根本就不必要她自己來下手的。

想到此處，他不禁聳聳肩頭說：「也許是我太敏感了吧！」

「你在她那裏，可發現什麽疑問了嗎？」莎琳又問。

「沒有。若說彭麗娜派人去殺死她的丈夫並非沒有可能。但是，不論從那一方面看，這個道理都是說不通的。」

莎琳沒有再問，也許她的頭傷使她不願去費腦筋。

呂奇在她身邊躺下，喃喃地說：「今晚到此爲止了，如果在出租汽車司機的身上再找不到任何綫索的話，我眞不知道該從何處着手了。」

×　×　×

早晨九點，初夏南太平洋的陽光荼毒地照耀着龍門角的上空。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羅克偵探社」的社長室内却像是嚴

寒的冬天，籠罩着一層陰霾。除了在彭麗娜家裏担任守護的兩名探員以外，其他都到齊了。人多反而靜悄悄的，因爲誰也沒有說過話。

羅克將手裏的一份南洋快報看了無數遍，往桌上一扔，語氣低沉地說：「警方目前還不知道死者眞正的身份和他被殺的原因，這對我們的情勢還算有利……」說到這裏，他轉向呂奇，「你所說的疑問，如果你要查明，我支持你。但是，我並不逼迫你一定要去查明。不過，兇手你一定要給我找出來。本社的信譽是另一囘事，最主要的是要向雷軍的家屬作個交代。人員聽你調配，需要警方協助的事告訴我，我會替你辦。」

呂奇無異服了一服興奮劑，立刻精神抖擻起來。「謝謝社長，我一定會做到你的吩咐。」

驀然，羅克桌上的電話鈴聲响了起來。他拿起話筒，聽了一陣，重又放下。「呂奇！」羅克興奮地說：「你要找的那個司機正在車行裡等你，你快去吧！」

呂奇正待轉身離去，羅克却又叫住了他：「莎琳的傷勢怎麽樣？」

「不太嚴重，休養幾天就好了。」

「你不該帶她出去的，你應該想像得到隨時都會有危險。」

「可是我沒有此地的駕駛執照呀！」

「將你原有的駕駛執照拿來，我拿去請警署爲你簽證一下就行了。」

呂奇取出了他在曼谷所領用的駕駛執照交給羅克，然後很快地離開社長辦公室。外間莎琳的座位是空的，呂奇心中不禁萌生一絲感慨。

× × ×

那位司機眼光明亮，呂奇第一眼，就看出了他是一個聰明人，知道對方一定能够給予他滿意的答覆。

「躭擱你寶貴的時間，」他先來了一句客套話，然後說出正題。「你能肯定你在昨天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曾載着一個客人到達風鈴區的海潮旅館嗎？」

司機肯定地點頭：「絕不會記錯。」

「他是那裏上車的？」

「遊艇碼頭。」

「你還能說得出他的容貌嗎？」

「他約莫三十多歲，身裁高大而結實，面色紅潤。」

「他在中途曾經停留過嗎？」

「他曾經打過一個電話。」

「打了一個電話？」

「是的，」司機補充着說道：「打的是長途電話。」

「你怎麽知道他打的是長途電話？」

「我看見他投下了十幾個輔幣。」

「你記得在那一座公用電話亭嗎？」

「記得，在風鈴區加油站的旁邊。」

「好！麻煩你載我去一下。」

司機立刻駕車送呂奇到了那座電話亭。呂奇又問道：「記得正確的時間嗎？」

司機想了一想，囘答說：「他是十點三十五分在遊艇碼頭上車的，到這裏大概是十點四十五分到五十五分之間。」

「好！請你等一會。」

呂奇走進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囘「羅克偵探社」，接電話的，正好是羅克。他問道：「有甚麽事嗎？」

「請透過警方查一下，風鈴區五二六八號公用電話亭，於昨天中午十時四十五分至五十五分之間曾打出一個長途電話，看看這個電話是打到何處？打給什麽人？電信局一定有登記的。」

「好！十分鐘以後再打電話來。」

呂奇給了司機加倍的車資教他囘去。十分鐘之後，呂奇再打電話給羅克，羅克的消息來了。

「呂奇！」羅克的聲音很興奮，「查到了，打電話的時間是十時四十九分，電話是打到臨埠蒲城的農莊旅社。」

「好！請派馬喬治駕車來，我要和他去一趟蒲城。」

「你在何處？」

「風鈴區加油站。」

「十分鐘以內到。」

× × ×

蒲城是溫泉勝地，現在還是夏天旅社裏的住客不到三成。馬喬治一探詢，農莊旅社的接綫生立刻想起來：「噢！有的，那通電話是打到A二套房的黃夫人。」

呂奇連忙問道：「黃夫人還在嗎？」

「還在。」

「我們想見見她。」

「不知道她要不要見你們，她住到旅館裏已經三天，總是足不出戶，除要飲食以外，不准我們去打擾她。」

「通報一下好嗎？」呂奇塞了一鈔票在那女侍手裏，「說我們是龍門角來的。她的朋友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們轉告她。」

女侍的眼光亮了起來，面上也浮現了笑容，點點頭說：「隨我來吧！」

來到A二套房，女侍示意他們等着，然後彈指敲門喊道：「夫人，夫人……」

室內却是一片沉靜，女侍面上閃過一絲疑惑的神色，繼續敲門喊叫，聲音比方才提高了許多：「夫人！夫人！」

呂奇似乎已經嗅到了一股不祥的氣氛，猛一推門，門是虛掩着的，一推就開。

「哎喲——」女侍發出了一聲尖叫聲，掉頭就跑。原來那位黃夫人就躺在門邊，渾身赤裸，頸間纏着一根帶子，面色發青，舌頭拖得好長，早就死了。

「勒死的！」馬喬治低聲說。

「喬治！」呂奇疾聲吩咐：「趁亂到櫃枱上將死者的登記資料抄一份起來，然後離開，我們最好不要捲入警方的調查圈子裏去。」

「不行！」馬喬治搖搖頭說：「我們一走了之，反而會發生不必要的誤會，我們不如等警方來，也許在死者的遺物中還會發現什麽？」

「對的，我們應該等一下。」

幾分鐘後，警車就來了，警官自然先要調查呂奇和馬喬治的身份。

當他們亮出證件時，帶隊的警官訝然地說：「你們已經知道這裏發生兇案？」

呂奇搖搖頭說：「不知道，我們是爲了另一件案子來訪問死者的，想不到却晚了一步。」

「能告訴我是什麽案子嗎？」警官以探詢的眼光望着他。

呂奇很有禮貌地說：「對不起，這是業務秘密，不過，本社和龍門警署經常保

持連繫，請與那邊連絡好了。」

那名警官也就不再問下去，到死者房裏檢查遺物去了。過了一陣，那警官出來說：「死者方玉梅，是技工黃福順的妻子，但是身邊却帶了一萬五千元美金的鉅欵，這不是有點奇怪麽？」

「的確，」呂奇點了點頭：「看樣子也不是謀財害命，不然，這筆錢早就被兇手帶走了。」

「不過，也不是姦殺，」那名警官也表示意見，「脫光死者的衣服只是兇手故佈疑陣罷了。」

「那是爲什麽呢？」馬喬治喃喃地說，同時眼光望向呂奇。

呂奇的腦筋却在想着別處，他沉吟了一陣，向那警官搭訕着問道：「你們立刻要通知死者的丈夫吧？」

「是的，我想他很快就會趕到。」警官一面說一面翻閱着死者的護照證件。「酒泉鎮自由路二巷九號……」

呂奇暗中記下了地址，兩人辭別了警官，駕車離去。當他們發現路邊第一座電話亭時，就將車子停了下來。

羅克守候在辦公室裏，呂奇的電話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問道：「找到接電話的人了嗎？」

「找到是一個女的，名叫方玉梅。」

「好好盤問她一下。」

「可惜晚來一步，她已被人勒斃。」

「死了？」羅克顯然非常吃驚。

「羅克先生！」呂奇說：「請你記一下，她是一個技工的妻子，家住酒泉鎮自由路二巷九號，這是一件可疑的事情。」

「不要管這些，」羅克在電話裏吼叫，「我們只要查明夏一堂和那女子有什麽關係。」

「我知道，可是兩個人都死了，我們只得從她的丈夫處着手，請設法去弄到黃福順的資料和他三天來的行蹤。」

「這……」羅克的口氣有些猶豫說：「……難道和福黃順有什麽關係嗎？」

「一時很難說……」呂奇的語氣頓了一下。「想想看，小島與酒泉鎮兩地遙隔，夏一堂怎會和方玉梅扯上關係？這內中大有疑問，而且死者姿色平平，身裁略顯臃腫，夏一堂有那樣漂亮的太太也不至於和死者有什麽桃色畸戀，這內中必定有很複雜的隱情。」

羅克沉吟了一陣囘答說：「好吧，當你們回到龍門角時，關於黃福順的資料相信可以弄到手了。不過也許毫無用處。」

「羅克先生！我相信會有用處的。」

「呂奇！我盡力支持你，你如果抓不到殺死雷軍的兇手，我要拆散你身上每一根骨頭。」

「放心！一定不讓你失望。」呂奇放下話筒時，手心裏已是汗濕淋漓。

回到車上，馬喬治苦笑着說：「我聽得老闆在怒吼。」

「唔！他的火氣太大了。」

「呂奇！這件事當然令他冒火了。」

「也許我是個不祥的人。」

「呂奇！我沒有這個意思，」馬喬治給他一個安慰性的笑容，然後問道：「囘龍門角嗎？」

「嗯！愈快愈好。」（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小説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劉稼和上官山被困在無名洞內，上官山傳授他七步迷踪，有一天，洞口旋風寂靜，這是每一甲子出現的現象，只是曇花一現，上官山上次把握不到時機，試圖衝出，被旋風擊成身負重傷，告誡不可重蹈覆轍，劉稼不信，趁機嘗試，果然得手，回頭叫上官山衝出，而旋風已起，錯過機緣，上官山仍被困在洞內，劉稼心情難過想折回洞內，經上官山阻止，只好拜辭而去。先到天元洞探望，只見天元老人之墓六字楷書，是師父鳳生手刻，師父也不知去向，憑弔一番離去，來到徐家客棧，巧遇了毒傷的金陵神君秦子祺……

師傅逢道左

劉稼不由悚然，忙從地下站起，一言不發，也朝這醜婦瞪了一眼。

這醜婦饒她滿頰神情陰森，也不由雙眉一皺，問道：「你是何人？敢情活得不耐煩，竟來替秦老兒出頭，就算你也懂半招一式，連秦老兒都傷在我手下，你是什麼東西竟敢以卵擊石！」

劉稼聽得醜婦之言，爲之又驚又疑，心忖：「這倒奇怪了，怎地她傷了秦子祺與那藍衫少女，如今又要來尋事。」當下就道：「在下姓劉名稼字務農，與金陵神君秦子祺老前輩素不相識，祇不過在這裏巧遇，而且爲了他身負內傷並受毒氣，故而替他在此巡守護法，免得他在行功打坐迫出這毒氣，自療這內傷之時被人驚動，以至走火入魔，而廢了性命。」

醜婦陰森森一笑說道：「倒也瞧不到你有這麼一副好心腸，可是我與秦老頭兒怨仇極大，非要他性命不可，而且，我還要折磨於他，讓他既不能生，而又求死不得。」

萍兒失芳踪

劉稼不由驚愕莫名，想不到這醜婦面貌如此醜怪，連她的心腸也如此毒辣，可是聽她言語之中，與秦子祺有着深仇大怨，這倒也難能管及，因此唯有向她作了一躬，道：「原來如此，在下端是多此一問的了，可是未曾請教老前輩尊姓大名？」

醜婦見得劉稼對自己執禮甚恭，不由喜上眉梢，心忖：「這孩子端的是令人喜歡，我行走江湖，見過年輕少年倒也不少，倒沒見過這麼有禮貌的少年。」遂道：「武林之中，你大概祇知東島、西谷、南嶺、北嶽、中少林與金陵神君這些人物，我複姓西門，單名一個艷字，號稱蓮花仙子。」

劉稼聽見她說出名來，不由爲之失笑，心念：像她這種醜樣，居然提了一個艷字爲名，而且再稱蓮花仙子，宇內之大，端的無奇不有。」可是轉念一忖，或許她年輕的時候的確美艷異常也在所不知，故而忙不迭又施了一躬，恭稱：「西門前輩在上，在下這裏重見一禮。」

西門艷不禁更添三分歡顏，就道：「你也不必多禮，待我收拾了秦老頭兒，再教你一招我的蓮拳絕學，算是給你的見面之禮。」

劉稼聽她依舊要對付金陵神君，不由大訝，忙道：「多承西門前輩雅愛抬舉，在下感激得緊，可是在下答應過了秦前輩在此巡守護法，大丈夫言出必行，我豈能見利移志背信，萬望前輩鑒宥，就看在晚輩的臉上，且放過這遭，已屬感恩非淺的了。」

西門艷頓時笑容齊歛，醜臉之上又是恢復了那種陰森森冷淡淡的容情，鼻中哼了一聲，嗔道：「我倒出於一片好意，你却不識好歹，竟還替這秦老頭兒賣命，敢情你不怕死不成？」

劉稼聽罷此言，不由慨道：「這並非晚輩不識好歹，更非替秦老前輩賣命，武林之中素重信義，在下雖是末學之輩，萬難與西門前輩對手，不過我在秦老前輩之前許下諾言，替他巡守護法，倘若西門前輩堅要驚動於他，在下尚有一口氣存在之時，就算立斃前輩掌拳之下，也要力阻西門前輩。」

劉稼說得激昂，容不改色，端的豪氣干雲，蓮花仙子西門艷陡地一聲冷笑，手中竹桿一揮，進前三步，竟然就朝劉稼發招擊去！

劉稼早已防到蓮花仙子西門艷有此一着，故而說話之時，暗下業已蓄勢防範，如今果見她揮動竹桿，青光朶朶朝着自己左右雙胸點擊而來，急忙雙手並翻，用了五成功夫，推了出去，意欲硬用掌力甩開西門艷這條竹桿。

西門艷滿以爲自己這招「蓮開並蒂」定能將劉稼擊中，焉知事實不然，劉稼非但不避，而且揮掌抵擋而來。

這一着，把西門艷驚的非同小可，不由殺機陡起，手中竹桿又揮，此番用了全力，一招「滿池蓮朶」，竹桿頓成朶朶青花，朝準劉稼迎頭擊來。

劉稼既已翻掌抵擋，心中早已存着一搏之念，何況自己在「金陵神君」秦子祺面前，力保巡守護法，故而適才一招擋去，手中又添了幾分眞力，如今果見西門艷揮桿擊來，想起鳳生所授這招「萬元歸宗」，乃是天下武藝之長而融於一爐，正欲左右兼發虛實兩式，這招「萬元歸宗」倘若發出，「蓮花仙子」西門艷定然難以抵擋，倘若誤喪了她，豈不是無故結下了這個樑子，何況自己與她素無怨恨，適才她還準備授賜一招蓮拳給自己，由此可見，西門艷對自己絕無惡意，如今怒而發招，無非是爲了怨自己替「金陵神君」秦子祺巡守護法而已，當下也就忍下性子，雙手下沉，將身微朝左邊斜出，唯有足踏「七步迷踪」那步「捉影捕空」，沿着西門艷的青竹桿，掠身避過。

西門艷挾着全力而發，陡然不見了劉稼何去，頓時大驚失色，暗忖：「這少年莫非通曉邪道遁身之術不成？」正在驚愕之間，陡聞劉稼之聲，在自己身後發出，說道：「西門前輩就成全了在下的這個差使，待秦老前輩迫出了毒氣，療好了內傷，就算你要殺死他，在下也不再多管。」

西門艷焉肯就此罷休，忙不迭一個轉身，回過頭來，果見劉稼好端端的站在那裏，當下也不再管他究竟是否通曉邪道，忿怒之下，手中竹桿又起，叱道：「你這小畜牲，端的好歹不識，你既堅要替老頭兒巡守護法，我就成全了你，將你送往冥世地獄，等候秦老頭兒去吧。」

蓮花仙子說着，陡地竹桿下沉，堪堪輕點地面，突又挑起，竹桿頂端陡地豁開了兩爿，桿頂之中，忽地冒出了一股青烟，竟然直朝劉稼噴去。

劉稼焉知西門艷有此一着，眼見青烟噴來，知道此烟必毒，聞之定然與秦子祺那般身受此毒，當下忙不迭急閉各穴，提了一口丹田眞氣，正欲腳踏七步迷踪，又見西門艷左手繞身劈來，陡覺有一股潛勁無比的威力，迎身拂來，劉稼頓呼不妙，想不到這「蓮花仙子」西門艷竟然如此毒辣勁厲，連出兩招，招招都是致命之擊。

劉稼腳踏「七步迷踪」，錯在一時失察大意，未知西門艷竟有一暗一明兩式毒招，避已不及，不由驚忖：「敢情我劉稼今夜却要身喪此間。」

既已處於絕境，劉稼唯有拚着兩敗俱喪，當下仰天豪笑一聲，嚷道：「在下這裏還招了！」語猶未了，劉稼雙手已翻，鑒於自己處境已絕，故而雙手齊發「萬元歸宗」那式實招「意馬已馳」，身子挺竄而出，竟然直朝西門艷當胸撲擊了過去。

西門艷也未防劉稼竟有此困獸反噬之變，見他非但不避不讓，反而挺身還擊而來，而且招式勁厲巧妙，不禁大訝，竹桿挑處，桿中又是噴出一股青烟，齊朝劉稼迎面噴去。

剎那之間，祇聞一聲悶哼，祇見西門艷的身子彈出丈外，一聲慘叫，竟然跌在庭角牆邊昏死了過去，劉稼陡覺一陣嘔心，心胸之間頓覺一股劇痛，呼吸不順，瞬然後退數步，仰倒在塵埃之下。

劉稼身雖仰倒，心胸之中疼痛異常，可是神智猶清，知道這股青烟奇毒無比，而且適才西門艷反手這一掌亦勁道十足，鼻嗅此毒，胸受此掌，自己雖則已然打通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然而身子畢竟血肉所構，焉能連受兩種重擊，故而急忙提了一口丹田之氣，貫輸百脈，祇覺脈穴之中微微發癢，不由大驚，心忖：「難怪金陵神君秦子祺也遭這毒侵入，此毒端的劇烈，竟然頃刻之間已傳入脈穴。」一念至此間，唯有先將脈穴封閉，暫阻此毒蔓延，然而，吃她一掌當胸拍至，也覺疼痛異常，宛如胸口壓了一塊巨石那般，就是呼吸之時，亦覺微微作疼。

劉稼使力撐起，祇感混身乏力，唯有將身緊靠在窻前，支持着身子，一邊朝前望去，祇見「蓮花仙子」西門艷微顫身子，也漸漸地使力從地上撐坐了起來。

此時，東方已露曙光，隱略之中可見西門艷嘴角淌下一條血絲，知道她適才受了自己這招「意馬已馳」也是所傷非輕，劉稼不由喟然聲嘆，心中更感不安，目睹自己與她兩敗俱傷，心忖：「江湖之上端的無事生非，往往都是爲着一些意氣，而至以命相搏，究竟其中爲了什麼怨恨，恐怕事後都未得知，自己與她就是一個例子了。」

劉稼越想越是難過，越忖越是後悔，

可是轉念一忖：「自己倘非爲了允諾秦子祺替他巡守護法，也不至於會與西門艷弄到如此田地，事巳至此，悔之也是無及，不如將錯就錯，就算死在此地，爲着大丈夫之一諾，死亦無憾。」

劉稼念至此間，腦中却覺越發清晰，雜念頓消，於是閉目靠在窗前，聚神自舒百脈，欲將胸口這一掌所傷治復。

「蓮花仙子」西門艷，身中劉稼這一招「萬元歸宗」，倘非自己積聚三十年深湛內功，若非劉稼這招「萬元歸宗」是不過五成功夫，早巳沒了性命，饒是這樣，巳然身受重傷，心中既憤又驚，噴的是自己連當下武林第一高手「金陵神君」秦子祺也難抵擋，如此竟被他還招傷了自己，驚的是，這少年如此年齡，却有此絕學，假以時日自己焉能再是他的對手？西門艷身經百戰，閱歷巳豐，知道在這少年面前難再討好，故而盤坐在地，勉強舒調了一口氣，就站起身來，冷冷一笑說道：「你中了我這百花蠱毒，諒你也難活百日。屆時，你且與秦老頭兒父女泉下去携手闖蕩地獄去吧。」西門艷說畢，陡地躍身就朝牆外翻了出去。

劉稼不由驚服，想不到西門艷身受重傷，竟然還能躍身翻出牆外，揚長而去，爲之欽羨不巳，可是如今既見她巳離去。「金陵神君」秦子祺父女的性命將可暫保，自己的允諾也算聊盡，於是將身漸漸蹲下，就盤坐在窗外地階之上，閉目打坐運氣練神。

隔了盞茶工夫，劉稼凝神運氣之時，陡聞耳畔「噗哧」一笑，劉稼忙不迭張開眼來一看，祇見面前站了一個身穿碧綠綢衫褲的少女，竟然就是半年之前在洛陽客棧中所遇的那個白衣少女的女婢翠菊，不由頓感一驚，此時，却又見得翠菊，踏前數步，對着自己笑道：「這眞是應有此報了！」

劉稼意料不到竟會在此得遇翠菊，忙不迭朝四週一看，却未見那白衣少女的影踪，不由大驚，又恐她乘着自己有傷在身，報那一掌之仇，這豈不是平白送了一命。可是心中恐懼，臉上却神色自若，微微一笑說道：「翠菊姑娘敢情前來，找我報那一掌之仇。」

翠菊不由一聲冷笑說道：「你這傻小子端的自不量力，休說我未存報那一掌之仇，倘若我懷惡意而來，如今就算輕輕吹氣一口，也會將他吹死，適才之事，全都被我瞧見，你休再裝模作樣。」

劉稼甚覺驚異，心忖：「雖則自己適才與西門艷相搏，可是自問耳聰目光巳然今非昔比，怎的她潛伏在一處窺望，自己却依然未知。」

翠菊陡地雙目一皺說道：「你死了就算，如今却又使我爲難了。」

劉稼爲之愕然，心忖：「我身負劇毒重傷，怎地使她爲難起來？」當下就道：「翠菊姑娘休得爲難，在下雖則略受毒傷，可是猶能奉陪你走上幾招。」說着，忍住腦間劇痛，忙從地上撐了起來。

翠菊心中嘀咕，暗忖：「我家小姐怎地眼光如此拙劣，這傻小子雖則外貌甚是厚道，可是却傻頭獃腦，休說自己與他過招，就算讓他盤坐在地上運氣練神，也難以將這毒傷迫出，不過十二個時辰要噎氣命斷。」當下不由苦笑一聲，道：「你這個傻小子端的傻得神鬼皆愁，倘若我要報一掌之仇，焉會乘你身負毒傷之時與你過招，蓮花仙子西門艷她這毒蠱甚是厲害，幸虧我身邊帶有我們九玄門中的至寶九玄神丹，能解此毒，如今我且贈你一粒，待你毒傷痊癒之後，我再找一個僻靜之處，痛痛快快與你打一次。」

劉稼甚感驚奇，想不到翠菊竟然要相贈九玄門中的至寶九玄神丹給自己服用，轉念一忖：「我與九玄門曾經在洛陽客棧之中交過手，那白衣少女未知是敵是友？倘若受這一丹之賜，身負此恩必然日後圖報，假使這九玄門仍是邪派黑道，這豈非日後使自己爲難。」忖至此間，劉稼將頭一搖，說道：「多承翠菊雅愛如此，可是在下受之有愧，故而唯有心領了。」翠菊聽得劉稼竟然拒絕自己贈他一丹解他所受毒傷，不由一驚，就道：「你這傻小子敢情傻得連你這條傻命都不要了麽？我們這九玄神丹，人家夢求都求不到，如今我自願給你一粒，你却反而拒絕，我要不是受了我家小姐之囑，就算你死在道旁，我也不屑對你一顧。」

劉稼聽翠菊話中有因，竟然說是受了那白衣少女之囑，心中不免更感驚異，一時倒也說不出話來。

翠菊見他默不出聲，又是冷冷一笑，說道：「我不管你要或不要，如令我且給你二粒九玄神丹。」翠菊說着，就從懷中取出一隻羊脂小玉瓶，在裏面倒出了兩粒蠟黃的丹藥，將它放在庭中石階之上，又道：「你服一粒九玄神丹，不消一個時辰就能解去你所受的花蠱毒。可是，總有一天，我要找你報那一掌之仇。」

翠菊言罷，朝着劉稼瞪了一眼，祇見她將身一忽，嬌軀頓時斜出，一團綠影遂就翻出牆外。

劉稼目送她離去，頓感不知所措，循目朝她留在庭中石階上那兩粒九玄神丹望去，陡地聞到屋內一聲慘叫。

這慘叫之聲，不問而知是那「金陵神君」秦子祺女兒的聲音，劉稼正欲推窗入內問個究竟，可是轉念一忖，又恐擅入人家閨女之房不妥，唯有隔窗詢問：「未知姑娘爲何呼叫？」

屋內少女慘喚之聲漸歛，劉稼不由詫異萬分，正在此時陡見兩扇窗門打開，「金陵神君」秦子祺臉色蒼白，滿目悲憤的望着劉稼一眼，微微一聲苦笑說道：「適才多承小兄弟仗義，替我擋了一陣，可是老朽與小女身受這妖婆的毒氣却依舊無法迫出，看來老朽不能生報小兄弟相護之恩了。」

劉稼聞言，不由大驚失色，心忖：「金陵神君」秦子祺貴爲武林盟主，譽爲宇內第一高手，休說內外兼修，諒必巳臻化境，怎地受了蓮花仙子西門艷的這花蠱之毒却無法迫出，敢情這蠱毒端的致人於絕不成？忖至此間，劉稼不禁驚悸萬分，又忖道：「自己雖則服了天元老人所賜的那顆天元丹，打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而在無名洞中，身受洞中老人上官山近百年修煉的眞元貫輪，自問內修雖未進展到絕妙之境，可是在這一年之中巳然

突飛猛進，可是若與秦子祺相比，依舊尚差數籌，如今他既受不住蓮花仙子西門艷的花蠱毒氣，自己當然也難以抵受，適才九玄門中的翠菊丫環掏出兩粒九玄神丹稱是能解這花蠱毒氣，不如將這兩顆九玄神丹轉贈給秦子祺父女，自己再設他法。」

劉稼念至此間，就掉轉身子，朝着庭中石階那邊走了過去，俯身將適才翠菊所贈的那兩粒九玄神丹拿在手中，又朝窗畔走了過去，遞出兩粒九玄神丹，對着「金陵神君」秦子祺說道：「秦老前輩，適才在下有一個朋友路經此地，相贈這兩顆丹藥，說是祇消服用一顆，就能消解百毒，如今在下就將這兩粒丹藥轉奉老前輩與令嬡服用，解去毒蠱。」

「金陵神君」驀的臉色一沉，陡然伸手就朝劉稼脈上扣去，縱是秦子祺身負劇毒重傷，出手還是迅如閃電，劉稼焉防他有此一着，祇覺腕脈之上微覺一麻，正欲相詢，祇見秦子祺乘着右手提扣在自己手腕之上，身子陡從窗內飄了出來，左手一揮，猶如電光火石一般，瞬又點中了劉稼的麻穴。

換了昔日，這麻穴被點，勢必隨之昏去，可是劉稼如今巳非比往昔，兩脈既通，玄關復破，身子麻木，神智却清，不由驚忖：「秦子祺怎的如此無禮，我既自願將這兩粒九玄神丹相贈於你父女，焉有反悔之意，如今你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怕我反悔，竟然搶先出手奪此兩粒九玄神丹，由此看來，金陵神君這個名貴的武林盟主，譽爲宇內第一高手，乃屬欺世盜名之輩。」劉稼不由深表痛惜，倒眞的後悔起來。

秦子祺點中劉稼麻穴，忽地一聲冷笑，也不打話，就從他手中將這兩粒九玄神丹取了過來，轉身就朝房中竄了進去，未及盞茶工夫，劉稼見他又從窗內竄出，飄至自己面前，輕移左手，將自己嘴唇挑開，右手一揮，竟將一粒九玄神丹拋進了自己嘴裏，陡地繞手在自己背後頸際，輕輕一抹，劉稼陡覺一癢，嚥了一口氣，竟將這粒九玄神丹吞下肚去，至此，劉稼頓時明白了「金陵神君」秦子祺的心意，一時爲之激動不巳，情之所動，陡覺雙眼發酸，竟然熱淚兩行盈眶流出，沿着鼻樑流下嘴角，頓時嘗到一種旣澀又苦的滋味，越覺感然。

「金陵神君」秦子祺旣將這粒「九玄神丹」迫使劉稼服下，方始舒了一口大氣，可是見得劉稼淚流兩行，不禁也悲從衷生，忍不住老淚縱橫，感道：「我秦子祺畢生未曾受人恩惠，想不到臨死之時，却要我受你這死也令我不安的恩典，這一粒九玄神丹雖非是你之物，可是我却從你手中拿來，將其中一粒給我女兒服用，故而我唯有感你之恩。」

劉稼欲言無語，心中更感悵然，「金陵神君」秦子祺又道：「老朽闖蕩江湖數十載於茲，見過肝胆相照的英雄豪傑也算不少，可是在這裏得遇像小兄弟這麽豪氣干雲的人却尚未見過，老朽雖被武林中人譽爲盟主，然而自問德薄能鮮，焉能受得住這種推愛，何況武林之中有無許恩仇，老朽置身其中屢遭無辜之災，故而仇家衆多，那蓮花仙子西門艷就是其中之一。」

金陵神君秦子祺說至此間，額上湧出猶如珍珠那般汗珠，氣喘如牛，顯然巳經不濟的模樣。見他勉強舒了一口氣又接着喃喃說道：「老朽自知這傷巳然回天無術，雖則活了這把年紀死亦不足惜，可是老朽膝下祇有一女，今年一十七歲，名喚萍兒，她自小沒有母親，與老朽相依爲命，老朽死後，這孩子勢必成了孤女，故而現下有一個不情之請，由於見得小兄弟仁義爲懷，老朽敢將小女相托，但願小兄弟憐她孤零，日後如蒙小兄弟見愛，就收她作爲偏室，以報小兄弟救她一命之恩，倘若小兄弟嫌她姿陋才淺，那麽就留在小兄弟身邊作一名侍奉左右的丫環，老朽就算身在泉下，也感小兄弟的大恩大德，老朽經巳講完，就此請受我一拜。」

秦子祺語畢，果然雙膝下跪，必恭必敬朝劉稼拜了一拜，見他臉上陡露一種既憂又喜的神情，高嚷一聲：「萍兒！爲父適才和劉稼公子所說之話，諒你巳然句句聽得，爲父與你就此永別了！」

「金陵神君」秦子祺其語甫畢，忽然從地下躍起，見他雙手一握，兩掌齊翻，竟然分從左右扳向頭上太陽穴而去。

劉稼不忍卒睹，苦於麻穴被他點中，巳然動彈不得，祇得眼見他雙掌拍向頭上太陽穴，刹那之間，祇聞秦子祺大叫一聲竟然摔倒在地，七孔流血，腦裂漿流而斃，雙目却是瞪得甚大，非但死狀慘極，而且煞是可怕。

劉稼饒是胆色過人，目睹秦子祺自拍太陽穴而死的慘狀，不由旣悲又驚，陡覺麻穴之上一鬆，竟然被這一驚，舒鬆了穴道，忙不迭竄上一步，俯身用手在秦子祺胸口一探，果巳沒了脈息。

劉稼手足無措，心中悲憤巳極，竟然站在秦子祺屍體之旁，呆了過去。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陡聞耳畔響起了一串銀鈴般的聲音，聲雖悅耳，可是語氣却冷漠至極，說道：「劉公子在上，受我萍兒一拜。」

劉稼如夢初醒，翹首一看，祇見這個身穿淺藍羽紗的少女巳然在自己面前，朝着自己叩拜，劉稼驚愕之餘，急忙雙手將她扶起，秦萍兒陡朝躺倒地下的父親屍體撲了下去，淚如雨下，伏在秦子祺的屍體之上哭泣不巳。

這哭泣之聲雖則不大，可是凄涼巳極，使人聽在耳中如覺腸斷，劉稼不由得神傷心悲，祇覺眼前漸漸模糊，臉頰之上陡感一陣冰凉，竟也悲從衷生，掉下了兩行淚來，又恐讓她見到更添悲情，於是急忙背轉身去，抹去淚水，可是說也奇怪，這淚水猶如止斷不住又續流而下。

劉稼背着萍兒掉淚，心中更覺悲傷，自知與「金陵神君」秦子祺祇不過初交，何況自己對他巳盡了所能，可是聽得秦萍兒還在低泣之聲，却倍感悲傷，於是忙不迭抹去眶邊淚水，扭轉身來走近萍兒身畔，輕道：「秦姑娘，秦姑娘，常言道得好，人死不能復生，秦老前輩既巳去世，秦姑娘宜應節哀才是。」

劉稼此語甫畢，萍兒陡地站起身來，雙目盼處，眼光之中露出了一腔既悲又憤的光芒，仰首對着劉稼投了一眼，瞬巳收斂了這份悲憤，臉頰之上變得冷漠使人不

寒而慄的神情，輕道：「劉公子說得有理，我就不哭了。」

劉稼看見萍兒這副面目，較之刀割心窩尤感悲慼，知道她強制壓抑了心頭上的悲愴，於是就說：「秦姑娘暫且休息一會，待我將令尊的遺體舁往郊外，找個清靜所在安葬，再回來接你前去拜祭。」

萍兒不禁又是淚盈滿眶，咽道：「家父遺體焉敢勞動到公子抱去安葬，萍兒尚有這些力氣，待我來抱吧。」

劉稼忙說道：「秦姑娘何須客氣，秦老前輩遺體讓我來抱，你就跟着我一齊走吧。」

萍兒目光中露出一片感動的光芒，頷了頷首，劉稼就俯身將秦子祺的屍體抱起，說了一聲：「秦姑娘請隨我來！」其言甫畢，雙足蹬處，身子已然朝牆外竄了出去。

萍兒見他手抱父親屍體竄去，頓時又感悲不能禁，盈眶淚水溢出，陡地將牙一咬，衣裾曳動處，纖足一蹬，也跟着翻出牆外。

此時，已經天亮，城中却是依舊人影不見，想起昨夜入城之時刁斗森嚴，不禁暗覺詫異。但，有鑒於自己此時不暇管此閒事，於是循着昨夜來路，朝城西僻靜處直撲而去。

果然一路通行無阻，雖則來到城牆之旁猶見兵丁在那城牆之上巡弋，可是劉稼身形迅捷，剎那之間已然翻出城牆，就朝西南角郊外繼續奔跑。

萍兒跟在後面，始終維持丈許距離，劉稼回轉頭對她一望，見她悲淚滿頰，緊隨而來，竟然氣不哮喘，顯然輕功與自己不遑多讓。

奔了盞茶工夫，祇見有一條小河已然在望，堤畔翠綠成蔭，果然是一個清靜幽雅的所在。

來至堤邊，劉稼止住脚步，輕輕將秦子祺屍體放下，回顧萍兒，見她站在一邊無語，就問：「此處甚是幽靜，未知秦姑娘之意如何？」

萍兒微微頷首，以示同意，劉稼就在地上拾起了一枝枯木，提在手中，猛提一口眞氣，將手朝着堤旁挑去，祇見濘濕的堤土一塊塊被這枝枯木撬起，挑了一會居然已掘成了一塊三尺許深的土穴。

劉稼見得穴已掘成，於是放下那枝枯木，回頭對着萍兒一看，見她雙眸之中露出了一種既悲又欣，似感動，若羞澀的光芒，眼光甫接，陡的垂下頭來。

劉稼也不說話，俯身將「金陵神君」秦子祺的屍體抱起，放入穴中，就向萍兒說道：「秦姑娘可否要瞻仰令尊最後的遺容？」

萍兒淚盈於眶，身子愕然站在一邊，微微搖了搖頭，陡地背轉了身子。

劉稼知道她心中悲傷已極，不忍再睹她父親的慘狀，於是忙不迭身子一忽，挪動脚步，循着那七步迷踪那式「獨步天台」，足起之處，朝着適才被自己撬起的堤土逐脚踢去，剎那之間，竟然將這穴塡沒，劉稼又在塡土之上踏走了一遍，踏平此穴，就走到秦萍兒身後，輕道：「秦姑娘請去令尊墳上拜祭，我們從速離此，待我送你回去了吧。」

萍兒回轉身來，劉稼陡見她臉頰之上適才那種悲傷的神情已然消失，可是却換來了一片冷漠之色，輕聲道：「我不拜祭了。」

劉稼不由深表驚愕，可是已聞她冷冷一笑說道：「爹爹身在泉下，他掛念的是要我來日得能替他報仇雪恨，如今此仇未報，拜祭於他也是枉然。」

劉稼不由一怔，心中更覺惴惴不安，於是就問：「適才匆促之中忘了詢問秦姑娘住何縣省，在下既受秦老前輩所托，理應護送秦姑娘回轉家鄉。」

秦萍兒微微將頭一搖，說道：「我乃金陵人氏，可是，自從去年隨同爹爹離家北上之前，爹爹早已將家產變賣，如今縣府雖存，我已無家可歸。」

秦萍兒輕輕而說，臉上愁容盡斂，然而這幾句說話聽在劉稼的耳中不由倍感凄涼，爲之心痛鼻酸，不禁喟然一聲長嘆，說道：「如此說來，在下唯有先將秦姑娘護送回轉金陵，再作商量。」

秦萍兒臉頰之上陡地露出了一種憂鬱失望的神情，對着劉稼愕然而視，也不出聲。

劉稼見得秦萍兒這等愁鬱神情，心中更覺不安，陡地想起秦子祺死前所托之語，不由得爲之悚然，實有一種話說不出的恐懼與難受充塞在心胸腦間，莫辨其味。

兩人相對垂首呆立在那裏，過了不知幾許時候，劉稼方始如夢初醒般的醒覺了過來，見得秦萍兒依舊垂首站在一旁愕然無語，就道：「秦姑娘，你我諒已都覺肚餓，請隨我來，先找一個小鎮，吃些東西再奔程如何？」

秦萍兒依舊默然無語，祇是抬起頭來對着劉稼微微頷了頷首就隨着他沿堤南那邊走了過去。

劉稼[illegible]前面，秦萍兒跟在其後，兩人相隔約有[illegible]尺距離，劉稼邊走邊忖：「悔不該自己適才多口，要送她轉回金陵，如今既已自願如此，怎地都不能反悔，可是男女有別，未知一路之上，該如何始好？」

劉稼心中嘀咕，脚下却不由自主，直朝小河南堤旁飛也似的奔去。奔了一陣，陡地想起了背後的萍兒，急忙緩緩脚步，回頭朝後一望，却不見了萍兒的影蹤。

這一驚，端的非同小可，劉稼急忙探首四望，祇見堤旁綠蔭深處，盡是一片翠綠的草木，那裏還有萍兒的影子，劉稼唯朝原路奔了回去，跑了盞茶工夫，祇見迎面有一點藍影，在那午日當空金光照耀之下漸漸移近來。

見得這點藍影劉稼如釋重負，頓時鬆了一口大氣，脚下加速奔了過去，相近之時果是萍兒，劉稼若喜又惱地問道：「怎地你不跟着我來，幾乎我不見了你。」

萍兒苦澀一笑，輕道：「我趕不上你，故而落後了許多。」

劉稼遂道：「就算你趕不上我，你怎的不將我喚停，對我直說，倘若非我發覺，你迷失了路途，豈不使我替你焦急担憂麼。」

秦萍兒驀的抬起頭來，對着劉稼若喜又懼的望了一眼輕道：「我已呼喚了你，可是，你却不睬於我。」

劉稼細聽之下，心中不免又暗罵自己實在不該如此，原來她已呼喚過自己，諒必爲了適才失魂落魄之故，不由頓感一陣汗顏。

秦萍兒見得劉稼漲紅了臉，不勝窘慚的樣子，就道：「這都是我的不好，以致你受此累贅。」

劉稼聞言越覺心中不安，轉念忖道：「這分明是自己錯怪了她，而她却逆來順受，反而認爲自己之誤，對着這般委屈，竟然依舊低聲下氣，像這種少女確屬罕見。忖至此間劉稼爲之感動不已，對她越覺憐愛，可是限於男女有別，言語之中，理應諸多留意顧慮，故而朝着萍兒苦笑一聲，用手朝前一指，說道：「你瞧，前面已能看到有一個市鎮，我們奔了一程，也該找一個小肆歇脚，用些茶飯再趕前程。」

萍兒點了點頭，劉稼又說：「從現在起讓你走在前面，免得使你墮後不見。」

萍兒雙眸之中露出一股若喜又悲的光芒，也不答話，扭轉身子，就朝前面已然在望的市鎮奔了過去，劉稼尾隨其後奔去，兩人一前一後，奔了盞茶工夫，已然來到這座市鎮，萍兒漸漸放緩脚步，劉稼與她並肩而行，走入鎮上街道。

劉稼用目覽望，祇見這市鎮甚是熱鬧，佔地甚廣，一條正街已有里長，大街兩邊，店舖隣接，街上途人踵至，端的稱得上熙來攘往。

劉稼與萍兒並肩而行，來至一間酒肆之前，祇聞陣陣酒香鍋氣迎鼻撲來，劉稼頓感腹中飢餓尤甚，於是回頭朝着萍兒微微一笑，就步入店中。

既入食肆，自有店小二迎前招呼，據桌坐下，劉稼吩咐隨意煮幾碗可口的下飯餚菜，店小二應聲而去，不一會，果然端上來三菜一湯，雖則大塊魚大塊肉，談不上精緻兩字，可是熱辣滾燙倒也稱得上色香味俱佳。

劉稼好久未曾吃過如此可口的菜餚，剎那之間，已然盡了三大碗白飯，放下筷箸朝着萍兒望了一眼，祇見她緩撥竹筷，猶如數珠那般將碗中白飯逐粒夾起，送在嘴裏。

劉稼從未見得有人如此吃法，雖則人言「男子吃飯如取水，女子吃飯數珍珠」。可是這種話乃屬誇張之詞，就算女子斯文，也不會如此模樣。然而萍兒如今端的合了這句誇張之詞。因此，不由雙目盯住她凝望，心忖：「敢情她素向嬌生慣養，嫌這粗菜淡飯太過簡陋不成？」劉稼忖至此間，又想：「可惜我不懂此道，不然倒要陪她到一個精緻的地方，請她好好的吃一頓。」可是想到這裏，劉稼驀地想起了自己囊無分文，如今已然進得這食肆，吃了一頓，可是拿什麼來會鈔？

這一驚，幾乎將適才吃下肚的那些大塊肉大塊魚急了出來，劉稼乃是老實人，心裏着急，臉頰之上頓時露出了焦急不安的神情，怔怔地望着萍兒，好似失魂落魄一般。

萍兒不知他如何這般對自己觀望，芳心怦然，粉頰之上頓時飛上了兩朵紅雲，放下碗來，對着劉稼窘問：「劉相公可是趕着要走，我也吃不下東西，我們就此走罷。」

劉稼不由急上加驚，心忖：「我怎的走得掉，除非這頓賬由你會鈔。」劉稼至此迫於無奈，慚道：「我匆忙之中忘了囊中分文沒有，這頓賬祇有勞你墊付了。」

萍兒聽着劉稼說是囊中無銀，頓時臉色陡變，急着愕然無語，隔了好一陣，始喃喃說道：「我素向無錢，爹爹囊中却有幾張莊票與幾錠金銀，適才下葬之時，我倒忘了取出。」

劉稼聽得萍兒說是懷中也無銀錢，頓時涼了半截，忙不迭朝自己身上一看，祇見身上這件海青已然齷齪，從頭到脚，並無一樣値錢的東西，不由嘆了一口氣，埋怨自己太過冒失，竟然踏進這食肆，連囊中分文沒有都不知道。

萍兒見得劉稼愕然呆坐椅上，臉上急得一片蒼白，知道他非但身無分文，連一件値錢的東西都沒有，於是就伸纖手，在髮髻之上拔下了一枝碧玉金簪，遞了過去，說道：「劉相公，這支碧玉金簪乃是我爹爹給我打造的，你且拿去找一個典押的舖子，押些銀錢回來再到這裏會賬。」

饒是劉稼窘態畢露，也迫於無奈，伸出手來忙將這支碧玉金簪接了過來，說道：「如此說來，恭敬不如從命，這支碧玉金簪暫借我一用了。」劉稼說着，祇朝萍兒尷尬一笑，毅然起立，拿起了這支碧玉金簪就朝店外走了出去。

行在大街之上，劉稼東顧西盼，祇見這條大街雖則熱鬧非凡，百業俱全，說也不信，就是沒有當舖，劉稼來來回回走了三遍，却依然找不到一家當舖，這一急，端的幾乎軟了下來。

劉稼唯有回到這家食肆，再作計較，可是踏進店門，朝着適才自己與萍兒所坐桌上望去，目之所觸，頓時一呆，祇見萍兒已然不見，坐着的那個女子，竟是一別幾達八月的師傅鳳生。

劉稼不由又驚又喜，忙不迭奔了過去，問道：「師傅，你怎地來了這裏？」

鳳生滿面氣忿，怒道：「哼！你倒問起我來了，我且問你，那晚我授了你那招萬元歸宗，你竟不告而去，如今被我撞見，你還不伏地請罪！」

劉稼憶起那晚自己爲了追逐一頭小獐，誤闖無名洞，因此被困居半載，如今聽得鳳生怒斥自己，當下唯有將詳情實況一一細告。

焉知鳳生不聽猶可，聽了劉稼之言，怒道：「倘非天元徒兒的苦苦哀求，我焉會授你這招萬元歸宗，那知你外貌忠厚，內藏陰詐，學會了我這一招，就漏夜逃走，害得我天元徒兒到處找你，以致遇上了褚方這老魔頭，迫於無奈與他交手，天元徒兒爲了你不惜自己眞元，助你打破任督兩脈，故而十招之下，竟然喪身在褚老魔頭的半陰劍下，待我發覺，這褚老魔頭不敵而逃，我葬了天元，下山四處尋找於你，路過此地，端是寃家路窄相逢，看到你原來帶了一個貌美的少女在此大吃大喝，我見你自己沒錢會鈔，竟然拿了她的碧玉金簪前去典押，因此我將你的劣蹟，告訴了這個少女，焉知她忠言逆耳，猶替你辯護，我光火上來，就是一掌，將她趕了出去。」

（未完・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喪屍山莊（大結局）

馮嘉·文　可飛·圖

神智一醒　反戈一擊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紫蘭雖然不是和司馬洛和莫先生一道，但她亦知道喪屍的事，另有偵查任務，她碰到花花公子魯亦文，知道他上了熊貓的圈套，她叫他自己去見熊貓，她暗裏跟踪，想將熊貓擒獲，反被熊貓將她和魯亦文捉住，魯亦文當場被打死，一同帶返阿方素的試驗「醫院」，阿方素又叫羅素和電腦專家司徒先生巳進一步研究成功喪屍不臭，而且用電腦控制也會講話，煎貓就是一具能說話的喪屍，他雖然被紫蘭射中一槍也若無其事，現在他們又將紫蘭如法泡製變成一具會說話的喪屍，司馬洛等發覺紫蘭失踪，和丹妮絲，高華四處尋找……

不過，丹妮絲亦不預算他會眞去調查，丹妮絲是一個精明的人，對這種事情很清楚，康迪生供出了一個安迪，也已經够了。

她自己沒有聽過有安迪這個人，不過莫先生的組織，却是有着豐富的情報資料，這是一個方便之處，雖然丹妮絲亦是神通廣大的人，在這件事情上，亦是不能不佩服那副電腦了。

電腦打出了有關安迪的資料：美國人，電腦學家，以前是在一間大公司工作，處理公司的電腦的，但是他在電腦上做手脚，進行盜竊公欵，後來被發覺而逃離了美國，一個聰明的人，電腦是用函授學的，除此之外他亦用函授學過醫科，逃出美國之後，曾經因爲非法替人墮胎而被拘捕過一次，但在法庭中藉口上厠所而逃脫了，此外他也是一個非常好色的人。

「這就是最適合阿方素用的人，」莫先生說：「而他又是在此地，却沒有消息，沒有出現，更像了！」

「但是沒有消息，沒有出現，」丹妮絲說：「豈不是有等於無？和找阿方素一樣困難。找得到他的話，也已經找得到阿方素了！」

「也許可以從他好色的方面查一查。」莫先生說。「他既然好色，一定有過許多女人，他會留下——留下——」

「留下一條胭脂路？」司馬洛微笑。

「也許會有的，」莫先生說：「就像你，有許多次，人家不就是利用與你好過的女人對付你嗎？」

司馬洛的臉一紅。

× × ×

安迪的存在此地，雖然被查出來了，但是他的下落，却實在不容易查出去，因爲他爲了羅素先生的阿方素是不喜歡那些知道他的秘密的要員出外太多的，而且安迪的工作也很忙，尤其是這兩天。

這個晚上，安迪打着呵欠從那個「禁區」裏出來，馬上就去找那女郎。那時她正在她的房間裏睡覺，安迪把她擾醒，醒過來時，她的褲子已給他脫了下來了。

「你在幹什麼？」她扭着身子問。

「我很累了，」安迪說：「一直不停工作了這樣久，我想睡覺！」

「那你爲什麼不睡？」她問。

「我到你這裏來睡呀！」安迪吃吃笑着。

「那你睡好了。」她說。

「但是我需要鬆弛一下才能睡得更好！」安迪說。

她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樣的鬆弛，於是便沒有強拉着褲子，而安迪由於辛苦了太久了，需要也是特別強的，如狼似虎地在她的身上馳騁好一陣，才得到了發洩，他並沒注意到她的反應也祇是裝出來的。

終於事畢了之後，安迪便遠遠地倒下來，閉上眼睛，打算在那陣美妙的慵倦中入睡，但是她却推他，說：「你跟我講話呀！」

「講些什麼呢？」安迪問。

「今天有好幾車子的人出去了，」她說：「這些人都是我沒有見過的，究竟是什麼人？」

這個問題，假如安迪不是那麼疲倦，也許他對她亦是不會回答的。但是就因爲他太疲倦了，希望滿足了她的好奇心之後打發了她，就可以睡覺了。

安迪說：「哦，這些人你是不認識的了！」

「我就是問你爲什麼呀，」她說：「這些人，我沒有看見他們來，却看見他們走！」

安迪得意地笑起來，說：「這些人來時你不是沒有看見，而是你不知道。他們是躺着進來的！」

「你的意思是——」她恐怖地說。

「哎，你還是不要多事吧，」安迪說：「有許多事情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你是說，他們都是像熊貓那樣的？」她問。

「是的，」安迪得意地說：「這是人類首創的奇蹟，而我是幫助這些奇蹟實現的人。」

「他們給運到什麼地方呢？」她問。

「他們去工作，」安迪吃吃笑着，「他們都是工作能力很強的人，你知道的，絕對服從命令，又不怕死！」

「他們出去做什麼工作呢？」她問。

安迪却已經睡着了，開始發出輕微的鼾聲。她把他推一推，又問道：「你告訴我，他們去幹什麼？」

「我……讓你猜一猜好了……」安迪惺忪地說着，「A國總統——會到此地來訪問。」

「老天！」她恐懼地坐直了身子。

她用不着再問，也大致上可以猜到了。她就讓安迪在那裏熟睡如死，自己則穿上了衣服，走出外面的花園中去散步。心情紊亂，使她無法入睡。她不知道她應該做什麼，或者是否需要做什麼。她祇是覺得事情發展得太可怕了。

她看見羅素先生出來了，司徒先生也出來了，與紫蘭一起。

她小心地看着紫蘭。因爲她知道紫蘭是遭遇了什麼，這是安迪告訴她的。

紫蘭却毫無異狀，起碼，對她這個不認識紫蘭的人來說，紫蘭是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的。

熊貓也是一樣，假如安迪沒有對她把內幕講出來的話，她亦不會知道熊貓實在是有什麼不對。

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好像兩位紳士陪着一位淑女，把紫蘭送到車房，爲紫蘭拉開車門，讓她上了車。紫蘭對他們微笑，然後就開了車子出去了。

那是魯亦文的車子。

司徒先生與羅素先生看着那部車子遠去，洛洛大笑起來。這個女郎戰慄着回到她的房間去。安迪仍在床上熟睡如死。她以發顫的手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考慮着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應付這個情形，但是後來決定，她還是幹不了什麼，她的力量太軟小了。她希望找一個辦法威脅羅素先生和司徒先生，命令他們把熊貓變回原來的熊貓。但是，她有什麼力量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呢？

× × ×

莫先生正在總部裏忙着。他這個司馬洛懷疑是永遠不睡覺的人，現在的確是不大有時間睡覺了。

他正在研究着A國總統到此地訪問的保安計劃。阿方素是在此地，阿方素的計劃，是要把A國的總統一任又一任地殺掉，現在A國總統自己送上門來，阿方素是極可能就在這裏開始的。

但是如何提防呢？他已經通知了A國總統，但他們認爲不足慮。因喪屍殺人是比用遠程步槍的狙擊手更易防範了。

案頭的內綫通話機响起來了，一個手下的聲音說：「莫先生，紫蘭回來了！」

莫先生這個一向不容易表示震驚，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也頓時吃了一驚，咀巴都張開了。

他說：「叫她進來吧！」

其實，他就是不叫，紫蘭亦是會進來見他的了。紫蘭失踪了四十八小時，究竟遭遇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她是一定要來向莫先生報告的。

莫先生按了一個掣，他前面的一排閉路電視機的螢幕上便出現了紫蘭。他可以看到她經過每一個部門，向他這寫字間走進來。

莫先生皺眉看着她，手中玩弄着一件東西。他看見紫蘭顯得迷迷惘惘的，她究竟是遭遇了什麼呢？

紫蘭現在是進入了一個司徒先生沒有到過，不明其內的情形的地方，他所安排的電腦資料，就不易指揮紫蘭直入莫先生的寫字間了。因爲這裏是有很多路的，不易確定走哪一條路。於是走到半路，紫蘭便作不舒服狀，摸着頭，軟弱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二個女性的人員連忙過來扶住她，其中一人問道：「你覺得怎麼樣，要不要見醫生？」

「不……我可以支持得住！」紫蘭呻吟着說：「我得先去見莫先生，你們……請扶一扶我。」

於是，她便給扶進了莫先生的房間。她用不着認得路，那二個人員把她扶進去，也是等於把她帶進去了。

她在莫先生對面椅子上坐下來，那二個女人員出去了，她問：「司馬洛呢？」

「出去了，」莫先生說：「與丹妮絲一起！」

紫蘭的咀巴張開，一時呆住，因爲電腦資料中沒有這個人，她對丹妮絲這個名字就不能反應。

但她不認得的名字，她是可以不管的。於是她又說：「快把他叫回來，很急！很急！」

莫先生亦不怠慢，馬上就用內綫電話通知外面的人員，叫他盡快把司馬洛找回來。

然後他問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司馬洛什麼時候可以回來？」紫蘭問。

「應該很快，」莫先生說：「他又不是到了外地去。他是在本地的。但你一定要等他回來才可以講話的嗎？」

「也不一定。」紫蘭說着就打開手袋，取出手槍。

她回來的任務，就是要殺死莫先生和司馬洛，所以她急於要把司馬洛找同來，而現在司馬洛不在，她就決定先對付莫先生了。莫先生是首腦，趁有機會時就應該先解決掉。

她一舉槍就指着莫先生，這使莫先生連他的緊急設備也來不及使用了。本來他一按按鈕，就會有一片避彈玻璃從地下升起來，把他與紫蘭隔住的。他以前也曾用這個方法而逃過了刺殺，但這一次則是不及提防了。他祇好急急地向後一仰，讓自己連人帶椅向後跌倒。

眼看也已來不及了，但是紫蘭却沒有放槍，她整個人呆住了，跟着手一鬆，槍就跌了下來，而她也用兩手捧着胸部，倒在地上，呻吟起來。

莫先生一個滾身，馬上伸手一按桌上的按鈕，一片避彈玻璃便從地板上彈出來，直升到天花板上而把他與紫蘭隔開了。

× × ×

司馬洛與丹妮絲在二十分鐘之後才趕到總部，他首先見着的人就是莫先生。

莫先生說：「紫蘭同來了，她要殺我！他們已經在她的體內裝了電腦，控制着她！」

「老天！」司馬洛的心一陣劇痛：「她已經變成了一具——」

「她還活着，」莫先生說：「你可以進來看看她！」

他領着司馬洛、丹妮絲及高華走進裏面。

他這個總部，亦有一個部份是等於醫院的，因爲有許多時候需要急救，又未必方便把傷者送到醫院去，而且亦有不少科學上的研究要做。

紫蘭就是在這裏面一間病房中。

紫蘭現在又已經醒過來了，正躺在一張病床上。

她一見司馬洛就跳起身，司馬洛也馬上衝前，她伏在司馬洛的懷中哭起來。

丹妮絲在旁邊微笑，說道：「不必介意我！」

「究竟發生了什麽？」司馬洛問。

「你看！」莫先生開了一盞燈，使床邊一隻架子上的一批X光底片都被照亮了，而指着說：「她的體內給藏入了一隻電腦，電腦中所灌入的陰影，就是指揮她來殺我和殺你的！」

司馬洛可以看到，X光片中果然顯示，紫蘭的體內是有那種內藏電腦的金屬壳的陰影的。

莫先生告訴司馬洛，她進來取出手槍，但是沒有成功，就把槍丟下，而在地上倒下來了。莫先生亦對司馬洛解釋她失敗的原因。原來莫先生手中也有一隻丹妮絲所設計的那種破壞電腦資料的儀器。高華曾經用以對付那些喪屍，由於隨時都可能有喪屍出現，莫先生手下的科學家亦照樣製造了一批，用以防身。莫先生當時是正在玩弄着其中一隻，向他案頭的一隻電子計算機開玩笑，按了數字之後又用儀器把那些數字取消。當紫蘭進來時，莫先生仍是在不知不覺中偶然按一下那儀器。紫蘭是受電腦指揮的，莫先生一按儀器，她體內的電腦的資料就被取消了，她便不再行兇。

「而且，」莫先生說：「電腦的控制失去了，她便恢復了自己。」

「現在……那東西取出來了沒有？」司馬洛問。

「還沒有，」莫先生說：「我們正在研究，希望加以利用！」

「老天！」司馬洛憤怒地叫道：「她不是一隻白老鼠，不是給你研究用的！」

「別這樣講！」紫蘭在他的懷中抬起頭來說：「這件事是我願意的！」

丹妮絲也說：「是呀，講句公道話，假如阿方素能够把紫蘭小姐如此擺佈，誰知道他還弄了多少同樣的人呢？這些不再是可以聞到臭味的喪屍，而是活人，現在可能已經放了出來，亦可能是任何人！在未動手殺人之前我們不會知道。」

司馬洛深吸一口氣，沒有做聲。

莫先生說：「而且，我們也正在研究，假如開刀把這東西取出來，是否會危及性命。」

「需要我的帮忙嗎？」丹妮絲問。

「我們這裏已有許多專家，」莫先生說，「不過，多一個人帮忙，當然是不會有損失的。」

紫蘭已經輕輕推開了司馬洛，司馬洛也退後了一些，問道：「你現在覺得怎樣呢？」

「這裏面不大舒服，」紫蘭說：「你知道，多了一件東西在着，不過又不是很痛。祇是莫先生最初一按那儀器，取消了那些電腦資料時，則是痛得很厲害。」

「很本事，」丹妮絲看着那些X光底片說：道「在體內種下了一件外物，竟然不發生排斥作用。不過，你也可能是很幸運，因爲一定有不少人是不成功而死去了的！」

「我們還不能肯定這東西裏面有沒有炸藥。」莫先生說。

「推測應該是沒有的，」丹妮絲說：「假如一個這樣的殺手失敗而發生爆炸，就會引起我們的聯想，而阿方素是不願如此的。」

這個推測很有道理，他們總算可以放心一些。

丹妮絲又說：「你用不担心，我會帮助替你把這東西弄出來的，我以前曾經割開過喪屍把同樣的東西取出，我相信我可以帮到你。不過，目前，最要緊的還是找到阿方素！」

紫蘭現在除了身體裏面是藏有那件東西之外，大致上是已經變回了她原來的自己了。她的記憶是並未曾失去的，她可以記得她所遭遇的事情。

魯亦文是在她失去了知覺之後才死掉的，因此她對魯亦文死亡的事情不能肯定的，不過她相信，既然一直都找不到魯亦文，照情形看，魯亦文是已經死掉了。魯亦文只是對阿方素他們有做餌的作用而已，除此之外別無用處的，利用完了之後就應該死了。

是阿方素把她弄成這樣的，在開刀之前她認得阿方素。阿方素已經蓄了鬍子和戴了眼鏡，因此他們要找的阿方素，就不再是以前那個樣子的了。

此外還有帮助阿方素的司徒先生，她不知道這個是什麽人。

阿方素所在的地點當然是最重要的。紫蘭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就被改換成功了，那阿方素顯然就在此地，而且阿方素的總部亦是在此地，但是紫蘭却說不出這個地方是在何處，因爲她去的時候是失去了知覺的，而當她出來，同到莫先生的總部來的時候，她是受電腦指揮的，眞正的她並沒有參與其中，因此她亦不能記憶，她究竟是來自一個什麽地方的了。

「我……我似乎帮不了什麽忙。」紫蘭苦惱地說：「也許，假如再讓我恢復由那電腦控制的話，我就能够同到阿方素那裏去。」

「不能够再讓你這樣！」司馬洛堅決反對。

「這樣也是沒有用的，」丹妮絲說，「我不相信阿方素在把你用完之後還會要你同去。而且，那些資料都已經毀掉了，也不能恢復了！」

高華在旁邊搖着頭：「老天！把死了的人腦取出來，再弄活了，取出其中的知識，這眞了不起，這個司徒輝，果然是學問進步了很多！」

連丹妮絲也詫異地轉過來看着他：「司徒輝？你認識這個人？」

「是的，」高華說：「是一位老朋友。不過，可惜的就是，他沒有留下地址，而他現在的地址，當然是更不知道了！」

「阿方素既然已經把面貌改變了，」丹妮絲說：「那他一定也是以另外一個身份出現了，他是不會不出現的，也許露面少一些，但是一定會出現。而且，以他的作風，一定還是以很有面子的身份出現。假如有他的照片，紫蘭小姐，你是可以帮助製造他的照片的。」

「是的，」紫蘭說：「我也正打算這樣做。」

祇要照紫蘭的敍述和形容，用砌圖的儀器把阿方素的樣子砌出來就可以了。砌好了之後，再由畫家潤飾，加上顏色，成爲很寫實的畫像，直至紫蘭認爲像極了爲止，拿着照片，就可以帮助調查。

「弄好了照片之後，」丹妮絲說：「就可以動手術替你把那東西取出來了。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在A國總統到來訪問之前能够找到阿方素！」

「對，」莫先生說：「就這樣決定。紫蘭，關於把電腦取出來的事情，你不會反對吧？」

「我有什麽選擇呢？」紫蘭說：「我總不能够永遠讓這件東西留在身體裏面的呀！」

於是，他們就這樣決定了。

首先，就是紫蘭協助造像的畫家們把它經自稱爲羅素先生的阿方素的畫像繪製出來。

然後，紫蘭就接受手術，把那裝進去的電腦取出。

司馬洛一直緊張地看着進行手術。丹妮絲雖然是熟手，可以帮忙，但實在她亦是沒有什麽絕對把握的，祇有在事成了之後才能够放心。

直至紫蘭在病床上張開眼睛，醒過來時，司馬洛才舒了一口氣。

「我怎樣了？」紫蘭問。

「照醫生們的看法，」司馬洛說：「你是沒事了，但是究竟怎樣，則還是要由你自己決定。你覺得怎樣呢？」

「沒有什麽不妥，」紫蘭說：「起碼我認得你，我記得發生過什麽事情，而現在我又並不是想殺你！」

「那就應該沒事了，」司馬洛說：「那東西已經取了出來，不在你的體內，你就不會受影响。」

「現在那東西呢？」紫蘭也緊握着司馬洛按住她的手的手，問道。

「那東西丹妮絲還是正在弄，」司馬洛說：「你需要休息，不然帶你去看看。不過，她說，多數都是沒有用處的了，裏面的電腦資料已經取消，就很難再恢復。但是弄開了之後，清楚裏面的構造如何，那則是仍然有若干價值的！」

「很好，」紫蘭說：「但現在——已經過了多久？」

司馬洛的眉頭皺起來：「A國總統明天就到了，他一來了之後就要在羣衆的面前巡遊，而他不肯取消這個項目。這場面最令我們担心，人一多就不易控制！」

紫蘭嘆一口氣：「眞可惜，我沒有把事情做好！」

司馬洛在她的臉上輕吻一下：「你怎可以這樣講呢？你已經做到最好的了！」

「你用不着在這裏陪我了，」紫蘭幽幽地說：「你有什麽工作要做的，你就去做吧。」

司馬洛聳聳肩：「現在也沒有什麽工作可做的，祇有等吧了！」

× × ×

在另一方面，莫先生這個組織，則已經拿着阿方素的畫像，在作着秘密的調查了。他們這種調查是必須秘密的，不能够隨便把畫像分發給任何人，否則的話，可能還未查出阿方素的所在，阿方素便已經先知道此事，便很難攪了。

阿方素會另找一個地方躲起來，那麽要找到他，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雖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把此事公開宣傳，也許可以使阿方素暫時取消行刺A國總統的計劃，但這却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阿方素逃了，他的計劃仍可以再進行。而且，假如把阿方素這個計劃公佈而傳開了，亦可能引起公衆的恐慌。所以，他們就必須搏一博，希望在A國總統遇事之前就找到阿方素。

深夜時份，一個手下終於帶來了消息。他對莫先生報告：「阿方素就是羅素先生！」

這個人員，是從舊報紙上找到阿方素的照片的，他相信阿方素可能是以名流之類的身份出現，假如是這樣，報紙上是可能會有他的照片出現過的。阿方素改變了自己的樣子，就是爲了能够公開出現，否則的話，他也不必改了。果然，就有一段新聞上有他的照片。「羅素先生」，居然是一個選美會的評判之一。他就出現在一羣評判的中間。是一個很富有的「退休商人」。

「他是住在天堂山莊！」那人員說。

「唔，天堂山莊，」莫先生說：「他眞會開玩笑。似乎，這個地方是應該稱爲地獄山莊的。不過，很好，這正是我們要找的人和地方！我們馬上出動！

在天堂山莊裏，此時却正在發生一件特別的事情。

安廸和那個女郎被召進了那閒人免進的部份去見羅素先生及司徒先生。這對安廸來說是不算不尋常的，但是對那個女郎來說則是一件相當不尋常的事情了，因爲她是從來不准進入這個部份的。

她能進來，假如不是能夠升級，就是進來了就不能出去，而看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的臉色，她相信是後一種情形居多。

羅素先生和司徒先生的身邊還有一個大漢，却是她沒有見過的。這個大漢祇是交抱着兩臂，站在一旁。

羅素先生說：「這兩天空下來沒有什麼事做，我們就在看電視，有一些很有興趣的紀錄片，讓你們欣賞一下。」

司徒先生按動了手上的一隻遙控掣，房間裏的那副反射式的電視機的巨大銀幕上便出現了畫面。那却是安廸與這個女郎溫存時的錄映，連聲音亦有，因此可以聽到他們的對白。她向安廸打聽有關這些喪屍的秘密，而安廸告訴她。

安廸的臉馬上發靑。他吶吶着說：「不！這是……我……我本來……」

「你不應該信任女人！」羅素先生說：「她是熊貓的情人，她還是一心想着熊貓，你却中她的計！」

「但……但……」安廸又吶吶着說：「她也沒有機會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她還未離開過這屋子！」

「這是原則問題，」羅素先生說：「你犯了一次錯誤，我怎知你將來不會再犯呢？」

安廸忽然轉身就逃。羅素先生說：「殺他！」

那個大漢的動作非常之快！閃電般拔槍，槍聲響了，安廸還有幾步才到門口，忽然飛向前面撲到門口。這是槍彈的撞擊力造成的一撲。

他雖然到了門口，亦不能出去了，就這樣滑倒，而跌在地上不動了。

「他死了！」司徒先生說。

羅素先生對那個女郎格格地笑起來，說：「你的好奇心這樣重，現在，你可以再進一步滿足你的好奇心了。你看，我們這位神槍手亦是一個裝了電腦的人，他也像你的熊貓一樣，是已經失去了自己的。他祇受電腦控制，我們吩咐他殺人，他便殺人了！現在，他就要殺死你！」

「你是不會成功的！」她說：「你們的惡毒的詭計是不會成功的！我已經安排好了，會使你們澈底失敗！」

「你？」羅素先生輕蔑地歪着嘴：「你會使我們失敗？你沒有離開過這裏，而每一個打出去的電話，都是由我們的接綫生檢驗過的，不是安全的電話號碼，根本不准打，更談不到講什麼對我們不利的話了。你連告密的機會都沒有！」

「總之我已經安排好了！」她說：「你們會殺我，是殺定了，但是你們失敗，也是失敗定了！」

司徒先生說：「你告訴我！——」

羅素先生則喝道：「殺她！」

那個槍手是不會推理的，他並沒有去衡量，是司徒先生那句話重要一些，殺死這個女人用不着太快，她這樣講一定有根據，先問清楚也不遲。這槍手祇是會服從命令，羅素先生既然喝出了一句命令，他便依命而行，仍以快速的手法拔槍發射。

砰砰！這個女郎中了兩槍，倒下來。槍彈又是正中心臟。這個槍手受電腦指揮，發揮出他的最高本領，他的槍彈不能不中。

司徒先生嘆一口氣：「你不是說不能夠信任女人嗎？我們實在應該先問清楚她的！」

羅素先生輕蔑地歪着嘴唇：「看看是什麼女人吧了。這一個女人，她能夠幹什麼？」

他對那個神槍手揮揮手：「好了，把這兩具屍體解決！」

「解決？」神槍手茫然地問。電腦的資料中並沒有灌入教他如何解決的，所以他就不能服從這個命令。

「把他們的屍體抬過去，放進那隻大冰箱裏！」司徒先生做着手勢指揮。

電腦是有學習和吸收的能力的，司徒先生敎了，這個神槍手便懂得如何做了。

那巨型電視機中還是繼續放映着安廸與那個女郎纏綿的情形，由於這種事情是要做相當長的時間的。而羅素先生又是把每一次都錄下來。他祇是爲了有趣，而長錄這個女郎的房間裏的情形，却沒有想到因此而發現了她的秘密。

不過，她的秘密，却又並未全部發現。那個神槍手已完成了解決屍體的工作，電視「節目」還未放映完時，忽然「隆」的一聲巨响，整間屋子都震動了，燈光亦閃了幾下。

羅素先生惶恐地說：「發生什麼？」

就在這時，爆炸又接二連三而來。

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知道情形不大對勁，連忙衝出外面。外面的人已一片混亂，有人在叫：「着火！着火！」

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亦可以看到，這山莊內竟有好幾處燒起了烈火。

「那個……那隻母狗！」司徒先生發出惡毒的咒罵。

他雖然不能明白是怎麼弄的，但是他可以肯定這事是那個女郎攪出來的。她臨死所講的果然不是假話。

而這個女郎所用的辦法亦很簡單。

她是在這裏管理藥劑及化學物品的，她在這方面也頗有知識，化學物品如何用於正途她固然懂得，而邪門的用途她亦是懂得的。她就是爲自己安排了一條後路，偷偷地自製了燃燒彈，收藏在屋中幾個平時沒有人注意的角落，而且裝上了引爆的計時器。假如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她就把計時器的時間改一改。假如出事，沒有她去弄，就會爆炸。而假如她認爲需要爆炸的時候，她就不去改計時器的時間。一爆炸而釀成了火災，警察就自然會來了，用不看她報警。

現在就是這樣。她死了，沒有人去改那些計時器，燃燒彈便依時爆炸。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雖然都是神通廣大的，但是他們却也沒有辦法把火立即救熄，或者使別人看不到這裏失火。

羅素先生氣得暴跳如雷，不斷咒罵。他在這裏的有限的手下都在匆匆忙忙，盡力救火。但是沒有用處，尤其是這是化學

物引起的烈火，更不是普通搭一條水喉射射就可以救熄的。

司徒先生說：「我們走吧！」

「走？」羅素先生說道：「丢下這一切？」

「沒有辦法，」司徒先生說：「這一燒，警察是一定會來的，警察一來，我們就不得了！一切，以後都可以重建的！」

羅素先生也明白他的意思，他們匆匆走進那個閒人免進的部份。由於這裏是那個女郎平時不能進入的，她不能夠在這裏裝燃燒彈，所以火勢一時還未曾蔓延到這個部份來。

他們合力在那些複雜的儀器上扭了一些掣，然後從屋後出去，仍帶着那個神槍手。他們坐上了一部車子，開車離去了。那些手下們還不知道，仍在極力灌救。

在救火車還未來到之前，天堂山莊忽然發生大爆炸。

整座山莊好像變成了火山似的，完全炸毀了，包括裏面正在救火的人，都化爲烏有。

這是羅素先生早已佈下了的毀滅系統。他認爲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這樣重要的科學研究，秘密決不能落入他人之手，萬一發生意外，就要全部加以毀滅，所以地底已經佈下了強力的爆炸設備，他們實在等於時時都坐在一隻巨大的炸彈上面的。這一次，眼看大勢已去，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兩巨頭便悄悄溜走，而在走之前校好了定時引爆系統。他們所埋的爆炸設備是很安全的，即使天上掉下炸彈，亦不會因而引起爆炸，因爲是兩種化學物品各儲在一個地方，每一種單獨時都不會爆，祇有他們開了操縱的儀器，讓一條喉管打開了，兩種化學物品交流，同時又有第三種必須的化學物品跌下，才會爆炸。平時是安全的，但是一炸起來，就不可收拾。

救火車趕到時，已經沒有什麼可救的。救火員和警員們祇是站在那裏呆呆地看着那個廢墟。

雖然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都痛恨那個女郎破壞了他們的好事，他們却不知道，其實是她帮了他們一個大忙。假如不是她引起這件事，莫先生的組織就會尋到來，那時就連逃也逃不掉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奇妙的，冥冥中好像自有主宰，司馬洛他們趕到時，也祇是看着那廢墟興嘆。

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司馬洛可以猜到，而丹妮絲亦是指出，這樣的情形，必然是羅素先生使用了毀滅系統，因此決不會是羅素先生——或者阿方素——自己也在其中炸死了的。

司馬洛恨恨地說：「好了，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他們也沒有什麼地方可逃的。」丹妮絲說。

「但是A國總統明天就到了！」司馬洛說。

「明天是明天的事情，」丹妮絲說：「今天，就是今天的事情。」

「就是找到了他們，亦不是一件好事，」高華在旁邊說：「既然他們在這裏有毀滅系統，另一個躲藏在地下可能亦是有的。他們都是狂人，走投無路的時候，可能把心一橫，與你同歸於盡。這些人都是不喜歡被活捉的。」

「無論如何，」司馬洛說：「他們都是需要對付的，他們正在進行這樣的計劃，不能不制止！」

「也許，」丹妮絲說：「我們也用不着這樣急！」

「不急？」司馬洛說：「明天，A國總統就——」

「他一定已經把他的電腦殺手都放出去了，」丹妮絲說，「即使捉到他們，亦是制止不了這些人。他們已不是由阿方素控制，而是自己體內的電腦控制着自己的。我們要制止他們，就得自己設法。」

這時，身上的無綫電發出召喚聲，司馬洛把掣打開，莫先生的聲音告訴他：「已經找到了安廸的最近一個情婦，她說她知道安廸在什麼地方！」

「還是太遲一點了，」司馬洛嘆一口氣，「這個地方已經不存在了。不過不要緊，我們回去試試問他好了！」

× × ×

丹妮絲的推測是沒有錯的，化身爲羅素先生的阿方素，的確是已經把手下的電腦殺手都派了出去，那個女郎看到的幾車人就是。

他們都是準備到時去刺殺巡遊的A國總統的。

本來，派刺客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難的是如何能夠刺殺成功。通常刺客不會肯用自己的一命去搏一命，而是希望成功了之後，自己仍能夠活着逃走，要活，行事就很困難。

但是，羅素先生這些刺客則是完全置生死於度外的，這就不難成功了。

這其中一人就是叫羅米路。他是一個美國人，也是一個職業兇手，他是以遊客身份到此地來的。而他來這裏，就是要做一件殺人的工作。他是由阿方素用間接的方法邀請來的。他還不知道他要殺的人是誰。

而阿方素亦不是打算付錢叫他來做事，阿方素是要把他完全控制。

當他來到了之後，他就給邀請到了一個約好的地方，阿方素與司徒先生與他見面，喝酒討論。阿方素對羅米路說，他要殺的人就是到來訪問的A國總統。

羅米路一聽，就立刻起身請辭，因爲這件任務他不能勝任，這工作祇有用一些狂人去做，做了之後不顧後果。他是要活下去的，事後一定逃不脫，那就給他多少錢也沒有用。然而，他喝了阿方素給他的一杯酒，酒裏是有藥的，他一站起來時，就覺得天旋地轉，全身發軟，跟着就倒下來，失去了知覺。

當他醒過來時，他已經給縛在手術床上，不能動彈，司徒先生準備爲他開刀，裝入控制的電腦。而在動手之前，羅素先生還得意洋洋地告訴他，打算在他身上做一些甚麼事情。

當時羅米路恨極，却又不能掙扎，就給宰割了。

假如他此時記得這些經過，恐怕他首先去殺的就是阿方素和司徒先生。然而他已經受了電腦的控制，他祇是在等待着行事的機會。

阿方素在開刀之前還吹噓一番，這除了是爲了要滿足自己的自大狂之外，並且亦是要試試，這種恨在受了電腦的控制之後，還會不會存在。每一個職業殺手都是給這樣處理的。而效果很美滿，那些職業殺手們全部都是乖乖的，聽聽話話的。

羅米路在遊客酒店的房間裏呆呆地坐着時，有人敲門。

羅米路抬起頭，迷惑地向門口望望，然後把槍從床頭櫃的抽屜中取出，插在上裝衣下的腰間，走過去把門打開一綫。

外面是一個年輕的金髮女郎，不算美麗但亦不很醜，一臉都是雀斑是她最大的缺點。

她對羅米路微笑：「可以進來嗎？」

「你來幹甚麽？」羅米路生硬地問。

「你說過找我，怎麽又失了踪了？」她問。

「爲甚麽我要找你？」羅米路問。

「哦？」她說：「我猜你這就是表示決絕了吧？」

「唔——我不明你的意思！」羅米路說。現在，他就是碰到了資料中未有指示的情形，便含糊以應。

「算了吧！」她聳聳肩便轉身走了。

羅米路關上房門，回到椅子上坐下來，還是迷迷惘惘地呆在那裏。

那個女郎則是相當惆悵。原來她是一個單身的女遊客，住進了這裏時就結識了住在隣房的羅米路，兩人一見面就互相看對了眼，當夜就一起上床。一夜風流之後，大家都感到滿意，羅米路答應了回來會再找她，由於他要去赴阿方素之約。但他這一去就無踪，至今才回來，她見他回來了，便來找他，希望再續前緣，然而他的反應却是這樣的。

還好他們西方人對這些男女間事都是視作等閒的，不會因此發生吵鬧。她以爲他是扮傻不睬她，便算了。這個情形，羅米路本來是不懂得如何應付的，不過現在却也給他應付過去了，含含糊糊，正是適合的應付。

除了那個女郎之外，還有侍者亦是覺得奇怪的。羅米路叫了一個晚餐，拿到他的房間裏來，却把晚餐吃得甚麽都不剩，連用以裝飾的蔬果亦吃掉了。

任何客人，都不會是這樣吃東西的。

羅米路這樣吃東西，就是因爲他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吃東西是食而不知其味的，祇是爭取營養，塡飽肚子而已，所以可以吃的東西，他便都吃下去了。

酒店方面的人雖然覺得奇怪，但是當然也沒有干涉，因這並不是犯例的事情。

羅米路亦是要睡覺的，不過他祇是坐在沙發上睡着了。電腦使他暫時消除了任何對不適的反應。

就是這樣，羅米路在酒店中捱到了第二天。

次日中午，他就起程去行事了。他把槍檢驗了一遍，在裏面裝滿了實彈，然後在身上藏好，就出外。

街上特別熱鬧，因爲A國總統會在這裏的街道上巡遊，而這裏的人對A國總統又是相當好感的，許多人已經在街上等候着看熱鬧。

羅米路就混在這些看熱鬧的人羣中，走來走去。

這些殺手要做的工作就是當A國總統經過的時候就拔出槍，衝前射擊。即使那些保安人員還擊，亦不要緊，祇要他們剩下了最後一口氣，他們還是會繼續射擊，以求完成任務的。

不過，羅米路却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就是，他在途中對那些美麗的女人都是很注意，有時碰到一個美麗的女人，就會轉過頭來凝視，把對方看得害怕起來了。

在同一時間，丹妮絲與高華亦是在人叢之中，走來走去。他們是認識阿方素的，他們懷疑阿方素亦可能雜在人叢之中看自己的成績，所以正在找尋。

但是他們猜錯了。阿方素是在看，但是他是看電視機。電視機對這件事是有現場直播的，阿方素就在一個新的躱藏地方，與阿方素一起在看着電視。

他們却在電視中先看到了丹妮絲。

阿方素伸手一指，說：「你看！就是她！那母狗！她在帮對方！」

他和司徒先生兩個人都走到電視機的前面去，以便看清楚些。但是丹妮絲已消失在螢幕的邊緣之外。

電視不是由他們操縱的，而且丹妮絲又不是電視要映的人，映到她祇是巧合而已，因此他們毫無辦法。

司徒先生說：「經過了今天之後，她幹什麽都沒有用了！」

「我還是希望先殺他！」阿方素咬牙切齒地道。他對背叛他的人特別深惡痛絕的。

「唏！」司徒先生忽然一指：「這是我們的人！」

他們現在又可以從電視機中看到了羅米路。

「老天！」阿方素說：「這不妙！怎麽會這樣？那混蛋總統怎麽還不來！」

好像回答他的問題似的，電視的評述員說：「總統因爲有一點感冒，需要見醫生，所以延遲半小時出現，但是他不會打消計劃！」

這話與阿方素那句「不妙」是同樣有內幕的。總統實在不是感冒，而是接受了莫先生他們的請求，把巡行的時間押候了半個小時，這是他所作的唯一讓步了，他就是不肯取消與羣衆見面。

至於阿方素那句「不妙」，就是因爲羅米路與丹妮絲太接近。而他認爲不妙的事情，就在他的眼前發生。他看見羅米路拔出槍來，放了兩槍。

電視機中所見的人羣騷動起來，畫面亦把持不定，評述員說：「現在忽然發生了意外，有了槍擊事件！」

畫面終於穩定下來了，那不定是因爲操縱鏡頭的人匆匆轉過去拍攝那個中槍的人。不過，祇是看到有人把中槍的人圍着，而看不見中槍者。

電視機的畫面又急速移動，這一次是要找尋那個放槍的人。但是忽然之間，電視機的畫面，就變成一片空白。

「究竟發生了什麽？」阿方素吼叫着，用拳頭搥擊他的電視機。

但是原來不是他的電視機有毛病。電視機中，評述員的聲音興奮地說：「很抱歉，我們的攝影機被流彈擊中，一經修復

，就會爲各位繼續作現場的報導！」

於是，躲在屋內的阿方素及司徒先生，一時便也不知道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了。

實在發生的事情就是司馬洛一槍把攝影機射壞了。

司馬洛不希望太多人從電視中看到這場面。

羅米路開槍射擊的就是丹妮絲。這就是爲什麽阿方素說不妙了。他放出去的每一個槍手都看過丹妮絲的照片，假如一見到丹妮絲，就格殺勿論。阿方素相信，在事後的混亂之中，丹妮絲是一定會出現的，那時就可以把丹妮絲也殺掉，却沒有想到，丹妮絲會在事前就出現。電腦已經安排好了的命令，是無法更改的，於是羅米路看見了丹妮絲就開槍。

由於羅米路是奮不顧身地開槍的，而事後也並沒有逃走，他還再向丹妮絲走過去，以便徹底完成工作。

操縱電視攝影機的人看見兇手還在，便擺過去拍攝。司馬洛就在附近，立刻一槍把攝影機射壞，反正官方也正在錄映，不會浪費。

司馬洛是可以把羅米路一槍擊斃的，但是他並沒有如此。他祇是取出一隻消滅電腦密碼的儀器，對準羅米路按了一下。他相信羅米路乃是一個被操縱了的殺手。

果然，一按之下，羅米路就忽然停住了，他的槍也從手中跌落，而用手掩着胸部，跪倒下來。他也是像紫蘭那樣，脫離了電腦的控制，便感到一陣劇痛。

然後，慢慢地，他的記憶回來了。

剛才做過什麽事情，羅米路已經不能記憶，但是他可以記起在被開刀之前，阿方素對他講過什麽，而看現在的情形，他似乎是已經做了阿方素要他做的事情了。

他看看丟在地上的槍。

這槍雖然是對他很有重要性的，但他的殺手經驗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最好就是不要手中有槍，於是他沒有理會那槍，爬起身來。

人們正在大亂，他很容易就混入了人叢中。

人太多了，許多人都是身不由主，不能够走向自己所走的方向，亦不易認出其他的人的去向。很快，就沒有人能够指出羅米路是兇手了。

但是司馬洛拿起無綫電通話器，湊到嘴巴上說：「丹妮絲的情形怎樣了？」

「不知道，」一把聲音回答道：「胸部中了槍，我們現在正在盡快把她送到醫院去！」

「媽的！」司馬洛說：「那部車子快來！不能等了！那些槍手都在這裏了！」

莫先生的聲音通過通話器回答道：「正在來了！」

司馬洛所講的車子乃是特殊的車子，有三部之多，外表看來像是一部普通的裝甲解欵車，實在車頂上轉動着的抽氣扇乃是雷達似的，正不斷向周圍發射着電波，這就是丹妮絲和高華所製的那種電腦密碼毀滅器加大了的形式。本來這些車子是準備走在總統的車子之前兩分鐘的，如此，假如那些兇手是正等在路邊（那時他們等在路邊的可能性最大），他們體內的電腦指示就全被消滅。

現在，這些車子也提早出動了。

它們不斷在路綫上附近的街道上巡遊。車子過處，不少路人有損失。譬如，跳字的電子錶就忽然失靈了。

有一個人擧起腕錶來看看，就發覺錶上那些液晶體的字已經不見了。這就是因爲電子錶也是一種較爲簡單的微細電腦，其內所儲下的電腦指示資料亦受到電波的影響而被取消了。

這些祇是很小的損失。

重要的就是那些殺手們。他們現在果然都是已經分佈在這個區域的範圍之內了。既然羅米路在，他們當然也應該在的。

那幾部車子在這個區域之內不斷地掃射着，放射着電波。那些殺手們雖然都是像普通人那樣，不能够明顯地辨認出來的，但是，他們果然都在掃射的範圍之內，也一一受到了影響。不時，人叢中會有一個人呆了一呆，然後捧着自己的胸部彎下身子，不久就復原過來，而變成如夢初醒似的。

莫先生的組織雖然已派出了許多人混在人叢之中，但人實在太多了，情形也太混亂了，那些殺手們的轉彎並不明顯，所以那些人員亦看不出來。

那三部車子不斷巡邏，務求不會有漏洞，直至人潮漸漸散了，還是繼續如此做。因爲發生了槍殺事件，總統的巡遊就逼得取消了。這位總統大人亦不能不承認，現時的情形是太不尋常的，對他很有危險性，他不能够強來。

那些殺手們，是一個一個都恢復了記憶，之後便悄悄地離開了人叢了。

祇發現了一個，就是羅米路，司馬洛暗中跟踪着他。

司馬洛並不認爲把羅米路捉起來是一個好主意，假如羅米路是知道什麽的話，相信羅米路自己會更善用他的所知。

羅米路首先去的地方却是一位醫生的醫務所。

護士帶他進入醫生的房間，羅米路說：「醫生，我想知道我有什麽不妥！」

醫生奇異地看着他：「你認爲你有什麽不妥呢？」

「我不知道。」羅米路說：「所以我要你檢查！」

醫生有點懷疑羅米路是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因爲通常一個人總是覺得有什麽地方不妥或不舒服才去見醫生的，怎會平白無事叫醫生替他找出一些不妥的地方來呢？也許這是一個那種時時都懷疑自己是患了重病，担心自己會死掉的人？

羅米路也明白醫生在想什麽，隨即補充道：「我覺得這裏面不大舒服，剛才痛了一痛！」

「也許祇是消化不良吧了。」醫生說：「不過，讓我替你檢驗一下吧！」

於是羅米路脫下衣服，讓醫生替他檢驗一下。醫生近看時，就首先注意到他的胸部一條幾乎看不出來的疤痕。

醫生說：「你最近做過手術嗎？」

「是的。」羅米路說。

「這手術做得眞好。」醫生說：「是誰替你做的？」

「是在美國做的。」羅米路說。

「是什麽手術呢？」醫生一面用聽診

器聽着一面問。

「是心臟。」羅米路含糊地說。

「你的心臟有什麼問題？」醫生問。

「我不知道。」羅米路說：「醫生沒有告訴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很不尋常的。」醫生皺眉道：「他們應該對你講清楚，不然你怎會同意做手術呢？」

「我的家人替我拿主意。」羅米路又說謊道。

「你的家人也沒有告訴你——唏，」醫生說：「你是不是這裏面放了一些什麼？好像——有一件東西在裏面。」

「是的。」羅米路說。

「是放進了什麼呢？」醫生問。

「我不知道。」羅米路說。

「羅米路先生。」醫生說：「假如沒有你的病歷，我是很難帮助你的。我贊成你打個長途電話去問問你的家人，看看你以前究竟是有什麼毛病，同時我寫紙給你去照照X光，你明天再來如何？」

「很好。」羅米路說：「這是以後的事情，但是目前，我想知道，我有什麼不妥。」

「你急着要做一件什麼事情嗎？」醫生問。

「是的。」羅米路說：「也許要做一些很劇烈的運動。」

「假如心臟做過手術。」醫生說：「劇烈的運動是應該避免的。但是，現在你有覺得什麼不舒服嗎？」

「沒有。」羅米路搖搖頭。

「那麼。」醫生說：「你還有沒有痛呢？」

「也沒有。」羅米路說。

「既然你這樣急。」醫生說：「我再替你作詳細一些的檢驗吧！」

他再替羅米路作了一番詳細的檢驗，後來說：「我查不出你有什麼不妥，一切都是正常的，我開一些藥給你，假如覺得心臟不舒服，就吃下去。當然，你還是要盡量避免做劇烈運動的。」頓一頓，又說：「我還是不明白，究竟你的心臟裏放進了一些什麼。在醫學上是沒有這種事情的，你最好問得清楚些，明天告訴我！」

「行了。」羅米路說：「我會的！」

他離開了醫生那裏。當然，他明天是不會回來的了，亦不會拿醫生的紙去照X光。

在羅米路走了之後不久，又有陌生人進來了。這一次進來的乃是莫先生手下的人。他們問醫生羅米路來幹什麼」。醫生通常是不肯透露的，但莫先生可以找到很多有刀人士對醫生保證這是重要的，於是醫生就照直說出來。

於是，他們就知道羅米路是要幹什麼了。

羅米路要幹一件可能需要作劇烈運動的事情，那顯然就是要去向阿方素復仇。既然如此，他一定知道阿方素是在什麼地方的。

祇希望他知道的地方不是天堂山莊。但也應該不是的，因為天堂山莊巳經爆炸了，這件離奇的爆炸事件，報紙上亦有刋載，羅米路在恢復了之後是會看報紙的，他應該知道天堂山莊是不存在了。

起碼，他在回到酒店之後是會看報紙和電視的，而電視的新聞仍有提到這件轟動的大新聞，假如羅米路看到電視，就會知道天堂山莊是巳不存在，而假如他仍在尋仇，他去的就不會是天堂山莊。

羅米路離開了醫生那裏之後，首先就是回到酒店去。他打開他的衣箱，又打開衣箱的夾層，從那夾層裏面取出了另一把手槍以及子彈，檢查妥當，在槍中裝備了子彈之後又收好，然後就坐下來看電視。

電視新聞的重點是報導今天在巡遊之前所發生的槍擊事件，但同時亦提及昨天的天堂山莊爆炸事件。羅米路對槍擊事件的報導很感興趣，然而對天堂山莊的爆炸事件却是無動於中。

他一直在酒店逗留到晚間，兩頓飯都是在房裏吃的，而在深夜時份，他便拿了槍出動了。

他走在街上，忽然發覺後面似乎有人跟踪他。那是一個年輕女郎，也許祇是與他同走在一條路上而巳，但是仍然使他疑心。於是他停下來在路邊點上一根香烟，等待這個女郎經過。

這個女郎却在他的身邊停下了。她說：「先生，我想向你推銷一些東西。」

「我對女人不感興趣。」羅米路說：「沒有空！」

羅米路以為，這個女人乃是出賣肉體的女人，現在是來向他兜生意的。

那個女郎說：「我是向你推銷這個的！」她把拿在手中的一隻盒子遞給他，假如她是打開手袋而取出這件東西的話，羅米路是很可能會拔槍的，但幸而她祇是拿在手中遞前，而這件東西是完全不像一把手槍的。

羅米路說：「這是什麼？」

「這是一件最新的電子儀器。」那女郎說。

「你聽着，」羅米路沒好氣地說：「我現在沒有心情購買什麼。」

「這祇是一件試用的贈品。」那女郎說。

「我也不想要。」

「你要去的地方，」那女郎說：「你是需要這個的！」

「你知道我要去打什麼地方，」羅米路懷疑地看着她。

那個女郎却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她祇是說：「這件東西，祇要你一按掣，就可以發出電波，把電腦中的資料全部消滅。」

羅米路的心一跳：「你可以舉一個例嗎？」

「例如，」那個女郎說：「假設有一具行屍，是由內藏的電腦指揮的，用這儀器一射，電腦中的資料消滅了，行屍便失敗而不能動了。」

「你究竟是什麼人？」羅米路問。

「你究竟要還是不要？」那女郎問。

羅米路接了過來，那女郎轉身要走，羅米路巳經拔出槍來指着她，同時拉起上裝的一邊，所以槍還是藏住的。他命令道：「你站住！」

「假如你不信，就當沒有好了。」那女郎說。

「我不能肯定這是不是一個詭計！」

羅米路說：「所以，你要跟我一起走。」

「我不需要使用詭計，」那個女郎說，「假如我們是要殺你的話，你現在巳經死了。」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羅米路問。

「人都是有敵人的，」那個女郎說：「但我們不是你的敵人，我們有的是共同的敵人，你以為你是怎麼會恢復你自己的，就是因為有這東西。」

羅米路呆呆地看着她，這個女郎講得出這種話，顯然是知道得很多了。

那個女郎又說：「你應該多謝我們救了你，假如不是我們使你恢復了的話，你會奮不顧身，很可能現在巳經給亂槍射殺了，我跟你一起去是沒有用的，我們的確處境不方便合作，所以，我祇是能夠盡可能給你帮助。」

羅米路說：「我們——不可以詳細地談談嗎？」

「現在沒有什麼可談的，」那個女郎說：「也許，當你這件事情做好了之後，我們是可以談的，我會到你的酒店去找你，假如你還回去的話。」

她說完了之後便轉身就走，而羅米路也沒有制止她，她講得很對，她不會是他的敵人，人都是有敵人的，而阿方素這種人，敵人更多，也許她是在利用他，不過，她亦帮了他的忙，他們是互相利用。

羅米路跳上了一部的士，在的士中打開那隻盒子，看見裏面果然是一隻電子儀器，好像一隻電子計算機似的，很簡單，用不着教也知道怎麼用，因為祇有一個開關掣。他試試開開，又關上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羅米路對的士司機說：「朋友，請問現在是幾點鐘？」

「現在是——」的士司機看着腕錶，「媽的，完全沒有了！這種日本電子錶，都是騙人的！保用五年，我買了還不到一年！」

於是，羅米路就知道這東西果然是有效的。

那部的士把他載到了一間租車廠放下，就開走了。的士司機是無法知道他的腕錶是因何壞掉的，所以他還是繼續在咒罵着生產此錶的廠商。

羅米路租了一部汽車，開走了。

× × ×

阿方素說：「這臭味，實在難忍！」

司徒先生說：「以前你不是嗅到這氣味就開心嗎？」

「人是力求進步的，」阿方素說：「有了新的，舊的就不覺得好了。我有了這些新的，不臭的，就不能容忍這臭！」

他低頭望向窗外，由於屋子裏並沒有亮燈，所以外面雖然是黑夜，也還是看得相當清楚，他看見有幾個拿着槍的人以相當生硬的動作在外面走來走去，巡邏着，這些就是他們的舊欵喪屍。

「幸而我把一批留了起來，在雪庫裏藏着。」司徒先生說。

這是他們的另一個基地，祇有阿方素與司徒先生自己知道。狡兎有三窟，他們則有兩窟。他們把一些會腐臭的喪屍解凍了，取出來應用，因為他們巳沒有人可用了，祇有那一個電腦神槍手，假如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是不夠用的。

這裏也是一座很僻靜的郊區大屋子，與天堂山莊是距離很遠的，而這樣的屋子多的是，除非有什麼綫報，否則就很難找得到來。

「媽的！」阿方素又說：「總統已取消遊行了，但是我們放出去的那些殺手又召不回來。他們不能進行任務，這樣下去，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不會活很久！」司徒先生說：「他們會因為營養不良而病死的！」

「那怎麼辦？」阿方素說：「他們一死，沒有人認領，一定會解剖驗屍，一驗就可以驗出來了！」

「我們在他們死之前會拿到他們的，」司徒先生說：「他們不會跑到新的地方去，因為我的電腦資料沒有叫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任務不成功！就會回到他們住的地方等着，他們都是住在酒店的。他們不會吃好東西，很容易就生病而軟弱下去，我們祇要按址一個一個找到，把他們帶回來就行了！」

「唔，」阿方素說：「可惜不能馬上進行！」

「明天就可以進行了，」司徒先生說，「今天，他們沒有機會依照指示而完成任務，情緒會很混亂，他們可能會在街上遊蕩，但是終於，他們會回到酒店去等待，我們祇要去逐個叫回來就是！」

「我和你去？」阿方素說。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司徒先生說：「我們又不是要去打架作戰，我們祇是去把他們帶回來吧了。他們都是聽我的話的。」

「這也很好，」阿方素說道：「我們可以把他們收回來，保養好之後再用，是嗎？」

「是的，」司徒先生說道：「把他們收回來了之後，我們就仍有可以再用的人了！」

阿方素對這個分析很滿意，祇是，他却不知道，他們是巳經沒有明天了。

外面，槍聲忽然一連串地响了起來。

「快着！」阿方素說。

他們着，却不是到窗前去看，而是看屋中的閉路電視機。

他們看見，他們的屋子巳遭到襲擊。有一個人就倒在園外的地上，是給其中一個喪屍槍手殺掉的。

「老天！他們回來找我們了！」司徒先生說。

「怎麼會呢？」阿方素說：「你有指示他們回到這裏來嗎？」

「沒有，」司徒先生說：「這件事情，我眞不明白！」

「祇有他們的記憶恢復了，不受電腦控制，才會回到這裏來的，」阿方素說：「你是怎麼攪的？」

「我不知道怎樣不對了，」司徒先生說：「但是不要緊，總之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好了！」

這個被殺的人，他們認得乃是他們派出去的電腦殺手之一，他闖到屋子附近來，那些奇臭的喪屍出現，他與這些喪屍對射，他沒有想到這些喪屍除非頭部射爆，否則是不會死的，因此他自己就中槍死掉

然而司徒先生與阿方素都知道，這槍手是不應該找到這裏來的，除非是電腦的控制已經失靈了。電腦並沒有指示他到這裏來，他會找到這裏來，乃是由於他們到這裏來見阿方素及司徒先生，跟着就喝下有迷藥的酒而失去了知覺。他們恢復了記憶之後，就是祇知道到這裏來找，反而不會找到天堂山莊去的。

「又一個來了！」司徒先生從電視機中看到而指出。

「他們都來了！」阿方素說。

是的，那些槍手們都來了，他們都是乘夜而來，而一人發難，其他的便也一起動手。他們雖然是並不認識，但亦可以想像到，有不少人是與自己命運相同的人，因此，向這屋子進攻的就是同道中人。

一個與那些喪屍對射，又給喪屍射倒了，喪屍雖然中彈流血，却並未失去戰鬥能力。另一個在地上一滾，向一個喪屍一連串地放槍，每一彈都是射中喪屍的頭部，這個喪屍的頭部被射得稀爛，失去了作用，於是他的身體就「隆」一聲爆掉了。

「殺掉他們！」阿方素看着閉路電視機所顯出的情景，搖動着拳頭叫道：「把他們都殺掉！他們來，就更容易解决了，不必我們去找！」

但是，事情當然不是如他們所希望那麽簡單的。

這個時候，羅米路來了。他開着車子來，接着響號，叫道：「你們不要鹵莽，先讓我來解决問題！」

那些剩下來的槍手雖然不認識羅米路，而推測到羅米路乃是一個同道中人，便姑且先等着看看。

那些喪屍，則是紛紛向那車子放槍。他們奉命，總之是接近者，都要殺無赦的了。

羅米路則是已在車中伏低了，所以那些槍彈並沒有射中他，而他伏低着，却擧起了那隻破壞密碼的電子儀器，把掣按着，用那些肉眼看不見的電波向那些喪屍們掃射，這果然是有效的。

那些喪屍們一個一個地爆炸了，腐臭的血肉飛得到處都是，那氣味中人欲嘔，不過，他們都不存在了。這些是舊式的喪屍，體內的電腦一受到干擾，就會進入最後一步，那就是自行爆炸！

羅米路從車中鑽出來，向那些其他的槍手們叫道：「我這裏有一隻儀器，可以把那些電腦中的命令取消的！那兩個傢伙用的都是這樣的槍手來對付我們吧了，但是現在，他們就辦不到了！」

大家都歡呼起來。羅米路這一番話，普通人是聽不明白的，但是他們也像羅米路那樣，在接受手術之前，阿方素都對他們詳細解釋過了的，因此他們一聽就明白了。

他們開始向屋子推進，沒有人制止他們。

屋中的阿方素與司徒先生都大爲慌亂，阿方素叫道：「毀滅！毀滅！給他們捉住不得了！」

司徒先生叫道：「米高！」他是呼喚那個電腦槍手。

但是米高不見了。

司徒先生立即從身上拔出手槍，對阿方素說：「我們到控制室去！」

「我們要開毀滅掣？」阿方素說：「我們要死了嗎？」

「難道你想讓他們活着捉到嗎？」司徒先生說。

「假如有辦法把他們消滅——」

「那時我們才把毀滅掣關掉好了。」司徒先生說。

這時，米高却忽然又出現了，他從沙發後面站了起來，與司徒先生一齊放槍。

兩個人都一齊中槍，倒下來。

「老天！」阿方素吃驚地叫。

「毀滅……毀滅！」司徒先生吃力地說。

他說完就死去了，而那個槍手米高亦是死去了。米高是神槍手，槍法當然是很準的，而司徒先生也是槍法很準。原來米高亦已受到了羅米路那隻儀器的影响，由於羅米路此時已經衝了進來，很接近了。米高之所以不見了，就是因爲他也忽然覺得腦部一痛，而在沙發後面倒了下去，跟着，由於電腦中的密碼已經被抹去了，他便恢復了自己，也恢復了記憶，於是就變成了一個痛恨阿方素與司徒先生的人，他便一爬起身就放槍。司徒先生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連忙拔槍，已來不及，就與米高一齊死去。

剩下阿方素一個人了。

阿方素匆匆把司徒先生的槍抓了起來，就向屋後逃去。

羅米路領着其他的槍手衝進來，看不見他，便分散開來，在屋中搜索，亦找不到阿方素。但是他們找到了地下室的門口，沿着樓梯下去，就在地下室中找到了阿方素。

阿方素就躲在一些儀器的後面。

「你出來！」羅米路叫道：「你是逃不了的！出來吧，你這狗！」

阿方素擧槍向他們放射。

那些槍手們立即跳開伏下。羅米路叫道：「別殺死他！太便宜了！」

阿方素一放射，就把槍中的子彈射完了。

羅米路咯咯笑起來：「現在，你還逃到什麽地方去？」

「你們看着！」阿方素說道：「牆上那隻鐘面，指針正在行走！你們看見了沒有？還有三分鐘就到紅綫，一到紅綫，這整個地万就要爆炸了。你們沒有時間逃走的，這是毀滅系統，祇有我才知道如何制止！」

「他在嚇我們！」其中一個槍手說。

「天堂山莊的爆炸事件你們知道不知道？」阿方素說：「天堂山莊就是這樣炸掉的了！你們的槍都交給我，投降，不然我們就同歸於盡！」

「我們又要受你控制？」一槍手說。

「你們沒有選擇！」阿方素說：「因爲你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這東西又是電腦控制的，是嗎？」羅米路問。

「是的，」阿方素說道：「這是一個電腦時代，我是電腦專家，你們是鬥不過我的！」

羅米路取出了那隻電腦破壞器，按動了。這東西是沒有聲音的，電波亦看不見

西的人，效果如何，他是看到的！」

「快點投降！」阿方素叫道：「你們已沒有時間了。你們就是把我捉住了也沒有用的，你們不想死，我也不想死！」

「再看清楚吧！」羅米路說：「那針

，所以阿方素沒有察覺。羅米路是用這東

已停了！」

阿方素抬頭看看，果然，那指針已不再行走了。阿方素咬着牙，連忙再按一個按鈕，這是一個即時毀滅的緊急按鈕。但是却沒有發生什麽。他連忙再按幾次，還是沒有用。

他的儀器全部都是電腦化，資料一被干擾了，就不生效了。阿方素尖聲叫起來，用拳頭猛搥那隻按鈕。

羅米路那羣人一湧而上，把阿方素拉開了。

× × ×

丹妮絲躺在病床上，臉色慘白，好像紙一樣，而司馬洛等人都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

她軟弱地說：「我的樣子現在一定很難看！」

高華說道：「你總是這樣的，在什麽時候，什麽環境，都是那麽重視自己的美麗！」

「我是一個女人呀，」丹妮絲說：「我——快要死了，是不是？」

「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司馬洛說：「但是你很不幸，槍彈射中了太重要的部位——」

「不要緊，」丹妮絲說：「我自己也是早已經預測過了的，我會很年輕就死，不會很長命——」

「我很難過，」司馬洛說：「不過起碼我可以告訴你，阿方素也已經死掉了。那些槍手把他捉住，就在他的總部爲他開刀，他祇剩下了頭部還可以辨認——他可以說是應有此報的！」

「那幾個槍手不是很難處置嗎？」丹妮絲說：「他們都是應該判死刑的殺手，然而他們又立了功。」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道：「有時候上天似乎是自會安排的。他們體內的電腦，產生不良作用，不能夠開刀取出來，但又不能任從留在裏面，他們是都會死去的！」

「紫蘭姐……她現在又如何呢？」丹妮絲問。

「她一直在進步，」司馬洛說，「完全沒有問題。我猜她是最幸運的一個。」

「司徒死了，阿方素也死了，」丹妮絲說：「那他們的秘密，就也失傳了，是嗎？」

「這也不算是一個損失，」司馬洛說：「他們這種科學，我相信對人類是不會有什麽用處的。」

「這倒是眞的，」丹妮絲說：「沒有人繼續做，那就最好了！」

她嘆了一口氣。她給人的感覺，就是一支蠟燭，已快要熄滅了。大家都感到黯然。

歇了一歇，她說：「司馬洛，我也要走了，在我走之前，希望你能够答應我一個要求，高華，他是我的好朋友，你——可以好好地安置他嗎？」

「我有手有脚，」高華說：「用不着救濟！」

「我會跟他好好地商量的，」司馬洛說：「當然，一切的决定，都是以他的意見爲準，我們是不會勉強的！」

「謝謝你！」丹妮絲說。

她閉上眼睛，就死去了。大家都黯然沉默着，也用不着去叫醫生再來急救，因爲醫生已經講清楚了，她是沒有救，會死的。

後來，高華終於打破沉默，說：「你們爲她辦理後事吧。最要緊的就是替她找一個好的化粧師，把她盡量弄得美麗。她是喜歡美麗的！」

高華的聲綫，似乎表示他想哭，但是結果他又沒有哭出來。他是一個男人，而男人是不輕易流淚的。

× × ×

司馬洛扶着紫蘭在醫院的花園中散步。他說：「醫生對我說，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可惜我不能够參加丹妮絲的葬禮，」紫蘭說道：「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

「這種事情，形式並不重要，」司馬洛說：「我相信，丹妮絲是明白你的心意的！」

「出院，」紫蘭說，「不久之後，我又會有新的任務了。我的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白菱秋拜辭了南柯羽士，下山來到一處市鎮，住在客棧裏，二人再次重逢說不盡高興，把酒言歡，白菱秋探知冷天星和岳曉秋巳成爲夫婦，爲了男女避嫌，留書悄然離去，冷天星正接待多年尋找他的周餘、吳缺二人，發覺時忙去追截巳來不見她了，只有叮囑周餘、吳缺二人請丐帮協助找尋她的下落，並打發他們二人去照顧上官堡主的遺孤。自己獨自尋路出山，忽然聽到幽怨的笛聲，循聲找去，見一老人在洞裏，傾談之下，老人叫梅奪聲，是不了和尚的父親，梅小蓮的祖父，因對不住老妻而離家出走……請冷天星代爲致意……

兩聲鼓笛澄霧影

冷天星皺眉道：「事隔三十餘年，不論有什麼事故，大約她也不會再記在心上了，依晚輩看來，不如老前輩離開此洞，返家團聚。」

梅奪聲搖搖頭道：「不行，說什麼我也不能去見她……」聲調一沉，道：「你究竟肯否代老夫辦此事？」

冷天星嘆口氣道：「既然老前輩堅持如此，晚輩自然要遵命了。」

梅奪聲忽然有些疲弱無力的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冷天星皺眉道：「老前輩沒有別的吩咐了麽？」

梅奪聲忖思半晌，道：「老夫輪與你

一彈指間報恩仇

九成功力，已使你足可睥睨武林，罕逢敵手，倘若那老乞婆有什麼困難之時，只望你帮她一下也就是了。」

冷天星道：「在下記住了……老前輩保重……」不待話落，返身走去。

他私心之中，早巳想好了主意，不論這可憐的老人是否同意，他都要把這消息告訴他家中之人。

在他認爲他的老妻一定會不咎既往，只要知道了這消息，必定很快的就會找來此處，接他出洞。

他不願停留下去，因爲這可憐的老人使他心神顫慄，在這種陰森恐怖的山洞之中一住三十餘年不見天日，實在是不可思議之事。

就當他踏出那洞口之時，驀見人叢中影閃動，一道黑影向林中射去。

冷天星心頭大怒，擰身縱步，向那林中的人影撲去。

他此刻功力暴增數倍，輕輕一躍之間，竟然就是四五丈遠，這連他自己都不禁感到一陣駭然。

幾個起落之間，他已攔到了那條人影之前，沉聲喝道：「還不與我站下！」

定神細看時，方才發覺那人是一名破衣襤褸的叫化子，當下又連忙微微一笑，柔聲道：「你是丐帮中的弟子麽？」

那叫化子連忙深施一禮道：「小可隸屬米倉分舵！……」微微一頓，道：「敝舵主受周、吳兩位俠士所托，探查冷少俠行踪，故而小可奉派在此一山區，不料被冷少俠發覺行藏，務望恕罪！」

冷天星一笑道：「沒有關係，在下被貴帮盯梢，大約巳是很久的事了！」

那叫化子面色一紅，道：「小的只知奉命行事，不知……」

冷天星心中驀的一動，忙道：「這山的名？」

那叫化子道：「米蘭山！」

伸手向後一指道：「那崖名爲流雲崖，但那山洞却沒有名字……小的因見冷少俠進入洞中甚久，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故，正想冒險進去探查，不料冷少俠却趕了出來！」

冷天星道：「昨夜我巳見過貴舵主，只可惜未曾深談，你能替我帶上一信，託貴舵主一件事麽？」

那叫化子道：「冷少俠儘管吩咐，敝舵主一定會遵命照辦！」

冷天星忖思着道：「煩他以飛羽傳書之法，遍託貴帮各地門人的弟子，查訪一位不了和尚，與一位梅小蓮姑娘……」

那叫化子應聲接道：「只要有名有姓，而又常在江湖上走動之人，一定可以找到，不過，找到了又怎樣呢？」

冷天星道：「找到之後，告訴他們一個訊息，就說在米蘭山流雲崖下一座無名的洞穴之中，住着一位他們要見之人，此人姓梅名奪聲，只要把這訊息帶到，也就够了！」

那叫化子忙道：「這個容易，小的回舵之後，即刻就向舵主禀報照辦……」目光一轉，又道：「冷少俠不到敝舵主去一趟麽？」

冷天星嘆口氣道：「在下尚有要事羈身，下次有機會時再去了！」

雙拳一拱，縱身而去。

× × ×

兩天之後，原是丐帮總舵，而目前却成爲陰靈教總舵的九頂山中到了一位縱馳如飛的少年豪俠！

自然，他就是冷天星。

原來他幾經考慮，最後還是決定了單獨一闖陰靈教。

對陰靈教總舵來說，他巳是輕車熟路，何况他曾担任過總護法，有一般奇妙驚險的淵源。

在總壇秘門之前，他收住了脚步。

正當他欲以和小神手同來時所用的手法扣門打戶之時，却聽得一陣軋軋大響，那秘門已經打了開去。

原來暗中潛伏的陰靈教徒，早巳看到了明目張胆而來的冷天星，禀明總舵巡查之人，直接啓開了秘門。

冷天星定神看時，只見一切與上次來時無異，只不過秘門開處，一排持刀佩劍的陰靈教徒，虎視眈眈，顯得特別威風而巳。

冷天星微微一笑，大步而入，一面冷冷的道：「史教主可在舵中？」

只見一名青衣老兒忽的閃身攔到他的面前笑道：「駕尊來得不巧，教主剛好出去了！」

冷天星凝神看去，那人竟是十二客卿中的一人，當下冷然一笑，暗忖：看來他巳是佈下了最嚴整的陣容，在等着對付自己了。

忖念之間，只聽那位客卿大笑道：「尊駕依約而來，足見胆識不凡，史教主雖然不在總舵，但首座客卿也一樣的可以了斷此事！」

伸手一讓道：「請！」

冷天星凜然無懼，隨着他向內走去。

只見行經之處，俱是持刀佩劍的精壯之人，顯然陰靈教中的精銳，都巳佈署了出來。

在那位客卿前導之下，七彎八拐，進入了一座大廳之中。

那座大廳對冷天星而言並不陌生，原來正是他充當總護法時所住居之處，只不過裏面的佈設改了不少而巳。

那名客卿走至廳門，收住脚步道：「尊駕且請廳中小坐，老朽就去請上官客卿出見！」

不待答覆，旋身而去。

冷天星略一躊躇，立刻大步入廳。

他暗暗向外掃視，只見大廳的前後左右俱都巳被重重圍困，分明是早巳訓練好了專爲對付他的。

他顧自冷笑不巳，落坐靜候。

不久，只聽一串長笑傳了過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大聲道：「冷少俠果是信人，不滿十日，就巳依約而至。」

冷天星昂然高坐，待上官明踏入廳中之時，方才微微欠身，道：「在下一向不受暴力脅迫，依約而至，正表明了在下對貴教根本沒放在眼中，說來就來，說去就去！」

上官明微現怒容道：「冷天星，既巳到本教之內，你也應該不要如此大言不慚了！」

冷天星淡淡一笑道：「大丈夫生無所歡，死無所懼，一切都不放在眼中，自然也就可以一切泰然處之了……」微微一頓，又說道：「被你以狡猾手段擄來的寒妻呢！」

上官明嘿嘿一笑，道：「你很快的就可見到她了！……」轉頭一喝道：「傳本座之諭，把冷夫人帶了出來！」

廳外一聲暴喏，立刻有人急急奔去。

不多時，只聽鐵輪軋軋，一輛囚車推到了大廳門前。

冷天星不禁心頭一驚！

只見那囚車鐵柵約有鵝卵粗細，裏面正裝着披頭散髮的岳曉秋，四肢俱套在粗大的鐵環之內，早巳昏迷了過去。

冷天星心如刀戮，大步奔至廳前，叫道：「曉秋！曉秋……」

沒有應聲，顯然她禁不住這等折磨，不知巳經昏迷了多久。

上官明端坐在巨椅之上，淡淡一笑道：「冷少俠不必担心，老朽保證她未受過任何折磨，只不過四肢鎖得太久，加上氣惱攻心，一時昏迷而巳。」

冷天星怒道：「快些把她放開來！」

「放了開來？」上官明大笑道：「冷少俠最好冷靜一點，把她放了開來，談何容易！」

聲調一沉喝道：「把她推了下去！」

冷天星突然沉雷般的大喝，道：「且慢！」

喝聲震耳，在場之人不由俱皆一驚！

上官明怔了一怔道：「你想怎樣？」

冷天星嘆口氣道：「冷某獨蹈虎穴，並沒做求生之想，只因基於夫妻之義，不得不來，想必愚夫婦今天是皆要死於此處了！」

上官明笑道：「這倒是你的明白之處！」話鋒一轉，道：「不過，你也可以有一個不死的辦法！」

冷天星道：「條件如何？」

上官明笑道：「束手就擒，聽由本座給你服用一種藥物，而後，你們夫妻就都可以自由了！你不妨考慮些時，再答覆老夫！」

冷天星笑道：「這話當眞麽？」

上官明道：「老朽受史教主重託代理教務，對你難道有戲言不成，只要你肯束手就縛，本座立刻下令把令正放出來！」

冷天星竟然毫不考慮的笑道：「這太簡單了，請上縛就是了！」說着自動的把雙手向後彎去！

冷天星神色坦然，把雙手彎向背後，要上官明加縛！

這舉動大出上官明意料之外，而且他那前倨後恭的神態，更使老奸巨滑的上官明有如落入五里玄霧之中，摸不着頭腦。

但形勢的優劣却是十分明顯之事，上官明雖感困惑，但却並不怠慢，當下向廳外沉聲喝道：「快取蛟絲繩來！」

原來他絕未想到冷天星會眞的束手就縛，故而並未備下特製的繩索。

門外轟然一聲暴喏，不久之後，一名陰靈教徒果眞送了一條細繩進來，只見那繩索雖細，但却閃閃發光，看得出是最爲堅韌之物。

上官明親自接過蛟絲細繩，向冷天星陰陰一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尊駕雖是爲勢所迫，但畢竟不失爲懂事之人……須知除此之外，你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手持蛟繩，就要動手綑縛。

冷天星忽然一笑道：「且慢！」

上官明哼了一聲，道：「怎麼，你後悔了……須知你旣巳孤身進入了陰靈教，就別想再生離此處，這一點你大約是知道的！所以，還是束手就縛，服下藥物是唯一活路！」

冷天星頷首道：「不錯，但我也有一個條件！」

上官明道：「快說！」

冷天星道：「在下的條件並不苛刻，先把內人救醒！」

上官明怔了一怔，笑道：「難道你怕她是巳經死了麼？」

冷天星扳着臉道：「不管你怎樣想，在下要先和她交談幾句，才肯就範！」

上官明點頭笑道：「這個容易……」

向廳外大喝道：「快把冷夫人弄醒！」

廳外立刻有人高聲恭應，不久，但見一名陰靈教徒提了一桶水來，向昏迷不醒的岳曉秋澆了下去。

岳曉秋經冷水一噴，掙扎了一下，立刻悠悠的醒了過來。

冷天星沉聲叫道：「曉秋，曉秋！」

岳曉秋緩緩睜開雙眼，茫然環掃一週，訝然叫道：「誰在叫我！」

冷天星大聲道：「曉秋，是我……」

人也向廳外緩步走去！

岳曉秋在囚車中雙目睜得滾圓的道：「你……是冷天星？」

神色間一片冷漠。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怎麼啦，你……恨我麼？」

岳曉秋忽然格格大笑道：「我不恨你，但是我要勸你，人生不過數十年，總要活得舒服一些，陰靈教並沒有什麼不好，你也入了教吧……」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妳也勸我入教，妳忘了……」

岳曉秋叫道：「只要你肯入教，我就可以不受這種罪了！你不願意救我麼？」

冷天星鋼牙緊咬，轉向上官明，道：「冷某所要知道的就是這一點，她怎麼樣了？」

上官明格格大笑道：「你知道又有何妨，她不過比你先服下了本教特製的藥物而巳！」

冷天星哼道：「據我所知，陰靈教中大約還沒有這種藥物！」

上官明笑道：「旣然你知道，本座也不需多說了！」

冷天星怒叫道：「是否爲雲玄妖道延聘的兩名苗疆巫師又到陰靈教來了！」

上官明頷首道：「告訴你自無妨，一位紅巫師一位白巫師，目前巳加盟本教，就要襄助本教，尅期大舉霸服天下了！」

冷天星試探的道：「武當派呢？」

上官明陰笑道：「武當派巳是一蹶不振，還要提它做甚！」

冷天星冷笑道：「只怕原因並不如此簡單，武當派實力不弱，史向善雖死，但陰靈教如能一舉兼併，大約不會放過這機會，只怕是……」

上官明笑道：「冷天星，現在你還絮絮不休的問這些又有什麼意義？」

冷天星道：「服下藥物之後，大約就會變得意志全失，成了陰靈教的死黨，冷某想在服用藥物之前，先做個明白人！」

上官明皺眉道：「也好，武當派上一代的掌門人八極子出頭救難，結果被他請到了一位當世神醫逍遙散人，竟而把武當門人俱皆以藥物救好，恢復了本來心志，目前武當掌門仍是三玄老道，二巫師見事不可爲，遂加盟本教……」

冷天星忽而大笑道：「那很好……」

「很好？」上官明怒道：「冷天星，只要藥物服下，你就是本教的忠實教徒了，還要逞什麼口舌之利，難道故意激怒老夫麼？」

冷天星笑道：「現在可以把內人放下來了麼？」

上官明陰陰的道：「只要你束手就縛，服下藥物，老夫即刻下令放她！」

手持蛟繩，又欲向冷天星加縛。

忽然，只見一名教徒正在廳下稟道：「啓稟首席客卿，巫山雲夢宮巫山神龍到訪！」

上官明霍然而起，喃喃的道：「巫山神龍宮天保……他來做什麼？」

那稟報之人忙道：「屬下不知！」

上官明怒道：「你可曾問明他的來意麼？」

那教徒道：「他堅持要見教主，屬下回說不在教中，他要把冷夫人要走！」

上官明冷笑道：「這是他做夢了！」

那教徒吶吶的又道：「巫山神龍來勢洶洶，很不耐煩，屬下等對他……」

上官明沉聲吩咐道：「且把他讓入客館……除巫山神龍宮天保之外，還有什麼人隨來？」

那教徒回道：「還有他的兩個女兒宮美宮玉。」

冷天星心頭有數，在南柯羽士之處時宮美曾以傳音入密說要把岳曉秋弄去，用以相脅自己，現在果然來了。

只聽上官明道：「一併讓入客館，就說本座事忙，過一會自會去欵待於他！」

那教徒應了一聲，轉身疾步而去。

上官明待那教徒去後，忽又向廳外一招手道：「歐陽客卿！」

只見一名手持鐵骨摺扇的中年文士闊步而入，微微一笑，道：「首座有什麼吩咐？」

上官明輕笑道：「有勞歐陽兄去招待一下，在茶中……」

那中年人士打扮的歐陽客卿立即領首一笑道：「下座知道了！」雙手一拱，轉身而去。

上官明目注冷天星笑道：「巫山雲夢宮實力不弱，巫山神龍更是武林中的一把好手，如今眼見也是陰靈教的忠實不叛之徒了！……」微微一頓，又道：「當年爲九重天的路綫圖弄得天下大亂，一片血腥，料不到被你誤打誤撞摸到九重天去，習得了九重天尊蓋烱的一生絕學，可惜你年齡所限，尚難大成，如今只要你歸附了陰靈教，這稀世絕學，也將屬陰靈教所有的了！」

冷天星沉聲道：「現在快把內人放了下來，冷某甘願束手就縛，服用藥物。」

上官明哼了一聲道：「你定要堅持如此麼？」

冷天星道：「除此之外，在下不甘就範！」

上官明略一沉吟道：「也好，但要先把你雙手縛住，待放下尊夫人之後，再請你服用藥物，這樣可好？」

冷天星向那條蛟絲細繩瞄了一眼，道：「希望你履行諾言！」

雙手一背，靜待綑縛！

上官明更不客氣，蛟繩一搭，熟練的把冷天星反翦了起來，縛得旣緊且牢，毫不留情。

冷天星唇角間微微綻出一絲冷笑，一語不發。

上官明綑好冷天星，神色間即刻開朗了不少，呵呵一笑，目光傲然四外一掠，大聲吩咐道：「把冷夫人放了出來……快備一杯溫水。」

不一時間，但聽叮叮噹噹，數名教徒巳把那鵝卵粗細的鐵欄囚車打了開來，敲開四個巨大的鐵環使岳曉秋恢復了自由。

岳曉秋被囚甚久，一旦放了開來，四肢不靈，踉蹌欲倒。

冷天星憐惜的呼叫，道：「曉秋，曉秋……」

岳曉秋好像換了一個人一般，冷冷的投注了冷天星一眼，搖搖頭道：「原諒我，我也厭倦了江湖紛爭，咱們也該找一個安身立命之處，靜靜的過上一生了！」

冷天星強笑道：「不錯，這話也有些道理！」

上官明大笑道：「冷天星，現在你聽來也許有些不大順耳，但等你也服下藥物之後，想法也許有些不同了！」

說話之間，只見一名教徒巳經送了一杯溫水上來。

上官明親自伸手接過，送到冷天星面前，笑道：「服下藥物，老夫即刻除去你的束縛！」

伸手由袖中拿出一包藥末，打了開來，攪了杯中。

冷天星凝神看去，只見那杯中顏色黃濁，微聞一股腥臭之氣。

上官明端起杯子，笑道：「現在可以服用了麼？」

冷天星原想使他放下岳曉秋，掙斷蛟繩，猝起發難，把岳曉秋冒萬死一生之險救出陰靈教去，當下見時機巳到，雙臂用力，就要猝起動手。

但就當他意欲掙斷蛟繩，翻臉動手之時，忽見一名教徒急急跑到廳前，朝上一禮稟道：「叛徒白菱秋巳到秘門之前！」

「白菱秋……」上官明怔了一怔，道：「果眞是她麼？」

那教徒肅聲應道：「一些不錯！」

上官明目注冷天星，大笑道：「這倒是一樁怪事，這丫頭被老夫換了鳥夫人，原認爲她必死無疑，料不到她竟安然無恙又自投羅網來了……」微微一頓，又道：「白菱秋如死了也就罷了，旣然未死，就是本教不能共存併立之人，快些把她帶了進來。」

冷天星駭然的程度更不下於上官明，他萬萬沒有料到，白菱秋會再來陰靈教，爲了什麼？她爲何要甘心來送死？

忖思之間，只聽步履繁響，四名陰靈教徒簇擁着白菱秋巳到大廳之前。

上官明哼了一聲道：「請入廳來！」

在四名教徒推擁下，白菱秋立刻進入廳中。

冷天星側頭看去，只見她面色沉凝，銀牙微咬，對他正眼不翻，神色間却是一副沉穩之色。

上官明呵呵一笑，道：「白姑娘，久違了！老夫萬萬料不到妳會這樣從容的踏入陰靈教！」

白菱秋淡淡的道：「你料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呢……」眸光微微一轉，道：「這位冷大俠也巳束手被擒，反抗陰靈教的人巳經不多，我孤掌難鳴，反而不如重回陰靈教，任憑制裁的好！」

上官明皺眉道：「這……恐怕不是妳的衷心之言吧？」

白菱秋道：「隨你如何猜測，但我巳到了陰靈教却是事實吧！」

上官明大笑道：「不錯，這樣而來，隨妳有什麼詭計，也是無從施展了！」

白菱秋靜靜的道：「少林羣雄聚會，巳有對陰靈教俯首之意，武林滔滔，巳然盡是陰靈教天下！我……」苦笑一聲，道：「也有一個如意的打算！」

上官明大感興趣的道：「這倒要領教了！」

白菱秋苦笑道：「我自知對陰靈教罪大惡極，難求免死，故而自動前來，希望上座與教主念我這一點苦衷答應我兩件事情！」

上官明大笑道：「果然妳是最爲見機之人，說吧！」

白菱秋幽幽的道：「第一，秋風山莊數年前遭遇橫禍，只遺我孤身一人，廬墓未修，香火中斷，請代我修整山莊，找一個祭掃守護之人……」

上官明嗯了一聲道：「値得同情！」

白菱秋嘆惋一聲，又道：「第二……」眸光向冷天星恨恨的一轉，道：「我要與他單獨清算一筆積怨！然後，我願同樣的束手就縛，千刀萬剮任憑如何處置！」

上官明陰笑道：「你們之間有什麼積怨，他不是一直在設法救你麼？」

白菱秋哼了一聲道：「那是他假冒僞

善，因為……」面色微紅，但却終於接下去道：「他曾與我海誓山盟，要娶我為妻，料不到他却是蓄意騙我，又與這姓岳的丫頭結成了夫妻！」說話之間，咬牙切齒，面色紅中泛青，果然一副恨怒之態，冷天星則面色沉肅，咬牙不語。

上官明目光陰陰一轉，笑道：「這也難怪，老夫深信為了一個情字會使人赴湯蹈火而毫無怨尤……」微微一頓，道：「妳準備如何與他清算，殺了他麼？」

白菱秋嘆口氣道：「我恨不得食他之肉，寢他之皮，不過，大約上座與教主絕不會容我這樣做吧？」

上官明微笑道：「妳明白就好，老夫對妳雖是十分同情，但却不能任由妳把他殺死！」

白菱秋道：「我只需與他單獨談談，羞辱他一番，也就夠了！」

上官明道：「這個容易，不過……老夫要先給你們服用一點藥物，然後要你們儘情去談，妳可願服用？」

白菱秋一笑道：「我已是將死之身，任憑什麼藥物，又怎的不敢服用？」

上官明大喜：「快再備一杯溫水！」一名教徒迅快的又送了一杯水來。上官明如法泡製又掏出一包藥末攪入杯中。

白菱秋並不遲疑，端起杯子，一飲而盡。

冷天星眉頭深鎖，瞑目無語。

他實在感到困惑不安，他不知道白菱秋何以突然變得如此，她這番話似真似假，使他莫測高深。

上官明呵呵一笑端起另一杯藥液踱到冷天星面前笑道：「現在輪到你喝了！」

冷天星眉頭深鎖，功運雙臂，又欲掙斷蛟繩，因為他知道，這藥液萬萬喝不得，一經喝下，必會立喪心志，聽任擺佈。

忽然，只聽白菱秋的傳音入密之言傳入了耳中，道：「冷少俠，請相信我，不要猶豫，快些喝了下去！」

冷天星怔了一怔，暗道：「莫非她是用計麼，但這藥如何喝得？」猶豫之中，只聽白菱秋又道：「你不相信我麼？」

冷天星忽然若有所悟，一仰頭，就着上官明手中咕嘟咕嘟喝了下去，喝得點滴不剩。

上官明鬆了一口氣，放聲呵呵大笑道：「好了！好了！老夫在教主面前總算可以有一個圓滿的交待了！」

冷天星喝下之後，只覺痴痴迷迷，有一股莫名所以的古怪藥力，向內腑之中拚力衝去！

他功力已經深湛到青化之境，當下強運真力閉住靈台大穴，抱元守一，不言不語。

白菱秋笑向上官明道：「現在，我可以與他單獨相處一會了麼？」

上官明大笑道：「當然，當然！」目光一轉，說道：「那裏面的房間可還適合嗎？」

原來與大廳相連的是一間內室模樣的房間，其中擺設着桌椅几櫈，儼然一間小型客廳。

白菱秋點頭：「那就謝謝上座了！」

伸手一扯冷天星，叱道：「現在咱們可以算算舊賬了！」橫拖豎拉，向內走去。

岳曉秋冷哼一聲，隨後跟了過去。

上官明並不阻攔，唇角間却掛上了一管勝利驕矜的笑容。

白菱秋與冷天星進入內室，待岳曉秋進入之後，一面掩上房門，一面却迅疾無儔的驀出一指，點了岳曉秋的穴道。

岳曉秋不虞有此，吭也未吭一聲，就變成了一截木樁。

上官明對三人似乎放心之至，既未跟來竊聽，也未派人監視，而且任憑白菱秋把房門掩了起來。

岳曉秋猝然被點，並未發出任何聲息，而且她所站之處，正在門後，大廳中除非有人推門而入，絕難發覺。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白姑娘……妳不該來！」

白菱秋柳眉深鎖，道：「我沒有辦法不來，我不能不冒此險……」微微一頓道：「你目前感覺如何？」

冷天星道：「毒藥就要侵及內腑，我已經快要無法抗拒了！」

他却不由深抱困惑，白菱秋與他先後服下了那樣一杯藥液，以她的功力來說，比自己實在差得甚多，為什麼她却若無其事！

只見白菱秋迅快的取出一個小瓶，將兩顆白色藥丸倒了出來，一顆放向冷天星口中，另一顆却點開岳曉秋結喉穴，硬給她塞了進去。

原來那正是南柯羽士所贈給她的三顆藥丸，除了她自己早已服下一顆之外，另兩顆分別給了冷天星與岳曉秋。

只聽她忽然改以傳音入密道：「家師這藥是最珍貴的萬應靈藥，服下之後，大約不致有碍了！」

冷天星只覺一陣清涼之感直透肺腑，那向內腑衝擊的藥力登時化為烏有，消散無踪，心頭不禁大喜。

當下也忙以傳音入密道：「莫非姑娘知道我來此地麼？」

白菱秋幽幽的凝注了他一眼，道：「我不但知道你已來此地，也知道你到過米蘭山流雲崖下的山洞中見過了梅小蓮的爺爺！」

冷天星噢了一聲奇道：「白姑娘怎會知道的？」

白菱秋微微一笑道：「我被請到了丐帮米倉分舵，這些自然是丐帮之人告訴我的，此外，我還應該告訴你，丐帮汝南分舵傳來羽書，他們已經找到梅小蓮了！」

冷天星大喜道：「真的這樣快麼？」

白菱秋笑道：「也費了兩天的時光，這消息是我由丐帮分舵聽到的，聽說梅小蓮與她的祖母已經動程而來，就要去看她的爺爺了！」

冷天星慨嘆一聲道：「這也算了却一樁心事，她們定然與那可憐的梅奪聲聚晤了！」

目光一轉，又道：「眼下是在龍潭虎穴之中，陰靈教對姑娘更是恨之切骨，我覺得姑娘實在不該要冒此險！」

白菱秋嘆口氣道：「事到如今，我不用再瞞你了，我深深的愛你，早已以身相許，沒料到你會與岳姑娘結為夫妻……」她說得毫無忸怩之態，充分顯示出了

江湖兒女的豪情。

冷天星嘆口氣，道：「是我對不起姑娘！」

白菱秋苦笑道：「現在不必再說這些了……」

眸光一轉，道：「我留書而去，確是下定了決心不再見你，及至先後得到丐帮訊息，聽說你孤身而入陰靈教，我……唉！我就決定了必須來此！」

冷天星雙目中忽然滾出了兩滴豆大的淚珠，那是一股激動情緒衝擊出來的眼淚，白菱秋捨己救他的痴情使他情難自已。

只聽白菱秋繼續幽幽的道：「家師贈我三顆靈丹，叫我留做防身之用，以他那等高妙的醫道，用那等鄭重的神態贈我這三顆丸藥，我就知道必是有生死人肉白骨與無毒不解的救命靈丹，加上而後又聽說苗疆紅白二巫師加盟陰靈教的消息，就更加強了我來此之心，至少，這藥對你多少有一些用處……」悄悄揩去兩滴淚水，又道：「現在我總算沒有白來，就算我死了也甘心了！」

冷天星情難自制的道：「姑娘如此深情厚義，叫我冷天星如何消受得起，姑娘……我……」

激動的向白菱秋走了過去！

白菱秋神色一凜道：「站住！」聲調冷凜，使冷天星不禁一怔，同時，他也發覺了自己的失態，當下尷尬無地，面色緋紅。

白菱秋微微一笑，安慰的說道：「我別無所求，只讓你瞭解我的心情也就很夠了……」

眸光一轉，道：「眼下危機重重，我們應該如何應付危局？」

說話之間輕輕拍開了岳曉秋的穴道。

岳曉秋藥力已經行開，早已恢復了心志，只因穴道被閉，不能言動而已，她雖未聽到白菱秋與冷天星交談的言語，但由兩人的神色表情之中，也能看出一個大概情形。

當下穴道一解，連忙向白菱秋襝衽一禮道：「白姐姐……」

白菱秋急忙口唇一嘟，輕聲道：「小心……」

冷天星目注岳曉秋，苦笑一聲道：「曉妹，妳……」不待他說完，岳曉秋臉色一紅，道：「雖然受了點折磨，但也算不了什麼……還是快些與白姐姐商議脫險的辦法要緊？」

冷天星悄聲道：「眼下除了拚死一搏之外，大約沒有什麼辦法好想了！」

白菱秋雙眉微鎖，道：「眼下還是瞞上他們一時，等他們把冷相公蛟繩解去後再設法衝離此地，因為那繩結乃是天山鬼叟上官明的秘技，別人休想能夠解開！」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這倒不算什麼，在下自忖尚能把它掙斷！」

「掙斷？」白菱秋大感訝然的說道：「只怕不可能吧，須知蛟絲是世上最牢之物，就算用上古神兵，也不易把它弄斷，你……」

冷天星輕笑道：「不瞞姑娘說，在下的功力至少又高出了六七倍以上，若以赤癸神功，不難把它弄斷！」

「啊……」白菱秋訝然道：「難道你又獲得了什麼奇遇？」

冷天星道：「這都是梅小蓮的祖父之所賜……」

於是他把在流雲崖下古洞中遇到梅奪聲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故，又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正說之間，忽聽大廳中的上官明輕咳一聲，叫道：「白菱秋……」

白菱秋神色微變，向冷天星岳曉秋暗中示意忙應道：「上座是呼喚奴婢麼？」

上官明呵呵大笑道：「不錯，你們也該出來吧！」

白菱秋正欲答言，忽聽外面一陣急遽的腳步聲奔了進來，叫道：「啓稟首座客卿那巫山神龍……」

上官明沉聲道：「怎麼樣？」

那報訊之人喘吁着道：「他已發覺了茶中有藥，把歐陽客卿……打死了！」

「啊……」上官明大吃一驚，急問道：「現在呢？」

那人慌張失色的道：「八大堂主拚死力戰，但似乎不是對手！」

傾耳聽去，果有一片喊殺之聲傳了過來。

白菱秋急向冷天星道：「巫山神龍之來，也許是天假其便，雖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但此刻却不妨與之携手一搏！」

只聽上官明急道：「快去後寨密室稟報教主，就說本教遇到強敵突襲，請教主速與紅白二巫師馳援解危……」

一聲轟然暴喏，一名陰靈教徒大步跑去！

冷天星奇道：「不是聽說史去惡不在教中麼？」

白菱秋冷笑道：「那大約是他們的詭計，他在教中更好，可惜少林聚會的羣雄並未適時而至，否則一場正邪大戰，就可在此解決……」

正說之間，只聽上官明大步而至，伸手推開房門，喝道：「強敵突襲本教你們為何還不出來？」

白菱秋淡淡笑道：「就要來了！」

上官明怔了一怔，道：「冷天星！」

冷天星扳着臉道：「你是叫我麼？」

上官明更加呆怔的道：「你們怎麼了，那藥力無效麼？」

其實他這話問得十分多餘。

岳曉秋却微微一笑道：「有效有效，如今他倆都是陰靈教徒了！」

上官明嗯了一聲，皺着眉道：「冷天星，本座派你去與巫山神龍放手一搏，不論死活，務必把他擒下，教主面前就是大功一件……」聲調一沉，道：「過來，待本座給你解開蛟繩死結！」

殊料冷天星大笑：「不用勞駕了！」

「啊？」上官明大為意外的驚呼一聲道：「你說什麼？」

冷天星道：「我說不用勞駕了，這樣一條小繩實在還綑不住我冷某人！」

上官明大吃一驚，正欲有所行動，却見冷天星背後突然冒出一股濃烟，隨之是一陣叭叭細響，一條蛟繩斷為寸寸，散了一地！

上官明臉色蒼白，大叫道：「冷天星，原來你……」但他實在被這種聲勢駭住了！

他明明看着冷天星與白菱秋把藥液喝了下去，以他所知，那藥液一經入肚，必然立刻發生效用，使人原來心志盡皆喪失，爲何對他却變得毫無用處！

其次，那蛟繩是天下最堅韌之物，不拘用什麼樣的上古兵刄都無法將之斬斷，他怎會有這等神功大力？

這些事實在使他難得索解，是以一時不由痴痴的怔了起來。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上官明，現在你該見識見識冷某的武學了？」

上官明如夢初醒，驀出一掌，向冷天星拍了過去！

冷天星一聲長笑，揮掌迎去！

但聽蓬的一聲，上官明被震出丈餘多遠，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冷天星更不待慢，身形一長，撲了過去，右手五指如鈎，向上官明背後疾快的探臂就抓！

上官明大驚之餘，心神迷亂，加上冷天星神功大進，蓄勢而發，那裏還有掙扎格拒的餘地，登時有如鷹攫燕雀，牢牢扣在五指之下。

上官明魂飛胆落，放聲大叫道：「放手……放手……有話好好商量！」

冷天星左掌拂處，上官明左右肩井穴已經被閉了起來。

冷天星笑喝道：「今天只有你選擇如何死法，沒有什麼可商議的了！」

廳外圍聚的陰靈敎徒雖多，但此刻却沒有一人敢闖了進來，一來是因爲上官明被制，二來則是因冷天星神威所懾！

忽然，一只聽一聲大喝，道：「史去惡，爲何不敢出來與老夫一較短長！」

聲如霹靂暴響，原來是巫山神龍帶領兩個女兒已經打退了八名堂主，一路向後闖了過來！

冷天星方欲採取進一步行動，已見巫山神龍魁梧的身子幌入了大廳之內，隨後而入的正是巫山二嬌！

雙方頓時俱皆怔住了。

良久，還是巫山神龍開口道：「娃兒，料不到咱們在此又遇上了！」

冷天星一笑道：「老前輩身體復原了麽？」

巫山神龍臉色一紅，道：「還好……你爲何也來此處……」望望他手中抓着的上官明，道：「他是被你擒下的麽？」言下不由流露出一副欽訝之色。

原來天山鬼叟上官明在江湖武林中是出了大名之人，如今被冷天星手中擒住，實在是不可思議之事！

冷天星淡淡一笑道：「這老兒心地歹毒，爲虎作倀，而且，在茶中置毒要暗算老前輩，也是他下的命令！」

巫山神龍咬牙道：「這一點是老夫想得到的……」

微微一頓，道：「可以把他送給老夫麽？」

冷天星忙道：「自然可以，任憑老前輩去處置就是了！」

抖手一揚，把上官明推了過去。

上官明左右肩井穴被制，毫無掙扎能力，一路跟蹌，立刻轉到了巫山神龍手上，經過一番震動，一口鮮血又噴了出來！

巫山神龍咬牙喝道：「老夫如若飲了那毒茶，不但一生英名盡付流水，連一條老命大約也要送到你的手上……」

上官明掙扎着道：「宮大俠饒命！」

巫山神龍哼道：「這是你的妄想，你只能求老夫給你一個爽快了！」

巨靈之掌突然搭在上官明右肩之上，用力一扭，但聽一聲刺耳的脆響，上官明的一條右肩已經硬被撕了下來！

但見鮮血四溢，慘不忍睹，巫山神龍的手段也够得上一個狠字。

上官明嘶聲叫道：「宮大俠……不要……如此折……磨……我……」

巫山神龍呵呵大笑，說道：「這還像話……」

右掌又搭在上官明的頭顱之上，但聽又是一聲刺耳的皮撕骨斷之聲，上官明已經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巫山二嬌不聲不響，眸光直勾勾的盯在岳曉秋冷天星身上，此刻方才向巫山神龍叫道：「爹爹，那女的，就是姓岳的丫頭！」

巫山神龍登時雙目一瞪道：「好，等爹爹替妳們報仇……」

說話之間，大步向岳曉秋逼了過來，聲勢洶洶，十分凜人。

冷天星忽然橫身一攔，道：「老前輩想要怎樣？」

巫山神龍一指岳曉秋道：「這丫頭與另外一個姓南的無端欺侮我的女兒，老夫要主持公道，把她敎訓一番！」

冷天星苦笑道：「老前輩是這樣意氣用事的麽？」

微一頓道：「老前輩雖然神功蓋世，硬闖陰靈敎，如入無人之境，但眼下陰靈敎主史去惡又延攬了精擅邪門神功的兩名苗疆巫師，加上敎中高手如雲，一旦被圍困起來，也不是易於脫困之事……依晚輩愚見，莫如聯手對敵，且待脫困之後再計較這些小事可好？」

宮美趨前一步，道：「爹爹，這話也對，咱們……」

巫山神龍哼了一聲，喝道：「丫頭，要報仇的是妳們，不要報仇的也是妳們，爲父豈不是儘聽妳們指揮了麽？」

宮美俯首道：「孩兒不敢，不過，眼下情勢特殊，只好……」

巫山神龍目光四轉，無可奈何的應道：「好吧，好吧，爲父接納妳們的意見就是了……」轉向冷天星道：「咱們是在這廳中待敵，還是索性衝了出去！」

冷天星方欲答言，忽聽一片震天的呼喊之聲已經傳了過來！

冷天星等轉頭看時，只見大廳內外人聲擾攘，已經四面困得水洩不通，當下向巫山神龍苦笑道：「看來只有在廳中待敵了。」

定目看去，只見萬頭攢動中，一紅一白兩條特別醒目的人影，正夾雜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之中。

那兩人面目怪異，一看就知必是苗疆的紅白二巫師。

在兩名巫師中間則正是陰靈敎主史去惡，只聽他厲聲大吼：「冷天星，宮天保，本敎主限你們即刻自縛雙手，走了出來，否則，只好要你們化爲一灘膿血了！」

冷天星向巫山神龍投注了一眼，道：「老前輩的意思怎樣？」

巫山神龍皺眉道：「如依老夫之見，倒不如打了出去！」

冷天星忖思着道：「先待在下試試他們實力如何？」

揮手一掌，向院中劈去。

但見一片紅濛濛的光華，逕奔向史去惡與兩名巫師打到。

這一掌雖是試探之招，但他也用上了七成的功力，但聽呼嘯刺耳，聲勢嚇人，使在一旁的巫山神龍不由大吃一驚。

但見紅白二巫師怪叫一聲，忽然各自拍出一紅一白兩股霧氣般的勁力，向冷天星掌力之上迎去！

但聽蓬的一聲大震，兩名巫師響起一連串的驚呼聲跟蹌後退，顯然已在掌力之下受了創傷！然而隨之而起的却是一紅一白兩片迷人的光霧，頓時把大廳整個的遮掩了起來，使衆人隨之隱入了霧氣之中。

一時之間，整個大廳之中亦被濃霧所漫，幾乎對面不能見人。

冷天星大怒道：「以這等妖法邪術制人，豈是武林中……」一言未畢，只聽巫山神龍大叫道：「不好，他這霧氣之中……」不待話落，蓬的一聲摔了下去。

原來那紅白交織的霧氣之中，有一股隱隱的腥臭之氣，顯然其中散佈着不少使人昏厥的毒素。

巫山二嬌隨巫山神龍之後，各自哼了一聲，相繼倒地。

冷天星大驚道：「他們……」

只見白菱秋伸手一搖，悄聲道：「我們服了家師靈丹，一時之間，藥力不致消失，自然不會被他的毒霧所迷，但他們，自然是受不得的！」

冷天星雙眉微鎖道：「看來眼下形勢，對我們甚爲不利。」

白菱秋却岔開他的話道：「巫山神龍在武林上亦正亦邪，並無大惡，雲夢宮實力不弱，咱們應該救他一下……」說話之間，與岳曉秋每人拖下二人，把巫山二嬌拉入了角落之中。

冷天星亦不遲疑，身形閃動，把巫山神龍拉了回來。

耳際間只聽白菱秋以傳音入密道：「擒賊必先擒王，眼下若能一舉擒下史去惡，就算大功告成一半……」

冷天星皺眉道：「在這等濃重的毒霧之中，實在不易動手……」

白菱秋一笑道：「眼下就有一條可行之策……」傾耳一聽，道：「外面可有聲息？」

冷天星忙道：「聲息皆無，顯然他們正等待咱們出去！」

白菱秋搖頭一笑道：「不然，他們在等待時間，算定了我們必然會昏迷在他的毒霧之下，他們等着來活捉我們……」微微一頓道：「等他們進入之時，暴出煞手，也許可以一舉把史去惡制住！」

冷天星忙說道：「這主意實在不錯……」說話之間，向門邊湊了一湊，佯倒於地下！

不久，只聽一陣脚步聲，到達大廳之前。

冷天星暗運功力，蓄勢以待。

那脚步聲停頓了一下，只聽史去惡的聲音道：「兩位法師料定他們必然已經昏迷了麽？」

兩名巫師的聲音齊道：「除非他們是大羅金仙，否則……」

史去惡興奮的叫道：「本座定要親自出手，殺死他們幾人！」大步向廳中走了過來。

冷天星雙目微睜，待史去惡踏入大廳廳門之後，突然挺身而起，向他前胸抓了過去。

史去惡做夢也未料到有此一着，登時被抓了一個正着。

但他反應並不遲鈍，雙掌併出，向冷天星後腦砸來，這一着也頗出於冷天星意料之外，耳際間只聽白菱秋大叫道：「冷相公小心！」

冷天星不暇細忖，一鬆右手，雙掌向上格去。

但聽蓬的一聲，史去惡整個身軀彈上房頂，又復蓬然墜地。

冷天星也是惶遽之中出手，用力過猛，不但格開了史去惡的雙掌，掌風邊沿也掃到了他的下顎之上。

史去惡那裏經得起冷天星如此全力一掃，已是腦裂骨折，死於非命！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那就便宜他了！」

白菱秋急步趨前，道：「死了麽？」

冷天星恨恨的道：「在下原欲將他千刀萬剮，不料……」

一言未畢，只見院中忽然吹起一陣陰慘慘的寒風！

白菱秋皺眉道：「不好，他們發動了白骨大陣！」

陣中立時響起了一串喋喋大笑，道「敎主史去惡，首席客卿上官明雖死，但與陰靈敎無損，白骨大陣加上我們兩人的苗疆神技，任你們是何方神聖，大約也不能不屈膝而降……」微微一頓，又大笑道：「愚兄弟平空得此基業，也可算得是一大收穫了！」

冷天星注目向外望去，只見四面皆是綽綽鬼影，其中夾雜着不少紅白小旗展動，益發陰慘無比。

當下他不假思索，舉手連揮，一連數掌劈了出去！

以他此刻的功力，全力出掌，威勢豈同小可，然而奇怪的是掌力雖然擊得幢幢鬼影滾動不已，但若然依恃掌力把此陣擊退，却也不是一件易事。

忽然，只聽咚的一聲，響起一聲鼙鼓之聲。

隨即又是咚咚兩聲，鼓聲有如晴空響雷，音波震耳。

繼鼙鼓聲之外，又響起一串清越的笛聲。

冷天星恍然大悟，驚喜交併的道：「是梅小蓮與她的祖母……」

白菱秋也一躍而起，大喜道：「不錯，除了她們之外再無別人。」

說也奇怪，那鼙鼓聲、笛聲一響，院中鬼影盡失，白骨大陣立刻瓦解於無形之中。

定神看去，院中情形已經完全大變。

冷天星、白菱秋，以及岳曉秋相繼出

聽，幾乎驚得說不出話來。

原來所有陰靈敎徒刀劍俱已擲了一地，散處四週，個個雙手下垂，像一尊尊的石像一般。

院中的情形更令人吃驚！

只見那一紅一白兩名巫師已經身首異處，死於非命，殺死他們的並非別人，出乎意外的竟是南天嬌。

只見她豎眉瞪眼，長劍尚未收入鞘中，一見岳曉秋，立刻爽朗的一笑道：「岳妹妹，咱們又見面了。」

岳曉秋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立刻急步奔了過去，叫道：「姐姐……」

依附在南天嬌身邊，宛如久別重逢的親姐妹一般。

只見在南天嬌之後排列一行四人，均是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女，個個佩刀掛劍，英武無比。

顯然那都是她此次所帶的隨行之人。

此外，則有一名白髮老嫗，背上揹了一面很大的皮鼓，一柄金鑲玉鏤的鼓捶猶自握在手中。

在她身邊站着滿面含笑的梅小蓮。

冷天星先向南天嬌匆匆打個招呼，連忙向那老嫗奔了過去道：「老前輩想必就是……」

梅小蓮眉開眼笑的道：「這就是我奶奶。」

冷天星連忙深施一禮，道：「多謝老前輩相救之恩！」

那老嫗爽然一笑道：「冷少俠客氣了……」目注梅小蓮悠悠一嘆道：「認眞說來，老身應該感你的恩才對！」

冷天星忙道：「折煞晚輩了，這如何當得起！」

那老嫗苦笑道：「若非冷少俠，老身焉能與拙夫相聚，解開三十多年前的一番誤會！」

冷天星大喜道：「老前輩已到過流雲崖下了麼？」

那老嫗說道：「是的，實不相瞞，拙夫已在九頂山外黃楊鎭上的一家客棧相候了。」

冷天星道：「恭喜前輩合家團聚，不過……」

微微一頓，道：「還有……」

梅小蓮立刻接口道：「冷大哥是問我爹爹麼？」

冷天星忙說道：「蓮小妹實在聰明，他……」

梅小蓮高興的道：「我爹爹在店裏伺候爺爺，他和爺爺都一再提起你呢，他們說你才是當世的惟一俠士……」

冷天星忙道：「那是他們過譽之詞，我如何能當得起。」

梅小蓮又有些憂愁的道：「不過我爹爹當了和尚，他說什麼都不肯還俗了。」

那老嫗忽的一聲長嘆，說道：「那孩子本是佛門中人，由他去吧！小蓮，你不是吵着還要見一位白姐姐麼……是那一位呢？」

白菱秋立刻趕了過去道：「晚輩白菱秋見過老前輩！」

那老嫗瞇着眼睛嘻嘻笑道：「老身與你們秋風山莊當年還有些交往，可惜時光過去了幾十年，想不到一切都變成了這副樣子！」

白菱秋雙目蘊淚道：「晚輩家遭不幸，只餘晚輩一人，天華巨魔伏誅，大仇已報其半……」

那老嫗微微一笑道：「老身此來除開想見見妳們幾位之外，還有一事相求！」說着目光投注了冷天星一眼。冷天星怔了一怔，忙與白菱秋同聲道：「老前輩有事儘管吩咐！」

那老嫗道：「老身想賣個關子，先請兩位答應再說！」

冷天星與白菱秋交換了一瞥困惑的目光，但却不暇思索的道：「不論是什麼事情，晚輩一定答應就是了！」

那老嫗嘻嘻一笑道：「你們兩位是眞的答應了！」

冷天星慨然道：「晚輩怎會欺騙老前輩！」

白菱秋也道：「既是出之於老前輩之口，晚輩絕不會拒絕就是了！」

那老嫗頷首，說道：「當年羣雄猺山聚會，大起火併，而後秋風秋雲兩處山莊加上楓江世家等備受荼毒，甚至合家殉難，情狀至為凄慘……」

白菱秋接口，道：「故而晚輩不惜冒九死一生之險，誓報血仇！」

那老嫗道：「不錯，整個武林之中莫不為此扼腕……不過，追究起來，禍首均在陰靈敎主史去惡，他們搜掠江湖，有時假冒各大門派之人，實則……」微微一頓，又道：「你們誤以為整個武林幾乎有一半是你們的仇人，實則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眼下你們大仇已是報了！」

冷天星恍然道：「老前輩是阻止晚輩等擴大尋仇麼？」

那老嫗搖搖頭道：「各大門派不過受陰靈敎栽誣而已！」

白菱秋釋然的道：「晚輩也相信此事，當晚輩在此混充代敎主時，史去惡就有類似的陰謀！」

冷天星也道：「晚輩曾眼見史去惡的胞兄史向善利用屬下殘殺寒星堡主上官倫等人，而栽誣少林之事……」

那老嫗嘆口氣道：「阿彌陀佛，這事總算弄清楚了！」全場之中一片靜肅，無人出聲。

南天嬌忽然走了過來，叫道：「乾娘！您老人家的事辦完了麼？」

冷天星怔了一怔，忍不住插口道：「怎麼，南女俠與……」

南天嬌格格一笑，說道：「不瞞你說，我認乾娘的日子並不長，並不是以前的事……」

冷天星微微吁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微微頓一頓，又轉向那老嫗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還有一件為難之事……」

那老嫗笑道：「你說說看，看老身能否帮你！」

冷天星道：「晚輩在受空空妖尼禁制之時曾闖華山，誅掌門悟非道長，又曾劍戮武夷三聖尼，這筆血債只怕他們不肯干休！」

那老嫗搖搖頭道：「你並沒有殺了悟非道長，所殺的不過是冒充掌門的悟明殿主……」

目光慈祥的一轉，道：「老身早已聽得各大門派掌門述說，那時你是處於意志消失之時，並非出於本意，空空妖尼既死，這筆血債就算勾消了！」

冷天星嘆口氣道：「只是晚輩仍然覺得心中不安……」目光一轉，忽道：「老前輩為何如此關心此事？」

那老嫗笑一笑，道：「告訴你也自無妨，老身是受各大掌門之託，特別勸說於你！」

冷天星奇道：「老前輩已見過各大掌門了？」

那老嫗道：「實不相瞞，各大掌門少林聚會之後已經各帶精銳門人趕來了九頂山，只不過比冷少俠晚到一步而已。」

「啊……」冷天星一怔道：「這樣說他們都到了陰靈敎之外了！」

那老嫗道：「正是如此！」

冷天星奇道：「眼下陰靈敎已經覆滅，為何他們還不進來！」

那老嫗一笑道：「他們正是要等老身把這事辦好！」

冷天星忙道：「各大門派掌門如不計較晚輩血洗華山及誅戮了武夷三聖尼之事，晚輩那裏還會計較其他！」

那老嫗一笑道：「那樣就好，咱們可以走了！」

冷天星皺着眉頭道：「但此地善後之事……」

那老嫗大笑道：「這些只怕要留給少林掌門來清理了！」

手扶梅小蓮肩頭，轉身緩步而行。冷天星、白菱秋，以及南天嬌岳曉秋等立刻相偕而行，一齊向陰靈敎之外走去，眨眼之間，已到秘門之外。踏出秘門，冷天星等不由又是一怔！

原來外面槍林劍樹，寒芒凜人，至少有兩百餘各派武林豪雄列隊而待！

及見那老嫗等踏出秘門，九大門派掌門立刻一字兒趕了過來，叫道：「梅老夫人！」

梅老夫人頷首微笑，道：「陰靈敎覆滅，武林大局粗安，現在，只餘下善後之事了！」

少林掌門悟方禪師忙道：「這都虧梅老夫人，冷少俠等全力……」

梅老夫人伸手攔住道：「不必說下去了，但願今後武林之間水不揚波，過幾年太平歲月！」

穿過羣雄行列，繼續向前行去。

冷天星亦與各大掌門拱手為禮，客套一番，隨着梅老夫人而去。

不久，已經把羣雄遠遠拋在身後，到了山林寬闊之處！

梅老夫人脚步一收，笑道：「眼前已是山下官道，咱們該分手了麼？」

冷天星忙道：「晚輩定要去拜見梅老前輩，也要與不了禪師敍敍契闊！」

梅老夫人一笑道：「這些都不必了，想必你還要重整家園，祭掃廬墓，不躭誤你的時光了，不過……」微微一頓，道：「老身等即將回返無量山天虛谷，永遠定居，他日有便，不妨請去做客小住，慢慢盤桓！」

冷天星深深一禮道：「既是老前輩如此吩咐，晚輩就託請蓮妹妹代為問候了！晚輩一俟廬墓弄好，就要再去九重天，重習師門絕藝，只怕至少五六年的時光才能再入江湖，去無量山拜候前輩了！」

梅老夫人頷首道：「那好，老身這一把老骨頭大約還可以支持上幾年，大約總有再與你們見面之時……」

手扶梅小蓮肩頭，就要走去！

梅小蓮依依不捨的叫道：「冷大哥，白姐姐，再見了！」

白菱秋也忙道：「蓮妹妹，也許很快的我就會去看你！」

梅小蓮忙道：「白姐姐，我會等着你的……」又轉向南天嬌道：「乾姑姑，妳不來麼？」

南天嬌一笑道：「我自然要來，不過，我還有點事要交待，妳先走一步吧！」

梅小蓮應了一聲，任由梅老夫人扶着肩頭，向前走去，不一時就消失在山嶺密林之中。

南天嬌待梅老夫人去遠之後，方才轉向冷天星一笑，道：「冷少俠，咱們要分手了！」

冷天星尷尬的一笑，說道：「多謝南女俠屢次相救之恩，只恨在下一時無以為報！」

南天嬌冷冷一笑道：「我是施恩望報之人麼？」

冷天星面色一紅，道：「是在下出言冒失了！」

南天嬌微微一笑道：「這也沒有關係，不過，有一件事你該記牢！」

冷天星忙道：「南女俠，有事儘管吩咐！」

南天嬌沉聲道：「好好照顧我的岳妹妹，若是有一點虧待了她，小心我找你算賬！」

冷天星紅着臉，道：「這是自然，在下……」

但不待他話聲出口，南天嬌却如驚鴻一瞥，嬌軀幌動，飃然而去。

白菱秋強忍兩泡淚水，忽道：「兩位珍重，我也要告辭了！」

冷天星忙道：「白姑娘要去那裏？」

白菱秋道：「自然是先回家去，雖然我不過是個女孩子，但也要把秋風山莊重建起來，而後……」凄迷的一笑道：「大約你也該想得到的，我就要去跟恩師習藝去了！」

冷天星吶吶的道：「白姑娘，白姑娘……我……」

岳曉秋望望兩人，忽然顫聲道：「白姐姐，妳……不能跟我們走麼？」

白菱秋聽了怔了一怔，說道：「岳妹妹，你有這番心思也就很够了，但是，我不能……」

岳曉秋激動的道：「白姐姐，我知道妳深愛他，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生活，是我容不下妳，還是妳容不下我……」

白菱秋慨然一嘆，忽而堅決的道：「不行，我不能答應你，咱們再見了！」嬌軀幌動，疾馳而去。

冷天星微吁一聲，道：「曉妹，咱們……也該走了！」

在朝陽金輝中，兩條人影徐徐下山而去。

——全書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長劍篇

文‧蕭逸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爲了解救秦照押運的災銀，見秦照一行八人，是出雲和尚安排的「白蛇啣草」冉冉而去，沒於雲霧之中，鳳姑娘追踪前去，想奪取災銀，無法獲得，遷怒於麥小喬，麥小喬心安理得，本來她可以趁鳳姑娘追趕秦照等人時，乘機溜走，但又怕災銀會失落，現在鳳姑娘站在面前，仗劍要殺她，自忖必死，幸有人發暗器，將鳳姑娘的劍隔開，鳳姑娘又追查發暗器之人，麥小喬這次見機會難逢，趁勢開溜，又被截住，鳳姑娘不忍殺她，只在她肩上刺一劍便走了。麥小喬自忖總算在這一次義行上盡了維護之責，亦差堪告慰。

打如意算盤　賑災銀遭刦

麥小喬立即抽身，欲待發出第二劍。這人却極其俐落，疾如旋風的轉過身來。

「哧！」麥小喬這一劍，較諸前一劍可是更具威力，直刺對方面門。

星月下，對方這人皓髮長眉，身佩念珠，敢情是個和尚——出雲大師父。

麥小喬心中一驚，「哎——」了一聲，却是招式用老了，若收劍已是不及，一劍直刺向對方眉心。

大和尚「呵呵——」一聲，兩臂開膈，合着向正中一擊「啪！」一聲，已把小喬發出的劍身夾於掌心之間。

「阿彌陀佛——大姑娘稍安勿躁！」

語聲出口，那一雙巨掌却是緊緊地夾着對方劍刄不予放鬆，麥小喬掙了一下也沒有脫開，可就有些臉上掛不住，動了火兒。

「咦？你這和尚幹什麼？我又惹了你什麼啦？幹什麼你老是找我麻煩？」

「阿彌陀佛，」大和尚說：「女施主莫非忘了，我們曾有過一個約會？」

「我當然沒有忘記，你要我辦的事我已代你辦好了，可是你——」

由於老和尚一雙手兀自緊緊夾着她的劍，麥小喬可就更爲光火：「你到底放不放手！再不鬆開，我可要罵你了。」

老和尚一雙雪白長眉，頻頻眨動不已，聆聽之下，一個勁兒的口唸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還有個完兒沒有！」麥小喬心裏早就不對勁，受不得委屈，一時語音顫抖，都快要哭了：「你到底是放不放手嘛，想不到連你也來欺侮我……我可是……」

心裏一陣子發痠，眼淚可就奪眶而出，點點滴滴洒落塵埃。

「女施主說那裏話來？姑娘妳是個聰明人，可不能幹下糊塗事……俗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無量佛，善哉，善哉……」

麥小喬心裏嘀咕着：這個老和尚可眞討厭，怎麼我的心事——想尋死，他完全知道了呢？

想到這裏，不禁抬起眼簾來，瞧了他一眼，有些害臊的說：「你到底要怎麼樣吧？」

大和尚說：「只要姑娘打消了尋死的念頭，老衲就發還姑娘寶劍，要不然，嘿嘿嘿……」

麥小喬拋了一下眉毛，更是有些羞惱，想了想，輕嘆一聲道：「我的事你又那裏知道？你鬆手吧！」

老和尚一雙「照子」可是「明察秋毫之末」，麥小喬臉上早已消失了那種「殺氣」，死志旣去，大可無憂。

「阿彌陀佛——」嘴裏再一次唸着佛號，老和尚可就鬆開了緊夾着對方劍刄的雙手。

麥小喬猝然收回了劍，狠狠的瞪了老和尚一眼，才把寶劍插落劍鞘。

老和尚雙手合十道：「善哉，善哉，姑娘一念回心，來日後福無量，吾佛保佑，喃嘸阿彌陀佛——」

麥小喬白着他，幽幽一嘆，苦笑道：「你是出家人，那裏明白凡俗人生之事？這些倒也不去說它了……噢，對了，老師父，你可知那批賑災銀子，可曾平安運走了？」

老和尚清癯的臉上，掛起了兩道笑容，却是不無淒慘的道：「託姑娘鴻福，總算暫時平安，只是……」

「只是怎麼樣了？」

「只怕前途尙多險難……老衲力盡於此，也就無能爲力了。」

「啊？」麥小喬瞪大了眼：「什……麼？難道……」

「姑娘不必多慮……這件事你我都幫不上忙……老衲也曾爲此事起過一卦，最終却是吉利的，這就很難得了……」

麥小喬眸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心裏忖道：這和尚武藝極高，看來亦不比鳳姑娘差，如果他眞能出手，助上官方一臂之力，想必成功大有指望，只是，他又何以說帮不上忙呢？

老和尚一雙烱烱瞳子滴溜溜在她臉上轉過，却已似洞悉了她的「心有所思」，他却以一個慈藹的微笑，掩飾了他的遺憾與歉疚。

「姑娘妳已爲此事盡心盡力，可以無憾了。」說到這裏，他不自禁的又再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不可說，不可說！世間事儘多謎語，其實種因得果，一念旣得，一念亦失，惟愛恨長相廝守，至死不渝……」

麥小喬眨了一下眼睛，搖搖頭。表示不能理解。

輕輕嘆了一聲，她說道：「我可不知道，你說些什麼，大師父，我們三次見面，總算是有緣，喂！我還不知道老師父你的法號怎麼稱呼呢？」

其實前此，「千手神捕」秦照曾提及過和尚的大號「出雲和尚」，這原是麥小喬刻記不應忘記的，她却偏偏不曾留意，未曾聽進耳中。

老和尚銀眉頻眨，「阿彌陀佛」，長長的唸了一聲佛號，忽地眉開眼笑，道：「你我相識不淺，姑娘却還不認得老衲是那個廟裏的和尚……這就是了……」

說到這裏，他微微頓了一頓，瞳子裏散發出烱烱光華，吶吶道：「實在說——老衲對姑娘並不陌生，姑娘的大名，確曾久仰之至……」

「噢！」她原本想要走了，聽了這句話，倒不禁觸發好奇，定下了脚步。

「老衲提一個人，姑娘可曾認識？」

「誰？」

「燕羽，」老和尚隨即又改口道：「如今的化名是關雪羽，姑娘可認得？」

麥小喬微微怔了一下，隨即點了一下頭道：「認識的！」

她焉能會不認識這個人？倒是「燕羽」這個名字，却是她第一次聽過。記得初識雪羽時，那一夜到他所下榻的麥家祠堂去拜訪他，自己就猜出了關雪羽不是「他」的眞實名字，對方並沒有否認，也就是說默認了，現在才知道他的眞實姓名叫做燕羽，這便是說，他是不折不扣的「燕」家的人了——武林中極具聲望，鼎鼎大名「燕」字門中的後裔傳人。

提起了「燕字門」，她其實早就有些懷疑關雪羽是那裏出身的，只是未待證實而已，如今忽然知道了，心裏仍不免有些震驚，却也有些被人欺騙的感覺，心裏酸酸地，凉凉地……眞不知是什麼滋味。

「阿彌陀佛——」老和尚的一聲梵唱，眞有醍醐灌頂之勢，麥姑娘才忽然把眼睛落在了他的臉上。

「原來你就是石頭嶺的出雲大師父……我久仰你的大名……以前太失敬了！」

說了這幾句，她心灰意冷的垂下了頭，早先爲了「心上人」雪羽之事，她巴不得能够早一點立刻見着這個和尚，好多好多話都想問問他，曾幾何時，這個人見着了，甚至於就在眼前，却是意興闌珊，欲語還休！

人際的變化，世事變遷「白雲蒼狗」，眞是太微妙了，太虛幻飄渺不着邊際了，想着想着，她臉色亦更蒼白，只覺得身上無比的冷，落下來的眼神兒，只是看着老和尚的一雙芒鞋，散亂了的髮絲，在凌晨的寒風裏簌簌顫抖着。

她的心早已紊亂，像亂了的絲團，一時想要找到那個絲頭簡直不易。

出雲和尚喟然發出了一聲長嘆，他本人新受創傷，數十年靜修向佛，心如古井，只爲一念塵緣，插手管了這件閒事，結果差一點把自己毀了，「出世」之人理「入世」之事，一如落手抓麵，再想要抽回一雙淨手來，幾乎是不可能之事。

「女施主此行還有未了之事麼？」

「我……」

苦笑着，她搖了一下頭，看着出雲和尙，冷冷的道：「大師父：你問這個幹什麼？」

「阿彌陀佛——」出雲和尚雙手合十，吶吶的道：「這件事姑娘已盡全力，不必再多費心思了……天冷了……妳一路風塵，已是疲倦不堪，且到老衲的『出雲寺』裏住上幾日，觀禪定心，這些對姑娘會有些裨益的……姑娘妳意下如何？」

麥小喬聆聽之下，呆了一呆，心裏不禁忖思着，原來這個和尚早已窺知了我的心意，只是不予說破而已！咦——他又是如何會得知的呢？

想着一雙眸子驀地向和尚逼視過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和

尙雙手合十，一連喧了兩聲佛號。

休要小瞧了這兩聲尋常的佛號，尤其是出自出雲和尙這等「高師」之口，眞有去濁生淸，降魔收心之效，麥小喬聆聽之下，只覺得一片祥和泰然，先時的落寞、淒楚竟然大爲緩和，心靈深處，居然跳躍起一點新生的「喜悅」音符。

雖然，那祇是極爲短暫的一霎，但是在小喬目前去死不遠的心情之下，不啻極其淸新——那是一種「起死回生」的振奮，何等難能可貴？

「好吧……」麥小喬微微一笑：「只是大師父你却要答應我幾個條件。」

「阿彌陀佛，姑娘的心意，老衲省得，且隨老衲去吧……吾佛有知，喃嘸阿彌陀佛——」

他每喧一聲佛號，麥小喬心靈上即會昇起一種平和之感，只是過後，又復故態如前，只見「明心見性」功業之艱鉅，非一朝一夕即可見功，這就促使她滋生出無限向佛之心。

然而她却警惕着老和尙的別有居心。

「老師父，不瞞你說，我心情愁苦，難以排遣……很願意到你的廟裏，住上一陣子……也許永遠住下去不再走了。」

「施得，施得——阿彌陀佛——」

「我想……我想要拜老師父爲師，一心從佛——」

老和尙聆聽之下由不住「呵呵」有聲的笑了。

「是麼？這件事容後再說吧！」

「不行！」麥小喬寒聲道：「老師父你現在就得答應我，我不是跟你說着玩兒的！」

「好吧——我收妳這個徒弟！」老和尙情不自禁的又自喧起了佛號。

「還有——我住在廟裏，老師父你不可對外人說起，我不要任何人知道這件事……請你老人家務必要答應我。」

出雲和尙銀眉頻眨，一雙慈祥的眼睛，烱烱有神的直向着她臉上注視過來，緊接着的一聲佛號，却使得她心蕩神搖，無限惶恐不安，立刻使得她警惕到自己是否言不由衷！

× × ×

灰白色的天空不見陽光，更沒有一片雲，陰沉得可怕，時光像是無聲的蛇，在你忽然間感覺到「它」的時候，它却又偷偷地溜走了。

入冬的風，冷澀而刺膚，當它迂迴的由眼前吹過時，間歇性的發着嘯聲，人的足步聲，已是無足輕重，渺小的可憐。

在「千手神捕」秦照的率領下，八個人胼手胝足默默無聲的前行着，可憐復渺小——按照出雲和尙的設計，這一行列名謂「白蛇啣草」，看來眞的不假，的確就像是一條蛇，一條逢隙便鑽的蛇。

一路之上，經過了叢林，山隙，松坪，眼前却來到了廣闊的原野。

在高出半人的枯黃草地當前，秦照停住了脚步，深深的吁了一口氣，身後的七名伙伴，早已疲倦不堪，巴不得立刻擲下肩上的重担，倒下來橫身大睡一場。

秦照自己也幾乎支持不住，喟嘆一聲道：「坐下來吃些東西吧！」

話聲一出，各人立刻解下了背上沉重的銀包，就地打尖，取出備好的乾糧，飲水，吃喝起來，有的人甚至於迫不及待的先行倒地，呼呼大睡。

秦照自己固然也感到有些吃受不住，却是不敢如此放肆，半截上身支持着地上的銀包，也只能打上一個盹兒。

他這裏不過方自瞌了一下眸子，却被耳邊上一陣子野斑鳩拍打翅膀的聲音給驚動了，驀地挺身坐直了身子。土紅色的羽翼下，夾雜着點點鮮艷的紅色斑點，當牠們大舉舉翅翱翔天際，景象甚是可觀，令人想像到，原野如果一旦失去了這些野生小動物的點綴，該是何等的失色，令人遺憾。

然而眼前的秦照，却還沒有雅興來觀賞這些。

大風起於蘋末，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必然有其起因，就像眼前的斑鳩羣起驚飛，也當是「事出有因」吧？

秦照睜大了眼睛，看了又看，望了又望……所見到的只是惆悵復陰沉的天……他的睡意更濃了。

「啊……哈……」——身邊的捕快「胖頭阿三」這一個抬頭仰天的呵欠，似乎爲各人揭開了眼前的「睡」幕，再也挺受不住，俱都倒下來呼呼大睡起來。

與其說八個人，倒不如說是八隻獸，八條豬，那麼沉重的鼾聲，是使草原黯然，天地無色。

一隻野兎驀地由土丘裏鑽出來，豎起了兩隻長長的耳朶，聆聽之下，一頭扎進了草叢。兩隻黃狼，遠遠地探出頭來，向這邊打量着，印象裏大概還是破題兒頭一遭看見過這類怪事，哀鳴一聲，相繼的夾着尾巴也逃之夭夭！

八個人的鼾聲，滙集成一片汪濤，這番聲勢可眞是驚人已極，一向最爲持重的秦照，也居然這般疏忽，這就怪不得要出事了。

第一條人影的出現，幾乎是貼着草梢兒尖端掠身而來，施展的是衆所週知的輕功絕技「草上飛」功夫。多少人識得這種功夫，只是却沒有眼前這人施展得這般出色，當眞是「個中高手」。

一身紫色長披，飄動着的柔細髮絲！敢情是個姑娘人家——鳳家姑娘。

接下來，橫一豎四，出現的幾個人，便是她手下的跟班大四兒以及巨寇「沈邱四老」。接着，所有的人都陸續現身在鳳姑娘舉手的號令之下，倏地散開，隨即將八捕快團團圍住。

一絲驕傲的笑，出現在鳳姑娘臉上，這種「失而復得」的喜悅是不難想像的。

當眞是鬼使神差，在一陣撲朔迷離之後，八個人竟然又重復落在了她的手上，現在情形看來，他們便是插翅也將難以逃脫。

打量着面前倒在地上的幾個人，鳳姑娘緩緩抽出了身邊長劍。

「誰要是胆敢突圍，就殺了他！」

四週各人聆聽之下，紛紛撤出了兵刄，齊聲應喏。

這陣子刀劍碰擊聲，使得心存警惕其實疲憊的秦照，猝然間爲之一驚。

像是一隻受驚了的狐狸，他幾乎是跳着起來的，一式「鯉魚打挺」，驀地騰身躍起。

「啊——」

簡直連眼前是怎麼回事都還沒有看淸，却已吃一口冷森森的兵刄，架在了頸子上。

出手的竟是呂老大——「銀冠叟」呂仁。

他前遭戲耍，一時輕敵，哥兒四個幾乎死在了老和尙所設置的「四極血光陣」內，內心實已把秦照一干公門中人恨之入骨。眼前秦照等一行再次落在了他的手裏，自然是氣不打一處來。

怒從心起，呂仁恨不能這一劍就揮出切下秦照的首級。

「留着他！」

說話的是鳳姑娘——她其實又何愛秦照殘命生死，只不過另有打算，覺得這麼就殺了他，實在是太過便宜。

呂仁冷冷一笑，豎壓劍身，深邃的一雙眸子，緊緊地向對方逼視着。

「聽着，小子！再要輕舉妄動，可就怪不得我劍下無情！」

嘴裏說着，劍身抖處，秦照可就一個屁股頓兒坐了下來——這時他才算看淸了眼前一切，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敢情是流年不利，竟然再一次的又落在對方手上。

偏過頭來，向着四週同伴打量了幾眼，一時嗒然無語的垂下了頭……

什麼話都用不着再多說了，這就認了命吧！

「姑娘，」秦照無限氣餒的看向鳳姑娘道：「妳行行好事，就殺了我吧！」

「那由不了你，你們還不能死——」微微一頓，她臉上重現笑靨。實在是怪有意思，這裏幾乎都已鬧翻了天，那一邊除了秦照之外，哥兒七個居然還在呼呼大睡，臥着的、仰着的、側着的、四脚八叉的，姿態逈異，不一而足。

「把他們都叫起來，天還早着呢，這會子還不是睡覺的時候！」

鳳姑娘這邊方吩咐下來，早就跑過去好幾個大小夥子，每人照着屁股就是一脚，把他們一一踢醒，七個人這才大夢初醒，等到弄淸了眼前是怎麼回事，一個個灰頭土臉作聲不得。

「秦頭兒，你想不到吧？」鳳姑娘微微笑着：「什麼都不怪，只怪你們睡着的鼾聲太大了，讓我們不費吹灰之力找着了你們——你還有什麼好說的沒有？」

然後她隨即吩咐身邊的大四兒道：「你過去看看那些袋子裏裝的可是銀子？」

大四兒應了一聲，身形微幌，已來到眼前，手上竹杖向前一探，已扎進銀袋裏，隨即收回來認了認，只見杖梢上沾着銀子的顏色，這就不錯了。

他却不敢大意，一一把八個裝銀的蒲包都行試過，證明確實無誤之後，這才點點頭，向鳳姑娘交差覆命。

鳳姑娘的確很高興，倒不是因爲一擧得到了這些銀子，而是到底幹成了這件事，可以回山向爻親交差了。

「一事不煩二主，秦頭兒，還得麻煩你們哥兒八個把這些銀子給揹着，還有好多路要走這就不多躭誤了，我們走吧！」

她的話就是命令，誰還敢不遵！

「千手神捕」秦照苦笑着嘆了一聲，看向眼前七人，交換了一下目光，一聲不吭的走過去，扛起了銀包，其他七人各自無話的一一照做。

銀子極重，每一袋都有數百斤，八個人雖然俱都年輕力壯，精於武功，扛在背上也禁不住被壓得頭上靑筋暴露，一個個齜牙裂嘴。

眼前不死，總能有伺機脫逃的機會，尤其難能的是，仍然由他們八個來揹着銀包，一旦時機來到，不難反客爲主，再次脫身時，可就方便多了。

秦照心裏面打着這個如意算盤，咬着牙一聲不吭的率先前行，其他各人陸續隨行。

鳳姑娘忽然道：「慢着！」

銀子雖然仍由他們揹着，可是走法是要改變一下，原本是八人一串，亦步亦趨的行列，却爲鳳姑娘化整爲零，分散開來，這樣一來，所謂的「白蛇啣草」可就「啣接」不上了。

秦照看在眼裏，苦在心裏，却是無計可施。

鳳姑娘勝劵在握，自是開心，沈邱四老更是精神抖擻，自承護銀重任，他四人覊身草莽數十年，遠近路途，瞭如指掌，經他四人一番擘劃，竟較之鳳姑娘原先所欲行走之路途大爲縮短，把一切交待淸楚之後，留下了大四兒，鳳姑娘便獨自個兒的先行離開了。

× × ×

一行人在午後不久時分，來至在荒凉的「馬鬃山」當前，這裏有一座無人主持的小廟「善行寺」，各人便在這裏落脚歇息，進些飲食。

鳳姑娘不在，一行人自然而然的便推「銀冠叟」呂仁馬首是瞻，大四兒雖是鳳姑娘身前的跟班兒，無奈手下各人全聽呂仁的招呼，他反倒像成了外人。

「善行寺」雖說無人主持，到底也住有幾個和尙，只是不善經營，無所謂什麼「香火」而已，眼下忽然來了這麼一大帮子惡客，要茶要水，忙了個不可開交。

秦照等一行人原已是疲憊十分，經過一路的賣命折騰，此刻一停下脚來，便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動了，午飯之後，在大殿裏生了一堆火，各自倒地呼呼大睡起來，却由「沈邱四老」中的「要命」鮑無常，率同幾個小盜，嚴加看守，預備在黃昏之後，啓程上道。

禪房裏「天厤」謝山與「鐵指開山」喬一龍，各自盤膝趺坐在禪床上，兩個人雖說都是受過傷，可是仗着身子骨格素稱強硬，看上去還不碍事，只是看上去兩張臉都不十分開朗。

喝了一口茶，「天厤」謝山冷笑了一聲，搖搖頭道：「咱們這都是一大把子年歲的人了，想不到臨老，却落了個如此下場，給人端盤子，老二你說犯得着麼？」

「鐵指開山」喬一龍一驚道：「小聲着點！」

說了這句話，他起身離座，探頭窗外看了一眼，才又坐下來道：「還好，他不在——要是被他聽見，可不大好，你還是少發牢騷吧！」

這個「他」字，想必指的是大四兒，要是被他聽見，當然不大好。

「天麻」謝山被喬一龍這麼一說，更是「氣不打一處來」，臉上的麻子一顆顆紅光淨亮。

「他在又怎麼樣？我就是要他聽見……狗仗人勢的！他算個什麼東西？」

謝老三越說越是有氣，瞪着一雙三角眼：「沒見過呂老大這個樣的，越老越不好種，要是依着我，眼前不正是機會，一不作，二不休，咱們把他——」

「鐵指開山」喬一龍「噓」了一聲，慌不迭站起來，只聽見窗前脚步聲响，走過去一個和尚。

喬一龍才像是鬆了一口氣，謝山見他謹愼如此，一賭氣，乾脆把頭轉到了一邊，不再答理他。

雖然如此，謝山這幾句話，可不禁打動了他——喬一龍又豈是省油的燈？想當日，兄弟四個在沈邱地面上，一呼百喏，大塊吃肉，大秤分金，說是何等風光，如今却落得寄人籬下，爲他人作嫁衣裳，這份委屈簡直是別提了，想着想着，他可就情不由己的發出了一聲嘆息，一時垂下頭來。

「二哥——」謝山壓低了嗓子：「只要你點頭，老四那邊只是一句話，哼哼……那小子雖有些扎手，可也敵不過咱們兄弟一起來，只是老大那一邊，還得你事先打個招呼，得要他點頭才行。」

喬一龍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你當我天生下賤，願意聽人使喚是怎麼着？只是這件事可千萬草率不得，一個弄不好，哼哼，哥兒四個幾條老命，可全都別想要了。」

「天麻」謝山愣了一下道：「——那咱們就一輩子聽人使喚吧！」

喬一龍冷冷的道：「往下再看看吧，總會有機會的！」

謝山睜大了一雙三角眼：「還等什麼機會？眼前不是機會是什麼？把那小子幹了，錢不都是咱們的？然後往遠裏一走，就是老天爺他也找不着咱們呀！」

「可是……這小子滑溜得很——一個下手不成，便是後患無窮！」

「你放心，這件事只要老大一點頭，那小子他就算是有八條命也逃不了。」謝山越說越帶勁兒，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臉上隱隱然已自現出了一片殺機。

「鐵指開山」喬一龍站起來在房裏走了一趟，忽然定下脚道：「我這就去瞧瞧呂老大去。」

房門忽然一下子被推開，閃進了一個人來，正是「銀冠叟」呂仁，說曹操，曹操就到，喬謝二人乍見之下，俱不禁爲之一愣。

緊接着呂仁掩上了門，走過來一聲不哼的坐下來。

喬一龍心裏奇怪道：「有什麼事？」

呂仁眼睛裏閃爍着堅毅的光采：「是時候了，下手幹吧！」

「天麻」謝山一個咕嚕站起來：「什麼……老大，你是說……」

「沉着氣，老三！」

呂仁嗓門壓得極低：「那小子這就要回來了！」

喬一龍聽得怔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是——」

「你們心裏先有個底子，到時候也好出手！」呂仁冷冷的道：「黃昏上路，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往『摩天嶺』，另一條是往南的官道，咱們就在上路以前先把那小子給拾掇了，然後入山。」

喬、謝二人聽得一個勁兒的直點頭，心裏着實佩服：老大這個主意實在高，那是因爲一旦進入山路之後，可就是咱們哥兒四個的天下了，憑着咱們對於眼前地形的瞭解，就是在山裏窩個十天半月也不愁迷路，就是老神仙也休想能找出咱們來。

一聽至此，「天麻」謝山第一個表示讚同。

「好，這就幹吧！」臉上麻子一個個閃着紅光：「那個兔崽子交給我，老子在他身上捅上八八六十四個窟窿，不宰了他，老子不姓謝。」

「銀冠叟」呂仁想是覺着他的聲音太大了，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老大就是老大，自有其威嚴，謝山立刻會意，低下頭不吭氣兒了。

「這件事草率不得，不能交給你！」呂仁的眼睛移向「鐵指開山」喬一龍道：「你來！」

喬一龍咬了一下牙，點頭受令。

呂仁道：「記住，事先可千萬不能讓他看出了一點不對來，否則這件事可就成不了，那小子比兔子還要精，下手要快，要狠！」

喬一龍皮笑肉不笑的，牽動了一下臉上的皮肉，那意思，像是在說：這還要你關照？

× × ×

天氣陰暗，根本也就無所謂什麼黃昏不黃昏，事實上離着天黑還有一段時間，看上去却已經像是黑了。

好像從一上路開始，風就沒有停過，這會子颼颼吹過來，襲在臉上生疼生疼地，像是肌膚都將爲之裂開來那般模樣。

離開了先前休息的那座小廟有一陣子，眼前來到的地方是「十八盤子」——那是因爲站身於當前，向遠處望，只見摩天嶺上大小十八處高地，各成氣勢，却又峯峯相聯，這「十八盤子」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

打從一開始起，「鐵指開山」喬一龍就緊緊地躡着大四兒身後，算得上是「寸步不離」，而大四兒却有意無意的每每心存警覺，故意的把距離拉遠。

大四兒可不是傻瓜，鳳姑娘把這重逾千斤的担子交給了他，他可不能出上一點岔子——仗着主子的威勢，只當是這些人不足爲慮，只等着地頭一到，交了差，便告大功一件。

人算不如天算，可眞是再也沒想到變生肘腋，已經馴服了的四隻野獸，居然會獸性大發，再一次的向他遞出了爪子，擇人而噬。

「大當家的——」大四兒一雙眼睛盯着呂仁道：「眼前這個路，可該怎麼一個走法？必得先給我說說看！」

「銀冠叟」呂仁早已胸有城府，眼前正是下手時機，哈哈一笑道：「這要喬老才能說淸，這條路他最淸楚，老二，你過來跟大管事的說說！」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H.K.N.G